

霹靂薔薇

第十三章 变幻莫测

一路之间，除了见识些边陲风土人情以外，居然毫无其他阻碍，便自到达昆仑绝峰脚下。

夏天翔满怀高兴，抢步登峰，只见昆仑派聚居的昆仑宫，宫门紧闭，只有一名三十来岁的道装之人在门外站立，似是昆仑派中值日的弟子。

尉迟巧因为昆仑派如今正值多事之秋，深恐引起对方的误会，故而身形才现，便自含笑说道：“道长怎样称呼，老夫‘三手鲁班’尉迟巧，与‘北溟神婆’皇甫翠门下弟子夏天翔老弟，有事欲求见昆仑掌门，有烦一报。”

那道装之人向尉迟巧、夏天翔微一打量，稽首为礼，含笑答道：“在下云孤鹤，两位来得不巧，敝派掌门人因欲查究一件有关昆仑声誉的武林疑案，业已率同所有本派人物，齐下昆仑……”

夏天翔听得剑眉一蹙，想起终南所遇，接口问道：“赵钰、潘莎二位可在？”

云孤鹤微一摇头，夏天翔又复问道：“鹿玉如呢？”

云孤鹤笑道：“尉迟前辈侠名远震，北溟皇甫神婆门下，更有极大来头，云孤鹤不敢相瞒，这昆仑宫中，除了留我与师叔聋哑真人以外，所有人物，均已空群尽出。”

人家既已这等说法，夏天翔自然无法再问，只得与尉迟巧向云孤鹤告辞，退下昆仑绝峰，边行边道：“尉迟老前辈，我们这趟漫漫长途，跑得实在太以冤枉，真成了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尉迟巧苦笑一声，夏天翔又复愤愤说道：“这口难消的闷气，我想出在祁连派头上，到他们绛雪岩魔巢之中，设法大闹一闹。”尉迟巧微一沉吟，缓缓说道：“去趟祁连山绛雪岩探探虚实，原无不可，但祁连派的声势仿佛比点苍派更强，‘白头罗刹’鲍三姑又练成‘雪冻僵尸’奇功……”

夏天翔不等尉迟巧话完，便即笑道：“尉迟老前辈不要担心，我这一闹一闹之议，并非硬干，却着重在‘设法’二字。因为吃一回亏得一个经验，岂但‘白头罗刹’鲍三姑练就‘雪冻僵尸’奇功，便那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掌中的九鹏展翼钢拐，也绝非你我能敌呢。”

尉迟巧笑道：“夏老弟能知对方厉害最好，我们确实应该想个什么法子，刺探刺探这次祁连、点苍两派联合挑起武林风波的真实内情，因为我总怀疑……”

夏天翔问道：“尉迟老前辈，你怀疑什么？”

尉迟巧蹙眉说道：“以祁连、点苍两派之力，绝对无法与其他六大门派，及另外一些素来扶持正义的武林高人为敌。故而我总怀疑是否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厉害人物，在幕后支使‘九首飞鹏’戚大招、铁冠道长等两派掌门，挑动江湖祸变。”

夏天翔觉得尉迟巧的这种推测颇有道理，点头含笑说道：“尉迟老前辈，你这种推测虽然颇有可能，但我却想不出当世之中，还有什么厉害人物？”

尉迟巧摇头说道：“夏老弟这话不对，有些人物，根本非意料能及，譬如鲍三姑，便是多年冰洞潜修，突然又复出世。我所指也就是这等一

二十年前声名震世，突然隐迹不见，生死难知的神秘人物。”

夏天翔失笑说道：“我年纪太轻，当世人物有时尚无所知晓，对于一二十年前便隐迹不见之人，自更陌生，尉迟老前辈见闻广博，说几位给我听听好么？”

尉迟巧思索片刻，缓缓说道：“我所知也并不太博，只想出了三男二女。”

夏天翔惊讶道：“有这么多？老前辈赶快请讲，也好使我一开茅塞。”

尉迟巧笑道：“我们先说三男，这三人功力绝世，几乎均达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之境，但彼此却是生平死敌，曾经约定于五岳绝顶，连斗五次，每次胜负难分。最后一次，齐集峨嵋万佛顶，声明若无胜负，决不生还，结果峨嵋佛光连现三夜，而这三位绝代奇客也从此失踪，有人说是互相恶斗之下，坠入幽壑同归于尽。有人说是在佛光中顿悟真如，皈依三宝。虽然难断何说为是，但近廿年来始终不见他们在武林出现，却是事实。”

夏天翔笑道：“尉迟老前辈，你这一说，我也记得我师傅曾经提过他们，是不是‘多情书生’吴万秋、‘无情剑客’莫春阳、‘忤情居士’徐香圃？”

尉迟巧点头笑道：“正是他们，这三人怪僻无伦，仅仅在外号冲突一事之上，便几乎把二十年前的武林闹得天翻地覆。”

夏天翔听得颇为有趣，继续问道：“三男已知，二女又是哪个？”

尉迟巧摇头说道：“二女几乎比三男还要难缠，一个叫‘绛雪仙人’凌妙妙，一个叫‘九天魔女’董双双，均以出奇的武学称绝江湖，同在二十年前，突然隐迹不见。”

夏天翔剑眉略蹙说道：“这‘绛雪仙人’凌妙妙的外号，与祁连派所居的绛雪岩倒颇为巧合。”

尉迟巧点头说道：“我就是由于这种巧合，才想到她们身上。”

夏天翔问道：“老前辈是不是认定这三男二女之中，可能有人在幕后为祁连、点苍两派撑腰，挑动江湖祸变？”

尉迟巧答道：“我虽有此疑，却不敢如此断定。因所知毕竟有限，四海八荒的遁迹高人之中，决不会仅仅就这三男二女而已。”

说到此处，忽又想起一事，向夏天翔笑道：“在云南洱海东岸的荒废禅寺内，你柴姑姑曾经提到过，说昆仑门下有人私通外敌，将昆仑门的‘天荆毒刺’盗赠祁连群凶，而对‘武当三子’及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加害。”

夏天翔哦了一声说道：“我柴姑姑怎会知晓？”

“她是根据‘蔷薇使者’所告。”尉迟巧笑着答道。

夏天翔摇头叹道：“这位‘蔷薇使者’委实太以神奇，他的本来面目，究是谁呢？”

尉迟巧笑道：“这就是我方才所说，四海八荒之中，不知隐藏了多少高人奇客，决非个人见闻所能尽悉。”

夏天翔扼腕说道：“这位昆仑叛徒定然极为难猜，可恨我们来得太不凑巧了，不然既能请知非子查验一下那张树叶是否属于天荆奇树所有？揭破祁连、点苍两派的阴谋，又能告知昆仑已有内奸，必须先清门户。”

说话之间，二人业已走下昆仑绝峰，但左面山环转角之处，突然出现一位身披玄色外氅的窈窕少女，匆匆登峰，仿佛由远方赶回，步履颇急。

夏天翔因从侧面看去，觉得这位玄衣少女太像自己在九疑山所见独斩“祁连四鬼”之人，怀疑她便是昆仑派掌门知非子的衣钵传人鹿玉如，遂着声叫道：“姑娘留步。”

玄衣少女闻言，停步回头，两道湛如秋水的目光注处，不禁使夏天翔吃了一惊，暗想此女怎的竟与“峨眉四秀”中的霍秀芸几乎有七分相像？

玄衣少女见夏天翔痴视自己，不由微有怒意，两道秀逸之中略含煞气的柳眉一挑，发话问道：“你叫我何事？你们是做什么的？”

夏天翔见对方词色太冷，想起在鹏尸古洞之外所获、“蔷薇使者”那张柬帖上所书“玉有刺”之语，剑眉微皱答道：“我叫夏天翔，与这位‘三手鲁班’尉迟巧老前辈，有事拜谒昆仑掌门，姑娘可是知非子老前辈的爱徒鹿玉如么？”

玄衣少女依然冷冷说道：“我就是鹿玉如，不但我师傅不在昆仑宫中，便在也因昆仑本身有事，难以接见外客！”

尉迟巧因鹿玉如神情过于冷傲，毫不客气，生恐夏天翔与她闹僵，遂含笑说道：“我们此来，便系为了昆仑之事。”

鹿玉如目光一注尉迟巧，傲然答道：“昆仑之事，昆仑自己能了，似乎不必劳动外人烦神？”

这句话答得太硬，夏天翔不禁含怒说道：“你们知不知道昆仑门下出了叛徒，勾通外敌？”

鹿玉如目射神光，眉腾杀气地说道：“夏天翔，你若是再信口开河，有辱昆仑威誉，我就要对你严加处置了！”

夏天翔气得叫道：“什么叫信口开河？分明你们昆仑派中有人偷盗‘天荆毒刺’，送与祁连派那群凶徒为害武林，挑起祸变！”

鹿玉如柳眉深蹙，往前走了三步，目注夏天翔沉声问道：“你所说之事有无证据？昆仑叛徒是谁？”

人家这一问到“证据”二字，夏天翔顿时张口结舌，期期说道：“证据虽……虽无……但……”

鹿玉如满面寒霜，厉声叱道：“信口开河，一片胡言，你且尝尝昆仑派‘云龙八式’的滋味！”

话完，招出，一式“苍龙出海”，右掌猛推，挟着无比劲风，直袭夏天翔心窝，功力居然极见深厚。

夏天翔也被勾动真火，纵声狂笑说道：“好好好，想不到我们跋涉数千里，赶来昆仑挨打！我且尝尝号称昆仑绝学的‘云龙八式’是何滋味？”一面发话，一面暗凝“乾天气功”，右掌微翻，飞迎而出。

两股劲力一交，各自后退半步，未分丝毫强弱轩轻，夏天翔自知自己若非这次棺中奇遇，真力增强，竟还敌这鹿玉如不过。

尉迟巧不愿把事弄僵，趁着双方各存惊佩，尚未再度进手之际，飘身挡在中间，向鹿玉如笑道：“鹿姑娘不要动怒，我们虽然提不出昆仑门下通敌的证据，但远来相告，总无恶意。何况囊中尚有一物，亦关系昆仑颇巨，尊师知非子倘若回山，请他寻我相询便了！”

鹿玉如秀眉微蹙问道：“你所说关系昆仑至巨的，是样什么东西？”

夏天翔心想，把自己身旁那片天荆树叶交与鹿玉如察看也是一样，遂伸手入怀，正待取出之际，尉迟巧却向他微示眼色，抢先笑道：“鹿姑娘恕罪，这件东西关系昆仑声誉甚大，必须面交贵派掌门！”

尉迟巧这样一说，夏天翔自然不便再将天荆树叶取出，鹿玉如则因碰了个软钉子，双颊飞红，冷哼了一声，便欲回身走去。

夏天翔因“天涯酒侠”慕无忧对自己所说的鹿玉如、仲孙飞琼、霍秀芸等三位玄衣少女，均已先后见过，但却无法断定她们之内哪个才是九疑山所见乘骑青色龙驹、独斩“祁连四鬼”之人，遂赶紧叫道：“鹿姑娘，我再请问一事，你可曾独乘一匹脚程极快的青色龙驹，在湖南九疑山麓诛杀‘祁连四鬼’？”

鹿玉如被他问得一愕，目光微转，摇头答道：“我从未到过九疑山，也从未乘骑过什么脚程极快的青色龙驹，更不曾杀过‘祁连四鬼’！”话音方了，突展绝世轻功，双臂一抖，凌空纵起四五丈高，头也不回地直登昆仑绝峰而去。

三句斩钉截铁的回话，弄得夏天翔又复茫然，尉迟巧却眼望鹿玉如即将消失的背影，赞叹道：“好高的轻功，好强的内力，这位姑娘真不愧是知非子的衣钵传人，秀绝昆仑的一朵奇葩异卉！”

夏天翔问道：“尉迟老前辈，你为什么不让我把那片树叶交给这鹿玉如察看？”

尉迟巧笑道：“这位鹿姑娘好似对昆仑声誉维护颇切，才会几乎与你翻脸动起手来！万一她在羞窘气愤之下，接过天荆树叶，竟然毁去，将来要想揭破点苍、祁连两派阴谋之时，岂非难寻证据？”

话音一顿，目光略注夏天翔，含笑问道：“夏老弟，你看鹿玉如、仲孙飞琼、霍秀芸等三位姑娘之内，哪一位是你在九疑山麓所见之人？”

夏天翔听尉迟巧问到了自己最感困惑的问题，不禁苦笑答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只觉得她们三人之中，要算这鹿玉如脾气最坏，仲孙飞琼脾气最好，而霍秀芸又与这鹿玉如长得有几分相像。”

尉迟巧问道：“当日你确实看清那位独斩‘祁连四鬼’的玄衣少女是乘骑一匹脚程极快的青色龙驹？”

夏天翔点头答道：“就是这匹青色龙驹才把我弄得糊里糊涂，云山雾沼。”

尉迟巧笑问所以，夏天翔说道：“因据‘天涯酒侠’慕无忧老前辈相告，当世之中，称得上罕见龙驹的青色宝马，只有两匹！一匹是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的千里菊花青，一匹是赛韩康老前辈为了开不出药方而输给仲孙飞琼的青风骥。故而若以青色龙驹而论，九疑山麓独斩‘祁连四鬼’的玄衣少女，应该是仲……”

尉迟巧听到此处，接口说道：“这推测恐怕不大正确，因为我知道不但仲孙飞琼姑娘宅心仁厚，从不杀人，并连她所豢的灵猿小白及异兽大黄，也严禁妄开杀戒。”

夏天翔点头说道：“尉迟老前辈说得不错，我昔日见那玄衣少女所用的又似跨虎篮又似吴钩剑的兵刃，分明与鹿玉如背后那枝昆仑刺一模一样，但她既不承认，又与青色龙驹一事无法吻合。”

尉迟巧笑道：“夏老弟，你何必定要追究当日九疑山麓所见是谁？”

据我看来，这三位姑娘之中，确实要算仲孙飞琼最好。”

夏天翔脸上一红，吞吞吐吐说道：“我并不是定对九疑山所见之人有甚特殊好感，只因此事仿佛神秘得有点耐人寻思，才下决心要弄它一个清清楚楚、水落石出。唉，‘蔷薇使者’委实像位神奇先知，说得太对，他在鹏尸古洞所留给我的柬帖上，早就写明：‘霍可怜，玉有刺，琼多情！’……”

语音至此，倏然而止，剑眉深蹙，怅怅说道：“但仲孙飞琼既然多情，她为什么在我死里逃生以后，却吝于相见一面？”

尉迟巧见提起仲孙飞琼，夏天翔便即满面情思，遂点头微笑说道：“相见争如不见，无情恰是多情。又道是‘情到多处情转薄’。仲孙飞琼为老弟驰赴大雪山玄冰原，往返数千里，求取续命灵药朱红雪莲，足见关怀心意。虽然她等到开棺以后，见你安全无恙，立即飘然而去，口中并作‘当聚则聚，当散则散，不落言诠，不坠情障’之语，但这种举止，反足证明她已落言诠，已坠情障。她胯下神驹日行千里，江湖间到处皆可相逢，老弟只要好自为之，锲而不舍，包管侠女英雄，一双两好，留下一段引人艳羡的武林佳话。”

这一番话，听得夏天翔心中暗觉高兴，故意转开话头，向尉迟巧笑道：“尉迟老前辈，既然昆仑之行毫无耽搁，我们便照原计，赶紧东穿大漠，进玉门关，路经甘肃，转奔四川，也许还来得及赴我与‘天涯酒侠’慕无忧慕老前辈暨霍秀芸的峨眉之约。”

尉迟巧含笑点头，遂与夏天翔展开脚程，往东行去。

当日无事，但第二日夜间，却发生了令夏天翔颇感困惑之事。

他们因系漫漫长途，自当晓行夜宿，不能像三数百里般一气飞奔，无须休息，故而于错过村驿之下，只好在一座小山峰侧静坐行功，以遣长夜。

参横斗转，夜色极深，尉迟巧早已潜神返照，入了内家妙境，夏天翔却因心头情思如潮，无法静念。

他一会儿想到刚强骄傲的霍秀芸，一会儿想到高华温柔的仲孙飞琼，一会儿又想到新近相见、有点刁蛮骄狂的鹿玉如，三位绝代佳人的亭亭倩影，在脑海幻想中此起彼伏，不住变幻！

就在这种情境之中，忽然听得有人低低叫了一声“夏天翔”。

夏天翔起初以为仍是心头幻想，未加理会，但第二声跟着又来，不但听出是在十来丈外的一丛峰脚树影之中所发，并系运用“传音入密”的功力，专注自己，才未把尉迟巧惊动。

惊疑之下，一面悄悄站起身形，扑奔峰脚树影、一面心中暗想，自己在这穷边绝塞，何来相识？

十来丈距离展眼便到，这片树影，原来是座为数百来株的小小树林。

夏天翔迭经风险，不得不略微小心，人到林边，止步扬声，低低说道：“林内何人？请出一会！”

林中果然有人以一种清脆的话音答道：“夏天翔，你为何不敢进来？难道怕我……”

这种清脆的语音，分明发自妙龄少女口中，又颇熟悉，夏天翔遂不等对方活完，双掌暗凝师门绝学“乾天气功”护住前胸，闪进林内。

林内虽然黑暗，但月光微透，依稀仍可辨人，只见昨日在昆仑绝峰

之下所遇的鹿玉如姑娘，俏生生的，穿着一袭玄衣独自卓立！

夏天翔想不到她会尾随来此，发话相招，以致好生愕然。但鹿玉如却绝非昨日那等刁蛮骄满的神色，换了一副和蔼的笑容，向夏天翔说道：“你大概想不到我会追踪你们，在此相见！”

夏天翔忽然自作聪明地含笑问道：“是不是鹿姑娘的尊师知非子老前辈已回昆仑？”

鹿玉如嫣然摇头，手指身旁一段树桩说道：“我们坐下说话！”

话完，大大方方的先行坐下，留出一半地方，目注夏天翔，盈盈一笑。

夏天翔见对方如今一改笑脸，越发显得亭亭英发，丰神秀绝，遂侧身陪坐，微笑问道：“知非子老前辈既未回山，鹿姑娘赶来有何见教？”

鹿玉如笑道：“我一来向你道谢，二来向你责问！”夏天翔愕然说道：“鹿姑娘，你谢我则甚？责我何来？”

鹿玉如嫣然一笑答道：“我谢你远上昆仑，见告本派门户之中出了叛徒之德！”

夏天翔摇头笑道：“武林同源，扶持正义，不值姑娘一谢！但你又要向我责询何事？”

鹿玉如妙目之中神光一射，看着夏天翔，缓缓问道：“你为什么看不起我？”

夏天翔被她问得愕然答道：“姑娘何出此言？你是知非子老前辈的衣钵传人，英姿玉质，独秀昆仑，夏天翔深为钦佩，怎会鹿玉如接口笑道：“你既不是看不起我，那件有关昆仑甚重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看？”

夏天翔这才恍然笑道：“鹿姑娘不要怪我，我又没有说过不给你看！”

鹿玉如笑道：“你既肯给我看，为何还不快些拿将出来，做得这等神秘秘则甚？”

夏天翔被对方说得脸上一红，回手怀中，取出那片形作三歧、色呈淡红的树叶，递与鹿玉如，笑道：“这片树叶，是不是有关昆仑极重？”

鹿玉如接叶在手，毫无惊容，只是目注夏天翔，眼光中仿佛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异神色。

夏天翔见状，也自深觉诧异，遂把自己在鹏尸古洞之中获得这片树叶的经过，向鹿玉如细说一遍。

鹿玉如静静听完，反复察看手中的淡红三歧树叶，哦了一声说道：“你以为祁连派想嫁祸昆仑？这片树叶就是昆仑绝顶特产的天荆树叶？”

夏天翔听出对方语意，讶然问道：“难道有甚不对？”

鹿玉如柳眉微剔，避而不答，反问夏天翔问道：“你们这次到我们昆仑宫中，可曾由袞哑真人师叔，带去参观过天池十大奇的天荆奇树？”

夏天翔摇头笑道：“因为你们昆仑派中人物空群尽出，我们遂不便进入昆仑宫内惊扰！”

鹿玉如听到此处，忽然发出一阵“咯咯”娇笑。

夏天翔惊道：“鹿姑娘这等说法，莫非这片树叶不属天荆奇树？”

鹿玉如目注夏天翔，又换了一种晒薄的神色，微吟说道：“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你把一片形状生得略微特殊的寻常枫叶，竟当作是昆仑独有、他处绝无的天

荆树叶，岂不异想天开，大以可笑？”

话完，双掌一合一搓，居然把那片淡红三歧树叶，搓成粉碎。

夏天翔见对方果如尉迟巧所顾虑的，竟将自己珍藏已久的那片奇异树叶搓碎，不由急得站起身形，怒声问道：“你为什么把我这片树叶搓碎。”

鹿玉如笑容一收，脸上神色又变，变得其冷如水，并隐含杀气地缓缓站起身来，晒然不屑说道：“我爱毁就毁，要搓就搓，你还能把我怎样？”

夏天翔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刁蛮的少女，气得双目一张，神光电射，正自考虑是否应与鹿玉如翻脸动手之际，忽然听得那位静坐行功的尉迟巧，似被二人争吵的语声惊动，远远叫道：“夏老弟，你在何处与人答话？”

夏天翔心想先请这位老前辈来评评是非也好，遂应声答道：“尉迟老前辈，我在这林内与昆仑派鹿姑娘……”

话犹未了，鹿玉如眉腾杀气，面罩严霜，玉腕微翻，一线乌光猝然出手，直向夏天翔心窝射到。

夏天翔哪里想得到鹿玉如一声不响地便即出手，而且下手又狠又辣，毫不留情，加上双方距离太近，身法再怎敏捷，亦自闪躲不开，硬被那线乌光打中胸前将台重穴。

鹿玉如见夏天翔胸前重穴中了自己的暗器，遂不等尉迟巧赶到，飘身疾向峰脚一面的林边闪去。

尉迟巧赶到林中，鹿玉如身形已渺，只听得几声充满得意意味的森森冷笑，在小峰半腰一响即寂。

夏天翔伸手在胸前取下挂在衣裳之上的那件暗器一看，居然是枚长约寸许、色呈紫黑、体作三棱的“天荆毒刺”，不禁在惊魂方定之下，又复惊出一身冷汗。

尉迟巧弄不清其中因由，惶然膛目，夏天翔手拈“天荆毒刺”，摇头苦笑说道：“‘蔷薇使者’只告诉我玉有刺，我却万想不到这位鹿玉如姑娘，居然如此心狠意毒，冷不防便打了我一枚几乎无药可救的‘天荆毒刺’。”

尉迟巧目注夏天翔，颇为关切地说道：“夏老弟暂时不必叙述经过，你既中‘天荆毒刺’，赶紧且把赛老怪物给的特炼灵丹服下一粒。”

夏天翔苦笑说道：“尉迟老前辈怎的突地懵懂起来？这种‘天荆毒刺’毒力极强，我到如今尚复安然无事，自系未受伤害，何必糟蹋那种含千年芝液的特炼灵丹则甚？”

尉迟巧闻言惊道：“昆仑特产的‘天荆毒刺’，号称无坚不摧，何况打的又是前胸将台重穴，夏老弟怎会无甚伤损？”

夏天翔摇头答道：“鹿玉如倘若手下留情，打我其他部位，至少也要损失一粒罕世灵丹，幸亏她太以心狠意毒，打的是我将台重穴，才侥幸安然无事！”

尉迟巧这时方恍然大悟说道：“我忘了老弟贴身藏有……”

夏天翔略拭额间冷汗，点头说道：“老前辈说得不错，我前胸七坎、将台、后背脊心等三处重穴之上藏有三片‘大别散人’所遣武林至宝‘护穴龙鳞’，故而这条小命，等于又被仲孙飞琼所救。”

尉迟巧笑道：“老弟既然无恙，赶快对我说说鹿玉如怎会至此？你们又怎会破脸动手？弄到这等地步呢！”

夏天翔长叹一声答道：“生姜毕竟老的辣，在这种险恶江湖之中，倘若经验阅历不够，无论武功多好也难免要吃大亏。我在叙述与鹿玉如破脸动手的经过以前，不由得不钦佩老前辈洞烛隐微，料事如见。”

尉迟巧笑道：“夏老弟，你好端端的却把我老伙子捧上一顿则甚？”

夏天翔摇头一叹，便将适才经过，详细叙述，说完并向尉迟巧问道：“尉迟老前辈，你再判断判断，鹿玉如为何突有这种似乎逾越理性的异常举止？”

尉迟巧默默听完，沉吟片刻说道：“此事决不简单，其中情节，也不是仅凭意料便敢断言。似乎可以暂加搁置，等见了昆仑掌门知非子后，总该明白一二。”

夏天翔也知内中隐秘重重，一时难测，只得强忍愤怒，收起那枚“天荆毒刺”，向尉迟巧说道：“尉迟老前辈，我们这趟昆仑之行，真是所谓陪了夫人又折兵，既吃力，更不讨好！”

尉迟巧蹙眉说道：“跑趟冤枉长路倒无所谓，只是弄不清那片被鹿玉如毁去的三歧树叶，究竟与天荆奇树有无关联？倘若无甚关联，倒还罢了，否则黄山天都大会之上，便因失去证据，而不能对点苍、祁连两派阴谋挑起武林风波之事，加以揭破指责。”

夏天翔知道这片树叶关系重要，遂在略一寻思以后，向尉迟巧说道：“尉迟老前辈，那株生长在伏牛山鹏尸古洞之中的天荆奇树，既被‘辣手丧门’焦乾发现移植，必在祁连，我们若能设法连刺带叶的弄上小小一技，岂不比仅有一片树叶为证，来得更有力么？”

尉迟巧摇头笑道：“夏老弟，你说得虽然不错，但要想深入祁连山绛雪岩那等龙潭虎穴之中盗取重要证据，恐怕太难如愿。”

夏天翔剑眉微轩笑道：“我们自从黄山会后西来的这一路之上，所遭所遇，何事不难，但又何难不克呢？”

尉迟巧笑道：“老弟既然豪情万丈，我们反正便道祁连，设法探它一探也好！”

两人计划既定，遂东穿大漠，进玉门关，奔甘凉道，准备觅机略探祁连，然后再往峨嵋金顶，与“商山隐叟”赛韩康、“凌波玉女”柴无垢等会合。

事有凑巧，尉迟巧、夏天翔到了凉州，正在一座酒楼相对饮酒，商议暗探祁连之际，忽然听得对面雅座之中，有一个阴冷的口音得意笑道：“玄修道长，请你回复贵派掌门铁冠道长，就说不但我们绛雪岩阳的众妙堂中有对方意料不到的世外高人为助，就是绛雪岩阴的绛雪洞内所藏的那件东西，也已足够把当世武林搅得天翻地覆。”

夏天翔因这阴冷的口音极为耳熟，遂略揭自己雅座的门帘，目光注处，只见对座帘下，露出一根残腿之人所拄的钢拐。

钢拐入目，夏天翔忽然想起对方身份，伸手蘸了茶水，在桌上写道：“对座是祁连派中的‘阴司笑判’吴荣。”

“三手鲁班”尉迟巧见字，向夏天翔微微摆手，示意他切莫惊动对方，才好静听究竟！

吴荣话了以后，那玄修道人便自笑道：“祁连、点苍两派既然同心，

谁会怕事？但我掌门师兄因几桩秘密仿佛均被对方发觉，才命我驰告贵派掌门，今后凡遇对方人物，皆应以严厉手段处置，莫再留情，大概等到今年腊月的黄山天都大会，彼此也该算总帐了。”

“阴司笑判”吴荣一阵阴森的冷笑说道：“这叫英雄之见略同，我们自然应该在正式交手以前，尽量消灭对方实力，并设法制造矛盾，避免其他门派相互团结！玄修道长是到绛雪岩阳的众妙堂中面见我掌门师兄，还是由我转告？”

玄修道人笑道：“贵派掌门人既在众妙堂率领祁连群雄重炼九幽磷火，加强威力，则不必再加惊扰，何况玄修又已巧遇吴兄，就请吴兄代将此意转达便了。”

吴荣连连应诺，玄修道人又复问道：“吴兄，那两位高人何时才肯出手？”

吴荣笑道：“那两位的性情怪僻绝伦，非等指定之人出头露面，才肯蓦然现身，惊动天下。”

夏天翔听到此处，不由以一种深为佩服的目光，看了尉迟巧一眼，知道他所料不差，确有两位想不到的人物，隐身暗为祁连、点苍两派撑腰助阵。

尉迟巧蹙眉摇头，用手略指对座，果然又听得那位玄修道人笑着问道：“既然如此，我们便设法把那两位所指定之人，早点激将出来，岂不更好？”

吴荣怪声笑道：“那两位所指定之人，岂是好惹？生平行事，宛若神龙，除非他自己愿意出头，否则又有谁能轻易寻得着他的一鳞半爪？”

尉迟巧、夏天翔闻言，不禁相对摇头，互作无言苦笑，暗叹其中哑谜重重。吴荣与玄修所说的“那两位”是谁？及“那两位所指定之人”，又是谁？委实太以费人猜疑。

就在此时，对座桌椅一阵响动，仿佛酒饭用毕，已欲离去，夏天翔遂赶紧放下门帘，只听铁拐丁丁点地，吴荣果与点苍派的玄修道人，相偕下楼而去。

尉迟巧自窗门瞥见二人去远以后，对夏天翔低声笑道：“夏老弟，我们无意之中已有极大收获，你不必再往祁连轻身犯险了。”

夏天翔摇头笑道：“老前辈说得不对，我如今更有两桩疑问，必须到祁连山绛雪岩头走走。”

尉迟巧无可奈何，目注夏天翔苦笑说道：“夏老弟，你这两桩疑问我可以猜得出来！第一桩是隐身绛雪岩阳众妙堂中，暗对祁连派助纣为虐者，究是何人？第二桩是‘阴司笑判’吴荣所说，藏在绛雪岩阴绛雪洞中那件足以搅得当世武林天翻地覆的东西，是不是由伏牛山鹏尸古洞移植来的天荆奇树？”

夏天翔拊掌笑道：“老前辈猜得一点不错，难道为了这两桩重大疑问，我还不应该冒点危险，去往绛雪岩头一探？”

尉迟巧笑道：“去是该去，但祁连山绛雪岩好手多于点苍步虚道观，而我们却势更单，力更薄，有些像是肉包打狗，一去难回。”

夏天翔失笑说道：“老前辈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凭你鲁班巧技，神偷八法，及那根妙用无穷的七宝李公拐，应该可以逢凶化吉，

遇难呈祥，而我也还有一粒足能唬住对方不敢遽下绝情毒手的‘乾天霹雳’。”

尉迟巧被夏天翔这几句话勾动雄心，目中精光一射，点头说道：“好好好，我们就碰碰运气，来一次巧探龙潭，硬闯虎穴！”

夏天翔大喜说道：“尉迟老前辈，这次暗探祁连，由我来策划可好？”

尉迟巧饮尽杯中美酒，点头笑道：“遵命！遵命！”

夏天翔兴高采烈地指着桌上堆得高高的一盘酱牛肉说道：“这盘酱牛肉，权当是祁连山绛雪岩，我们应该分道扬镳，老前辈去往山阳众妙堂，设法探听祁连派所恃为靠山的究是何人？我则去往山阴绛雪洞，看看那件能令武林天翻地覆的东西，是不是天荆奇树？”

尉迟巧有点猜不透夏天翔腹内的机关，含笑问道：“我是明闯众妙堂还是暗探……”

夏天翔不等尉迟巧话完，便即笑道：“明闯，明闯，老前辈明闯众妙堂，我则暗探绛雪洞。”

尉迟巧笑道：“老弟既然运筹决算，便请索性明白指示，我这趟众妙堂应该怎样闯法？”

夏天翔仿佛胸有成竹地应声答道：“老前辈无妨假借一位绝世高人的名头，就说奉谕传言，岂不便可明目张胆地去往众妙堂中走走？只要当时答对得宜，祁连群魔或许不致遽然翻脸。”

尉迟巧被夏天翔触动灵机，心中忽生妙计，喜形于色地说道：“对对对，夏老弟此策颇妙，我便假借你师傅的名头，就说替皇甫神婆传言可好？”

夏天翔想了一想说道：“我师傅平素不大爱管闲事，还是假借‘天外情魔’仲孙圣老前辈的名头比较适合！”

语音至此微顿，忽然满面情思地长叹一声说道：“提到‘天外情魔’仲孙圣老前辈，我便怀念那位仲孙飞琼姑娘，倘若她在此间，有她的大黄、小白及罕世龙驹青风骥等那群随从班底帮帮忙儿，事情便容易办得多了！”

尉迟巧笑道：“夏老弟不必叹气，我冷眼旁观，看出仲孙姑娘对你外冷内热，极为投缘，虽然未必在此相逢，前途总可再见。”

夏天翔点头说道：“我知道她对我好，不然也决不肯往返数千里长途，奔向大雪山玄冰原，代求续命灵药。但她连谢都不容我谢一声，便飘然而去，未免令我始终耿耿于怀，好生难过。”

说到此处，好似勾动愁怀，引杯连饮，神情顿显抑郁。

尉迟巧经验老到，深知这种儿女情事，若从正面劝解，往往越劝越糟，遂岔开话头笑道：“夏老弟，我们既然定计，不如早早实行，我们酒饭用毕，便即各行其是可好？”

夏天翔闻言，果然情愁稍戢，英风又振，应声笑道：“老前辈无妨先到片刻，因为山阳有事，山阴或许防范稍疏，我比较容易进入绛雪洞中暗探。”

尉迟巧含笑点头，遂唤来店家结清酒帐，往凉州城南的祁连山麓驰去。

到了山麓，尉迟巧手指南方，向夏天翔笑道：“据我所知，由此入

山的第四座终年积雪高峰，便是绛雪岩。我们如今不宜再复同行，且等事完以后，仍在此处相会便了。”

活完，身形闪处，展开上乘轻功，首先向重山叠岭之中，飞驰而去。

夏天翔徘徊片刻，略记附近山麓形势，也就往南攀援，但刚刚转过一座峰腰，便惊喜交集，目瞪口呆地诧异欲绝。

原来迎面山石上，蹲着异兽大黄，古松下站着罕世龙驹青风骥，那位旦夕萦心、系念不已的仲孙飞琼也正怀抱灵猿小白，俏生生立在松旁，黛眉微蹙，妙目流波，以一种半喜半嗔的眼光，凝注自己。

夏天翔不见仲孙飞琼之际，对她相思欲绝，但突见仲孙飞琼之下，又满怀心事，不知应该从何说起，惊喜交集，微愕片刻，胀红着脸儿叫了一声：“仲孙姊姊！”

仲孙飞琼也被他叫得一愕，但旋即蹙眉说道：“你向来高傲，不肯服人，如今怎么变得嘴甜起来？甘心叫我姊姊？”

夏天翔闻言，脸上更觉发烧，暗想这种无法回答之话，干脆不答为妙，遂走向仲孙飞琼身畔，长揖为礼，笑道：“仲孙姊姊，我先谢谢你为我远上大雪山玄冰原，往返数千里长途，代求续命灵药！”

仲孙飞琼笑道：“那朵朱红雪莲已在中途被人抢去，我大雪山玄冰原之行，只是一桩空头人情，你不必这样记在心上。”

夏天翔笑道：“姊姊是不是猜出我的行踪，赶来这里找我？”

这回轮到仲孙飞琼玉颊生潮，半羞半嗔地盯了夏天翔一眼问道：“你有如此自信，知道我是找你？”

夏天翔听出仲孙飞琼语气不对，知道自己说话太直，已使对方略觉羞窘，遂赶紧设法转圜，陪笑涎脸说道：“姊姊知道我爱闯祸，时刻暗中维护，这回既然巧遇，大概又要帮我的忙了。”

仲孙飞琼听他这样说，颜色略霁，妙目一转，伸手指着灵猿小白，异兽大黄及罕世龙驹青风骥，嫣然笑道：“我这群随从班底，均在此处，你要它们怎样帮忙，是往山阴暗探？还是往山阳明闯？”

夏天翔惊讶欲绝地失声叫道：“仲孙姊姊，你是神仙？会未卜先知的阴阳八卦？”

仲孙飞琼笑道：“我若会未卜先知，便告诉你祁连派身后之人是谁？绛雪洞中的那件东西是否天荆奇树，岂不省事？也免得你支使那位尉迟神偷，假借我爹爹名头，去往众妙堂中胡说八道。”

夏天翔恍然大悟道：“原来姊姊当时也在凉州城的那座酒楼之中。”

仲孙飞琼抚弄着灵猿小白的一身银毛，微笑道：“幸亏你在背后没有骂我，不然我也不会管你这次闲事！”

夏天翔笑道：“我怎会在背后骂姊姊，只有朝夕想你……”仲孙飞琼嗔道：“你敢胡说！”

夏天翔见她那种娇媚无比的绝世风神，不由意乱情迷地痴痴答道：“姊姊，我不是胡说，全是肺腑之言！自从洱海东岸一别，朝也想姊姊，暮也想姊姊……”

仲孙飞琼见他痴头痴脑的越描越黑，不由羞窘得满面通红，连连跺脚。

夏天翔见仲孙飞琼这等神情，才警觉自己失言，也把张俊脸涨成大红布一般，赶紧转移话头说道：“仲孙姊姊，我想请你教我一桩本领好

么？”

仲孙飞琼嗔意未消地看看夏天翔，樱唇微披说道：“你是堂堂‘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得意弟子，还要跟我学基本领？”夏天翔笑道：“我想学的不是武功，只是几句话儿。”仲孙飞琼以为夏天翔又想要借题发挥，脸色微沉，冷然说道：“你要再敢胡扯，休怪我从今后不再理你！”

夏天翔忙自接口说道：“我是想请姊姊教我你在商山天心坪与赛韩康老前辈打赌，赢得这匹罕世龙驹青风骥时向它耳边所说的、使它甘心跟你乖乖走去的几句话儿！”

仲孙飞琼诧异道：“你要学这几句话儿则甚？”

夏天翔笑道：“我和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订下一条赌约，可能把他那匹千里菊花青赢来，但那匹马儿脾气太坏……”仲孙飞琼听出几分内情，含笑问道：“你怎知那匹千里菊花青的脾气太坏，是不是曾经吃过它的苦头啦？”

夏天翔脸上微红，遂把在黄山试马，被千里菊花青摔了两次之事，告知仲孙飞琼，说完笑道：“姊姊倘若肯把那几句话教我，下回遇上千里菊花青时，我只要向它耳边嘀咕嘀咕，它就可能弃暗投明，岂不把‘九首飞鹏’戚大招气个半死？”仲孙飞琼点头微笑，说了三句几乎有音无字的奇异兽语道：“哈叽哩摩，摩叽哩哈，哈叽摩摩古龙！”

夏天翔照样学道：“哈叽哩摩，摩叽哩哈，哈叽摩摩古龙！”起初觉得有些拗口，但念了两三遍后，也就记熟，又向仲孙飞琼含笑问道：“仲孙姊姊，这‘哈叽哩摩，摩叽哩哈，哈叽摩摩古龙’三句念咒似的话儿，究竟是什么意思？”

仲孙飞琼笑道：“这就等于人类说的：‘我喜欢你，你若喜欢我，我一定对你很好！’”

夏天翔哦了一声，目注仲孙飞琼说道：“我喜欢你，你若喜欢我，我一定对你很好！”

仲孙飞琼忽然发现这几句话又涉双关，听来太觉刺耳，遂怒形于色地白了夏天翔一眼，说道：“你这个人太坏，从今以后不理你了！”

话完，怀抱白猿，飘身纵上青风骥，便欲驰去。

夏天翔慌忙赶过去，拉住仲孙飞琼的玄色披风，苦着脸儿急声叫道：“仲孙姊姊，你怎的老是怪我？我又不知道这几句咒语似的话儿，究竟是什么意思？”

仲孙飞琼适才因一时羞窘不堪，方怫然欲去，如今想起此事确实难怪夏天翔，遂又飘身下骑，哼了一声说道：“你只学会这三句话儿，那匹千里菊花青还是不会甘心跟你！”

夏天翔陪笑说道：“好姊姊，你说教我本领，便索性教全，除了这‘哈叽哩摩，摩叽哩哈，哈叽摩摩古龙’三句话儿以外，还要学些什么？”

仲孙飞琼答道：“不必再学别的，只要再加上一个字儿！”夏天翔愕然问道：“这是个什么字儿，竟有这大力量！”仲孙飞琼正色说道：“就是一个‘诚’字！你要以诚恳的态度，极诚恳的声音，向它耳边低低倾诉，才会发生效力！否则你这三句‘哈叽哩摩，摩叽哩哈，哈叽摩摩古龙’尚未说完，便将难免被那匹千里菊花青踢得飞出八尺！”

夏天翔口内唯唯受教，心中却在暗想，若像仲孙妹妹这等绝代佳人，用极诚恳的态度，极诚恳的声音在耳边低低倾诉，慢说是匹罕世神驹，

便是块无灵顽石，应该也会点头。但愿那匹千里菊花青莫像仲孙姊姊这等故作矫情，难于伺候，否则自己定将被踢得鼻青脸肿不可。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目光凝滞，似在沉思，不由讶然问道：“你在想些什么？”

夏天翔闻言惊觉，目光移注这位风华绝代的仲孙姊姊身上，用一种极诚恳的态度，极诚恳的声音，缓缓说道：“仲孙姊姊，我是在想那匹马儿会不会和人一样，对于诚与不诚，能加分辨！”

仲孙飞琼听出夏天翔话中有话，玉颊一热，接口正色说道：“常言道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诚与不诚，必须留待时间判决。又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总应该懂得其中的道理？”

夏天翔灵犀一点，便悟出仲孙飞琼的语意，喜心翻倒地含笑叫道：“我懂，我懂，仲孙姊姊，谢谢你！”

仲孙飞琼娇靥之上浮现两团红晕，佯嗔说道：“懂就懂，谢我则甚？像这样痴头痴脑的……”

夏天翔不等仲孙飞琼话完，便即叫道：“姊姊，这就是你不懂了，痴人才有真……”

仲孙飞琼也不等他下面那个“情”字出口，便自注目深山说道：“我们不要再在这里瞎扯，你那位尉迟老前辈如今可能已与祁连群凶见面，遭遇困难了呢。”

夏天翔憬然一惊说道：“姊姊，你的马快，且带大黄去替尉迟老前辈打个接应，请小白帮我跑趟绛雪洞吧！”

仲孙飞琼摇头说道：“大黄在洱海东岸废寺之中曾杀‘辣手丧门’焦乾，不宜再与祁连群凶见面，它与小白，都陪你去绛雪岩阴的绛雪洞中好了。”

夏天翔注目仲孙飞琼，异常关切地说道：“姊姊单独前往众妙堂，未免令人放心不下。”

仲孙飞琼笑道：“我单独前去，你放心不下，但你尉迟老前辈单独前去，你却怎的放心得下？”

夏天翔脸上一红，赧然无语。

仲孙飞琼又复笑道：“你尉迟老前辈假借我爹爹名头前往，祁连群凶或有所疑，但我再赶去替他一打圆场，岂不恰到好处，像是真的一样？”

夏天翔方一点头，仲孙飞琼又道：“何况我既无兵刃，又不携带祁连群凶所目为恶兽的小白大黄，更显得丝毫未存敌意！‘九首飞鹏’戚大招再怎么凶横，也不致会对‘天外情魔’的爱女及所派使者加以留难迫害。”

夏天翔听仲孙飞琼讲得入情入理，遂含笑说道：“仲孙姊姊，既然如此，我就带小白大黄去了。”

仲孙飞琼注目异兽大黄，沉声说道：“大黄，你上次在云南洱海的荒废禅寺之中，已经误犯戒律，唯因错不在你，又有那多人替你求情，才特加宽贷，如今千万不要再犯凶性杀人……”

夏天翔闻言，想起九疑山之事，遂向仲孙飞琼问道：“仲孙姊姊，你可曾在湖南九疑山麓单人独骑诛杀过‘祁连四鬼’？”

仲孙飞琼莫名其妙地讶然答道：“我生平从未杀过任何人，怎么会

跑到湖南九疑山去独斩‘祁连四鬼’？你好端端的如此问我则甚？”

夏天翔剑眉微蹙，又复问道：“姊姊这匹青风骥，可曾借给旁人骑过？”

仲孙飞琼摇头答道：“这匹青风骥除了它的旧主人‘商山隐叟’赛韩康与我之外，恐怕不允许第三人上背乘骑。”

说到此处，语音微顿，目光一注夏天翔，继续笑道：“但如今你学会那三句话儿，又得了‘诚’字妙诀，也许它将对你另眼相看呢！”

仲孙飞琼刚刚说完，那匹罕世龙驹青风骥便看着夏天翔，低嘶几声。

夏天翔问道：“它这低声连嘶，是什么意思？”

仲孙飞琼一面轻拍马背，表示对青风骥嘉勉，一面向夏天翔笑道：“它说它知道你是我好朋友，倘想骑它之时，决不会像千里菊花青那般想尽花样把你摔下来。”

夏天翔闻言，不禁苦笑道：“谢谢它这番美意，姊姊快请前往众妙堂中，替我那‘三手鲁班’尉迟前辈打个接应、圆圆场吧。”

仲孙飞琼含笑松手，命灵猿小白及异兽大黄，跟随夏天翔共探绛雪洞，自己则飘身纵上青风骥，丝缰微领，直向祁连群凶所聚居的众妙堂中赶去。

尉迟巧与夏天翔别后，便施展轻功身法，直奔绛雪岩阳，因西北一带从来无人敢捋祁连派的虎须，故而“九首飞鹏”戚大招并未在绛雪岩左近多设桩卡，才让尉迟巧毫无阻碍地到了绛雪岩下。

众妙堂本来就是一座山庄中的议事大厅，但因叫来顺口，遂渐渐代表了整座山庄，庄门之外有四名祁连派弟子轮值守望。尉迟巧身形一现，不等对方查问，便即“呵呵”怪笑说道：“烦劳通报贵派掌门，就说老夫‘三手鲁班’尉迟巧有要事求见。”“三手鲁班”的名头不小，祁连弟子自然赶紧向里通报，不多时后，便见那位断去一腿、手拄钢拐的“阴司笑判”吴荣，代表“九首飞鹏”戚大招迎出庄外。

尉迟巧抱拳笑道：“尉迟巧冒昧而来，不知戚掌门人是否容我一见？”

吴荣阴恻恻地笑道：“尉迟大侠到此，祁连派蓬荜生辉，我掌门师兄现在众妙堂中恭候大驾，请随吴荣前往。”

尉迟巧见对方对于自己，词色尚不太恶劣，心中不由忖道：“难道‘白头罗刹’鲍三姑及‘桃花娘子’靳留香均尚未返回祁连？否则对方若知‘辣手丧门’焦乾惨死之事，决不会如此对待自己。”

思索之间，业已走进众妙堂，只见这所大厅之上，除了正中垂下一幅黄色绸幔把大厅遮去小半之外，仅陈设着极为简单的几张椅几等物，那位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则在堂口含笑相待。

尉迟巧因于凉州酒楼曾听“阴司笑判”吴荣与点苍玄修道长密谈，知道戚大招在此督众炼制九幽磷火，必是听得自己前来，才匆匆撤去一切布置，遂佯作不知，向这位祁连派掌门人抱拳笑道：“敬请戚掌门人恕我尉迟巧冒昧干谒，扰及清修之罪。”

“九首飞鹏”戚大招一面还礼，一面肃容入座，“哈哈”大笑说道：“尉迟大侠说哪里话来？祁连山因僻处西北，平素遂少武林高明宠降，像尉迟大侠这等人物，真还请都请不到呢！”

尉迟巧见戚大招装出这样一副谦和的神色，遂知自己所料不差，“白

头罗刹”与“桃花娘子”定然因事勾留，尚未回转。

鲍三姑、靳留香两人未回，祁连派对自己自然敌意不深，但言词方面仍必须略微谨慎，避免刺激对方，引起无谓凶险。

这时，随侍弟子刚刚献上香茗，尉迟巧举杯向戚大招及吴荣含笑说道：“两位猜不猜得出尉迟巧远上祁连之意？”

戚大招与吴荣委实对这突如其来的尉迟巧有点莫测高深，闻言对看一眼，由戚大招摇头笑道：“戚大招等愧无鬼谷之灵，但听尉迟大侠语意，似乎还是专上祁连，并非游侠路过？”

尉迟巧点头笑道：“我是被人支使跑了一趟长路，但借此得能瞻仰这绛雪岩众妙堂风光，也还……”

戚大招听得讶然接口问道：“尉迟大侠，你来此之意，竟系受人差遣？”

尉迟巧单刀直入地点头笑道：“我是在游侠途中，遇见一位绝世奇人，命我替他远上祁连，向隐居在这绛雪岩的另一位绝世奇人，传告数语！”

这几句话果然听得“九首飞鹏”戚大招脸上微微变色，但仍强自镇定地含笑问道：“尉迟大侠所遇的那位绝世奇人是谁？这绛雪岩左近又有什么绝世奇人隐居在此？”

尉迟巧看出对方神色是在故意掩饰，不禁心头暗自好笑，站起身形向戚大招及吴荣深深一揖，含笑说道：“尉迟巧乃是替人传语，倘若有所失言，或说得不对之时，尚请戚掌门人与吴兄多多担待。”

戚大招、吴荣双双抱拳还礼，仍由这位心中业已惊疑颇甚的祁连派掌门人发话说道：“尉迟大侠无须过谦，有话尽管请讲！”尉迟巧故作神秘地低声说道：“我所遇的那位绝世奇人说，如今隐居绛雪岩的绝世奇人，不止一位，竟有两位！”

戚大招闻言一震，手中香茗竟倾出不少，泼在自己的衣襟之上。

遂起立抖衣，借机身形微侧，背对尉迟巧，用眼色暗询吴荣，对于此事，究应坦白相承，还是加以否认？

吴荣眉头深蹙，向尉迟巧问道：“尉迟大侠，你所遇的那位绝世奇人，有没有告诉你隐居绛雪岩的两位绝世奇人的姓名来历？”尉迟巧摇头笑道：“那位绝世奇人只命我替他传达数语！”

戚大招与吴荣对看一眼，正欲答话，突然自那厅中所垂的黄色绸幔之后传出一种低若游丝的奇异语音，缓缓说道：“戚掌门人，不必再行隐秘，我要与这位‘三手鲁班’对谈数语。”

话音方了，黄色绸幔缓缓自分，只见当中一具大蒲团上坐着一位花白长发散垂、令人难辨面貌的黄衣老人，老人身前，并陈列着九只铜鼎。

尉迟巧因早知众妙堂中藏有为祁连群凶撑腰的绝世异人，故而心中只奇不惊，但仔细注目之下，却无法凭自己的江湖经验，揣测出这位花白长发散垂的黄衣老人丝毫来历。

黄衣老人仍保持他那种低头静坐的形态，缓缓问道：“尉迟朋友，你想知道我的姓名来历？”

尉迟巧见彼此业已对面答话，这黄衣老人所发语音，依旧低若游丝，令人无法分辨他的喜怒哀乐，七情变化！遂自加警惕地笑着答道：“尉迟巧生平不爱探人隐私，老人家姓名来历愿告则告，不愿则……”

黄衣老人听到此处，低低哼了一声说道：“你不知我的姓名来历最好，否则绛雪岩众妙堂中，就是你流血五步之地！”

尉迟巧闻言，不禁双眉一轩，傲气上冲……但转念想起自己来此的任务，又复强行忍耐。

黄衣老人又复问道：“你在何处遇见托你向我传话之人？”

尉迟巧对于这套答词，早就有所打算，成竹在胸，遂毫不迟疑地应声说道：“终南死谷左近！”

黄衣老人把这“终南死谷”四字，低低念了几遍，继续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尉迟巧故作神奇地答道：“此人不在当世武林八大门派之内，却属号称三大难缠的人物之一。”

这两句话，听得“九首飞鹏”戚大招、“阴司笑判”吴荣及那黄衣老人齐齐为之一震！

尉迟巧有心而来，冷眼旁观之下，自然看得分明，辨出戚大招及吴荣只是因闻三大难缠人物之名吃惊，但那黄衣老人却好似内心有甚重大激动。

黄衣老人忽然向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我对江湖之事陌生已久，这尉迟朋友所谓的三大难缠人物，是哪几个？”

尉迟巧看出这黄衣老人是明知故问，不禁暗暗好笑，静听戚大招答道：“所谓三大难缠人物，是指‘北溟神婆’皇甫翠，‘天外情魔’仲孙圣及‘风尘狂客’厉清狂。”

黄衣老人听了这三人姓名之后，身上又起了一阵非经特别注意，不易发现的微微颤抖，向尉迟巧问道：“你在终南死谷左近所遇之人，是皇甫翠？仲孙圣？抑或厉清狂？”

尉迟巧有“三手鲁班”之称，自然灵巧异常，看出这黄衣老人必与“北溟神婆”皇甫翠，“天外情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等三人之一有重大恩怨，遂试探性地缓缓答道：“我所遇之人，自称是你当年旧识！”

黄衣老人低低哼了一声说道：“他们三人，昔年与我或深或浅，均有因缘，你到底遇见了谁？”

尉迟巧这次却快捷异常地应声答道：“‘天外情魔’仲孙圣！”

一面答话，一面冷眼旁观，留神察看这黄衣老人闻言以后有何反应。

黄衣老人咦了一声，依旧语若游丝地说道：“仲孙圣好端端的寻我则甚？他又怎会知道我在此处呢？”

由于对方这两句答话，使尉迟巧缩小了猜测范围，认定在凉州酒楼所闻这黄衣老人想见之人，不是“风尘狂客”厉清狂，便是“北溟神婆”皇甫翠！

遂顺着对方口气答道：“这位‘天外情魔’的神通之大与举措之奇，无人能测！他命尉迟巧传言相告，说是他必然没法寻得你想见之人，使其于今年年底以前，到这祁连山绛雪岩头与你相会！”

黄衣老人外表平静，其实内心颇为激动，发话向尉迟巧问道：“我想见之人是谁？”

尉迟巧听出黄衣老人的语音略微尖锐，已不能保持先前那般平静，但自己却仍无法揣度对方姓名来历，只得摇头含笑答道：“‘天外情魔’

仲孙圣未曾说出你想见之人的姓名，但却有两句金玉良言，特命尉迟巧向老人转达。”

黄衣老人淡淡问道：“什么金玉良言？”

尉迟巧正色朗声说道：“能放手时且放手，得饶人处便饶人！”

黄衣老人静静听完，一阵森森冷笑说道：“昔日他能放手，今朝我岂饶人？‘天外情魔’仲孙圣纵然舌粲莲花，能够尽倾西江之水，也无法说得去我的心头旧恨。”

尉迟巧听得眉头一蹙，黄衣老人伸手按动蒲团左侧的机钮，那片黄色绸幔又复渐渐把他的身形遮没。

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目中凶光微闪，略瞥尉迟巧，向那黄衣老人隔幔问道：“对于这位‘三手鲁班’尉迟朋友来此传话之事，老人家可有什么特殊交代？”

尉迟巧知道“九首飞鹏”戚大招这样问话之意，即系向黄衣老人请示，是否听任自己安然而去。

黄衣老人低若游丝的语音自黄色绸幔以后传出，缓缓说道：“戚掌门人可问这位‘三手鲁班’尉迟朋友索取证据，证明他确是受‘天外情魔’仲孙圣所差。如有证据，听他自去，否则仍按一般江湖人物擅闯祁连的惩戒办法，由我隔空弹指，将其点倒，送往绛雪洞中，冻成寒冰塑像，充作陈列！”

尉迟巧听得不由发出一阵纵声狂笑，目注戚大招，冷然问道：“戚掌门人，我老化子数千里远来，替人跑腿送信，难道你们祁连派竟如此蛮横待客？”

戚大招被尉迟巧问得浓眉双蹙，略一寻思，扭头对着“阴司笑判”吴荣怪笑说道：“江湖之礼，固不可失，但祁连之规，亦不可废！吴四弟传谕命他们速备盛宴，为尉迟大侠洗尘，先尽江湖之礼，然后再请尉迟大侠出示证据，以符我祁连之规。”

尉迟巧摇手止住吴荣，双眉一剔，冷然叫道：“不必，不必，这种酒宴我老化子吞吐不下，江湖之礼可免，请你们赶快执行祁连之规，我虽有证据在身，但却决不取出！”

黄衣老人在黄色绸幔之后冷笑说道：“你当真要想找死？”

尉迟巧高声大笑吟道：“百岁谁能逃一死？青山何处不埋人！……”

吟声未了，庄门外轮值的弟子忽然在众妙堂口向戚大招恭身禀道：“启禀掌门人，有位骑青马的姑娘，自称‘天外情魔’仲孙圣之女，名叫仲孙飞琼，来找尉迟大侠。”

这几句话慢说听得戚大招一愕，连尉迟巧也为之大出意外！暗想天下哪有如此巧事？仲孙飞琼这一突然现身，岂不将自己所扯的瞒天大谎，烘托得圆圆满满，恰到好处？

果然“九首飞鹏”戚大招微愕以后，脸上讪讪的向庄门外轮值的弟子说道：“你去回复仲孙姑娘，请她在庄门略候，我立即亲送尉迟大侠出庄。”

话完，又向尉迟巧抱拳笑道：“戚大招早知尉迟大侠光风霁月，决无虚言，失礼之处，还请多多担待。”

尉迟巧对于这帮武林凶人，喜怒哀乐，瞬息百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态度不禁暗暗摇头，但也只好趁机下台，含笑说道：“江湖游侠，

事事为人，只要一语相投，慢说跑趟数千里长途，便是硬闯地狱，亲尝鼎镬，亦所甘愿！戚掌门人既已知我此来不虚，尉迟巧便当告退！”

话完起立，又向黄色绸幔以后的黄衣老人叫道：“老人有无复语，由我转达‘天外情魔’？”

黄衣老人冷然说道：“请你转告仲孙圣，说我所等的那人，倘若不在十一月廿日以前来此见我，则十二月十六的黄山天都绝顶，便是一场无可挽回的武林浩劫！”

戚大招因自己失礼理屈，只好面带惭色，与吴荣将这位“三手鲁班”送至庄外。

才出庄门，那位手牵青风骥、笑靥迎人、容光绝世的仲孙飞琼，便向尉迟巧叫道：“尉迟老前辈，你这趟路跑得太远，我特意骑马前来接你，你把我爹爹的那几句话儿向对方转达了么？”

尉迟巧微含笑点头，见仲孙飞琼递过缰绳，遂不再客气，飘身上马，仲孙飞琼则纵向青风骥后股，老少二人一骑双乘，直向绛雪岩下驰去。

这时那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因觉得仲孙飞琼那匹青风骥，似乎竟比自己的千里菊花青还要神骏，不由看得发呆，丝毫不曾想到其他方面。

但那心思阴险恶辣的“阴司笑判”吴荣却狞笑几声，向戚大招说道：“掌门师兄，你觉不觉得这仲孙飞琼来得太巧？”

戚大招一代梟雄，心思极细，如今被吴荣一语提醒，不由恍然说道：“吴四弟所疑不错，这仲孙飞琼来得委实太以凑巧，其中定然大有蹊跷！但可惜那匹马儿脚程太快，业已追之不及。”

吴荣一阵阴笑说道：“他们马快，师兄的千里菊花青也是绝世脚力，何不尾随一探？小弟则走趟绛雪洞，通知另外那位，防备有人前去捣鬼。”

戚大招凛然点头说道：“吴四弟此计甚好，吩咐他们替我备马取拐。”

霎时以后，这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便自提着他那根威震江湖、重达百五十斤的九鹏展翼钢拐，跃上千里菊花青，向仲孙飞琼、尉迟巧等所行的方向疾追而去。

“阴司笑判”吴荣则面含阴毒笑容，悄悄往绛雪岩阴的绛雪洞中掩去。

“三手鲁班”尉迟巧离开绛雪岩后，便一面驰向自己与夏天翔约定之处，一面对身后的仲孙飞琼笑问道：“仲孙姑娘，你怎么来得这巧，是不是遇上夏天翔？小白大黄为何不见？”

仲孙飞琼笑道：“我恰巧与老前辈等同在凉州酒楼饮酒，仅仅一室之隔，所以知道此事，小白大黄则已跟随夏天翔去探绛雪洞了。”

尉迟巧由于众妙堂中所见的情况，知道绛雪洞中必多凶险，正自颇替夏天翔担忧，如今听得有灵猿小白、异兽大黄陪他同去，方始宽心略放。

到了与夏天翔约定之处，老少二人刚刚下骑，便听得绛雪岩方向传来急遽的蹄声，尉迟巧冷笑说道：“我早就知道此事只能暂瞒祁连群凶一时，如今“九首飞鹏”戚大招果然起疑来追，我们且躲他一躲，让他倚仗马快，追出三数百里，也好少一劲敌。”

仲孙飞琼点头微笑，二人一马遂觅地隐藏，不多时后，果见那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倒提九鹏展翼钢拐，骑着千里菊花青，威若天神，疾驰而过。

戚大招身形杳后，尉迟巧向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姑娘，如今乘着戚大招追过了头，祁连派猜不出我们去而复转之际，似乎应该悄悄走趟绛雪洞，替夏天翔老弟及小白大黄，打打接应！”

仲孙飞琼含笑点头说道：“我们此行，不宜惊动对方，是否徒步前往？好在青风骇心灵耳健，倘有急事，我只要发啸相呼，它便可循声立至。”

尉迟巧笑道：“仲孙姑娘所虑甚是，我们便走趟回头路吧！”两人这一施展轻功身法，翻越重山，尉迟巧才知仲孙飞琼天生异禀，不但人温如玉，品洁于莲，便在武功造就方面，竟也远超夏天翔之上。

第十四章 寒冰塑像

原来夏天翔自与仲孙飞琼分手以后，因自己还是初次与小白大黄这等通灵异兽结伴同行，遂极为兴高采烈，展足轻功，直往绛雪岩阴的绛雪洞中赶去。

绛雪岩阴因四外高峰插云，掩蔽日光，以致寒冷异常，终年积雪。那绛雪洞的位置，就在岩脚凹处一片松萝垂拂之下。

夏天翔带着小白大黄，悄悄掩到洞口，既无阻隔，亦无敌踪，只觉得这座山洞仿佛极为深邃曲折，并有一阵阵几乎足以令人骨髓成冰的寒冷阴风，不停吹出。

一人二兽才到洞口，怪事便生，灵猿小白与异兽大黄，居然全身毛发猬立，以一种惧怯的神色凝注洞中，似乎不敢进入。

夏天翔因深知小白灵慧，大黄威猛，见它们这副形状，不由也自悚然，压低语音，向灵猿小白问道：“小白，这洞里有什么东西，你和大黄竟然如此害怕？”

小白一对火红朱睛凝注洞中有顷，向夏天翔举爪连比，意思似劝夏天翔最好不要进洞。

夏天翔也知这绛雪洞中必然凶险异常，但一来胆大，二来好容易顺利利地到达此处，怎肯不进内一探？遂在微加思索以后，向小白低低说道：“小白，我也知道这座山洞有些怪里怪气，但既然到此，总不能不去去看看。你和大黄藏在这洞口左近等我，若有祁连派凶人赶来，只要出声一啸，我便可以警觉戒备。”

小白静静听完，举爪连搔脑后，神情仿佛颇觉为难。

夏天翔见状，凑过脸去，在它颊上亲了一亲，含笑问道：“小白，你不放心我一人进洞去么？”

小白闻言，向夏天翔脸上仔细盯了几眼，忽然点头应允，拉着异兽大黄，一同轻轻腾身，藏入绛雪洞口垂拂的松萝之中。

夏天翔被灵猿小白这样一闹，不由戒心加强，先行提聚师门绝学“乾天气”，贯注周身百穴，然后才蹑足潜踪，向洞内缓步而入。

洞径颇为曲折幽邃，夏天翔左转右弯，行进十四五丈，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字“黑”，所感到的也只是一个字“冷”。

但黑暗之中，仿佛隐藏着无穷神秘。寒冷之下，仿佛蕴含着无比阴森。

越是神秘，越是阴森，也就越发引诱得这位胆大绝伦的夏天翔，步步深入，穷奇而探。

又进入丈许以后，洞势似乎略微开展，但依然黑暗得伸手不辨五指。

既在黑暗之中，只有摸索前进，夏天翔才一伸手，便如遇蛇蝎般赶紧缩手不迭，飘身后退三步。

为什么？为了“人”。夏天翔适才伸手摸索之时，摸着了一具人体。

但这具人体仿佛竟比洞中彻骨阴风更冷，而且被夏天翔摸触以后，也未发出丝毫转动的声息。

夏天翔双掌凝足“乾天气功”护胸，镇定待变，但等了好大一会，不见丝毫声息，遂忍不住伸手入怀，取出一具小小火筒。

这具火筒是“三手鲁班”尉迟巧独运匠心所造，筒中配有火石磷硫

之属，轻轻略按筒外机括，便即自动点燃，筒口也只有龙眼般的一个小孔，约束得筒内火光，专照一处，不致旁散。

夏天翔火筒微举，机括按处，一线绿荧荧的微弱光华，便即电射而去，照见适才伸手触及之人，是位三十来岁的白衣书生，正面对自己，倚壁而立。

火光亮后，这白衣书生依旧不言不动，夏天翔疑诧欲绝，索性再复略扬火筒，照射在对方脸上。

这一照，方看出蹊跷，原来这白衣书生眼神呆滞，不似生人，白色儒衫的襟扣之上，并悬挂着一面铜牌，牌上镌有字迹。

夏天翔胆大异常，见状毫不畏怯，居然缓步向前，但等他看清铜牌上的字迹以后，却不禁寒生心底，周身一颤。

那铜牌上赫然写着：“寒冰塑像之一，昆仑派掌门知非子三师弟白衣昆仑萧惕。”

夏天翔边自惊心，边自忖道：“何谓寒冰塑像？是不是‘白衣昆仑’萧惕已被祁连派害死，把尸身冷藏在这绛雪洞内？”

思索之间，手中火光不由顺壁照去，发现在距离萧惕这座寒冰塑像三四尺外，又是一人倚壁而立。

夏天翔如今虽已毛发齐竖，心底生寒，但仍剑眉微剔，鼓勇向前，要想看看这第二人是否也是一座寒冰塑像？

好就好在尉迟巧所造的这种火筒只能直照，不会散光，否则夏天翔胆量再大，也必将惊怖欲绝。

因为假定火筒能够散光，则地上将有两道人影，一条人影属于夏天翔，另一条人影则属于一位身穿宽大长袍、散发披垂、与尉迟巧在绛雪岩阳众妙堂内所见、身材形貌一般无二的黄衣老人，而这黄衣老人，就站在夏天翔身后不远，右手高抬，食中二指微伸，指定了夏天翔脑后的玉枕死穴。

夏天翔茫然无觉，向前举步，那黄衣老人也与他同样动作。

夏天翔是“北溟神婆”皇甫翠唯一的心爱传人，新近又因祸得福，有了那场棺中奇遇，内功更增，在这等静寂如死的古洞之中，应该任何声息均能听见，但对身后黄衣老人却毫无所觉，足见对方功力之高，确实已达不可思议的境界。

走近第二人身旁，筒内火光照处，夏天翔惊得一呆，因为这人身材形貌太以熟悉，竟是在荆门山相遇、与他约定于峨嵋舍身岩下相会的“天涯酒侠”慕无忧。

慕无忧胸前也挂了一面铜牌，牌上写着：“寒冰塑像之二，天涯酒侠慕无忧。”

对于“白衣昆仑”萧惕，夏天翔因与其素昧生平，尚怀疑不是真人，但如今对“天涯酒侠”慕无忧却根本无从怀疑，深知纵由当世第一巧匠“三手鲁班”尉迟巧用尽技艺雕塑，也绝难将这位“天涯酒侠”雕塑得如此神似。

惊疑悲痛之下，夏天翔自然而然地自脊心暗冒冷汗，警觉周围环境凶险无伦，遂把身藏师门至宝、那颗震慑八荒的“乾天霹雳”取出，紧紧握在掌中，准备应付任何突变。

夏天翔伸手入怀之际，身后暗随的黄衣老人业已觑准他玉枕死穴，

屈指欲弹。但忽见他取出这颗功能震山摧岳又号“死珠”的“乾天霹雳”，不禁神色一愕，好似深知厉害，有所避忌地未下毒手。

夏天翔筒内火光再向前照，在同样距离之外，又复照见一位身穿黄衫之人，并从侧面看见这人脸上长着络腮虬髯。

黄衫、虬髯，两皆眼熟，夏天翔微经思索，便想出这人正是宜昌酒楼所遇、赠送自己一柄湘妃竹折扇的“风尘狂客”厉清狂。

厉清狂是当世武林三大难缠人物之一，名头高大，武学超凡，居然也葬身绛雪洞中，岂不更令夏天翔惊诧到难以相信的地步。

夏天翔正待近前细看，忽然自绛雪洞外传进一声尖锐的兽啸。

这声兽啸是灵猿小白所发，夏天翔便知必有祁连派人物到了绛雪洞外。

对方来的不知何人，自己身在洞内，地势不熟，难免要吃大亏。遂顾不得再看那具黄衣虬髯的寒冰塑像究竟是否“风尘狂客”厉清狂，暨搜寻意料中自鹏尸古洞移植此间的天荆奇树，身形微闪，便向绛雪洞外奔去。

夏天翔转身之际，他身后那位黄衣披发老人，又复扬掌欲下毒手。但终于因对“乾天霹雳”有所顾忌，怒目咬牙地听任他向外走去。

夏天翔哪里知道自己倚仗师门至宝“乾天霹雳”的威力，已然万分侥幸地闯过鬼门关，捡回一条小命。只觉得虽运绝顶内功御寒，仍冻得全身发抖，禁受不住，非赶紧出洞不可。

等他到达洞口，却听洞外一片寂静，毫无灵猿小白及异兽大黄与祁连派人物的打斗声息。

夏天翔方自诧然出洞，眼前毛茸茸的黄影一飘，已被异兽大黄拉得同往一座高崖崖顶攀援直上。

一人一兽上达崖顶，大黄伸手往崖下东南一指，夏天翔方看见灵猿小白穿着“护穴龙鳞”所织的金甲，神气活现、灵巧异常地引逗着那一腿已断的“阴司笑判”吴荣，到处追扑。

原来吴荣一到，小白便故意发啸通知夏天翔，自己并抓住一根山藤，在绛雪洞口上方，荡来荡去。

吴荣见了这样一只灵巧的白猿，心爱已极，再因弄不懂它身上何来一袭看去质料颇为不俗的黄金软甲，越发立意捉住，一观究竟，并设法使其驯服。

灵猿小白身法何等灵巧，遂故意引逗得这位吴荣渐渐远离，好让夏天翔乘机出洞。

如今夏天翔与大黄援登崖顶，小白神目如电，早已看清，有心捉弄吴荣，身形略慢，步下略滑，卖了一个破绽。

吴荣哪知灵猿是用计？见状不禁喜心翻倒，钢拐点处，飘身三丈，凌空微凝“大鹰爪力”，便往小白的颈皮抓去。

眼看指尖将沾后颈，灵猿小白蓦然身躯前扑及地，一翻一滚，向后斜穿，并顺手捞住吴荣用来代替左腿的那根钢拐，猛力一夺。

吴荣一来想不到灵猿小白有这等灵妙的身法，二来不知对方神力无穷，三来自己身形凌空，不易用力，以致竟被小白把那根钢拐生生夺出手去。

灵猿小白夺了吴荣的钢拐以后，竟在三丈之外，得意已极地手舞足

蹈，口中“吱吱”作声，似在大笑。

不管它怎样灵慧可爱，但一只猴子发起笑来，那副形状必然不太好看。

吴荣虽然又惊又恼，却也只好眼望着灵猿小白对自己的那等揶揄怪相，空自难堪透顶，怒满心头，双睛乱转，思量毒计。

因为他虽然功力不凡，但一腿已失，手中有那钢拐支撑借劲之际，尚且捉不住这只灵猿，如今钢拐亦失，若想仍加生擒，岂非白费精神，何异水中捉月？

就在“阴司笑判”吴荣知道生擒无望，凶心已动，欲待暗下毒手之际，灵猿小白居然促狭异常，潜运神力，双爪执定钢拐两端，猛然向中一弯，竟把那根钢拐弯成一只巨大马蹄铁的形状。

吴荣起初只觉得这只小小白猿形状可爱，身法灵巧，如今才知更有惊人天赋神力，不禁双眉微挑，觑准灵猿小白，右手弹出两朵九幽磷火，并唯恐一击不中，左掌又复扣了两根“天荆毒刺”。

灵猿小白虽然有意戏弄吴荣，但对这祁连凶人早就深怀戒惧，九幽磷火所化绿荧荧的灯形火焰刚一出手，小白便双足轻点，腾空跃起四丈。

吴荣心肠毒辣，早知这只白猿太以灵巧，两朵九幽磷火，必难奏功，遂连响都不响，左手在袖内屈指轻弹，接连弹出两枚“天荆毒刺”，一先一后，直向身在半空的灵猿小白射去。

这时灵猿小白正把那根业已弯成马蹄铁形状的钢拐掷还吴荣，恰好挡去第一枚“天荆毒刺”，只听“叮”的一声脆响，那枚“天荆毒刺”竟在钢拐中央穿了一个透明小孔，足见这种暗器委实名不虚传，无坚不摧，厉害已极。

第一枚“天荆毒刺”，虽被钢拐挡失准头，但第二枚所化的乌光却正好打中灵猿小白的右胁部位。

吴荣一阵震天狂笑，正想看着灵猿小白倒地昏迷、逐渐麻痹而死之际，空中白影落处，竟又立即腾身而起，宛如银箭脱弦，直向一片高崖崖顶，电掣雷奔地攀援直上。

灵猿小白不惧“天荆毒刺”之事，比它生具神力、身法灵妙，更使“阴司笑判”吴荣为之错愕不已。他哪里会猜得到小白身上的金甲，会是仲孙飞琼用三十片“大别散人”所遗武林至宝“护穴龙鳞”织造？不由惊讶绝伦地仰望高崖，目送小白的身影，猜不透这只异种灵猿，究竟是何来历。

小白猿登峰顶，与夏天翔、大黄会合以后，均自驰向来路，刚刚转过一座山环，便和赶来接应的“三手鲁班”尉迟巧及仲孙飞琼相遇。

仲孙飞琼、尉迟巧见一人两兽均已安返，不由宽心大放，但灵猿小白却把打中自己右胁、为金甲所挡的那枚“天荆毒刺”，递与仲孙飞琼观看。

仲孙飞琼柳眉微蹙，摇头说道：“祁连派人物果用这种‘天荆毒刺’伤人，足见‘蔷薇使者’之言不谬，若非我用‘护穴龙鳞’替小白织造了一件防身金甲，难免又要像在黄山那般吃苦头了。”

说完，微伸纤手，把灵猿小白抱入怀中，一面前行，一面向夏天翔问道：“‘天荆毒刺’既然出现，则你在绛雪洞中一定看见了祁连群凶自伏牛山鹏尸古洞移植来的天荆奇树？”

夏天翔想起洞中所见，疑幻疑真地摇头答道：“我不曾看见天荆奇树，却看见了比天荆奇树更令人惊异之物。”

尉迟巧哦了一声问道：“绛雪洞中竟有比天荆奇树更令人惊异之物？”

夏天翔点头答道：“寒冰塑像。”

仲孙飞琼讶然不解地问道：“什么叫寒冰塑像？”

夏天翔答道：“人死以后，把尸体放在阴寒无比的绛雪洞中，冻得俨若坚冰，就是寒冰塑像。”

尉迟巧闻言，忽然想起适才在众妙堂内，那黄衣老人便曾说过要把自己点倒，送往绛雪洞中冻成寒冰塑像，充作陈列之语，不由背脊生凉，目注夏天翔蹙眉问道：“夏老弟，绛雪洞中难道真有所谓寒冰塑像？”

夏天翔苦笑答道：“岂但真有，大概还为数不少。光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三具之多。”

仲孙飞琼越听越觉蹙眉，接口问道：“这三具寒冰塑像谁？是不是知名之士？”

夏天翔答道：“岂但知名，我说将出来，恐怕尉迟老前辈与仲孙姊都要大吃一惊。”

尉迟巧笑道：“老弟别卖关子，你且快把在绛雪洞中目睹的三具寒冰塑像的姓名说出。”

夏天翔答道：“第一具寒冰塑像，我不认识，但根据塑像胸前所挂的铜牌，知道他是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的师弟‘白衣昆仑’萧惕。”

尉迟巧闻言失惊说道：“萧惕曾到黄山天都峰顶赴会，是位爱着白衣、书生打扮、三十来岁的俊秀人物。”

夏天翔微微一叹道：“是他，是他，一点不错。”

尉迟巧与仲孙飞琼均知萧惕是昆仑派中有数的人物，武功颇高，谁料竟会死在绛雪洞中，变作寒冰塑像？不由相互对看一眼，意识到在隐身暗处、替祁连派撑腰的，定然是甚旷代奇人、武林怪客。

仲孙飞琼秀眉微蹙，低声问道：“第一具寒冰塑像是萧惕，第二具又是谁呢？”

夏天翔俊目之中泪光微转，悲声答道：“这第二具寒冰塑像，是一位曾经帮过我的忙，并与我约定在峨嵋舍身岩下相会的武林前辈。”

尉迟巧失惊叫道：“是‘天涯酒侠’慕无忧？”

夏天翔流下几滴英雄珠泪，点头答道：“老前辈猜得不错，正是这位以见识渊博著称江湖的慕老前辈。”

尉迟巧因与慕无忧也是多年道义之交，闻言不禁怆然伤神，想了一想，又向夏天翔问道：“夏老弟，你怎能断定所见的寒冰塑像是由真人尸体冻成？”

夏天翔答道：“我对‘白衣昆仑’萧惕虽然陌生，但对‘天涯酒侠’慕老前辈却太以熟悉。一看那具寒冰塑像的神情，就知纵然请到老前辈这等旷代巧匠，也决难假造到那般维妙维肖的程度。”

尉迟巧惊诧悲痛交集，继续问道：“这两具寒冰塑像的身份确实已足骇人听闻，第三具尸体又是谁呢？”

夏天翔以一种连自己也不太相信的神情，茫然答道：“尉迟老前辈，你说错了，前两具寒冰塑像的身份还在其次，第三具寒冰塑像的身份才

真正骇人听闻，竟是当代武林中三大难缠人物之一。”

仲孙飞琼听得大吃一惊问道：“三大难缠人物之一，是你师傅？抑或是我爹爹？”

夏天翔摇头说道：“既不是我师傅，也不是你爹爹，而是曾在宜昌酒楼送过我一柄湘妃竹折扇的‘风尘狂客’厉清狂老前辈。”

仲孙飞琼想了一想，柳眉微蹙，摇头答道：“不相信，不相信，我决不相信‘风尘狂客’会死在祁连山绛雪洞中，变作寒冰塑像。”

夏天翔目注仲孙飞琼，苦笑说道：“仲孙姊姊，不仅你不相信，连我也不相信，但这些情景，又偏偏经我亲眼目睹，决非幻觉，却应该怎样解释才好？”

仲孙飞琼沉思片刻答道：“我们设法求证。”

夏天翔答道：“能够求证当然最好，但我如今已被绛雪洞中所见的怪异弄得有些头昏，想不出应该怎样做？”

仲孙飞琼笑道：“这事并不太难，你与尉迟老前辈前往峨嵋舍身岩下赴约，看‘天涯酒侠’慕无忧到是不到……”

夏天翔接口说道：“姊姊是不是骑着青风骥，率领大黄小白直上昆仑，打探‘白衣昆仑’萧惕的生死存亡？”

仲孙飞琼点头答道：“因为‘风尘狂客’厉清狂的踪迹宛如天际神龙，不可捉摸，我们遂只有分向峨嵋昆仑两处探听。倘若萧惕、慕无忧果真遭遇不测，则‘风尘狂客’可能也就凶多吉少。万一你在峨嵋见到慕无忧，或是在昆仑见到萧惕，心头所疑，岂不便可烟消云散？”

夏天翔剑眉双聚，噘嘴说道：“仲孙姊姊，你这种求证办法虽很好，但我好不容易才与姊姊相逢，却又要匆匆分手。”

仲孙飞琼偷瞥尉迟巧一眼，玉颊微泛娇红，尉迟巧遂知情识趣地抢先几步，与异兽大黄并行，免得夹在这对小儿女中有所碍事。

仲孙飞琼见尉迟巧有意无意地抢步当先，不禁佯作娇嗔，瞪了夏天翔一眼说道：“你是否想得到这次会在祁连山中与我相遇？”

夏天翔诚中形外的目注仲孙飞琼娇靥，应声答道：“我自点苍一别以来，虽朝夕思念姊姊，但在此相逢，却属梦想不到。”

仲孙飞琼笑道：“相逢既属意外，离别就不必悲凄，何况我们在峨嵋、昆仑所见的结果，还得互相对照求证，会面之期，怎会太远？”

夏天翔闻言喜道：“仲孙姊姊这样说法，区区小别情怀，自然容易排遣，但不知我们在何时何地相见？”

仲孙飞琼笑道：“时间不必约定，地点就在峨嵋，因为我的马快，只要中途无甚延误，可能你们刚刚抵达，我也便从昆仑赶到。”

夏天翔忽然想起一事，遂以一种关切的神色向仲孙飞琼说道：“仲孙姊姊，你这次远上昆仑，有位危险人物必须特别注意。”

仲孙飞琼方自一愣，夏天翔又复说道：“她就是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的心爱女弟子鹿玉如。”

仲孙飞琼越发愕然问道：“我听说过鹿玉如的名头，她是一朵资质极佳的昆仑异卉，你怎么却把她叫做危险人物？”

夏天翔遂将自己在鹿玉如手下糊里糊涂地挨了一枚“天荆毒刺”，几乎冤枉惨死之事说出，说完笑道：“仲孙姊姊，你想这位鹿玉如姑娘竟敢如此乱用昆仑特产的‘天荆毒刺’伤人，是不是个极其危险的人

物？”

仲孙飞琼闻言，觉得鹿玉如平白无端，怎会突下辣手？其中必有重大隐情，不由蹙眉疑思。夏天翔又复微笑说道：“仲孙姊姊，你这次昆仑之行，除了探听萧惕是否业已遇害，在绛雪洞中变作寒冰塑像以外，并请对知非子老前辈告知‘蔷薇使者’指示昆仑门下已有叛徒一事，好让这位昆仑派掌门人留神戒备，免得又生其他枝节。”

仲孙飞琼刚一点头，那与尉迟巧同行的异兽大黄，突然止步不走，手指远方，向仲孙飞琼摇爪作势。

仲孙飞琼凝神侧耳一听，气发丹田，一声清啸。

夏天翔知道她是发啸找马，不由愁眉苦脸道：“仲孙姊姊，你的马快，何必急着要走？”

仲孙飞琼看他一眼，微笑说道：“我不是急着要走，只因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已然赶回，我要把他引开，才好让你与尉迟老前辈安然脱离这虎狼之地。”

夏天翔叫道：“有趣，有趣，姊姊是要和‘九首飞鹏’戚大招赛马？但这两匹罕世龙驹遇在一起，青风骥是否有把握胜得了千里菊花青呢？”

仲孙飞琼笑道：“这事本来无甚把握，但戚大招已经跑了几百里冤枉路，在劳逸有别的情形之下，他那匹千里菊花青就未必追得上我的青风骥了。”

话方至此，青风骥已然闻啸寻到，矫若神龙地电疾驰来，而远远山环之后，果也传出了马蹄急响。

仲孙飞琼向夏天翔、尉迟巧二人把手一挥，怀抱灵猿小白，飘身纵上马背。

尉迟巧自极知机，连夏天翔也深晓戚大招的厉害，两人遂藏入崖边一丛绿竹之中。

刹那之后，千里菊花青所驮的戚大招的高大身影业已出现，仲孙飞琼傲然仰天一啸，带着异兽大黄，向昆仑方向按辔徐行。

那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一去一回，徒然跑了数百里长路，未曾追上丝毫敌踪，正自有些怒发如狂，蓦地发现仲孙飞琼，怎的不厉笑连连，加鞭急赶。

戚大招来势汹汹，仲孙飞琼却其行缓缓，眼看双方距离，由五六十丈缩短到四五十丈，三四十丈，二三十丈，她依旧从容不迫。

直等相距十五丈左右之际，仲孙飞琼方微抖丝缰，青风骥双耳一立，昂首骄嘶，四蹄如飞，泼刺刺地加速驰出。

戚大招哪肯容对方走脱？怒叱一声，随后疾追。

两匹异种龙驹，全是千里以上脚程，一转瞬间，便即双双消失在遥峰草树影内。

“三手鲁班”尉迟巧见“九首飞鹏”戚大招已被仲孙飞琼引走，遂与夏天翔赶紧施展轻功，向祁连山外而去。

直等远离祁连，夏天翔方收拾起对仲孙飞琼的满腹情愁，向尉迟巧笑道：“尉迟老前辈，我在绛雪洞中看见三具寒冰塑像，你在众妙堂内有所见？祁连派的背后靠山，究是何人？”

尉迟巧说道：“是位长发纷披、面目难辨、语音细若游丝的黄衣老

人。”

夏天翔讶然问道：“这黄衣老人名号怎样称呼，是哪路人物？”

尉迟巧摇头苦笑答道：“名号不得知，路数看不出，但连戚大招那等凶狂之辈，都对这黄衣老人颇为恭敬。若非仲孙姑娘来得凑巧，替我把瞒天大谎圆得恰到好处，几乎要遭对方毒手，送到绛雪洞中，冻成另外一具寒冰塑像。”

说完，便把自己在众妙堂中所历情事，向夏天翔细述一遍。

夏天翔哪里知道自己在绛雪洞中也曾遇上了这么一位长发纷披、面目难辨的黄衣老人。若不是手中握着一颗师门至宝“乾天霹雳”，使对方投鼠忌器，未便下手，早就莫明其妙地身遭惨死，变作寒冰塑像。

静静听完，剑眉一聚说道：“‘天涯酒侠’慕老前辈倘若安然无恙，能到峨嵋赴约，他或许可以知道那黄衣老人的神秘身份。但万一真个已遭毒手……”

尉迟巧长叹一声，接口说道：“据我判断，老弟在绛雪洞中所见的寒冰塑像，恐怕全是些真材实货。”

夏天翔扬眉问道：“老前辈从何加以判断？”

尉迟巧道：“因为祁连派将绛雪洞列为禁地，洞中一切，视为高度机密，何必制造些假的寒冰塑像？骗他自己！”

夏天翔被尉迟巧一语道破，不由越想越替“天涯酒侠”慕无忧担忧，为了急于把这个牵肠挂肚的哑迹解开，两人遂向四川峨嵋急急赶去。

赶到峨嵋，距离夏天翔与“天涯酒侠”慕无忧约定之期，居然还有两日，但却寻不着应该抵达已久的“商山隐叟”赛韩康及“凌波玉女”柴无垢的丝毫踪迹。

夏天翔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三手鲁班”尉迟巧在舍身岩左近镇日徘徊，一直等到五月二十日黎明，仍然不见慕无忧、赛韩康、柴无垢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人出现。

夏天翔向尉迟巧苦笑说道：“尉迟老前辈，即令‘天涯酒侠’慕老前辈真个已遭毒手，但赛老前辈和我柴姑姑怎的亦不见到，莫非他们也遇上什么怪事，出了差错？”

尉迟巧叹道：“浩劫谁能挽？江湖风险多。这些事儿业已复杂得决非仅凭智力所能猜测，我们且再等上半日，看看他们这三位之中是否有人赶到？”

夏天翔摇头说道：“不能等了，我应该赶往金顶，去赴霍秀芸之约。”

尉迟巧微一沉吟说道：“这样好了，老弟去往金顶赴约，我则在这舍身岩下等人，彼此于日落黄昏之际，到峨嵋派的坤灵道院会合。”

夏天翔笑道：“这倒是两全之策，老前辈请劳神等候，我要先告辞了。”

说完，身形展处，提足功力，宛如掣电飘风一般，巧纵轻登，直上峨嵋金顶。

等他赶到金顶，只见那位号称“峨嵋四秀，末秀最秀”的霍秀芸，一身玄色劲装，背插青铜长剑，早就临风卓立，凝目相待。

夏天翔一到，霍秀芸便柳眉微蹙，晒然问道：“那位自诩博学、专爱多口的慕无忧呢？是不是不敢到峨嵋赴约？”

夏天翔笑道：“峨嵋山是佛道两教圣地，又不是什么魔巢地狱，虎

穴龙潭，有何不敢来？不过这位‘天涯酒侠’恐怕来不成了。”

霍秀芸讶然问道：“为什么来不成？难道慕无忧业已醉死在酒缸之内？”

夏天翔剑眉微轩，含笑问道：“我和你约定在这峨嵋金顶单独斗上一场的事儿，是否免了？”

霍秀芸目中神光电射，摇头答道：“怎么能免？我今天非和你打个畅畅快不可。”

夏天翔笑道：“我们是说完再打，还是打完再说？”

霍秀芸微一寻思答道：“打完再说，比较痛快。”

话音刚了，一阵清脆龙吟，业已自背后掣出了青铜长剑。夏天翔见状笑道：“你为什么不用你在大别山新得的柳叶绵丝剑？”

霍秀芸道：“那柳叶绵丝剑锋芒太利，我们又不是生死之仇，何必……”

夏天翔接口笑道：“对对对，我们既不是生死之仇，动手就应该有个限度。这场比斗，若分胜负，自然好办，万一各擅胜场，难论高下，却到何时结束？”

霍秀芸目光微注夏天翔，低头想了一想说道：“你只要接得住我一百招峨嵋‘乱披风剑法’，此事就算结束。”

夏天翔探手青衫襟底，撒出自己的独门兵刃三绝钢环，朗笑点头说道：“好好好，夏天翔就遵命敬领百招峨嵋绝学。”霍秀芸面容一肃，左手挽诀齐眉，右手剑举火烧天，开门立式。

夏天翔则三绝钢环并交左手，青衫微飘，向右回旋，活开步眼。

霍秀芸知道夏天翔必对自己心存礼让，不肯先行进手，遂娇躯闪处，足下暗踩七星，硬抢中宫，青铜长剑一式“冷送春烟”，便向夏天翔肩头点到。

夏天翔于荆门山初见霍秀芸之时，委实不知她是“峨嵋四秀”中的最强手。但后来听尉迟巧说她在黄山天都会上，曾以柳叶绵丝剑独战冒充龙飞剑客司徒畏的“辣手纯阳”司徒敬，丝毫未落下风，心中才加深警惕，对这招“冷送春烟”，施展师门绝学“昭昭日月”，双环微错，觑准霍秀芸青铜长剑的剑身锁去。

他这一招颇为精微奥妙的“昭昭日月”，最近用过两次，第一次在武陵山步虚下院之前得手，截断玄清道人一臂，但第二次却因用来对付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彼此功力过份悬殊，以致弄巧成拙，所有精妙变化，一概施展不开，反而险些把条小命，送在对方“铁袖神功”之下。

如今这是第三次使用，夏天翔也存心就此与霍秀芸一较内力。

果然霍秀芸见状晒然叫道：“这种招术，用来对付弱手，可能奇妙无穷，但对付强手，却难免自讨苦吃，你且特别小心，试试可禁得起我真力一震！”

一面傲然发话，一面依旧长剑疾挺，毫不变招，听由夏天翔的三绝钢环交错锁剑。

夏天翔也傲然答道：“霍姑娘不要自信太过，我这招‘昭昭日月’的所有变化全不施展，且专门试试你震剑之力，高明到什么惊神泣鬼的地步？”

霍秀芸银牙一咬，真力全贯剑尖，抖腕猛震，震出一片清越绝伦的

龙吟虎啸。

夏天翔自从在点苍步虚道观吃了大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早就戒意颇深地在三对三绝钢环之上贯注了十一成力。

龙吟虎啸渐歇，两人由合而分，夏天翔双环交护前胸，霍秀芸则抱剑卓立。

这时，两人的手腕全感奇酸，谁也不敢在调匀真气、恢复腕力之前，再度逞强出手。

霍秀芸妙目凝光，微瞥夏天翔，这目光中的成份是一半儿爱，一半儿恨。

爱的是自己在年龄相若的武林人物之中，从来未遇对手，这夏天翔居然能有如此功力，委实难得。

恨的则是这英俊倜傥的对方，偏偏高傲绝伦，不肯向自己稍微低头输口，否则在这峨嵋金顶，互叙衷情，岂不比拼命打斗，来得蕴藉多多？

夏天翔也在剑眉双蹙之下，扫了霍秀芸一眼，但他这目光中的成份，却是一半儿惊，一半儿愧。

惊的是霍秀芸这样一位风华绝代的红妆侠女，竟有如此精纯的内力。

愧的则是自己若非此次棺中奇遇，因祸得福，师门绝学“乾天气功”大为增强，竟将又蹈点苍覆辙，三对三绝钢环，难免被她震脱掌握。

一个爱恨交迸，一个惊愧交集，两人居然对立久久，未曾继续动手。

夏天翔轩眉朗笑，叫了一声：“霍姑娘……”

霍秀芸冷哼一声，不理夏天翔，青铜长剑精光疾闪，“千峰竞秀”、“万笏朝阳”、“天风海雨”，三绝招回环并发，宛如掣电奔雷，洒出一天剑幕。

夏天翔心惊对方所用的招式威力太强，遂施展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秘传绝学“天龙转”身法，身躯疾若旋风般，左右回环，接连三转，然后足下换位移形，天矫如龙，闪退八尺，再复“呛呛呛”一错三绝钢环，右环直砸，左环平推，还击了一招“分天界地”。

霍秀芸见夏天翔施展出一种从来罕见的奇妙身法，不仅极为从容地闪出自己回环三招的威势以外，并能就势还攻，不由益发对这高傲倔强的对手添了几分心折。但她也是孤芳自赏的刚强性格，在夏天翔不肯低头输口以前，怎会善罢干休？娇躯微闪，疾踩九宫，掌中长剑暗合五行八卦，不但展尽峨嵋剑法精微，并加上了阴阳生克之道。

夏天翔艺出名师，见霍秀芸剑法身法互相配合，宛如流水行云一般，暗将自己圈入九宫方位，步步逼向死门，不禁剑眉微挑，打法也变，两只三绝钢环按着太极、两仪、三才、四象等精微奥理，见招拆式，时而以静制动，沉稳如山，时而以动制动，趁机攻出一两手北溟绝学。

五十招胜负难分，一百招铩两悉称，直斗到一百六七十招，霍秀芸才疾攻几剑，把夏天翔逼得闪退丈许，然后手横青锋，收势卓立。

夏天翔三绝钢环并交左手，一翘右手拇指，目注霍秀芸含笑赞道：“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工部的剑器行诗，恰似正为霍姑娘所施展的峨嵋剑法写照。”

霍秀芸听他赞美自己，不禁心气一平，梨涡微现，含笑问道：“你心服了么？”

夏天翔剑眉双轩，摇头笑道：“你剑法虽好，但不曾胜我半招，叫我如何心服？”

霍秀芸薄怒方消，不禁又被夏天翔这两句话儿勾起心火，银牙微咬，妙目中电射精芒，冷然说道：“我因彼此只是一时意气，无甚深仇，才保留不少辣手未发，难道你真不识天高地厚，要自讨苦头吃？”

夏天翔“哈哈”一笑，正待答言，忽然听得远远传来尉迟巧的语音叫道：“夏天翔老弟……夏天翔老弟……”

夏天翔因尉迟巧与自己约好，于日落黄昏之际在坤灵道院会合，如今突地寻来，知道必有急事，遂赶紧提气答道：“尉迟老前辈，我在金顶绝巅，你要来快来。”

说完，收起三绝钢环，向霍秀芸笑道：“我有事不能奉陪，就算暂时认输，改日再行领教你未曾施展的峨眉杀手。”

霍秀芸也趁势下台，一面回剑入鞘，一面妙目流波，觑定夏天翔半恼半嗔说道：“谁要你暂时认输，总有一天非令你心服口服不可。”

话音刚了，金顶绝巅人影一闪，那位既是当代巧匠，又是绝世神偷的“三手鲁班”尉迟巧，已然赶到。

夏天翔含笑问道：“尉迟老前辈，你大概在舍身岩下得到了什么讯息，是有关我‘凌波玉女’柴姑姑、‘商山隐叟’赛老前辈？还是有关‘天涯酒侠’慕老前辈？”

尉迟巧怪笑答道：“两种讯息都有。”

夏天翔问道：“我柴姑姑及赛老前辈为何不来？”

尉迟巧笑道：“他们发现了司徒畏的踪迹，赶往高黎贡山，要对这位身遭惨祸、武功已废的‘龙飞剑客’加以维护。”

夏天翔欣然笑道：“我柴姑姑与‘龙飞剑客’相互情爱颇深，既知他在高黎贡山，自应赶去维护，难怪无法到此赴约，但慕老前辈又因何事耽误？”

尉迟巧神色一惨，摇头叹道：“我这位老友恐怕凶多吉少。”

这两句话，不但听得夏天翔大吃一惊，连霍秀芸也深为诧异地倾耳凝神，欲知究竟。

夏天翔蹙眉问道：“尉迟老前辈，你方才不是说慕老前辈有讯息么？”

尉迟巧苦笑答道：“他们双方的讯息均系托人传书，尤其慕无忧所送来的，只是一个纸团，上书‘身遭险难，无法赴约’八字。”

夏天翔扼腕长叹说道：“照这情形看来，慕老前辈可能真已身遭毒手，凶多吉少了。”

霍秀芸静听至此，胸中疑云密布，忍不住向夏天翔问道：“慕无忧遭了什么毒手？”

夏天翔叹道：“他在祁连山绛雪洞中变成了寒冰塑像？”

霍秀芸越听越觉不解，又复问道：“什么叫做寒冰塑像。”

尉迟巧向夏天翔笑道：“反正我们所知点苍、祁连两派狼狈为奸、为祸江湖之事，也应该加以尽量揭破，不如索性一谒峨眉派掌门人玄玄仙姥。”

夏天翔点头同意，尉迟巧遂向霍秀芸笑道：“此事因果，说来话长，霍姑娘能不能带领老朽与夏天翔去往坤灵道院，参谒玄玄仙姥，然后再

复细叙。”

霍秀芸想了一想，点头说道：“我带你们去见我师傅也好。”

随即带领尉迟巧、夏天翔离却金顶绝巅，驰向坤灵道院。

到了坤灵道院，见过峨嵋掌门玄玄仙姥，遂由“三手鲁班”尉迟巧将黄山天都会后的所有见闻一一细述。

玄玄仙姥听得住不住摇头，旁边侍立的霍秀芸却对这些惊险紧张的热闹情节，向往不已。

昆仑、峨嵋两派本有深厚交情，玄玄仙姥既闻昆仑门下隐藏叛徒，又听“白衣昆仑”萧惕惨遭毒手，变作第一号寒冰塑像，不禁微叹说道：“此事只有等那位去往昆仑探讯的仲孙姑娘来到峨嵋，方可断定究竟是真是假。万一夏老弟所见不虚，我们委实应该联合各派同道，及早加以制裁，免得酿成不可收拾的武林剧变。”

语音微顿，手指一块听经石，向尉迟巧、夏天翔含笑说道：“但夏老弟所见‘风尘狂客’厉清狂也在祁连山绛雪洞中身遭毒手一事，却太以令人难信。请看当日历清狂在这听经石上所炫的玄功，高明到何等地步？”

尉迟巧、夏天翔随着玄玄仙姥手指望去，只见那块听经石上，放着两席蒲团，一席平平没石，另外一席却尚有三四分许，未能陷入石内。

夏天翔虽在大别山曾听霍秀芸说过“风尘狂客”厉清狂独闯坤灵道院，在蒲团入石的玄功方面胜了玄玄仙姥一筹的这段故事，但如今亲眼目睹之下，不由更觉前辈神功，委实炉火纯青，难以企及。

尉迟巧听完玄玄仙姥的话后，长叹道：“仙姥的话虽不错，但常言道得好：‘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那位‘风尘狂客’厉清狂纵然身负绝顶神功，但在万一稍有疏虞之下，也未必不会遭受祁连群凶的毒手。此事必须等仲孙姑娘赶到，方易参证研究，求得解答。仙姥可对那隐身幕后，替祁连、点苍两派撑腰的黑衣老人的来历，有所猜测？”

玄玄仙姥沉思片刻，摇头笑道：“四海之大，八荒之广，不知藏有多少未曾得知的奇人，及多少未曾得闻的奇事，我们如今不必胡乱猜测，且请尉迟大侠与夏天翔老弟在坤灵道院小作勾留，静等仲孙飞琼姑娘到来，看看她远上昆仑，可曾探听到什么有关讯息，再作计较。”

夏天翔闻言，想起仲孙飞琼与自己分手之时，曾说因她马快，可能与自己同抵峨嵋，如今却迄未到来，不禁暗自悬心，深恐仲孙姊姊与“九首飞鹏”戚大招比赛坐骑脚程时被对方追及，出了什么差错？

他想到此处，不禁愁聚双眉，但复行想起仲孙飞琼有灵猿小白、异兽大黄一双护卫，本身功力亦甚高明，纵被戚大招追上，也不致吃亏太大，又自忧心略解。

转瞬之间，沉沉夜色业已笼罩了整座峨嵋，霍秀芸向夏天翔低声笑道：“让你尉迟老前辈陪我师傅饮酒倾谈，我们再到金顶绝巅走走。”

夏天翔随她走出坤灵道院，一面向金顶绝巅提气飞身，一面向霍秀芸含笑问道：“再去金顶绝巅则甚？你是不是还想把我打得心服口服？”

霍秀芸玉颊微生红晕，白了夏天翔一眼，嗔声说道：“你如今已是坤灵道院佳客，我怎么还好意思找你打架？只想带你去金顶绝巅，看看佛光、神灯，暨峨嵋月色绝景。”

夏天翔对佛光、神灯及峨嵋夜色等绝世景色，向往已久，闻言大喜

称谢，霍秀芸抿嘴笑道：“你不要谢我，几时陪我再闯祁连，我颇想看看那绛雪洞中的寒冰塑像，及为祁连派撑腰的白衣老人，是副什么模样？”

夏天翔含笑点头，目光微瞥霍秀芸衣袂临风的秀逸风神，不由勾起积郁心头已久的难解疑云，嗫嚅问道：“霍……霍姑娘，你曾……曾否在湖南九疑山麓，骑着一匹青色龙驹，独斩‘祁连四鬼’？”

霍秀芸摇头答道：“我根本未曾到过湖南九疑山，你这话是从何问起？”

夏天翔如坠五里雾中，暗想“天涯酒侠”慕无忧向自己所说的仲孙飞琼、鹿玉如、霍秀芸三人，不仅全已见过，并曾一一相询九疑山之事，谁知她们均加否认，难道另外尚有别人，才是自己为她祈求蔷薇愿力的玄衣少女？

霍秀芸见他眼光发直，不由讶然问道：“你在想些什么？”

夏天翔脸上一红，为了掩饰自己窘态，随口答道：“我在向往你所说的佛光、神灯及峨嵋夜月等绝世妙景。”

霍秀芸看他一眼，低鬟微笑，神情颇为婉变，以柳媚花娇代替了清晨比斗之时的英风傲气。

夏天翔心中先是一荡，后是一惊，暗想不管九疑山所见玄衣少女是谁，自己业已一缕情丝深系仲孙飞琼。霍秀芸虽然眉梢眼角，不时传情，为了仲孙姊姊，也只好对她辜负的了。

两人身法绝速，不多时便已翻上金顶绝巅，霍秀芸好似颇为高兴，有点忘形，竟自拉着夏天翔的手儿，斜指中天，嫣然笑道：“如今月光被浮云所掩，只等月儿自云中钻出，我们便可以欣赏美妙无边的峨嵋夜月了。”

夏天翔被她拉着手儿，正自微感尴尬之际，霍秀芸忽然发现自己失态，慌忙松手，娇靥飞红，看着夏天翔羞笑道：“我今天高兴得有些失常，你不要笑我。”

夏天翔本是多情种子，见她这副楚楚风神，极惹人怜，遂不忍坚拒，仍与霍秀芸并肩而立，含笑问道：“你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

霍秀芸忽然眼圈一红，螭首微低，似乎盈盈欲泣。

夏天翔见状，不禁讶然问道：“你方才还说高兴，如今怎又突然悲伤起来？”

霍秀芸越来越觉伤心，自妙目中滚落几滴泪珠，凄然低声说道：“我是个弃婴，自幼便蒙恩师抚养，十七八年以来，除了偶而行道江湖之外，经常独立金顶绝巅，把世人引为绝景的佛光、神灯及峨嵋夜月，都看得熟极生厌……”

说到此处，忍不住又复滚落几点泪珠，夏天翔因无法加以安慰，只得静静听她继续说道：“不但爹爹是谁？母亲是谁？不得而知，连一个可以互相倾诉慰藉之人也找不到……”

夏天翔接口问道：“你不是还有师兄师妹？”

霍秀芸摇头说道：“我没有师兄，只有师妹，大师妹、二师妹均是年长道姑，三师妹盛秀芝又是有夫之人，也不会太对我疼爱亲热。”

夏天翔又复问道：“你行道江湖之时，难道也不曾结交下一些知己好友？”

霍秀芸妙目微抬，睫毛间犹挂泪珠，看着夏天翔凄然一笑道：“江湖人物多半庸俗不堪，我哪里会看得上眼？……”

话方正此，忽然自觉语病，双颊一片羞红，但仍目注夏天翔继续说道：“今晨我们在此比斗之后，居然弃嫌修好，所以大为高兴，但不知你肯不肯交我这个朋友？”

人非太上，孰能忘情？何况霍秀芸又是如此风华美好的绝代娇娃，夏天翔心中虽然暗叫不妙，觉得对方确实已向自己示意倾心，但口头却无法拒绝，只得含笑答道：“与你这等武功及品貌的绝代侠女交友，只有高兴已极，怎会不愿？”

霍秀芸目注夏天翔，本是微噙珠泪，满面凄容，但听他这两句话后，不禁破涕为笑，双现梨涡，那副欲羞还喜的楚楚风神，委实美到极处。

正在此时，突然一阵山风飒飒拂过，两人不但身上寒意骤添，眼前也觉微暗。

原来天际密布乌云，尽蔽月光，大有雨意。

霍秀芸气得跳脚说道：“天公真不识趣，今夜偏要降雨，这样一来，我们的峨眉月景，岂非看不成了吗？”

夏天翔见时已不早，剑眉微蹙说道：“天到这般时分，我仲孙姊姊怎的还不见到，她那匹青风骥是龙种神驹，日行千里有余，决不至于延误，莫非出了什么差错？”

情郁乎中，往往自然而然地形于外，夏天翔一想到仲孙飞琼，那“仲孙姊姊”四字便不禁脱口而出。

霍秀芸听得一愣，但随即嫣然笑道：“你何必在此着急，也许你那仲孙姊姊业已到了坤灵道院，我们回去看看好么？”

夏天翔心想仲孙飞琼，根本未曾听出霍秀芸的语意，便自点头答道：“我们回去看看也好，那干祁连魔头委实太凶，我仲孙姊姊万一……”

话音至此，倏然而顿，看着满面泪痕的霍秀芸，惊讶问道：“你怎么突然又伤心了？”

霍秀芸是因听得夏天翔一口一声“仲孙姊姊”，竟致莫明其妙地凄然落泪，如今见他问起，遂娇靥微红，低头答道：“我是因你那仲孙姊姊有你这样一位对她关怀体贴的好弟弟，而想起自己仗剑江湖之际，孑然孤影，无伴无依……”

夏天翔如今方知自己言语中泄漏春光，不禁也自窘得俊脸通红，嗫嚅说道：“我不过只是叫她姊姊，并没有……”

霍秀芸妙目之中泪光涟涟，看着夏天翔幽幽说道：“你既肯叫她姊姊，便认我作妹妹好么？”

夏天翔对这飞来艳福，有些不敢消受，奇窘无奈地喃喃说道：“我……我……”

霍秀芸眼圈一红，泪珠儿扑簌簌地落在胸前玄衣之上，以一种凄绝的神情说道，“你肯叫她姊姊，却看我不起，不肯把我认作妹妹，可见得霍秀芸生来命苦，万不如人，不如索性请我师傅替我剪去三千烦恼丝，从此黄卷参经，青灯学佛。”

美人珠泪，魔力无边，夏天翔一见她这副海棠带雨的凄苦神情，铁石肝肠早已软化。

见霍秀芸话完，银牙紧咬，正待回身，遂赶紧把她衣袖拉住，低声

笑道：“你怎的这等爱哭？我又不曾说我不肯。”

霍秀芸就势回身，靠着夏天翔的肩膀，微作娇嗔说道：“你还说我爱哭？霍秀芸秉性高傲刚强，在未曾遇到你夏天翔以前，我向何人流过半滴眼泪？”

这几句话中蕴含了无限深情，直听得夏天翔既觉骨蚀魂销，又觉心惊胆战。

霍秀芸说到此处，螭首微抬，破涕为笑，用一种极温柔极期待的目光，看着夏天翔，幽幽叫道：“翔哥哥，你既肯把我认作妹妹，便叫我一声好么？”

有人曾把美人的哭笑比作战争，认为哭是守势，笑是攻势，欲笑先颦是敌后迂回，破涕为笑是敌前登陆，除非弄得她啼笑皆非，才能使这美人阵仗全军覆没。

但如今在这峨嵋金顶绝巅，啼笑皆非全军覆没的，不是霍秀芸，而是夏天翔，他无法抗拒身边这位绝代佳人破涕为笑的无边魔力，也自情思惘然地柔声叫道：“霍妹妹……不，霍妹妹三字，不太顺口，我以后叫你芸妹好了。”

霍秀芸芳心大慰，双手抱着夏天翔的肩头，跳脚笑道：“翔哥哥，我开心死了！你这声芸妹，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亲切的声音。”

夏天翔见她这副天真神态，不禁心中暗想：“也许霍秀芸自幼孤单，天真纯洁，真是想把自己认作哥哥，并非男女情思，则有这样娇憨艳美、武功极好的侠女作为妹妹，又复何憾？”

他方一厢情愿地想得高兴，突然劲风飒然，听出有人用暗器向自己背后袭到。

夏天翔右掌推开偎着自己、神思迷惘的霍秀芸，身形就势左退三尺，避开劲风，只见是块拳大山石，击在地上，砰然一声，火星四溅，显出发石人的手力极为强劲。

夏天翔、霍秀芸双双大吃一惊，回头看时，只见身后一块崖石之上，正站着身穿“护穴龙鳞”所织金甲的灵猿小白。

夏天翔惊喜交集，正待发话，灵猿小白长臂双扬，竟然又复向他打出两块山石。

这两块山石一打，打得夏天翔恍然大悟，愁聚双眉，一面施展轻功，闪避袭击，一面高声叫道：“小白不要误会，听我……”

话方至此，灵猿小白的矫捷身影，业已飘下金顶绝巅，半空中瞪着一双精光四射的赤红猿目，怒视夏天翔，又复抛出一片白光，向他射到。

夏天翔知道自己这点轻功，比起灵猿小白委实相差太远，无法追踪，正自急得跳脚之际，霍秀芸却拾起小白最后所抛的一封信柬，递向夏天翔，含笑问道：“翔哥哥，这不是我们在大别山所遇，你仲孙姊姊养的那只白猴子么？它既来送信，为甚又要用石头打你？”

夏天翔明知灵猿小白是因自己与霍秀芸哥哥妹妹的过份亲热，才替它主人吃醋，用山石怒打自己，但又不便说明，只得苦笑一声，接过信柬，拆封观看。

柬上大意是说仲孙飞琼赶到昆仑，因知非子等仍未返来，遂暗探天池，看出天荆奇树的树叶，果与夏天翔所藏、被鹿玉如毁去的那片淡红三歧树叶一般无二。除此以外，并发现其他重要疑点，必须再往祁连山

绛雪洞附近隐伏，暗加查明，故不及赶赴峨嵋，特遣灵猿小白传书相告，望夏天翔能够多约几名高手，同往祁连，共商对策。

夏天翔看完，一面既关心仲孙飞琼独在祁连山绛雪洞附近隐身暗察，太以危险，一面又知灵猿小白必把适才所见的旖旎风光归报主人，不由剑眉深蹙，急得喃喃说道：“糟了……糟了……”

霍秀芸哪里知道其中奥妙，睁着一双妙目，惑然问道：“翔哥哥，出了什么事情，令你这般忧虑？”

夏天翔苦笑不答，递过信柬，霍秀芸细细看完，扬眉说道：“这有什么关系？那仲孙姊姊要你多约能手，我便去禀明师傅，以‘峨嵋四秀’陪你同往祁连，声势总不算小了。”

说到此处，目光一转，又自笑道：“翔哥哥，你把仲孙飞琼叫做姊姊，我也叫她姊姊，可使得么？”

夏天翔无可奈何地苦笑答道：“使得，使得。”

但心中却自暗想，就你这几句天真无邪的姊姊妹妹，弟弟哥哥，业已把自己叫得焦头烂额，不知应向仲孙飞琼如何解释？

正在皱眉之间，天色已变，沉沉密布的乌云，金蛇掣动，雷鸣隐隐。

霍秀芸拉着夏天翔的衣袖，急声说道：“翔哥哥，你不要再发愁了，便有天大的事情，也等回到坤灵道院，与我师傅及‘三手鲁班’尉迟老前辈细商对策，如今雨已快来，这场雨看样子大得很呢！”

夏天翔带着满腹愁思，刚与霍秀芸举步飘身，空中霹雳一声，豆粒般大的雨点，便已倾盆急降。

饶他二人的轻功身法如何敏捷灵妙，但到了坤灵道院，还是水淋漓的一身尽湿。

霍秀芸向夏天翔叫道：“翔哥哥，你赶快进室，我去换件衣服，并找件宽大道袍给你更换。”

夏天翔正觉自己这等狼狈形状，怎好进入丹室，去见玄玄仙姥，不由微感踌躇之际，业已听得玄玄仙姥笑着叫道：“夏贤侄是否游山遇雨？且请进室更衣，无须拘谨。”

玄玄仙姥既已这等说法，夏天翔只好应声进室，但心中暗想对方怎的突把称呼由“夏老弟”改成“夏贤侄”，难道这位峨嵋掌门具有慧觉，会预知自己与霍秀芸在金顶订交之事？

一面怀疑，一面走入丹室，把仲孙飞琼那封信柬递向“三手鲁班”尉迟巧，皱眉说道：“老前辈请看，我们还要跑趟祁连山绛雪洞。”

尉迟巧接过信柬，看完以后，顺手交与玄玄仙姥，并向夏天翔笑道：“夏老弟，这封信柬是谁送来的呢？”

夏天翔答道：“小白……”

“小白”二字方出，霍秀芸业已换好衣裳，并取来一件宽大道袍及小衣等物，向夏天翔含笑说道：“翔哥哥，你到内室去把湿衣换下，我替你烤干。”

夏天翔一身水湿，委实难过，遂如言走到内室，换了干衣，然后对“三手鲁班”愁眉说道：“尉迟老前辈，你看这信上所言，我在伏牛山鹏尸古洞之中所拾，而被鹿玉如毁去的那片淡红三歧树叶，果然与昆仑特产的天荆奇树树叶一般无二。”

尉迟巧目光一转，微笑说道：“夏老弟，那鹿玉如姑娘既毁去淡红

三歧树叶，又曾用‘天荆毒刺’对你暗算，举动委实乖异绝伦，会不会她就是‘蔷薇使者’所说的昆仑门下叛徒？”

夏天翔想了一想，摇头说道：“老前辈这种猜测虽然有理，但恐非实情，鹿玉如是知非子的得意衣钵传人，她却与祁连群魔勾结，倒叛昆仑则甚？”

尉迟巧蹙眉说道：“我也觉得鹿玉如不太可能，但除她以外，又推想不出其他嫌疑人物，仲孙姑娘函中所云发现重要疑点，最好能与此事有关，才容易判断事实真相。”

夏天翔说道：“我们赶紧去往祁连，见了我仲孙姊姊，岂非便可明白一切。”

尉迟巧点头笑道：“仲孙姑娘独自隐伏祁连，虽有龙驹神兽护卫，依然危机重重，我们自应尽速赶去。但她信上不是还要我们多邀几名高手为助……”

话方至此，霍秀芸一面在丹炉上替夏天翔烘烤湿衣，一面向玄玄仙姥含笑说道：“师傅，刚才我在金顶绝巅，已经与我翔哥哥结为兄妹。”

玄玄仙姥伸手抚着霍秀芸的香肩，脸上浮起一种慈祥的笑容说道：“芸儿，你身世孤苦，峨嵋门下又少年纪仿佛、情性相投之人，委实应该交上一位心地光明、人品端正的好友，行道江湖，才可互相慰藉照应，不致寂寞。”

说到此处，目注夏天翔微笑说道：“夏贤侄既已与芸儿订交，今后还望对你这纯淑天真、不太懂世故人情的小妹，多加爱护。”

夏天翔恭身肃立，口内唯唯，但心中暗想这样一来，自己与霍秀芸的兄妹身份，业已光明正大地当众确定，将来对仲孙飞琼解释起来，或许比较容易。

霍秀芸等玄玄仙姥话完，又复撒娇似的嫣然笑道：“师傅，你和昆仑派掌门知非子是多年至交，我又与翔哥哥结为兄妹，他那仲孙姊姊既为昆仑之事需人相助，何不便以‘峨嵋四秀’齐下祁连……”

玄玄仙姥不等霍秀芸话完，便即笑道：“你们‘峨嵋四秀’的‘四象追魂剑阵’，倘若联手施展，颇具相当威力，同往祁连，自然再好不过，但你秀圆、秀朗及盛秀芝三位师妹，如今尚未回山，而仲孙飞琼姑娘却独处虎穴，岌岌可危，必须即时接应……”

话犹未了，忽听坤灵道院之外，传来一声龙吟长啸，有人以粗豪的口音，带笑叫道：“峨嵋掌门玄玄仙姥法驾可在院内？‘雪山冰奴’冷白石有事拜谒。”

夏天翔闻言大喜说道：“冷大哥一来，我们有了好帮手了。”

玄玄仙姥见夏天翔把雪山派特出奇人“雪山冰奴”冷白石叫做大哥，不由暗觉奇诧，遂向霍秀芸说道：“芸儿去请那位冷……大侠，到这丹室之中落坐。”

霍秀芸如言把“雪山冰奴”冷白石请进丹室，冷白石蓦见夏天翔，不由一愕，先向峨嵋掌门玄玄仙姥施礼后，便自把着夏天翔的双肩，狂笑问道：“夏老弟，黄山一别，彼此江湖浪迹，致未相逢，你可想念你冷大哥么？”

夏天翔笑道：“我岂但想念冷大哥，眼前便有事儿想请冷大哥帮帮忙呢！”

冷白石大笑说道：“什么事？快说，快说，老弟纵有天大难事，冷白石也必定帮你尽力以赴。”

夏天翔笑道：“冷大哥，你有事求见峨嵋掌门，等你与玄玄仙姥老前辈谈完，我们再说。”

冷白石闻言转向玄玄仙姥，深施一礼，含笑说道：“冷白石野性天生，疏狂不羁，尚请仙姥恕我骤见忘年小友夏老弟之下，惊喜交集，因而失礼之罪。”

玄玄仙姥笑道：“冷大侠何必过谦，血性中人的交友之道，原当如是。”

冷白石笑容忽收，脸上换了一副严肃神色说道：“仙姥可知冷白石登门求见之故，是有噩耗相报。”

玄玄仙姥听得一惊，愕然问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冷大侠尽管直言，我峨嵋派中，有何噩耗？”

冷白石摇头答道：“这噩耗虽颇惊人，却与峨嵋派中人物无甚关涉。”

玄玄仙姥虽听冷白石说那噩耗与峨嵋派中人无关，但仍蹙眉说道：“纵非峨嵋人物本身噩耗，也必与峨嵋有关，不然冷大侠怎会来向我老婆子报讯？”

冷白石说道：“据冷白石所知，仙姥及我主人申屠神君夫妇，均与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交好甚厚。”

玄玄仙姥点头示意，冷白石又复说道：“此次冷白石便系本我主人申屠神君法谕，为查究何人滥用‘天荆毒刺’嫁祸昆仑一事奔走江湖。谁知在尚未获得丝毫头绪之时，却先听说昆仑派重要人物受人暗算。”

夏天翔听至此处，忍不住插口问道：“冷大哥，你所说的昆仑派重要人物，是否指的是知非子的三师弟‘白衣昆仑’萧惕？”

冷白石环眼之中神光电射地摇头说道：“夏老弟，你猜错了，此人比萧惕的身份重要多多了。”

尉迟巧眉头一聚，失声问道：“听冷兄言中之意，莫非便是昆仑掌门遭遇不测？”

冷白石哼了一声，点头说道：“正是昆仑掌门知非子，在查究何人冒用‘天荆毒刺’嫁祸昆仑之时，中了暗算。”

这几句话，听得满座肃然，夏天翔才对自己与仲孙飞琼两上昆仑，均未见知非子归来之故恍然大悟。

玄玄仙姥默然片刻，向冷白石蹙眉问道：“暗算昆仑掌门知非子的，是何等人物？”

冷白石应声答道：“我对此事只是耳闻，并未目睹，但知昆仑掌门人知非子是在猝不及防之下，先中‘天荆毒刺’，然后又被连点五阴重穴加以掳走，大概人纵未死，一身绝世武功也必废去。”

玄玄仙姥双眉一剔，怫然说道：“他们敢对一派掌门暗下如此毒手？”

冷白石也恨恨说道：“这干恶贼，委实太以阴毒卑鄙，可惜不知是哪路人物？”

夏天翔愤然叫道：“这事好猜，不是点苍派，便是祁连派……”

冷白石目中神光炯炯，凝注夏天翔问道：“夏老弟，你有何根据？如此断言。”

夏天翔答道：“我是根据冷大哥所说的对方暗害昆仑掌门知非子的手段加以判断。因为‘龙飞剑客’司徒畏便是被点苍派人物点了五阴重穴，废去武功，而祁连派就是滥用‘天荆毒刺’到处伤人的豺狼之辈。”

冷白石听得出意外，愕然问道：“这些事都是我浪迹江湖欲查未得的重要情节，夏老弟如何得知呢？”

夏天翔遂把黄山别后，自己所历所经，向冷白石细述一遍。

冷白石静静听完，浓眉双剔说道：“若照这些已知情节判断，此事定系点苍、祁连两派合为，但因祁连声势较盛，可能知非子是被掳往绛雪洞内？”

尉迟巧说道：“冷兄所料，虽然大致不差，但世事难定，这帮魑魅魍魉的手段心思，更极诡异飘忽，我们对于点苍山步虚道观这条线索，似也不应轻易放过。”

冷白石点头答道：“若依尉迟兄高见，对于拯救昆仑掌门一事，如何处理才妥？”

尉迟巧笑道：“小弟哪里有甚高见？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把主力放在祁连方面，再分上一或二人去在点苍，以免万一疏误而已。”

玄玄仙姥闻言，想了一想说道：“这样好了，冷大侠、尉迟大侠率领夏老弟及芸儿，去往祁连山绛雪洞，相助仲孙飞琼姑娘，并暗探昆仑掌门下落，我则去往点苍步虚道观走走。”

冷白石大笑说道：“这样安排最好，我因得讯以后，欲回大雪山玄冰原求援，却恐路途太远，有所延误，才特意赶到峨嵋，谁知居然巧遇夏老弟，把闷葫芦似的疑团，磕然打破。”

这干意气凌云的武林奇客，既经议决，自然立即依计而行，峨嵋掌门人玄玄仙姥去往点苍步虚道观，已有奇异遭遇。“雪山冰奴”冷白石、“三手鲁班”尉迟巧、夏天翔、霍秀芸等的祁连山绛雪洞之行，则更为惊心动魄，居然发现昆仑叛徒与祁连群凶勾结，夜审昆仑掌门知非子；黄衣长发老人双双出现，各展绝世神功，几乎把冷白石、尉迟巧、夏天翔、霍秀芸及仲孙飞琼一齐擒住，冻成寒冰塑像。

第十五章 阅墙之争

“龙飞剑客”司徒畏自从在武陵山乱葬岗中被“辣手纯阳”司徒敬惨下毒手，欲加杀害，而被异人所救以后，因一条性命反正是捡来的，遂遵从异人留柬指示，赶往高黎贡山，要想找到凝翠谷，用心参详师叔“慈心羽士”管三白临被掌门师兄铁冠道长割舌剁指之前，目注自己高呼的“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二语，究竟蕴含何种妙谛？

他如今因五阴重穴被点，真气内力难提，一身上乘武功，无法施展，万一遇上点苍恶徒，报与铁冠道长或“辣手纯阳”司徒敬等知晓，便必然惨遭不测。

但尚幸点苍步虚道观之中，正被夏天翔等搅得地覆天翻，铁冠道长惊怒交集之下，正召集所有点苍弟子闭关密议，设法加强实力，以遂凶谋，而使这位“龙飞剑客”司徒畏极为幸运，毫无惊扰地安然抵达高黎贡山山境。

抵达高黎贡山，向山民猎户细一探听之下，司徒畏不禁眉头深蹙。原来那凝翠谷僻处深山，尚须翻越不少奇险绝伦的断涧悬崖，经常雾锁云封，罕见人迹。

司徒畏起初颇觉为难，但转念一想，自己虽然玄功被废，真气难提，总比常人身轻脚健，何必畏怯路途艰险？且尽力设法，找到地头再说。

他意志虽坚，但长途跋涉之余，只翻了四五座山头，便告精疲力竭。

尚幸四外风光清丽，足以悦目赏心，司徒畏遂在一座高峰顶上略进干粮食水，一面休息，一面极目青苍，眺览南荒景色。

天伴云霞，囚山岚影，螺推列嶂，豹隐层峦，但越是美景当前，便越是勾动“龙飞剑客”的孤寂之感。

人一感觉孤寂，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亲友良朋，不过司徒畏的唯一至亲，却是那心肠最毒、害他最苦的“辣手纯阳”司徒敬。

司徒畏纵然德性再好，胸襟再高，最多也不过不对司徒敬记仇，哪里还会对这狼心狗肺的同胞兄长有所想念？

故而如今占据他整个孤寂心房的，只有一位曾经与他啮臂盟心的绝代红妆“凌波玉女”柴无垢。

司徒畏想起柴无垢来，满腹情思顿难排遣，不由对着四外云烟，怅然长叹吟道：“迢迢关山行路难，美人胡为隔秋水……”

吟声未了，突然身后有人也自长叹一声吟道：“莫畏关山行路难，须识美人皆祸水。”

司徒畏大惊回头，只见身后崖边，不知何时来了一位身着黄衫的中年汉子。

此人因虬髯如戟，乍一望去，似乎相貌极为威猛，但仔细注目之下，却可看出英挺潇洒异常，而那双炯炯眼神，开阖之间，精芒如电，却令人一看便知是身负奇技的绝世高手。

司徒畏对人一向谦和，尤其看出这位虬髯黄衫汉子的风华气宇，迥异俗流，遂赶紧深深一揖，含笑说道：“彼此在这南荒绝岭，风萍相聚，定有前缘。小弟司徒畏，请教兄台尊名上姓？”

虬髯黄衫汉子看了司徒畏两眼，突然泪珠直落，放声大哭。

这一哭，却把位“龙飞剑客”哭得太以莫明其妙，不禁连连劝慰问

道：“兄台有甚伤心恨事，可否先将姓名见告？”

虬髯黄衫汉子带着满面纵横的泪渍吟道：“重帟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司徒畏见对方不答自己所问，却吟起这首义山诗来，不禁更觉诧异，但听到尾声，却从那最后两字之上，恍然有悟，失惊问道：“尊驾难道竟是名震乾坤的盖代奇侠‘风尘狂客’厉清狂？”

虬髯黄衫汉子目中泪光犹闪，反向司徒畏问道：“我厉清狂是否当得起你‘名震乾坤，盖代奇侠’这八个字？”

司徒畏见未出自己所料，对方真是当世武林中三大难缠人物之一，与“北溟神婆”皇甫翠、“天外情魔”仲孙圣齐名的“风尘狂客”厉清狂，不由又惊又喜，重施一礼说道：“厉大侠盛名绝艺，久震乾坤，像你这等几乎业已超凡入圣的盖代奇客，却怎会跑到南荒绝岭，狂歌痛哭？”

厉清狂冷冷说道：“你且慢问我，我先问你。”

司徒畏知道这位“风尘狂客”性情怪异绝伦，只得点头含笑答道：“厉大侠有话尽管请问，司徒畏知无不答。”

厉清狂两道锐厉的眼神注定司徒畏问道：“你可是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的师弟‘龙飞剑客’？”

司徒畏方一点头，厉清狂黄衫大袖忽挥，一股劲气狂飏，凌空卷到。

虽然这只是三成劲力左右的轻轻一拂，但司徒畏却因被点五阴重穴，一身内家武学已难发挥，故支持不住，足下踉踉跄跄，被厉清狂的拂袖罡风撞退数步，险些跌下千寻绝壑。

厉清狂脸上满布寒霜，沉声说道：“点苍派的‘龙飞剑客’司徒畏，至少应经得起我六七成力所拂的袖风，但如今我才用了三成真力……”

司徒畏闻言，方知对方怀疑自己假冒“龙飞剑客”之名，急忙向“风尘狂客”厉清狂摇手说道：“厉大侠不必猜疑，司徒畏被人所害，暗点五阴重穴，一身武学业已暂时废去。”

厉清狂哦了一声，打量司徒畏几眼，又复问道：“我还有一事对你怀疑。”

司徒畏笑道：“厉大侠尽管请问。”

厉清狂道：“你以前在武林中声誉极佳，为何近来一反常态，时常作出些不堪恶事？”

司徒畏苦笑答道：“厉大侠你这一问，勾起司徒畏无限伤心，但其中细情，我却有点羞于启齿。”

厉清狂道：“你最好照实说出，我们在这高黎贡山相见，实是奇逢，也许厉清狂愿意结一段萍水因缘，对你有所助益。”

司徒畏听对方这样说法，不禁伤感惊喜交迸，遂把自己与“凌波玉女”柴无垢相爱，并彼此同心，意欲化解罗浮、点苍两派夙仇，谁知竟为同胞兄长“辣手纯阳”司徒敬所害，废去自己的武功，冒名为恶等情，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风尘狂客”厉清狂听完以后，竟似勾动愁肠，又复纵声大哭。

司徒畏惶然问道：“厉大侠，你怎的如此伤心？难道司徒畏有甚话儿说错了么？”

厉清狂摇头答道：“我们同病相怜，故而听了你的伤心恨事，也就勾起了我的伤心恨事。”

司徒畏讶然问道：“厉大侠会与司徒畏同病相怜？”

厉清狂点头答道：“你的亲人饶不过你，我的亲人也饶不过我，岂非同病相怜？真所谓断肠人对断肠人，流泪眼观流泪眼。”

司徒畏微愕之下，又复问道：“厉大侠一向独来独往，游戏风尘，似乎未曾听说你有什么亲骨肉？”

厉清狂神色凄然，摇头叹道：“你的伤心恨事能对人言，我的伤心恨事，却难对人言。如今且让我强忍伤心，设法替你排解。”

司徒畏闻言自然喜出望外，厉清狂想了一想又道：“照你所说的情形，你目前亟需解决的，似有二事：第一、应该设法治疗被点五阴重穴的伤势，恢复武功。第二、则系到那凝翠谷中，参详你师叔‘慈心羽士’所说‘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二语的真谛何在？”

司徒畏向这位“风尘狂客”深深一揖说道：“厉大侠明察秋毫，倘能对我这两桩心愿加以鼎助，则司徒畏终身感德。”

厉清狂摇手说道：“这事出我自愿，你既不必多礼，更不必感德，且先让我诊察你所受的伤势严重到何种程度？”

话完，便为司徒畏细心一诊脉息，不禁讶然问道：“你所受的伤势确实极重，本已无望恢复功力，但其中似有微妙转机，难道你最近服食过什么罕世圣药？”

司徒畏细一寻思答道：“我除了在武陵山乱葬岗中吃过一粒不知名隐形异人所留的朱红灵丹以外，并未服用其他药物。”

厉清狂点头说道：“大概就是这粒朱红灵丹具有特殊功效，但你所遇的那位武学颇高的隐形异人又是谁呢？”

司徒畏也对那位暗救自己的隐形异人的姓名身份始终悬念猜疑，但两人想了好久，仍无所得，厉清狂遂摇头说道：“此人是谁，暂时不必理会，我先带你到凝翠谷中，设法疗治伤势。”

话完，便即携同司徒畏举步飘身，司徒畏有了这等绝世异人为助，哪里还怕什么绝涧悬崖，峰高径险呢？

不消多时，便到了一片满布苍松古柏，浓荫覆地，密翠浮天的山谷之中。

司徒畏一看周围景色，便向厉清狂笑道：“厉大侠，这里大概便是凝翠谷了？”

厉清狂又复神色凄然地点头答道：“不错，这里便是凝翠谷，也就是我风尘仆仆，远路赶来，准备悬颈自绝之处。”司徒畏听得简直惊讶万分，失声问道：“厉大侠，你准备特意赶到这凝翠谷中悬颈自绝？”

厉清狂脸上浮现一丝苦笑答道：“我来时确实是这种念头，但如今却又不想死了。”

司徒畏喜道：“厉大侠这转念之故，可是为了我么？”

厉清狂摇头答道：“不是为你，是为了我在遇见你之前，抢到人家的一件东西。”

司徒畏越发莫测高深，暗想以“风尘狂客”厉清狂这等身份，怎会抢人东西？

思念未了，厉清狂已自身旁取出一朵朱红奇花，递与司徒畏道：“你

认不认识这是什么花儿？”

司徒畏见这朵朱红奇花形状如莲，持向鼻端一嗅，更觉异香幽雅，清人神思，遂赶紧交还厉清狂，失惊说道：“这朵花儿是不是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朱红雪莲？”

厉清狂点头说道：“正是朱红雪莲，你再猜猜我是从何人手中抢来？”

司徒畏蹙眉答道：“仿佛听得大雪山玄冰原产有这种罕世圣药，厉大侠莫非是从雪山派人物手中抢得的？”

厉清狂摇头说道：“倘若是人，我怎好意思下手？说来难信，这朵朱红雪莲我是从一只金毛披拂的怪兽爪中抢得。”

司徒畏闻言膛目，暗想自己今日所遇，委实尽属奇人奇事。

厉清狂见他惊愕之状，又复问道：“你是不是在想为何这朵朱红雪莲能够转变我要自尽之念？”

司徒畏茫然点头，厉清狂目光略注手中朱红雪莲，长叹一声问道：“你知不知道这朱红雪莲有甚用途功效？”

司徒畏应声答道：“若对武林人物而言，朱红雪莲功能疗伤法毒，及增益真气内力。”

厉清狂摇头说道：“你所说只是普通用途，这朱红雪莲，还有一种特殊功效。”

司徒畏笑道：“司徒畏孤陋寡闻，尚请厉大侠明白指教。”

厉清狂抬头仰望云空，目中又有泪光浮动，静默片刻以后，方始缓缓说道：“用半朵朱红雪莲，再和以三滴万载空青灵石仙乳，使人服下，便可消除邪念，改变气质。”

司徒畏将厉清狂的神情语意，对照参详之下，灵机一动，恍然大悟说道：“厉大侠是否有位至亲之人误入歧途，需用这种罕世圣药为其改变气质？”

厉清狂长叹一声说道：“我自己作孽，必须自己设法消除，你不必再往下猜，来来，先把这半朵朱红雪莲吃掉。”

司徒畏对于厉清狂心中的隐痛虽已猜出一些端倪，但疑问尚多，正在暗想对方何必定要跑到这凝翠谷中自尽？那误入歧途、使他伤心欲绝的又是何人之际，忽听厉清狂竟命自己服食半朵朱红雪莲，不由惊得摆手谢道：“这朱红雪莲是罕世难逢的圣药……”

厉清狂不等司徒畏话完，便即面色微愠说道：“朱红雪莲虽是罕世圣药，但我适才业曾说明只需半朵便已够用，这多余的半朵，你若不吃掉，我却怎样使你恢复功力？”

话音方了，便把那朵朱红雪莲，分了一半，递向司徒畏手上。

司徒畏在这种情形之下，无法再复推谢，只有满怀感激地如言将半朵朱红雪莲服下。

满口甘香玉液，刚刚咽下咽喉，立时化作一股温和热力，充沛肺腑之间，只听得厉清狂发话叫道：“司徒老弟闭目静坐，把一切苦痛置之度外。”

司徒畏闻言，知道厉清狂要施展绝世功力，为自己疗治伤势，遂赶紧如言闭目，静摄心神，只觉上下前后左右各方，突然吹来缕缕寒意，袭向周身要穴。

每一缕寒风着体以后，均使司徒畏全身颤抖，苦痛难禁，但司徒畏却始终静守天君，潜神内照，对一切身受皆置之度外，罔如未觉。

直等周身要穴被那缕缕寒风完全袭遍以后，司徒畏又觉得“风尘狂客”厉清狂伸出一只手掌，按住自己后心，掌心炽热无比，并似正在运气行功，将热力隔衣传进自己体内。

司徒畏微调本身真气，发现已可勉强运用，不由心头狂喜，急忙慢慢引导自后心传进的那股热力，周游九宫雷府、十二重楼，一直等到天地桥通，生死关破，才觉大君泰然，全身无比舒畅。

厉清狂见他恢复得如此神速，知道一半固然由于半朵朱红雪莲的神效及自己尽力相助之故，另一半则由于这位“龙飞剑客”的内功基础极佳，遂暗暗赞许，收回手掌，向他耳边低声说道：“司徒老弟，你如今正在旧伤初愈，新力渐生的要紧关头，且自好好静坐用功，厉清狂要暂时告别，到这凝翠谷中的一处所在略温昔日荒唐绮梦。”

说完便即黄衫轻飘，闪向这凝翠谷的谷深之处。

司徒畏一遍一遍又复一遍，整整做了三遍功行，委实觉得气旺身舒，精神百倍，才忍不住微睁双目一看，只见满地月华，以及无数苍松翠竹的龙蛇虬影。

时光已到深夜，那位厉大侠却踪迹毫无，不知何往？

司徒畏起先因自己初来凝翠谷，对地形太以生疏，不宜走动，想在原处相待。但转念之间，忽然想起厉清狂本不知为了什么伤心恨事，意欲来此自尽，临行时又曾告诉自己，要去寻处所在，略温昔日绮梦，不要这位“风尘狂客”触景伤情之下，又复勾起愁肠，动了厌世之念。

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有可能，司徒畏不禁悚然起立，缓步深入谷中，找寻那位对自己有深恩的“风尘狂客”。谷径三弯以后，眼前一片苍松，鹤骨虬枝，龙鳞马鬣，尤其在当空素魄清辉的笼罩之下，株株形态，均觉清奇古怪绝伦，或如东岳大帝，或若西天罗汉。

司徒畏心想在武陵山乱葬岗拯救自己的那位隐形奇人所留的柬帖之上写的“高黎贡山凝翠谷，松花指路月当头”的字样，以及师叔“慈心羽士”管三白惨遭掌门师兄铁冠道长割舌剃指之前目注自己所呼的“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二语，决非偶合，必然含有某种重大意义。

但自己如今身在高黎贡山凝翠谷内，又复苍松满眼，明月当头，却怎的参详不出丝毫妙谛？

司徒畏是站在一株颇为高大的苍松之下，面对着密密松林，仰视中天皓月，暗自思索。

他明知这等关系极重的隐语，必须加以仔细参详，但因心悬“风尘狂客”厉清狂的安危，遂仅略微思索，未作勾留，依然举步向前，走入松林之内。

事有凑巧，司徒畏刚刚陡到林边，身后忽地一声奇异鸟鸣，引得他自然而然地回头注目。

就在适才所立处那株古松的虬枝密叶之间，飞起一只比苍鹰略大的彩羽异鸟，振翼长鸣，直上青冥。

司徒畏心头一惊，但这一惊不是为了那只高飞异鸟，而是为了那株奇形古松。

因为方才人在松旁，茫然不觉，如今远离十四五丈，回头注目之下，

却看出这株古松形状生得奇特异常，简直宛如一朵绝大的莲花，在那峭立百仞的绝壁之前，挺然独立。

司徒畏灵机一动，暗想那两句隐语之中的松花指路，莫非就是指的这株整体看来形状如花的奇形松树吗？

但就算这是所谓松花，则它所指之路，又在何处？

司徒畏仔细注目，觉得那株奇松的松身枝叶，毫不偏向于南北东西任何一方，只是做骨嶙峋地参天直上。

蓦然间灵机再动，暗想莫非路在上方？与自己有关的重大秘密，便藏在那百仞峭壁之上。

既有这等意外发现，司徒畏自然回头扑向古松，顺着松顶方向，猿登峭壁。

峭壁满布苔藓，既陡且滑，若非司徒畏巧服朱红雪莲，并得“风尘狂客”厉清狂尽力相助，疗愈内伤，恢复功力，必然望而兴叹，无法攀援半步。

但攀登十丈以后，司徒畏不由又对自己适才所动的灵机发生怀疑，因为这座峭壁的三四十丈周围，简直除了肥滑的苔藓以外，连一株藤蔓或是一块突出的山石均难寻到，怎会藏有什么重大秘密？

司徒畏纵目四观周围形势，虽已微觉泄气，但仍不肯死心，施展壁虎功、游龙术以及内家“蜘蛛行壁”神功，继续上进。

这时，一轮明月，恰到中央，素影清光，当头朗照。

司徒畏微觉力乏，遂寻块微有凹凸之处，暂作休息。

人虽休息，目光却仍企图发现奇迹，电扫四处。

谁知企图居然变成事实，意想不到的奇迹，蓦地出现。

就在司徒畏身左七八尺远，发现苔藓颜色有异，现出一圈两尺周围的圆形淡影。

司徒畏狂喜之下，自然立即向那圆形淡影，闪身移去。

但等他左移八尺以后，那圈圆形淡影，却突又消失不见。

司徒畏穷极目力，仔细观察，依旧看不出丝毫端倪，遂只得带着惑然不解的惊疑心情回到原来的位置。

到了原来的位置，再一回头，司徒畏不禁有些疑鬼疑神，那圈圆形淡影竟又极清晰地冥然出现。

司徒畏本是绝顶聪明的人物，把这几乎不可解释的怪异现象，暂置度外，冥心细一思索之下，果然立有所得。

他认为那圈圆形淡影的时隐时现，完全是由于月光照射的角度关系。如今恰好明月当头，而自己又是顺着松花指路的方向缘壁而上，故而才会发现。除了此时，除了此地，必定混然无迹。

司徒畏想出奥妙以后，遂记准那圈圆形淡影的位置，再度移身，并一面前进，一面注目，果然身形刚刚左移三尺，那圈淡影，便又失去踪迹。

这次他因事前业已记准位置，遂对圆形淡影的隐现与否，丝毫不加理会，只等到了地头，便即凝聚真力，试推石壁。

第一次未曾推动，但在司徒畏再加真力猛推之际，却募觉石壁一空，把自己闪进一处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之内。

司徒畏点着身边的火折，细一打量，方知这座洞穴竟甚深邃，并颇

曲折，但却极为干燥整洁。

事情发展至此，已与“慈心羽士”管三白那两句“松花指路，明月当头”的暗语完全副合，司徒畏遂知洞中安然无险，带着满怀喜悦，宽心前进。

经过几次转折，忽然发现前面微有灯光，司徒畏不禁又复一惊，赶紧熄去火折，屏息蹑足，悄悄掩去。

到得近前，发现有灯光射出之处，是间石室，室门帘幕深垂，门上又并镌有“莫愁”两个大字。

司徒畏忽然想起厉清狂曾经伤心悲吟的那首李义山诗，第一句便是“重帏深下莫愁堂”，遂知道自己不但参透管师叔的“松花指路，明月当头”的隐语，找到地头，可能连那位“风尘狂客”也在这莫愁石室之中？

一面思索，一面轻轻掀起室门珠帘，只见这间石室不但极其宽大，陈设并颇精雅，而那位厉大侠，果然满面泪痕地和衣斜卧在石榻之上。

厉清狂好似早知司徒畏必会寻来，故而见他掀帘进入，并不诧异，翻身坐起，举袖拭去脸上的纵横泪渍，苦笑说道：“我因替老弟打通全身经脉穴道，略耗真力，遂想到这二十年前的旧居停处略微休息，并忏前因。但到后方知，天下竟有这等巧事，你师叔‘慈心羽士’管三白，居然也曾在我这莫愁石室之中，住过一段时日。”

司徒畏讶然问道：“厉大侠怎知我管师叔在此住过？莫非他老人家有甚遗物？”

厉清狂转身自榻上取出一柄宝剑及一册小书递与司徒畏，点头答道：“你管师叔在此留下一柄白龙剑及一册‘白云剑谱’。”

司徒畏睹物思人，把那柄白龙剑及“白云剑谱”放在石桌之上，恭身下拜，悲声说道：“师叔英灵，在天不远，请默佑司徒畏仗此白龙神剑替点苍派光正门户，并为师叔报仇雪恨！”

厉清狂在一旁听得叹道：“武林人物大概是浩劫当头，不然哪里会有这多丧心病狂、毫无人性的魑魅魍魉。”

说到这里，又复目注司徒畏说道：“但点苍、祁连两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幕后更有绝世异人为之撑腰，你仅凭这柄白龙剑，恐怕不足担当光正点苍门户，及为你师叔‘慈心羽士’报仇雪恨的责任。”

司徒畏福至心灵，听出“风尘狂客”厉清狂的语意，忙以一种希冀的神情接口问道：“厉大侠这等说法，是否还有什么绝世神功欲对司徒畏加以传授？”

厉清狂笑道：“你一身功力本已不弱，又服了半朵朱红雪莲，再在这莫愁石室之中静心略作修为，必有极大进益。我所练的玄功，因彼此路数不同，无法相传，只想与老弟研究两招剑法。”

司徒畏闻言大喜，赶紧恭身求教。

厉清狂笑道：“我不用兵刃已久，但昔日因对剑法亦曾钻研，适才又翻阅你师叔‘慈心羽士’所留的这册颇为精妙的‘白云剑谱’，参新忆旧，再加其他巧思及武功知识，居然发明了两招似乎威力极强的新奇剑法。”

语音至此略顿，伸手取起石桌上的白龙剑来，微轧剑把，一阵清越龙吟，冷森森精芒闪处，业已手横夺人眼目、砭人肌肤的一泓秋水。

厉清狂目注这柄白龙神剑，失声赞道：“真是罕世神物，无怪你管

师叔昔年仗以连战少林、罗浮、祁连三派掌门，未落败阵。”

司徒畏目睹神剑，不由又复想起师叔被掌门师兄铁冠道长及同胞兄长“辣手纯阳”司徒敬逆伦相弑，割舌剃指的那等惨状，一阵伤心，英雄泪滴。

厉清狂看在眼里，暗暗点头，遂手持白龙剑，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猛如凶虎，矫如神龙，演练了两招剑法。

点苍派七十二式回风舞柳剑法，与武当剑法、峨眉剑法，并称三绝，冠冕武林。司徒畏外号“龙飞剑客”，自然更是一位用剑的大行家，故而到眼便知“风尘狂客”厉清狂不愧名震八荒、位列三大难缠人物之一，他所演练的这两招剑法，威力之强，变化之妙，尚属生平罕见，远超自己多年苦练的回风舞柳剑法之中任何一招绝学之上。

惊喜过度之下，急忙专心学习，因这两招剑法，一招是平地施为，一招是凌空击刺，并能相互呼应，变化极为繁复，故而演练了十来遍以后，方始记熟。

司徒畏记熟绝招，收剑入鞘，向“风尘狂客”厉清狂恭身称谢，含笑说道：“如此威力的旷代绝学，应有美名，厉大侠再请为这两招剑法……”

厉清狂笑道：“剑法虽系新创，但招名却是现成，老弟绝顶聪明，悟性又好，何妨自行捉摸一下？”

司徒畏略一寻思，欣然有得说道：“平地施的一招，就叫‘松花指路’，凌空击刺的一招，就叫‘明月当头’吧？”厉清狂抚掌笑道：“好个‘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但愿松花指路能够戮碎凶邪心胆，明月当头能够照彻鬼蜮肝肠，司徒老弟且在这莫愁石室之内，好自修为，以备将来清理点苍门户，替你师叔报仇，使那丧心病狂的铁冠道长及‘辣手纯阳’司徒敬报应临头，逃生无路。”

话完，便即起身，欲向室外走去。

司徒畏慌忙问道：“厉大侠意欲何往？”

厉清狂脸上神色又转凄沧，苦笑说道：“我在这莫愁石室之内重温旧梦，自忏前因以后，越发觉得应该赶紧了断一身孽债。”

司徒畏惘然问道：“厉大侠竟然有何孽债？”

厉清狂摇头答道：“我身上所负的孽债，暂时还不便明言，但可对老弟相告者，厉清狂一向对于这笔孽债采取逃避之途，如今经过仔细思虑，业已决定不再逃避，而改为积极设法作一了断。”

说到此处，长叹一声，又复摇头苦笑说道：“我这孽债与整个武林祸福有关，恐怕难免由我厉清狂身上，引起一场极难消弭的奇灾浩劫。”一面叹息发话，一面身形微闪，便已穿帘飘出莫愁石室。

司徒畏深知这等盖代奇人，宛如大际神龙，无法捉摸，去心既动，便已难留。遂独自在这莫愁石室之中，静心参悟师叔“慈心羽士”所遗的“白云剑谱”及厉清狂所传的那两招定名为“松花指路”、“明月当头”威力极强的神妙剑法。

好在这莫愁石室内，昔年似经“风尘狂客”厉清狂用尽匠心，凿有无数通风及引泉石穴，又因“慈心羽士”管三白居留甚久，干粮食物存贮更多，且多半均未腐坏。

司徒畏绝无旁扰，苦苦用功，静心参悟了数月光阴，不但剑术之精，

一日千里，连真气内力方面，也因曾服朱红雪莲，亦复颇有进境。

这日他在演练“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两招神奇剑法以后，正自思付是否离此回转点苍，为残害师叔管三白一事，向掌门师兄铁冠道长及同胞兄长司徒敬问罪之际，突然听得凝翠谷中有人用“传音入密”的内家神功叫道：“‘龙飞剑客’司徒畏……‘龙飞剑客’司徒畏……”

这话声虽系运用“传音入密”神功所发，但透过石壁，传入司徒畏耳内，却已细若游丝，到了依稀难辨的程度。

司徒畏不由大大惊奇，暗想除了“风尘狂客”厉清狂以外，谁会知道自己在高黎贡山的凝翠谷内？

一面猜疑，一面走向洞口，语音也由洞外不断传来，忽然司徒畏全身机伶伶地一个寒颤起处，亡命似的施展绝顶轻功，驰向洞外。

原来距离较近，语音也较清晰，司徒畏听出这语音之中蕴含无限深情，竟是自己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凌波玉女”柴无垢所发。

等他冲出洞口，凝目四望，果然看见自己那位心上人儿“凌波玉女”柴无垢，玉容清减，衣袖单寒，俏生生的站在那株整体看来形若莲花的古松附近。

司徒畏在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与柴无垢久别重逢之下，不禁心底奇酸，双睛湿润的凄声含泪叫道：“二妹，二妹，我在这里。”一面高叫，一面便自壁上飞驰而落，张臂扑向柴无垢，欲待软玉温香抱满怀，好好亲热，一诉相思积愆。

柴无垢本来目注远方传音呼唤，突见司徒畏竟在头顶现身扑来，不觉玉颊羞红，闪出数尺。

司徒畏一下扑空，不由大为失望，暗想柴无垢以前与自己何等亲热？怎的一别多时，竟变得如此的生分？

柴无垢见他这副失望的神情，不由凄然一笑，伸手往身右一指说道：“司徒四哥，你先见过这位当代神医赛韩康大侠。”

司徒畏因在点苍派中排行第四，故而柴无垢一向叫他“四哥”，闻言日光注处，果然看见柴无垢身右古松之后，还站着一位葛衣布履的清癯老者。

司徒畏看到赛韩康后，才知柴无垢闪身躲避、不让自己拥抱之故，是因有外人在场，不由也自脸上微红，抱拳笑道：“赛大侠仁术济世，妙手回春，司徒畏心仪已久。”

赛韩康长揖还礼，微笑说道：“司徒兄仁心侠骨，以一腔浩然正气，独抗群魔，终于上沐天麻，逢凶化吉，可能在这南荒秘洞之内，巧获奇珍……”

司徒畏听到此处，愕然插口向柴无垢问道：“二妹，你与赛大侠遇见‘风尘狂客’厉清狂了么？”

柴无垢如今因见意中人安然无恙，不但仍是昔日那等高华俊朗的飒爽英姿，目光精神更觉饱满，知道果然因祸得福，定有奇遇，遂梨涡双现，满面春风地凝眸微笑答道：“四哥怎的这等问法？我与赛大侠并未遇见那位难惹难缠的‘风尘狂客’。”

司徒畏听说柴无垢与赛韩康并未遇上“风尘狂客”厉清狂，不由越发惊奇地讶然问道：“四妹与赛大侠既未遇上厉大侠，怎会知道我在高黎贡山凝翠谷内，并有罕世奇遇？”

柴无垢目注赛韩康微笑说道：“赛大侠，我们若不把彼此所遭所遇详细说明，恐怕不容易彻底互相了解呢。”

赛韩康微一点头，向司徒畏含笑说道：“司徒兄，请你先告诉我们你在步虚道观被点五阴重穴以后的一切经过。”

司徒畏遂将自己所受的苦难详细说出，只听得柴无垢咬碎银牙，对这位意中人儿频频注目，心疼不已。

赛韩康静静听完，向柴无垢笑道：“原来那朵朱红雪莲是被‘风尘狂客’厉清狂抢走，并帮了司徒兄一场大忙，总算仲孙飞琼姑娘的大雪山玄冰原之行未曾白跑。”

司徒畏失惊问道：“那朵朱红雪莲竟是你们所有？”

柴无垢遂也将黄山天都大会等一切经过，缕缕说出。

司徒畏听完以后，才对目前的武林情势有所了解，但转念一想，又复蹙眉问道：“二妹，你说了半天，尚未曾说出怎会知道我在这高黎贡山凝翠谷内？”

柴无垢笑道：“我与赛大侠正在到处游览，准备届时前往峨嵋，与‘三手鲁班’尉迟巧及夏天翔等会合之际，忽然突乎其来地收到一封柬帖。”

司徒畏问道：“莫非就是这封柬帖说明我在高黎贡山凝翠谷内？”

柴无垢点头微笑，自怀中取出一封柬帖，交与司徒畏观看。

司徒畏见这柬帖尚未拆封，但封外便已龙飞凤舞地写着一首七绝：“龙飞剑客知何处？历尽凶危得异珍。高黎贡山凝翠谷，松花明月证前因。”

司徒畏看完说道：“这封柬帖定是‘风尘狂客’厉清狂所书，除他以外，决无别人知晓我在此处，并获得师叔‘慈心羽士’管三白的白龙神剑及‘白去剑谱’。”

赛韩康笑道：“我与柴女侠获得柬帖以后，便依照封外诗句指示，匆匆赶来，尚未拆阅内容，司徒兄何妨看看是否‘风尘狂客’厉清狂所为？”

司徒畏心中认定此事除了厉清狂外，再无别人，但如言拆封一看，却愕然瞠目，作声不得。

原来柬内只有四个大字，写的是：“蔷薇愿遂。”

赛韩康见司徒畏这般神态，不由微诧，目光瞥处，失声叹道：“原来在武陵山乱葬岗上暗助司徒兄及写这柬帖之人，竟是那位愿花长好、愿月长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

柴无垢玉颊微红，惊喜交迸，钦服无已地叹息一声说道：“这位‘蔷薇使者’委实称得起绝代奇人，蔷薇愿力也真有莫大灵验。司徒四哥，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一时气愤，认为蔷薇愿力无灵，曾经再去岷山金玉谷，准备施展‘般禅掌力’，毁去那座蔷薇坟呢！”

司徒畏体会出柴无垢对自己的无限深情，遂把那封柬帖揣入怀中，也自感叹说道：“二妹，等我清理点苍门户，惩治掌门师兄及我哥哥的逆伦重罪，替管师叔报仇雪恨以后，我们似应携手再上岷山，到蔷薇坟前，一谢‘蔷薇使者’。”

柴无垢芳心之中充满喜悦，含笑问道：“司徒四哥，你如今获得白龙神剑，精参‘白云剑谱’，又学会‘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两招

奇绝剑法，应该自己衡量衡量，是否已能胜得过你掌门师兄铁冠道长？”

司徒畏想了一想，剑眉微剔答道：“我独处秘洞，毫无外扰，冥心参悟的数月以来，已把‘白云剑谱’与七十二式回风舞柳剑法的精妙之处，互相融会贯通，威力大为增强，加上白龙神剑及‘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两招绝学，应该足可与我那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哥哥暨掌门师兄一斗。”

柴无垢点头笑道：“我也估计你如今业已足可与铁冠道长或‘紫焰天尊’雷化、‘辣手纯阳’司徒敬等放手一战，但仍宜暂时忍耐，不必去往步虚道观自投虎穴龙潭，还是等到今年十二月十六的正式天都大会之上，再行当着举世群雄，宣布对方所犯神人共愤的逆伦重罪，清理点苍门户为当。”

司徒畏经过这场九死一生的灾厄以后，业已棱角渐平，心情较稳，闻言毫不反对，点头笑道：“二妹所言极是，但如今至十二月十六之间的这段时日颇长，我们怎样消磨？……”

柴无垢不等司徒畏话完，便即嫣然笑道：“我们仍应赶去峨嵋，与夏天翔等会合，看看他们远上昆仑，揭破祁连、点苍狼狈为奸一事的经过情形，有无特殊变化。”

司徒畏自与柴无垢劫后重逢以来，虽因有赛韩康在旁，未能过份亲热，一偿相思之苦，但他们情投意合，早订深盟，就这样的相互温言笑语，灵犀暗度，也已得到莫大安慰，并不一定非像世俗儿女那等脂口轻尝，温香入抱不可。

如今听了柴无垢这说法，自然点头赞同，一行三人，遂自高黎贡山东归，欲往峨嵋坤灵道院，探听夏天翔、尉迟巧等已否来过及其去向，彼此设法相会。

但走到接近点苍之时，柴无垢却买了一件极为宽大的黄色长衫，并亲手缝制了一副黑色面罩，向司徒畏笑道：“司徒四哥，你把这长衫换好，并带上面罩。”

司徒畏愕然问道：“二妹，这算何意？”

柴无垢笑道：“此处地近点苍，你那几位师兄手下的党羽颇多，我不愿意令他们过早地发现‘龙飞剑客’司徒畏灾厄已消，武力已复。”

司徒畏听她如此说法，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样也好，等我向他们突然问罪之时，我哥哥与掌门师兄必将大出意外，惊心荡魄。”

赛韩康、柴无垢、司徒畏三人，本想悄悄经过点苍，暂时对铁冠道长、雷化、司徒敬等不加招惹，谁知所愿未遂，仍然引起了步虚道观之前的一场恶战。

原来他们业已走过点苍，却迎面遇上飘然而来的峨嵋掌门玄玄仙姥。

赛韩康突见这位峨嵋掌门在此出现，知道必有原因，遂在相互略微寒暄后，含笑问道：“请问仙姥，赛韩康有位忘年小友夏天翔，曾与令徒霍秀芸姑娘互订峨嵋金顶之约，不知曾否……”

玄玄仙姥因已由夏天翔、尉迟巧口中得悉各情，知道赛韩康等不是外人，遂含笑说道：“夏天翔贤侄已然去过峨嵋，如今为了昆仑掌门知非子遇难一事，正与‘雪山冰奴’冷白石、‘三手鲁班’尉迟巧及小徒霍秀芸等，去往祁连山绛雪岩设法援救。我老婆子则想到步虚道观之中

一探点苍群凶动静。”

赛韩康闻言失惊问道：“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那样一身绝世神功，竟会遭人毒手？”

玄玄仙姥摇头叹道：“常言说得好：‘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知非子不但遭人毒手，并还是伤在他昆仑特产的‘天荆毒刺’之下。”

话完，遂将自己所知，对赛韩康等转述一遍。

赛韩康等听完，方知不但祁连、点苍两派狼狈为奸，背后并另有异人撑腰，显然一场武林浩劫业已无法避免。

彼此略微感叹，赛韩康遂向玄玄仙姥引见“龙飞剑客”司徒畏，并把他那段可歌可泣的遭遇详细相告。

玄玄仙姥听得频频摇头，叹息说道：“我只道祁连群魔胡作非为，穷凶极恶，却想不到‘点苍三剑’更作出这等神人共愤的逆伦之举。”

说到此处，目注司徒畏，正色说道：“反正彼此冰炭难容，我们何必隐匿行迹？干脆光明正大地去往步虚道观一行，倘若知非子竟然落在点苍，也好就势合力，救他脱险。”

“龙飞剑客”司徒畏想了一想，慨然点头，柴无垢因知自己方面添了这位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后，实力已不算弱，遂向司徒畏含笑说道：“司徒四哥，我们虽已决定明闯点苍，但你的本来面目，仍宜到最后揭开，使对方多所惊疑才好。”

计划既定，遂由玄玄仙姥领头，直赴步虚道观。

铁冠道长、“紫焰天尊”雷化、“辣手纯阳”司徒敬等“点苍三剑”，这时均在步虚道观之中，闻得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来访，铁冠遂向雷化、司徒敬笑道：“这老婆子突然登门，不知何意？看在她也是一派掌门的份上，我们一同迎出步虚观。”

但双方在观门相见，铁冠道长等人便颇觉心中怙懔，因为来人除了峨嵋掌门玄玄仙姥以外，尚有“商山隐叟”赛韩康、“凌波玉女”柴无垢及一位身着宽大黄袍、脸罩黑巾的矫捷汉子。

赛韩康、柴无垢再度登门，已颇希奇，而那黄衣蒙面之人的步履神情，仿佛更为眼熟，却偏偏一时想不出对方来历？

双方进入大殿落坐以后，因司徒敬如今业已恢复道装，并取去眉心间的伪装红痣，以致勾引起柴无垢连番被害之恨，妙目中神光炯炯，不时森冷凝注，居然看得司徒敬那等绝世凶人有些毛骨悚然，不敢与她眼光相对。

铁冠道长等观中小道献过香茗，便向玄玄仙姥含笑说道：“仙姥法驾光降点苍，委实令步虚观生色增辉，贫道师兄弟迎迓稍迟，尚请担待。”

玄玄仙姥伸手一指赛韩康、柴无垢微笑说道：“道长何必过谦？这两位是‘商山隐叟’赛韩康、‘凌波玉女’柴无垢……”

铁冠道长不等玄玄仙姥话完，便自接口笑道：“一位是当代神医，一位是罗浮侠女，贫道等不但早仰盛名，他们两位在不久之前，并还光降过步虚观。”

赛韩康及柴无垢虽均听出铁冠道长语带讥讽，但仍淡然一笑，不作理会。

铁冠道长话完，略停片刻，不见玄玄仙姥继续引介那位看来眼熟，却猜不出来历的黄袍蒙面之人，遂忍不住发话问道：“这位朋友是谁？”

怎的已然到了我步虚观之中，仍吝于使贫道等一识金面？”

对方越是心急要问，玄玄仙姥遂越是设法拖延，不肯相告，故意岔开话头，目注铁冠道长含笑说道：“道长是否猜得出我老婆子此来的用意？”

铁冠道长目光微转，摇头笑道：“贫道等不敢以蠡测海，尚请仙姥明白指示。”

玄玄仙姥笑容一收，正色说道：“道长可知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遭人暗害，奇异失踪？”

司徒敬闻言，双眉一挑，正欲答话，但铁冠道长却向他微施眼色，抢先含笑说道：“知非子纵容昆仑门下滥用‘天荆毒刺’，为祸江湖，想不到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他居然也自受人暗害！”

玄玄仙姥见对方不但装得一本正经，并大谈天理报应之道，不由气得冷笑一声，又复说道：“我老婆子因与知非子相识多年，才在惊闻噩耗之下，特来点苍，探询他是否落在步虚道观之内？”

铁冠道长闻言，怫然变色说道：“仙姥是堂堂一派掌门身份，说话应该略微谨慎些，你凭什么怀疑知非子会落在点苍手内？”

玄玄仙姥冷冷一笑，尚未答言，柴无垢却柳眉双剔，抢先说道：“因为昆仑掌门知非子，是先中了‘天荆毒刺’，然后又被点了五阴重穴。”

铁冠道长因料想不到对方竟知实情，面色先是一惊，但立即恢复平静，装出愕然的神色问道：“知非子身中‘天荆毒刺’，又被点五阴重穴，却与我点苍一派有何关系？”

柴无垢见他赖得干干净净，不禁晒然冷笑说道：“怎会没有关系？祁连山绛雪洞中种植着另一株用以嫁祸昆仑的天荆奇树，而点人五阴重穴，又是你们戕害‘龙飞剑客’司徒畏时所用的手法，我们才分人半赴祁连，半来此地。”

听完柴无垢的这番话后，铁冠道长、雷化、司徒敬等遂知自己所认为的绝大机密，不料竟被对方全部探悉。

默然片刻，铁冠道长目内凶光一闪，恼羞成怒地狞笑道：“柴女侠所猜完全错误，知非子不在步虚观之内。”

柴无垢冷然问道：“这样一句空话，难道就足以使我们置信？”

铁冠道长一阵“嘿嘿”阴笑，以狠毒的目光凝注“凌波玉女”柴无垢问道：“怎样才能置信？莫非柴女侠倚仗你一身罗浮绝学，要想搜我这步虚观？”

柴无垢见对方已将变脸，遂暗聚功力，提防有甚无耻突袭，正待反唇相讥，却见玄玄仙姥向自己摇手笑道：“柴女侠不必激动，铁冠道长也是一派掌门的身份，他所说谅非虚言，我们此事不谈，且向对方请教另一件事。”

铁冠道长盛气未平，冷冷说道：“仙姥还有什么对我点苍怀疑之事？”

玄玄仙姥笑道：“这第二件事，与他无关，是他要向道长有所请教。”

话完，伸手一指身边所坐身着黄袍、脸罩黑巾、劫后重生、武功大进的司徒畏。

铁冠道长眉头深蹙，对“龙飞剑客”司徒畏仔细盯了几眼，但因决想不到司徒畏会这么快恢复武功，登门问罪，故仍看不出丝毫来历，向玄

玄仙姥问道：“这位朋友到底是谁？”

柴无垢以一种既颇得意，又颇高傲的神色，反向铁冠道长问道：“他是你多年旧识，难道只在脸上加了一方黑巾，身上穿了一件黄袍，便使你认不出么？”

铁冠道长、雷化、司徒敬虽然听出柴无垢话中有话，但仍未猜到“龙飞剑客”司徒畏身上，司徒敬并晒然说道：“我们似乎没有这等遮遮掩掩、见不得人的多年旧识。”

柴无垢一阵“咯咯”娇笑，目注司徒畏，高声叫道：“你且脱下所穿黄袍，摘去脸罩黑巾，让大家看看庐山面目，究竟是你见不得人，还是别人见不得你？”

司徒畏如言起立，缓缓脱下所着的那件颇为宽大的黄色长袍。

这件宽大黄袍一脱，露出“龙飞剑客”司徒畏猿臂蜂腰的英挺身材，便惊得铁冠道长“呀”的一声，与雷化、司徒敬一齐离座起立。

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商山隐叟”赛韩康、“凌波玉女”柴无垢见状，也均暗聚功力，起立凝神戒备，防范铁冠道长等人会对司徒畏有甚不利手段。

铁冠道长大感意外地手指罩脸黑巾尚未除去的“龙飞剑客”司徒畏，嗫嚅问道：“你……你……你是司徒……司徒……”

司徒畏不等对方话完，霍然伸手摘去罩脸黑巾，双目神光电射，森如利刃地一扫“点苍三凶”，抱拳冷笑着说道：“小弟正是司徒畏，三位师兄别来无恙？”

铁冠道长等“点苍三凶”一见司徒畏突然现身，本已惊讶欲绝。但更令他们惊讶的是这位被点五阴重穴、废去内家武功的“龙飞剑客”，双目神光太以慑人，分明有甚特殊奇遇，功力尽复。

在这种难堪已极的局面之下，除了恼羞成怒以外，别无他法，铁冠道长遂把脸色一沉，冷冷说道：“你昔日不服掌门令谕，本应行诛，我因看在师兄弟之情，才特降殊恩，姑贷一死，如今怎的还有颜面重回步虚观？”

司徒畏听得摇头叹道：“掌门师兄，你不要再执迷不悟，强辞夺理。小弟今日与三位师兄相见，彼此情份即了，你们对我个人迫害之仇，决不计较，但割舌刖指、残害管师叔的逆伦重罪，却神人共愤，无法宽饶，下次再见之时，也就是我司徒畏要替管师叔报仇，并为点苍派清理门户之日。”

铁冠道长静静听完，狞声厉笑说道：“管三白已死，点苍派由我掌门，既无前辈之人，更无前辈之物，你凭什么清理点苍门户？处置我的逆伦重罪？”

司徒畏轩眉正色说道：“司徒畏凭的是天理良心，江湖道义，以及沛乎胸中的一股浩然正气。何况管师叔人虽遇害仙游，他的白龙神剑还在！”

这几句话词严义正，力重万钧，听得玄玄仙姥、赛韩康、柴无垢等，一齐暗暗点头，静看“点苍三凶”如何应对？

铁冠道长起初也被“龙飞剑客”司徒畏这义正词严之语，说得悚然一惊，但旋即恢复狞恶的神情，冷笑道：“天涯之大，海角之广，到哪里去找白龙神剑？何况死鬼管三白早已手不能书，口不能言……”

司徒畏愤然目注铁冠道长，恨恨说道：“管师叔虽然被你逆伦叛上，惨无人道地割舌刳指，但在他老人家遇害之前，却说出了‘松花指路，明月当头’八字。”

司徒敬在一旁阴恻恻地插口说道：“这八个字儿难道具有无边法力，能够把天涯海角缩为芥子，让你找到死鬼管三白的白龙神剑？”

司徒畏心中好似难过已极，看了自己这位心毒手狠、丧心病狂的同胞兄长一眼，摇头长叹说道：“你当日在武陵山乱葬岗中，向我以酷辣的手段逼供之时，我确实尚不知这‘松花指路、明月当头’八字的含义，但幸遇绝世奇人相救，并加以指点，才在高黎贡山凝翠谷内参透灵机，寻得了管师叔昔年威震寰宇的白龙神剑。”

话完，伸手肩头，“呛啾啾”一阵龙吟脆响，精芒腾彩，夺目森肌，把柄前古神物，掣在手中。

铁冠道长等“点苍三凶”见司徒畏居然真把师叔“慈心羽士”的白龙神剑寻得，不由又是一惊，互相对看两眼，由“辣手纯阳”司徒敬狂笑发话说道：“就凭一柄白龙剑，你便想替死鬼管三白报仇雪恨？”

司徒畏俊眉双轩，目中神光电射，朗然叫道：“司徒畏不但武功已复，并获绝世奇逢，今非昔比……”

司徒敬霍然起立，晒然不屑地冷视司徒畏几眼，狞笑说道：“我就不信你这‘龙飞剑客’今非昔比，增强了多少绝艺神功！来来来，我们且到庭中比划比划。”

司徒畏早知不免与自己这位同胞兄长放手一战，遂持着白龙神剑，走向庭院。

峨嵋掌门玄玄仙姥、赛韩康、柴无垢，以及铁冠道长、雷化等“点苍双凶”，也一齐颇为紧张地随后跟出。

“辣手纯阳”司徒敬撤出那柄曾在黄山天都绝顶被霍秀芸用柳叶绵丝剑斫了一个小小缺口的青芒剑来，狂傲无比地硬抢中宫，剑发如风，一连攻出三式。

“龙飞剑客”司徒畏这是生平第一次与同胞兄长过手，心中自然难过异常，随手一式“柳线摇青”，白龙剑精芒蔽空，轻轻化解对方攻势。

司徒敬狂笑叫道：“我以为你既敢随同外人来与本派作对，必然学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旷代绝艺？原来仍旧用的是点苍回风舞柳剑法。”

司徒畏剑眉双挑，朗然答道：“司徒畏身是点苍弟子，沐荷点苍派历代祖师深恩，我为什么不用点苍剑法？”

司徒敬冷哼一声说道：“你既用点苍剑法，便休想胜过司徒敬手中这柄青芒神剑。”

一面发话，一面奇招迭出，剑影如山，硬把司徒畏圈入一片精光芒彩之中，左手并还不时蹈暇乘隙，凝气骈指，袭击司徒畏周身大穴。

目前形势，虽系司徒敬抢了先机，略占上风，但那位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毕竟是用剑名家，在静心观察片刻过后，浓眉深蹙，向雷化低声说道：“二弟可曾看出？司徒畏虽然仍用回风舞柳剑法，但却略有变异，凌厉之处如旧，沉稳轻灵则胜前多多，恐怕再斗上二三十招，司徒三弟便将失去目前这抢占先机的些微优势。”

雷化知道铁冠道长的看法正确，遂低声说道：“掌门师兄既已发现司徒畏今非昔比，似乎不必等到司徒三弟显出败象，便该设法换手……”

峨眉派掌门人玄玄仙姥自见这“点苍双凶”互相低语，便疑心他们要弄甚玄虚，遂将内家功力凝注双耳，静听究竟，以防万如今听得“紫焰天尊”雷化要铁冠道长设法换手，遂咳嗽一声，目注“点苍双凶”，正色说道：“关于司徒敬兄弟的闯墙之战，我老婆子决不相帮，但万一若有任何人中途插手，却先得和我较量较量。”

铁冠道长一代枭雄，狂傲绝顶，闻言正待反唇相讥，但转念一想，却深知这位峨眉掌门玄玄仙姥太不好斗，不要小不忍而乱大谋，影响到自己称霸武林的整个雄图大略。

轻重衡量之下，遂暂抑心头傲气，向雷化微笑说道：“武林人物互相过手，胜负本是常事，何足过份萦怀？慢说司徒三弟现在尚未落下风，便他败象已呈，我也不愿派人接替。”

玄玄仙姥听铁冠道长这等说法，反倒凜然一惊，深知这位点苍派掌门人定然别有重大凶谋，否则恐已亲自下场，与自己放手一战。

但虽然料定对方必有凶谋，却推敲不出凶谋何在？遂眉头略蹙，向身旁的“凌波玉女”柴无垢耳边低低数语。

柴无垢整副心神本就专注在与司徒敬恶斗的司徒畏身上，听完玄玄仙姥话后，略一寻思，便即曼声吟道：“把握时机兮，莫蹉跎，夜若长兮，梦必多……”

司徒畏因天性忠厚，虽屡受司徒敬迫害，心中对这位同胞兄长始终略存手足之情，几度宁甘放弃良机，未施煞手。

如今忽听柴无垢曼声作歌，意在催促自己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不禁双目精光略闪，手中白龙神剑一紧，施展出几式融会“白云剑谱”及回风舞柳剑法精粹的得意绝招，逼得司徒敬接连退出五步。

司徒敬见司徒畏招式手法略变，自己便由上风转到下风，心中哪里肯服？浓眉剔处，一招“春城飞絮”，一招“霸岸牵愁”，又复洒出漫天剑芒，向司徒畏强攻而至。

司徒畏一来忠厚，二来因绝艺新成，也有拿司徒敬试手之意，故而在这狠斗百数十招以后，业已深深体会出自己足可与阴谲狠毒的掌门师兄铁冠道长放手一战。

如今见司徒敬这般不知进退，依旧强攻，遂决意施展一招“风尘狂客”厉清狂所授的“松花指路”克敌，而保藏另一招凌空变化、威力更强的“明月当头”，留作他日大用。

心意既定，足下不丁不八，白龙神剑挺腕斜穿，投入司徒敬那招“春城飞絮”的飘飘剑影之内。

司徒敬弄不懂司徒畏这等打法究属何意？浓眉剔处，青芒剑旋出无数光圈，企图削断司徒畏持剑的右臂。

司徒畏“哈哈”一笑，全身真力齐注剑尖，蓦然抖腕猛震，白龙剑震出朵朵剑花，与司徒敬青芒剑所旋的无数光圈互相接触。

司徒敬总以为司徒畏被点五阴重穴，纵然被人解救，恢复如常，但在真气内力方面也必大打折扣，故而竟将右手这式“春城飞絮”化成虚招，功力贯注左手五指，准备在双剑一交之际，便施展“铁琵琶重手”，弹碎司徒畏右肋的所有肋骨。

谁知司徒畏福缘太好，无巧不巧地服食了厉清狂自异兽大黄手中抢来的半朵朱红雪莲，真气内力不但不减，反更增强，司徒敬右手青芒剑

若是实招，并用全力施为，或可勉强一拼，如今一起凶心，却弄巧成拙，立蹈危机，漫天青色光圈，与白色剑花在互一接触之下，司徒敬如遇电掣，虎口一麻，“ ”脆响慑人，青芒剑居然被震脱手，飞出七尺。

青芒剑脱手飞出，司徒敬便知此命已休，眼见司徒畏白龙神剑剑锋冷森森、光闪闪地直逼心窝，不由长叹一声，闭目待死。在这种情势之下，饶他铁冠道长何等沉稳阴鸷，也大惊变色，忙与雷化双双抢出，四只道袍大袖同挥，拂出一片强劲罡风，向司徒畏排空疾卷，企图挽救司徒敬的一条性命。

他们这一出手，玄玄仙姥、赛韩康、柴无垢等怎能坐视？或是举掌猛劈，或是袍袖双扬，也自卷起一片怒涛狂飚，飞迎而上。玄玄仙姥对铁冠道长，这两位掌门人的功力恰好平平，难分轩轻，但赛韩康与柴无垢合力施为之下，却比雷化强过半筹，震得这位点苍第二剑闷哼一声，身躯微摇，退后两步。

这时“龙飞剑客”司徒畏的白龙神剑业已指在“辣手纯阳”司徒敬的心窝之上，但却停剑不进，目中泪光微闪，悲声叫道：“哥哥，你睁开眼睛来，我对你说几句话。”

司徒敬委实不愧一代凶人，闻言双目一张，厉芒四射，狞声叫道：“司徒畏，你要杀便杀，不必猫哭老鼠，假作慈悲，须知今日倘若你不杀我，他日我却仍将把你碎尸万段。”

如今铁冠道长、玄玄仙姥等人，均已停手不斗，静悄无声地观看司徒畏怎样处置他这丧心病狂的同胞兄长。

司徒畏泪痕满面，目注司徒敬，神情凄切地沉声道：“先贤说得好：‘兄则友，弟则恭。’你这做哥哥的虽然对我百般相害，毫不友爱，但我这做弟弟的，到目前为止却依然对你恭恭敬敬，不忍骤下绝情毒手……”

司徒敬毫不感动，依旧狞声厉笑说道：“司徒敬不领你这份人情，我早就与你绝了兄弟之义。”

赛韩康、柴无垢以及那位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一齐听得摇头，司徒畏也不禁剑眉微剔，泪光一收，朗声说道：“哥哥既然这等执迷不悟？则司徒畏今日剑下留情，就算彼此绝了兄弟之义，他日江湖再遇，我却要倚仗管师叔所遗的这柄白龙神剑，替他老人家报仇雪恨，并清理点苍门产。”话完，神情既颇凄怆，又颇激动地收回白龙神剑，“呛”的一声入鞘。

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见事情已闹到这等地步，遂向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说道：“事既如此，我老婆子等暂且告别，彼此一切恩怨纠缠，均留待黄山天都会上总作交待。”

铁冠道长因自己与“九首飞鹏”戚大招所订各种凶谋多已败露，遂冷笑答道：“祁连、点苍两派，不久即将合并，也不再参与黄山天都大会，武林高朋倘有赐教，请命驾祁连山绛雪岩，贫道当与戚大招兄竭诚款待。”

“龙飞剑客”司徒畏听得大吃一惊，双目精光奔射而出，注定铁冠道长沉声问道：“你敢如此倒行逆施？使点苍一脉至此而绝？”

铁冠道长狂笑说道：“点苍、祁连两派合并，实力强大，方足与当世武林中任何门派争雄，这正是我高瞻远瞩的大略宏图，谁像你那等墨

守成规，目光如豆。”

司徒畏恨得猛一顿足，足下方砖，裂了数块。

“凌波玉女”柴无垢见状，向他耳边低声说道：“司徒四哥不必气恼，我们且把对方恶毒阴谋传告其他门派，同申正义，共讨祁连，那时岂不仍可重整点苍门户？”

玄玄仙姥及赛韩康也自低声相劝，司徒畏才带着一种极为愤恨的心情，离开了步虚道观。但他们刚刚转过两座山环，步虚道观方面一片火光，冲天而起。

司徒畏知道这是铁冠道长为了表示与祁连派合并的决心，才放火焚却步虚道观。遂肃立恭身，向天一拜，口中喃喃说道：“点苍派历代祖师在天英灵默佑弟子司徒畏剪除逆伦弑上、败坏门户的两位师兄，重兴本派。”

第十六章 无限风波

“龙飞剑客”司徒畏在点苍山中，满怀义愤，向天祝祷之时，也正是夏天翔在祁连山中，满腹情愁，顿足无奈之际。

原来“雪山冰奴”冷白石、“三手鲁班”尉迟巧、夏天翔、霍秀芸等四人，自峨嵋赶往祁连，途中虽然无甚周折，但夏天翔却因灵猿小白曾在峨嵋金顶瞥见自己与霍秀芸的亲热情形，并替它主人吃醋，用山石怒打自己，深恐小白回转祁连以后，必于仲孙飞琼面前搬弄是非，倘若仲孙姊姊信以为真，却叫自己怎样解释应付？

这四人全是当世武林一流好手，展足功力，旦夕飞驰之下，未消多日，便自赶到祁连，并因悬念仲孙飞琼及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的安危，当夜便由夏天翔引路，往绛雪岩阴的绛雪洞中掩去。

谁知刚刚走到夏天翔上次与仲孙飞琼相逢之处，来路上突然起了“的答”蹄声，夏天翔遂请冷白石、尉迟巧、霍秀芸等一齐藏入嵯峨怪石之后，低声说道：“我们看看这骑马之人是谁？因为蹄声颇熟，不是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的千里菊花青，便是我仲孙飞琼姊姊的青风骥。”

冷白石侧耳一听，向夏天翔笑道：“这蹄声是与我们背道而驰，但我们来时，却又不曾见甚马匹，莫非此人是藏在路旁，不愿与我们相见么？”

夏天翔闻言，心中方自一阵狂跳，忽又听得远远传来仲孙飞琼爽朗中微带幽怨的隐约歌声，唱的仍是那四句：“当聚则聚，当散则散，不落言诠，不坠情障……”

这几句歌辞听在夏天翔耳内，宛如霹雳当头，震得他心神皆悸，赶紧自嵯峨乱石中一纵而出，施展“传音及远”神功，大声叫道：“仲孙姊姊……仲孙姊姊……”

第二句仲孙姊姊方出，面前黄影一闪，异兽大黄突自半崖凌空倒扑，毛茸茸的巨掌一挥，便向夏天翔迎胸打到。

夏天翔一来满腹情愁，神思迷惘，二来想不到大黄也会出手袭击自己，以致根本不及闪避，硬吃大黄这当胸一掌，震跌出四五步外，几乎晕绝。

冷白石弄不清其中情由，见状勃然大怒，正欲出手惩治大黄，尉迟巧却眉头深蹙地止住冷白石道：“冷兄且慢出手，事情太怪，因为这只异兽正是仲孙飞琼姑娘所豢，不知怎会突向夏天翔老弟袭击？”

大黄一掌震跌夏天翔后，对他怒目狞视几眼，甩下一封柬帖，便往蹄声的方向疾驰而去。

夏天翔这一掌着实挨得不轻，苦着脸儿，手抚胸膛，方自茫然起立，那位天真无邪、不太通晓人情世故的霍秀芸姑娘，却向他蹙眉问道：“翔哥哥，我真不懂，你仲孙姊姊养的那只白猴子在峨嵋金顶曾用石头打你，怎的她养的这只黄猴子也要打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她不起之事？”

这几句话儿，问得夏天翔简直哭笑不得，看着霍秀芸，满面飞红，不住摇头，却无法作答。

尉迟巧见他这副尴尬神情，又看了霍秀芸两眼，不由恍然大悟，失笑说道：“夏老弟，我已经知道你的苦衷，但如今误会已成，只好留待日后再加解释，你且把那封柬帖拆开看看。”

夏天翔虽然满怀懊丧，但仲孙飞琼芳踪早渺，遂只好剑眉紧蹙，拾起那封柬帖拆开一看，上面写着：“昆仑掌门知非子现落于祁连群凶之手，但知非子似有难言隐事。昆仑派中确有叛徒，暗地为祁连撑腰之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武功极高，必须特别注意。彼等定于今夜在绛雪洞外大审昆仑掌门，一切真相，当可大白。飞琼江湖飘泊，倦鸟知还，拟归侍家父，略尽儿女之道。诸君读此函时，飞琼已率小白大黄在百里外矣。魑魅猖狂，希多珍重。”

这封柬帖并未写明留与何人，也无丝毫怨愤之言，但夏天翔看在眼里，却如万箭穿心，难过已极，知道仲孙姊姊对自己失望颇深，要想向她解释误会，弥恨情天，只怕绝非易事。

尉迟巧看出夏天翔心事重重，遂赶紧设法岔开话头，含笑说道：“仲孙姑娘函中既称祁连群凶定于今夜在绛雪洞外大审昆仑掌门，则知非子定尚未死，我们来得恰巧，大概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之前，还可以欣赏一台精彩好戏。”

这几句话，果然激发了夏天翔的百丈雄心，剑眉双轩，接口说道：“我仲孙姊姊函上说是知非子似有难言隐事，则我们今夜确实应如尉迟老前辈之言，隐身暗窥，不到知非子性命危殆的最后关头不可出手，倒看看谁是昆仑叛徒，以及有关此事的一切真相。至于那两位为祁连派撑腰的黄衣长发老人……”

尉迟巧忽似想起甚事，愕然插口说道：“当初我在绛雪岩阳的众妙堂中只看见一位黄衣长发老人，如今怎会成了两位？”

夏天翔用手一指冷白石，微笑说道：“管他究竟是几位黄衣长发老人，我们有冷大哥这等绝世高手……”

冷白石闻言慌忙摇手笑道：“夏老弟千万不可这等说法，祁连派好手极众，‘九首飞鹏’戚大招及‘白头罗刹’鲍三姑均颇难斗，何况尚有那两位莫测高深的黄衣长发老人，故而我们今夜企图营救昆仑掌门知非子之举，艰危凶险必多，老弟务须慎重，不宜轻敌莽撞。”

四人一面商议，一面前行，业已距离绛雪岩阴不远，夏天翔想起上次与异兽大黄，俯瞰灵猿小白戏弄“阴司笑判”吴荣的那座小崖，遂向冷白石、尉迟巧、霍秀芸笑道：“我们翻上那座小崖，藏身崖顶，恰好可以看到绛雪洞口，且上下相隔，也只有十三四丈高低，不难扑落。”

众人闻言，翻上小崖一看，崖顶松石颇多，委实是个极好的藏身所在。

“雪山冰奴”冷白石独自藏入一株古松的虬枝密叶之间，“三手鲁班”尉迟巧钻进崖顶一条阴黑的石缝，夏天翔与霍秀芸则双双躲在一块巨石之后。

如今大概因时刻尚早，绛雪洞口未见有人，霍秀芸遂用一种旁人无法听得的极低语音，在夏天翔耳边说道：“翔哥哥，你自到祁连山后便不大理我，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霍秀芸也是风华绝代的红妆侠女，这等偎在身畔，吹气如兰，低声细语，夏天翔怎得不心生怜爱，何况深知引起仲孙飞琼误会之事，错误并不在霍秀芸，遂摇头苦笑答道：“芸妹不要瞎猜，你又不曾作错甚事，我怎会对你生气？”

霍秀芸闻言，愁眉略展，但仍眼圈微红，又向夏天翔低声问道：“翔

哥哥，你既不是对我生气，却为什么眉头深锁，忧容满面？是不是那只黄猴子把你打得重了？日后遇见它时，我用柳叶绵丝剑斩断它一只前爪，替你报仇就是。”

夏天翔听得吓了一跳，慌忙摇手叫道：“不行，不行，你千万不要再去惹那一白一黄两只猴子。”他因心急之故，不免话音略高，听得尉迟巧眉头深蹙，伸手抛过一块小石，以示警戒。

夏天翔会意噤声，脸上不由“哄”的一热，但这时十三四丈之下的绛雪洞口已有动静，由两名祁连弟子摆设了不少桌椅等物。

天时约到二更，绛雪洞中走出一群人来，当先两位长发披垂的黄衣老人，黄衣老人身后跟着一位身着宽大白袍的蒙面人，以及祁连掌门“九首飞鹏”戚大招、“阴司笑判”吴荣，却未见有“白头罗刹”鲍三姑、“铁面鬼王”佟巨在内。

那两位黄衣老人，面貌均为披垂的长发所掩，看不真切，但却大刺刺地坐了当中主位，“九首飞鹏”戚大招、“阴司笑判”吴荣侧坐相陪，那身着宽大白袍的蒙面人好似辈份稍低，未曾就坐，侍立在靠左的那位黄衣老人身后。

四人坐定以后，靠左的黄衣老人以一种奇异的语音向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知非子何时可以解到这绛雪洞口？”

“九首飞鹏”戚大招含笑答道：“我师姊鲍三姑与三师弟佟巨亲自押解知非子来此，不过三更，定然到达。”

这时隐身崖顶古松虬枝密叶中的“雪山冰奴”冷白石，心头极为惊疑，暗忖戚大招平素何等恃技骄暴，如今居然恭恭敬敬地服从黄衣老人号令，则这两位黄衣老人必属绝代高手，怎的自己几乎想遍当今人物，均猜不透对方的丝毫来历？

冷白石一面思索，一面又听得那靠右坐的黄衣老人怪声说道：“戚掌门人，祁连、点苍两派合并之事怎么样了？”

戚大招得意已极，“哈哈”笑道：“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最近即将火焚步虚道观，率领所有点苍好手迁居祁连，彼此同盟，加强实力，以与少林、武当、罗浮、峨嵋、雪山等派，一争雄长。”

右首黄衣老人唔了一声，又复问道：“祁连、点苍两派既然合并，总该另起派名，你把这名儿想好了么？”

戚大招笑道：“老人家何必谦逊？这派名由两位老人家决定就是。”

左首黄衣老人阴沉沉地说道：“我们意欲助你压倒其他门派，威震天下，何不就叫‘震天派’？”

“九首飞鹏”戚大招拊掌赞道：“遵命，遵命，这‘震天派’三字，既颇响亮，又颇恰当。”

“雪山冰奴”冷白石等，听得点苍、祁连两派意欲合并，并另组“震天派”，不由又是齐吃一惊，屏息倾听。

右首黄衣老人突然微叹一声，向左首黄衣老人说道：“昆仑派中的‘白衣昆仑’萧惕变作寒冰塑像，掌门人知非子也作了阶下之囚，眼看业已瓦解冰消，我们总算是吐了一口胸头恶气。”

左首黄衣老人低声一哼说道：“瓦解昆仑派，只是我们的第二心愿，至于第一心愿，却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完成，那厮好不乖巧知机，居然直至如今尚不露面。”

这几句话，冷白石与霍秀芸均听得莫明其妙，但尉迟巧与夏天翔却因知道黄衣长发老人渴欲与一位武林奇客见面，不过始终未能判断这位武林奇客到底是谁？只约莫猜出可能是“北溟神婆”皇甫翠、“天外天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等三大难缠人物之一。

右首黄衣老人闻言，冷冷说道：“我们最多再等他一个月……”

话方至此，“白头罗刹”鲍三姑、“铁面鬼王”佟巨业已双双赶到，佟巨并把那位昏迷不醒的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挟在腋下。

左首黄衣老人手指知非子，目注鲍三姑问道：“他所中的‘天荆毒刺’的毒力解去了么？”

鲍三姑点头答道：“他中了我三枚‘天荆毒刺’，毒力至今始解，但‘辣手纯阳’司徒敬为防止万一生变，已经下手点了他的五阴重穴。”

左首黄衣老人摇头晒道：“对付知非子这等人物，哪里用得着如此大张旗鼓？”

一面发话，一面对那距离丈许以外、委顿在地的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微一挥袖，寒风飒然拂处，知非子全身一颤，似是已被左首这位黄衣老人运用隔空打穴的绝顶神功，解开晕穴。

那位身穿宽大的白袍，脸带面具，侍立在左首黄衣老人身后之人，自从出现以后，始终未发片言，但崖顶上的夏天翔却对他最是起疑，因心中始终觉得此人步履之间颇为矫捷，像是曾在何处见过。

知非子悠悠醒转，双目微睁，首先看到的是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遂眉头深蹙，自地上坐起身形，愤然发话问道：“戚掌门人，昆仑派与你有何仇恨？怎的竟与点苍勾结，对我出其不意地暗下毒手？”

“九首飞鹏”戚大招狞笑不答，坐在左首的黄衣长发老人却冷哼一声，向身后侍立的白袍蒙面人说道：“你去把第一号寒冰塑像搬来，让这位昆仑派的所谓掌门人看看再说。”

白袍蒙面人闻言，退后两步，闪身飘入绛雪洞内。

夏天翔因对此人特别注意，冷眼旁观之下，越发觉得依稀相识，倘将对方面具摘去，定然不是陌生人物。

霍秀芸茫无所知，只顾偷看热闹，“雪山冰奴”冷白石与“三手鲁班”尉迟巧则专心推测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的身份来历，但任凭他们搜尽枯肠，依旧毫无所得。

白袍蒙面人进洞不多时刻，便把那具“白衣昆仑”萧惕所化的第一号寒冰塑像取出，“咕咚”一声，抛在昆仑掌门知非子面前地上。

知非子起初颇真弄不懂何谓“寒冰塑像”？如今目光注处，方知竟是自己三师弟萧惕的一具冻僵的尸体。不由面容凄惨，向戚大招切齿问道：“戚大招，祁连、昆仑两派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一天二地之恨？”

戚大招冷笑答道：“知非子不要着急，如今天色方交三更，等到五鼓天明，你便将跟随萧惕及慕无忧之后，成为绛雪洞中的第三号寒冰塑像。但三更至五鼓之间，你有话可以尽量询问我们，我们也有好多话要问你。”

隐身崖顶石后的夏天翔听戚大招这等说法，方知自己昔日在绛雪洞中所见的三具寒冰塑像，前两具萧惕及慕无忧是真，后一具厉清狂是假，否则对方不会把知非子编列第三号。

夏天翔与萧惕陌不相识，自然对他不甚关心，但却为安全无恙的“风尘狂客”厉清狂暗暗庆幸，并为业已证实被群凶所害的“天涯酒侠”慕无忧，伤怀得流下两行英雄泪。

霍秀芸突然见他流泪，遂把个软绵绵、香馥馥的娇躯偎进夏天翔怀中，用第三人无法听得的“蚁语传声”向他耳边问道：“翔哥哥，你为什么哭？”

夏天翔也用“蚁语传声”凑在霍秀芸耳边答道：“我是为慕老前辈已证实被害之事伤心，芸妹不要多问，因为那两个黄衣长发老人看来功力太高，我们万不能露出丝毫声息，否则这场含有极大武林秘密的好戏，便将看不成了。”

他们这等温香入抱，耳鬓厮磨，虽属无心，但委实表现得太过亲热。

事有凑巧，这种旖旎风光，崖下群魔自然毫无所见，但比这座小崖更高的一座高峰之上，却有一双锐目，把夏天翔、霍秀芸几乎等于互相拥抱的香艳动作，一览无遗，并看得眼中喷火。

这双锐目非人类所有，而属于那只身着“护穴龙鳞”软甲的灵猿小白。

小白爪中紧握两块山石，觑准夏天翔、霍秀芸比了又比，终因顾忌惊动绛雪洞口的群魔，强自忍耐，未曾掷落。

这时，那位昆仑掌门知非子凝思片刻，仰天一叹，摇头苦笑说道：“我如今身遭暗算，武功被废，只好听任你们这群恶魔作弄……”

话犹未了，坐在当中靠右的那位黄衣长发老人，突以一种听来极为怪异的语音，冷笑着说道：“知非子，你不要以为你那点武功有什么超凡入圣之能、鬼神不测之妙。须知就算你五阴重穴未曾被点，内家功力未失，也难在我掌下逃出百招以外。”

知非子意似不服，双眉方自一轩，坐在靠右的那位黄衣长发老人竟微翻左掌，向七八尺外的石壁之上，凌空一按。

知非子与祁连群魔自然看得真切，崖顶的冷白石、尉迟巧、夏天翔、霍秀芸等四人也自看得分明，只见随着黄衣长发老人的左掌虚按之下，石壁上毫无声息动静，便立即现出一只几深达一寸的秀长掌印。

去年腊月十六，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在黄山天都峰绝顶，曾以“般禅掌力”印石留痕，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夜这位黄衣长发老人示威炫耀的“无风阴掌”，至少要比冰心神尼高出两成以上的火候，连那眼高于顶、生平从不服人的冷白石，也深惊厉害，自知弗逮远甚。

知非子自然识货，注目之下，知道对方果真身怀罕世绝技，毫未虚言，遂废然长叹道：“我知非子劫数临头，已然拼着以身啖魔，你们有问必答，但请按照江湖规矩，略微尊重我这一派掌门的身份。”

“九首飞鹏”戚大招自鼻中哼了一声，日注佟巨说道：“佟三弟，看在他总算一派掌门，又是将死之人，你且略微委屈，让他一个坐位。”

“铁面鬼王”佟巨如言起立，把坐位移到场中，让那昆仑掌门知非子缓缓坐下。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抬头一看天时，向知非子怪腔怪调、阴森森地说道：“如今距离五鼓天明，尚有个把更次，也是你留在尘世的最后一段光阴，我们互相均有疑云在腹，不妨一桩交换一桩，看在你身落人手、满盘皆输的份上，不妨让你先问。”

知非子见目前形势，知道自己今夜便算肋生双翼，亦难侥幸。遂决心按照对方所说，问清所有疑云，以免不明不白地变作寒冰塑像，死得糊涂到底。

主意既定，心肠一宽，索性把生死二字置诸度外，朗声问道：“施用‘天荆毒刺’为祸江湖之举，是不是你们祁连派一手所作？抑或另有帮凶？”

戚大招点头笑道：“这是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友与我戚大招所订的谋略，可惜似乎机密外泄，以致效果不太理想。”

知非子哦了一声，继续问道：“你们所用的‘天荆毒刺’从何而来？”

戚大招笑道：“起初是由你们昆仑门下供给，后来我派人在伏牛山鹏尸古洞之中，发现另一株天荆奇树，移植到这绛雪洞内。”

夏天翔在崖顶闻言，与藏身石缝中的尉迟巧交换了一瞥眼色，意思是说以前所料不差，果然鹏尸古洞中的奇异植物就是天荆奇树，并被祁连群凶设法移植至此。

知非子对祁连群凶找到另一株天荆奇树虽感意外，尚不十分惊异，但听得起初竟由昆仑弟子供给，不由失声问道：“我昆仑派中竟有人吃里爬外，与你们暗通声气？”

左首那位黄衣长发老人静听至此，突然冷笑连声，插口说道：“吃里爬外本是昆仑派的一贯特技，你怎不想想，你自己昔年若非施展这种手段，怎么获得掌门之位？”

这几句话，听得知非子心头一惊，满面飞红，目注这位似乎洞晓自己昔年隐事的黄衣长发老人，诧然问道：“尊驾何人？能否一示姓名身份？”

左首那位黄衣长发老人冷冷答道：“现在且让你猜，反正在你临死之前，定会令你看看我的庐山真面。”

冷白石等在崖顶听得好不骇然，暗想怪不得仲孙飞琼留函说知非子似有难言隐事，如今照这黄衣长发老人的语意看来，知非子之成为昆仑掌门，果曾施展不甚光明磊落的卑鄙手段。

知非子见那黄衣长发老人暂时不肯告知姓名，遂眉头微蹙，继续向戚大招问道：“我昆仑门下叛徒是谁？敬烦一告。”

戚大招嘴皮才动，右首黄衣长发老人冷冷问道，“凡属有关本来面目，必须等他即将绝气之前再行揭开。如今他已问得不少，似乎应该轮到我们问上一问。”

知非子对于本门叛徒是谁，委实急于知晓，闻言遂应声说道：“你们要问快问，我是知无不答。”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冷冷问道：“你这‘知非子’三字，是接掌昆仑门户以后所改，意义无非表示对一桩亏心往事知非……”

知非子大吃一惊，膛目问道：“你怎会知道得这等详细？我有什么亏心往事？”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冷笑问道：“昆仑派上代祖师临终传谕，命派中武功最杰出的女弟子陆琳接掌门户。你因病榻之前再无别人，竟起毒心，秘不宣布遗命，并派遣心腹暗算陆琳，把她从阿尔金山绝顶冷不妨推坠万丈幽谷，这才自行接掌昆仑一派。”

知非子惊诧欲绝，长叹一声道：“怪极！怪极！我如今身落人手，

死在临头，决不讳言当初错事。但这桩阴谋，你怎会知晓？”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阴森森地一笑，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来问你，当初奉你之命，在阿尔金山绝顶悄悄施展辣手，把陆琳推坠万丈幽谷、粉身碎骨而死的昆仑派中人物，是哪一个？”

知非子微一噤嘴，那黄衣长发老人沉声说道：“你若不照实直言，却莫怪我教你在临死之前再尝尝那‘错骨分筋手’的滋味。”

知非子如今业已像只斗败的公鸡，威风尽失，垂头丧气，指着身前那具寒冰塑像答道：“当初我派往阿尔金山绝顶向陆琳暗施毒手的心腹之人，就是这业已化为寒冰塑像的三师弟萧惕。”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闻言目注右首黄衣长发老人，冷笑说道：“我所料如何？萧惕死得是否毫不冤屈？”

这时崖顶古松叶枝间的“雪山冰奴”冷白石，石缝间的“三手鲁班”尉迟巧，以及大石后的夏天翔及霍秀芸，听得彼此心中全自起了一个问号。

这问号就是他们起初以为知非子是堂堂一派掌门，不幸身遭磨难，才赶来企图尽力营救。如今却无意获知秘讯，知非子的昆仑掌门身份，竟系用极不正当的毒辣手段谋夺而得，则是否还值得为他冒险犯难、以寡敌众，与绛雪洞口的这群混世魔王一搏？

他们对这问号尚未求得确定解答以前，那位昆仑掌门知非子却又面呈悔恨的神情，叹息道：“我当时虽因一时名心太重，设计夺得掌门之位，但始终天良不安，羞与一干正大光明的江湖豪侠为伍，遂改名知非子，约束昆仑门下尽量少与外界往还，并竭尽全力地培植女弟子鹿玉如，想把她造就成昆仑派下代执掌门户之人，以稍对陆琳赎愆。”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听到此处，抬头一看天色，已将四更，遂向知非子冷冷问道：“你是否急于想知道背叛昆仑、暗将‘天荆毒刺’交与祁连、点苍运用之人是哪一个？”

知非子点头苦笑说道：“我知非子今夜不但命尽于此，昆仑一派可能亦将从此而终，在这等情况之下，你们似乎应该让我死得明白一点？”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点头冷笑，手指那位身穿宽大白袍的蒙面人，得意地说道：“这就是所谓昆仑叛徒，你能认得他么？”

这两句话，吸引得知非子及崖上冷白石等十道目光，全都凝注在那白袍蒙面人的身上。

知非子空自穷极目力辨识，但如今那名白袍蒙面人宛若石像般矗立在两位黄衣长发老人之间，不言不动，白袍宽大，面具深厚，根本使人无法看出他的本来面目。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见知非子辨认不出，不禁哑然失笑，伸手轻拍白袍蒙面人的肩头说道：“你且脱去白袍，摘下面具，让这位昆仑派掌门人看看仔细。”

白袍蒙面人如言现出本来面目，顿时令两明六暗八道眼神，惊诧得无以复加。

这两明六暗八道眼神，没有冷白石在内，而属于昆仑派掌门知非子、尉迟巧、夏天翔、霍秀芸等四位。

原来那人脱去白袍、摘下面具以后，竟是举措怪异、曾经引起夏天翔、尉迟巧疑窦的知非子得意衣钵传人、将来准备让她接掌昆仑道统的

鹿玉如姑娘。

知非子骤见所谓昆仑叛徒，竟是自己最心爱的女弟子鹿玉如，自然全身皆颤，惊怒欲绝。

尉迟巧及夏天翔则在惊诧万分以后，恍然大悟，怪不得鹿玉如要撕碎那片淡红三歧树叶，并打了夏天翔一枚“天荆毒刺”。夏天翔尤其暗叹那位“蔷薇使者”似能前知？“玉有刺”之语丝毫不差，这美秀绝伦的鹿玉如姑娘，简直便是一朵浑身皆刺的玫瑰。

霍秀芸惊讶之故，却是由于突见这昆仑叛徒鹿玉如的容貌，竟与自己极为相似。

至于冷白石，则因对这一切茫然失措，故那两明六暗八道惊诧的眼神之中，无他在内。

知非子双眉紧蹙，目光凝注鹿玉如有顷，声音微颤，发话说道：“玉儿，我平日待你不薄，万万想不到昆仑叛徒居然是你？”

鹿玉如玉颊之上满布严霜，冷冷答道：“因果循环，冤怨相报，你若想到是我，我又怎能把昆仑一派搅得冰消瓦解？”

知非子闻言，失惊问道：“你本是人家的弃婴，被我自昆仑绝峰脚下的鹿洞之中抱回，指鹿为姓，加以抚养，十余年来，爱若亲生，恩义非浅，如今怎会提到‘冤怨相报’四字？”

崖顶的尉迟巧、夏天翔等，觉得知非子这几句话问得颇为在理，倒看这位背师叛上的鹿玉如姑娘怎样答复？

鹿玉如冷冷看了知非子一眼，毫无感动地应声答道：“你抚养我本身之恩，抵不过害我母亲之怨。”

知非子蹙眉问道：“你母亲是谁？”

鹿玉如一双妙目之中射出蕴含怨毒的光芒答道：“我母亲当年若不被你暗派萧愴，推坠阿尔金山的万丈绝壑，哪里会由你接掌昆仑道统？”

知非子大惊问道：“你母亲是我师妹陆琳？”

鹿玉如点头说道：“你知道了这项秘密，大概可以甘心瞑目地变作第三号寒冰塑像了吧？”

知非子长叹一声，垂头不语。

左首黄衣老人一看天色，已将五更，遂对右首黄衣老人说道：“时刻已到，我们也该结束这场夜审昆仑掌门，把多年宿怨了断了吧！”

右首黄衣老人方一点头，知非子突然起立叫道：“我知非子今夜已然拼着以一身血肉清还孽债，但请容我在未死之前，再向鹿玉如问上一句话儿。”

鹿玉如冷冷说道：“你要问快问。”

知非子目光凝注鹿玉如问道：“你母亲陆琳是云英未嫁之身，本性又极贞淑，既已死在阿尔金山万丈绝壑之中，却怎会生出你来？你父亲又是哪位？”

鹿玉如樱唇微启，正待答复，左首黄衣老人却向知非子冷冷说道：“你这话问得有些过份，还是到了黄泉路上，自行参悟的好……”

说到此处，语音忽顿，抬头目注崖顶，用那种奇异的喉音怪笑说道：“崖上那些武林朋友，看了老大半天，如今应该下来替这位昆仑掌门送终了吧？”

崖顶群侠闻言大惊，这才知道黄衣长发老人的耳目之力果然特强，

自己等虽极谨慎小心，却早就被人发觉踪迹，隐忍至今，方始发话叫破。

无可奈何之下，“雪山冰奴”冷白石一阵震天狂笑，自古松枝叶间提气飘身，与“三手鲁班”尉迟巧、夏天翔、霍秀芸等，宛如陨电流星般驰下峭壁，纵落绛雪洞口。

祁连群凶，包括鹿玉如在内，均镇静异常，没有任何一人有甚惊奇的举措。

知非子见有人来，起初难免略兴侥幸之思，但等认清冷白石等以后，觉得比起眼前这帮恶煞凶神，实力悬殊过远，根本无济干事，遂又复嗒然丧气。

这时，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由坐椅上缓缓起立，向冷白石微抱双拳，含笑说道：“冷兄等既在崖顶看清其中因由，应该知悉我们这次对付知非子之事，不是师出无名……”

冷白石早就觉得难替知非子辩护，但又不甘让对方占住全理，遂截断戚大招的话头，接口说道：“昆仑掌门虽与鹿玉如姑娘结有夙怨，但‘武当三子’及罗浮派掌门冰心神尼、我主人申屠神君夫妇，均系局外之人，却在‘天荆毒刺’之下或死或伤，戚兄似乎应对天下武林同源有所交代！”

“九首飞鹏”戚大招想不到冷白石竟避开正题，由此反击，一时倒被僵住，嗫嚅难答。

左首黄衣老人见状，声如游丝缥缈，怪声笑道：“祁连派使用‘天荆毒刺’得罪其他武林人物之举，与我们向知非子报仇之举属于两事，不必混为一谈。”

冷白石向这位黄衣长发老人抱拳笑道：“冷白石虽不识尊驾来历，却看出必系绝世高人，要想替这位已成阶下囚的昆仑掌门讨点人情，不知尊驾能否俯允所请？”

鹿玉如闻言，向冷白石问道：“知非子外善内恶，人面兽心，我与我母亲茹恨至今，才得快意思仇，你怎的还来替他求精？我倒要请教请教，他有什么可恕之道？”

冷白石笑道：“鹿姑娘为母复仇，自然光明正大，但知非子毕竟身为当世八大门派中的一派掌门，反正他武功暂废，插翅难飞，能不能让他缓死些时，等到腊月十六的黄山天都大会之上，再向天下武林人物昭告罪状，他若真个内疚于心，无词可辩，岂不定将羞愧而死？”

左首黄衣老人静静听完，怪笑几声，向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你是不是还要参与腊月十六在黄山举行的第二次天都大会？”

“九首飞鹏”戚大招一阵厉声狞笑，摇头答道：“如今点苍、祁连两派同心之事，好似已成公开秘密，我们何必远赴黄山，去受武当、罗浮、雪山等派责难？干脆不论何人，如若向戚大招提出质询，便请他命驾祁连便了。”

右首黄衣长发老人一向不大讲话，但听到此处，却突然接口说道：“戚掌门人不是已与点苍掌门人约定，合并祁连、点苍，成立震天新派？何不以腊月十六作为震天派开派之期，邀约举世武林人物来此参与盛典，并将一切恩仇当面了断？”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听完，根本不等戚大招作主，便向冷白石说道：“这办法太好，你能不能负责代为通知武林各派？”

冷白石想了一想，与尉迟巧、夏天翔、霍秀芸等略微计议，发话答道：“我虽可负责向武林各派转达此事，但腊月十六之期却嫌太为匆迫，恐怕举世豪侠难以赶到祁连。”

左首黄衣老人点头说道：“你这几句话说的倒是实情，我因希望在震天派开派之日，普天下有头有脸的武林人物一概到齐，可将日期延后两月，改为明年的二月十六便了。”

冷白石应声说道：“我答应替你传话武林，你也应该答应宽饶这位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暂时不死。”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连连点头，怪笑答道：“答应，答应，我不但答应暂时饶他不死，并还答应放他与你一同离去。只不过这种方法比杀死他冻作寒冰塑像，还要恶毒十倍而已。”

冷白石听不懂对方语内含意，方一愕然蹙眉，左首黄衣长发老人又自颇为得意地怪笑说道：“试想知非子一身武学已废，心腹师弟萧惕已死，衣钵传人鹿玉如已叛，卑鄙龌龊见不得人的往事已被揭开，他还怎样活得下去？岂不比变作绛雪洞中的寒冰塑像，更为难受？”

说到此处，目注那位脸色惨变、全身颤抖的昆仑掌门知非子，以一种讪笑的语气说道：“知非子，我已经答应饶你不死，你又可以回转昆仑绝峰去做你的掌门人了。”

知非子如今委实羞惭惊怒，百感交集，深觉无颜再见任何武林同源，遂狂吼一声，满口血光喷出，自行嚼舌而死。

冷白石见这位与主人“冰魄神君”申屠亥交情颇好的昆仑掌门，竟至如此下场，不禁惨然摇头一叹，向戚大招抱拳说道：“知非子既已自尽，冷白石等便当告退。”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忽然说道：“你与那老花子尽管先走，但两个年轻娃儿却得暂时留下。”

冷白石与尉迟巧听黄衣老人要把夏天翔、霍秀芸留下，不禁对看一眼，方自蹙眉思索，应该怎样答话之际，夏天翔业已扬声叫道：“你便请我走，我也不走，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笑道：“我知道你这娃儿颇为古怪刁钻，有话怎不快问？”

夏天翔居然不大把这两位身怀绝世武学的黄衣长发老人，及祁连群凶看在眼里，满面愤愤神色说道：“我纵刁钻古怪，也比你们毫无人性、心狠手辣要强得多。你们杀害萧惕及知非子，尚可说是报复前仇，但那位‘天涯酒侠’慕无忧，却为什么也被你们害死在绛雪洞内？”

这几句话，居然问得对方嗫嚅难答，约莫静默了半盏茶时，才由左首黄衣长发老人缓缓说道：“慕无忧知道的秘密太多，又爱故示渊博，到处多言，遂被鲍三姑所制，送到绛雪洞中，冻作寒冰塑像。”

夏天翔闻言，不禁愤然叫道：“人家多闻博见，与你何干？是不是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往事，怕被揭破，才对一位江湖侠士下此狠心毒手。”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厉声狞笑说道：“小娃儿不要过份张狂，我暂留你们，本无恶意，但若一再口出不逊，却莫怪……”

夏天翔不等对方话完，便即狂笑说道：“你不要发狠，留与不留的权力在我，我们愿来则来，愿走则走。”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晒然冷笑说道：“我未出绛雪洞，便知你们藏身崖上，但为了想借你们之口，将知非子贪狼狰狰的本来面目传告江湖，才听任你们偷窥至今，否则只消略一举手，你们早就成了阶下之囚，瓮中之鳖。”

冷白石听得傲性勃发，方自一剔双眉，夏天翔业已不服叫道：“老怪物莫要吹牛……”

右首那位不大讲话的黄衣长发老人突然冷笑说道：“你若不信，我就把你的同伴捉来给你看看。”

话音方了，黄衫一飘，自座椅中平拔五丈，在峭壁间微一点足借力，便像只大鹰般扑上夏天翔等先前藏身的崖顶。

冷白石一身功力冠绝雪山派，并不在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之下，但如今见了这黄衣长发老人扑登崖顶的身法以后，也自叹弗如，深知绝非对手。

夏天翔听了对方那等说法，及见了这等动作以后，不由诧异非常，暗想自己一行共只四人，怎的黄衣长发老人却说崖顶尚有同伴？

念犹未了，一声洪亮凄厉的猿啼，黄衣长发老人宛如云朵飘坠，回到座上，手中却拎着那只已被他用奇绝手法点晕的灵猿小白。

夏天翔一见不由惊忧交集，暗想仲孙飞琼姊姊居然派遣小白来打接应，足见对自己尚未绝情。但小白的身法何等敏捷？身上又穿有“护穴龙鳞”所织的软甲，仍被对方手到擒来，这黄衣长发老人的功力，委实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已与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相埒，自己等远非敌手，却怎样抢救灵猿小白？

右首黄衣长发老人提着灵猿小白的两只前爪，向左首黄衣长发老人笑道：“天下之大，真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怪事，这只猴子身上穿的金甲，居然是用‘大别散人’的‘护穴龙鳞’所制！”

这时夏天翔业已愁得剑眉深蹙，惶急万状，向冷白石、尉迟巧叫道：“冷大哥、尉迟老前辈，我们想个什么法儿救救小白。”

冷白石既与夏天翔极为投缘，又因这一行之中数自己武功最高，遂义不容辞地轻拍夏天翔肩头，轩眉笑道：“夏老弟不要发急，我拼着把半世英名付诸流水，以雪山派独擅的神功，试他一试。”

一面说话，一面功力暗聚，全身肤色突转惨白，并有砭人肌肤的丝丝寒气，自毛孔中激射而出，使得身旁的夏天翔悚然一惊，后退两步。

尉迟巧知道冷白石是要施展雪山派镇派绝学“九转天寒功”，与那两位不知来历的黄衣长发老人一拼生死。

但自己冷眼旁观，早就看出这两位黄衣长发老人远比戚大招、鲍三姑等高明，冷白石绝非对手，遂眉头微蹙说道：“冷兄……”

冷白石听了这“冷兄”二字，已知尉迟巧意图劝阻自己，不禁双目一张，神光四射，豪气凌云地狂笑道：“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前亡。我冷白石自成绝艺，闯荡江湖以来，真还少遇名家，罕逢敌手，今夜着能在这祁连山绛雪洞前结果归源，也未尝不是一件快事。”

话完，正待向手提灵猿小白的黄衣长发老人叫阵之际，谁知那位“峨嵋四秀”中未秀最秀的霍秀芸姑娘业已姗姗缓步而出，手中团弄着柳叶绵丝剑所化的银丸，向并肩而坐的两位黄衣长发老人含笑说道：“你们既以绝世高人自居，何必把一只猴子弄得这样可怜？要想打架，我们四

人个个都不畏怯，还是放了它吧！”

手提灵猿小白的黄衣长发老人，见霍秀芸走出来发话，突然换了一种和悦的语气，笑着说道：“你是替这猴子讲情？我可以饶它一命，但你也依我一项条件。”

霍秀芸想不到自己这个人情居然一说就准，遂梨涡微现，含笑问道：“什么条件？”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依然语音柔和地笑道：“我要留你在这绛雪洞中作客三日。”

霍秀芸如今与这位黄衣长发老人对面谈话之下，竟不仅不觉得对方可怕，反而发现这黄衣长发老人颇为和蔼可亲，竟毫不考虑地点头答道：“只要你先放了这只猴子，我就答应在你这绛雪洞中勾留三日。”

右首黄衣长发老人点头微笑，伸手在灵猿小白脑后轻轻一拍，便自把它凌空掷过。

霍秀芸自从在大别山初见小白开始，便颇为喜爱它灵慧乖巧，见状生恐小白昏迷未醒，坠地受伤，遂赶紧轻伸玉臂，把它接抱怀内。

谁知灵猿小白对主人太以忠诚，自从峨嵋金顶及适才藏身峰腰，两度瞥见霍秀芸与夏天翔的亲热情形，早已把她认成主人仲孙飞琼的情敌。又在穴道被黄衣长发老人拍开，知觉刚复之下，双眼一睁，竟见身在霍秀芸怀中，遂厉声一啸，伸爪向她面门抓去。

霍秀芸万想不到有此突变，忙一偏头，但左腮玉颊之上，已被灵猿小白抓了一条寸许来长的血印。

这时夏天翔最觉尴尬惶急，尉迟巧与冷白石也双双无计可施，而灵猿小白却已挣脱霍秀芸怀抱，利爪双伸，纵身飞扑，再度向她面门抓到。

霍秀芸更是弄得啼笑皆非，又不好意思出手与小白搏斗，正在深锁双眉，欲待飘身闪躲之际，突然冷风拂处，面前人影一晃，那等矫捷的灵猿小白，竟被来人夹颈皮一把抓住，悬空提起。

夏天翔见来人是位五绺微须的青袍老者，风神高朗，宛如苍松古月，超逸出尘，身法快捷轻灵得令人根本未曾发觉他从何而来。尤其奇怪的是，灵猿小白被这老者提在手中，居然乖乖服贴，垂手垂足的，不敢丝毫反抗。

夏天翔方觉诧异，“三手鲁班”尉迟巧已向他耳边低声笑道：“夏老弟不要担心，我们来了绝好的帮手，这位便是名震乾坤的‘天外情魔’。”

夏天翔闻言恍然顿悟，原来这青袍老者竟是仲孙飞琼姊姊的爹爹、与自己师傅及“风尘狂客”厉清狂三人齐名的“天外情魔”仲孙圣。怪不得灵猿小白被他抓住头皮，悬空提起以后，竟异常慑服，丝毫不敢妄动。

仲孙圣把灵猿小白提到面前，含笑叱道：“你这无用的蠢猴子，被人家捉住，霍姑娘替你讲情，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反对她恩将仇报？”

小白本极通灵，闻言才知自己把事做错，不禁闪动两只火红的大眼，偷瞥霍秀芸，眼光中流露出惭愧乞怜的神色。

霍秀芸已知来人身份，因自己受伤不重，又极为喜爱灵猿小白，遂向“天外情魔”仲孙圣恭身笑道：“仲孙老前辈请不要责怪小白，它因

被对方点晕，灵智方复，才弄不清其中……”

仲孙圣不得霍秀芸话完，便向小白笑道：“你听到没有？因为霍姑娘再度为你讲情，我才暂加宽饶，下次若再这样胡作非为，便决不宽贷了。”

说完把手一松，灵猿小白居然又向霍秀芸怀中扑去。

霍秀芸知道它这次决无恶意，遂含笑伸手接抱，灵猿小白果然极为柔顺地偎在她香肩之上，伸舌轻舔霍秀芸颊上的伤痕，但目光偶而触及夏天翔时，却仍为她主人醋意未消地露出愤愤之状。

这时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及祁连群凶，因突来强敌，一齐离座起立，由左首黄衣长发老人发话道：“天外情魔……”

四字甫出，仲孙圣便即摇头说道：“你叫我仲孙圣便了，这‘天外情魔’之号，我已无颜再用。”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讶然问道：“‘天外情魔’四字威震武林，你怎……”

仲孙圣微叹一声，目光略扫夏天翔，苦笑接口说道：“我门户之中向以‘当聚则聚，当散则散，不落言诠，不坠情障’十六字为训，谁知我爱徒花如雪及女儿仲孙飞琼，一个为了一钵神僧，一个为了……竟双双陷入情网，无法自拔，我还有何颜再用这‘天外情魔’四字？”

夏天翔听了仲孙圣的这番话后，心头既觉喜悦，又觉惶恐。惶恐的是仲孙圣语意之中，分明直指自己而言，喜悦的则是如此看来，仲孙飞琼姊姊确对自己有情，将来只要能把误会设法解开，岂不……

他正想得高兴之际，左首黄衣长发老人业已手指另一位黄衣长发老人，向仲孙圣发话问道：“你与他们不同，总应该猜得出我们两人的本来面目。”

仲孙圣点头微笑答道：“不用猜，不用猜，我到眼便即认出你们是当年把整个武林几乎闹得天翻地覆的终南旧识。”

右首黄衣长发老人微笑说道：“你这‘终南旧识’四字用得不错，二十年前我们便是在终南死谷附近初逢，我还记得你以‘天外情魔’的身份，便曾对我说过‘当聚则聚，当散则散，不落言诠，不坠情障’之语。”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也向仲孙圣说道：“你既已知道我们的本来面目，我想托你一事。”

仲孙圣笑道：“是不是想要我帮你们去找那位先生，让他到这祁连山绛雪洞口，一了当年孽债？”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点头说道：“他自动来找我们比较稳妥，倘若等我们海角天涯地前去找他，则武林中难免又要像二十年前那般天翻地覆，神嚎鬼泣。”

仲孙圣微笑说道：“这件事我虽愿受托，但那位先生的生平踪迹，宛如天际神龙，极难找寻，恐怕需要相当时日。”

左首黄衣长发老人想了一想，点头说道：“你说的也是实情，好在祁连、点苍两派协议合并，另创震天派，并已定明年二月十六为开派之期，邀请举世武林人物参与盛典，就便了断相互恩仇，你只要能令他及时赶到即可。”

仲孙圣笑道：“明年二月十六之期，我可勉强从命……”

说到此处，侧顾冷白石及尉迟巧等，微笑道：“冷兄、尉迟兄，此间诸事已毕，我们应该向对方告别了吧？”

冷白石、尉迟巧同声笑道：“全请仲孙先生做主便了。”

仲孙圣闻言，正待向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道别，霍秀芸却向夏天翔低声说道：“翔哥哥你们先走，在祁连山口等我，我要如言留在这绛雪洞中三日。”

夏天翔剑眉双蹙说道：“那怎么行？你怎能独自一人留在这等险恶无伦的龙潭虎穴之中？”

霍秀芸摇头说道：“翔哥哥不要担心，我看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对我好像并无恶意，何况我已经答应人家，怎能说话不算？”

说完，便把怀中抱的灵猿小白递给夏天翔，谁知小白对夏天翔仍有余恨，竟略加挣扎，溜到仲孙圣身旁，并向夏天翔呲牙一叫，显示对他颇为鄙薄。

霍秀芸委实天真无邪，到如今尚不知小白为何突把夏天翔视作对头？只是目注小白，嫣然一笑，便自姗姗举步，向右首那位黄衣长发老人走去。

夏天翔仍不放心，蹙眉叫道：“芸妹……”

仲孙圣忽然缓步走过，伸手轻拍夏天翔肩背，含笑说道：“夏贤侄不要担心，且听任霍姑娘在此勾留三日，我担保她绝对安全，有益无害。”

夏天翔暮然想起自己在仲孙圣面前应该对霍秀芸略避嫌疑，怎的反倒芸妹、芸妹的叫得这般亲热？

心中惶急，俊脸也自然而然地涨得通红，但仲孙圣却似根本对此未加理会，只向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微抱双拳，含笑说道：“仲孙圣等暂且告别，但等明年二月十六再复来此，参与震天派开派盛会便了。”

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对于仲孙圣也丝毫不敢轻慢，双双长揖还礼相送。

仲孙圣与冷白石等，一面转身走向祁连山外，一面含笑说道：“这场武林风波委实闹得不小，我固然急于天涯海角地到处寻人，筹商对策。冷兄及尉迟兄也该从速分头通知各大门派，停止举行第二次黄山天都大会，暨祁连、点苍合组震天派，定期开派之事。我们各有要务，不便久聚，莫如就此分别，再行相见。”

话完，青衫微摆，人影一晃，业已带着灵猿小白，到了十来丈外。

冷白石、尉迟巧正想向仲孙圣请教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的本来面目及其中种种隐秘，谁料他说走就走，并又这等说法，令人不便加以挽留，只得一齐怅然抱拳，恭身相送。

他们不便相留，但夏天翔却不顾一切地提气高声叫道：“仲孙老前辈，请留贵步。”

仲孙圣此时已与灵猿小白驰出二十来丈，闻声略一驻足，回头笑道：“夏贤侄有何话说？”

夏天翔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却仍红着一张俊脸问道：“请问仲孙老前辈，我仲孙姊姊今在何处？”

仲孙圣应声笑道：“她对你有点灰心，去往巫山朝云峰头，探看她姊姊花如雪去了。”

话完，携同灵猿小白，重又飘身，一青一白两条身影，便自消失在

苍松怪石以外。

“雪山冰奴”冷白石目送这一人一兽的背影，摇头微叹说道：“人是奇人，兽是奇兽，无怪这位‘天外情魔’与‘北溟神婆’及‘风尘狂客’齐名，享誉在武林八大掌门之上。”

说到此处，转向夏天翔、“三手鲁班”尉迟巧笑道：“尉迟兄及夏老弟在此暂候霍秀芸姑娘，冷白石却需先返大雪山玄冰原，向我主人申屠神君夫妇禀告点苍、祁连两派狼狈为奸，合并成立震天派，停开二次黄山大会，改定二月十六邀请举世群雄至祁连山绛雪岩，观光震天派开派盛典，并了断一切恩仇，以及昆仑掌门知非子身遭暗算，业已自尽惨死之事，然后再复奔走江湖，尽量转告武林各派。”

尉迟巧点头笑道：“冷兄尽管先行，但传告武林各派一事，不能由你单独任劳，好在有霍秀芸姑娘在场，峨眉已知，你只须禀报申屠神君夫妇，并转告知非子的二师弟‘昆仑逸士’向超然，至于武当、少林暨罗浮三派，由我与夏老弟负责传达便了。”

冷白石想了一想，点头同意，微抱双拳，飘身五丈。

但脚才点地，忽然又似想起甚事，回头向夏天翔叫道：“夏老弟，我送你一件东西。”

夏天翔应声纵过，冷白石取出一只小小的猿皮袋，递与夏天翔，含笑说道：“这袋中所贮，是十二粒雪山派威力奇强的独门暗器冰魄神砂，老弟倘若遇上强敌，不妨一试。但施展之前，必须先将纯阳真气贯聚掌心，方可取用，否则，自己便要吃苦头了。”

夏天翔知道对于这位性情古怪的忘年之交不必客套，遂大大方方地接过冰魄神砂，称谢收下。

冷白石再度向他及尉迟巧举手为别，身形闪动，电掣云飘般驰回大雪山玄冰原，对“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禀告一切经过。

夏天翔送走冷白石后，心头顿时充满情愁，这情愁之中的十分之七，是忧虑仲孙飞琼对自己误会太深，如何解释？其余十分之三，则是关怀霍秀芸独自一人留在龙潭虎穴般的绛雪洞中，作那两位不明来历的黄衣长发老人的佳客，不知有无性命危险？

他一会儿神驰巫山朝云峰头，一会儿又心悬祁连绛雪洞内，脸上神色，自然也就阴晴不定，瞬息百变。

“三手鲁班”尉迟巧旁观者清，心头雪亮，向夏天翔含笑问道：“夏老弟，如今绝无第三人在侧，我且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在地掏诚相答。”

夏天翔闻言，反向尉迟巧愕然问道：“老前辈怎出此言？夏天翔自从追随老前辈以来，曾有何事不实不尽？”

尉迟巧笑道：“据我从旁观察，仲孙飞琼姑娘及霍秀芸姑娘均对老弟情意颇深，但不知老弟对她们两位是一视同仁？还是有所偏爱？”

夏天翔想不到尉迟巧如此率直地向自己问起儿女私情，不由俊脸微红，长叹一声答道：“不瞒老前辈说，自然是仲孙飞琼在我心上份量较重，但霍秀芸天真无邪，惹人怜爱，我也不忍心对她置诸不理。”

尉迟巧听得失笑说道：“老弟既然对她们均自有情，我必设法使你鱼与熊掌，二美兼收，流传一段武林佳话。”

夏天翔苦笑说道：“老前辈何必拿我取笑？仲孙姊姊负气远行，误会无从解释……”

尉迟巧接口笑道：“要想向仲孙飞琼姑娘解释误会，并不太难，且等此间事了，我陪老弟上趟巫山朝云峰，但老弟却须提防小白、大黄，代它们的主人吃醋打你。”

夏天翔听得脸上又是一红，嗫嚅说道：“至于芸妹……”

尉迟巧憬然说道：“霍姑娘的安危确实比较可虑，我曾经一再思索，也想不出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为何要留她在那绛雪洞中作客三日？”

夏天翔剑眉一挑，目中神光电射，愤然叫道：“三日以后，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倘若不将芸妹安然无恙地送出绛雪洞来，我便拼造无边大孽，不惜引起雪山崩颓，向他洞内丢进一颗震山摧岳的师门至宝‘乾天霹雳’。”

尉迟巧闻言，不禁看着夏天翔皱眉一笑。

夏天翔见这位老前辈笑得有点诡异，遂讶然问道：“老前辈为何发笑？我又把话说错了么？”

尉迟巧忍俊不禁地失笑说道：“老弟施展北溟至宝‘乾天霹雳’炸毁绛雪洞的手段确实厉害，但雪山若崩，岂不连霍秀芸姑娘也一齐活埋在内？”

夏天翔听得耳根发热，强辩说道：“我是说芸妹万一遇害，便施展‘乾天霹雳’报复，在她安危未定，生死未明以前，自然不会这等鲁莽。”

尉迟巧微微一笑，也不再说什么，两人遂在祁连前山山口左近觅地休息，静等霍秀芸作客期满，脱险出洞。

第十七章 伊人何处

半日，一日，两日，第三天的夜色又深，不但夏天翔对霍秀芸悬忧已极，连“三手鲁班”尉迟巧也觉得有些心神不定。

时值盛夏，但祁连山位居西北，塞上风高，深夜之间，业已大有秋意。尉迟巧抬头一望中天月色，向夏天翔微笑说道：“夏老弟，我们且各自静坐，调气凝神，返虚入浑，便可暂忘烦恼。等功行用罢，天光也亮，倘若霍姑娘仍无音讯，我们便去绛雪洞前，向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责问。”

夏天翔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点头，好容易勉强静摄心神，刚刚入了内家妙境，耳边却似有似无的，听得有人叫“夏天翔”三字。

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心头幻觉，根本不加理会，但第二声“夏天翔”跟着又复传来，并听得心头一震，知道是有人用“传音入密”神功，避开尉迟巧，专对自己而发。

夏天翔微睁双目，见尉迟巧果然毫未惊动，遂轻手轻脚地站起身形，向那语音来处悄悄走去。

走出数丈，绕过一座崖角，方发现语音是由一个山洞中发出。

夏天翔刚刚走到洞口，洞中便有人以一种极为祥和温煦的口音说道：“夏天翔，你就在洞口坐下，我只愿与你谈话，尚不愿与你见面。”

夏天翔听得这人口音颇熟，但一时偏又想不起来，遂如言在洞口坐下，发话问道：“洞中隐身的是哪位前辈？召唤夏天翔有何见示？”

洞中人笑声说道：“霍可怜，玉有刺，琼多情，我的话儿都一齐应验了吧？”

夏天翔惊得跳起身来问道：“你是‘蔷薇使者’？”

“蔷薇使者”笑道：“你猜得不错，我的蔷薇愿力已使‘龙飞剑客’司徒畏及‘凌波玉女’柴无垢等一对有情人度过灾厄，完成心愿，如今应该全力帮你的忙了。”

夏天翔听“蔷薇使者”这样说法，不禁高兴得心头狂跳，大喜说道：“我如今遭遇到莫大困难，心想当世之中，大概只有‘蔷薇使者’能够帮忙，谁料居然念动神知，你便立即赶到。”

“蔷薇使者”说道：“你且慢高兴，你的事儿，恐怕要比司徒畏、柴无垢他们难得多呢？”

夏天翔方自一愣，“蔷薇使者”又复向他问道：“我命你持向一钵神僧求索千年芝液的那片‘蔷薇令’呢？”

夏天翔赧然答道：“那片‘蔷薇令’被我打赌输给仲孙飞琼，请等我慢慢设法，弄来还你。”

“蔷薇使者”笑道：“不要还了，便送给仲孙飞琼留作纪念也好。因为‘蔷薇使者’本有三位，轮流执掌‘蔷薇令’，故而必须归还，但如今只剩我一人……”

夏天翔讶然插口问道：“那两位‘蔷薇使者’安在？难道辞职不干了么？”

“蔷薇使者”叹息一声说道：“我们三人当初同发蔷薇誓，誓尽一切所能，终身为求取蔷薇愿力庇护的有情男女消灾排难，撮合因缘，怎会中途辞职不干？”

夏天翔恍然顿悟地哦了一声，说道：“莫非那两位‘蔷薇使者’业已功德圆满？”

“蔷薇使者”答道：“你这回猜得不错，第一号蔷薇使者及第二号蔷薇使者均已道成坐化，只剩下我这第三号蔷薇使者，必须把赋与你的蔷薇愿力实现以后，才能永绝红尘，功德完满。”

夏天翔闻言，心中方似吃了一帖宁神良药，暗自宽心之际，“蔷薇使者”却叹息一声，又复说道：“但我昔日在蔷薇坟前答应赋与你的蔷薇愿力，却是毕生最难完成的最后一次。”

夏天翔闻言，不禁由喜转忧，蹙眉问道：“你一再称难，究竟难在何处？”

“蔷薇使者”笑道：“你老实告诉我，心中爱的是谁？”

夏天翔知道在这位“蔷薇使者”面前不能说丝毫谎话，遂发自内心、毫不保留地应声答道：“我对仲孙飞琼及霍秀芸两个都爱，但若在不可得兼、万般无奈之时，则必取仲孙，宁可舍霍。”

“蔷薇使者”说道：“你这几句话儿说得确颇诚实，但使我特别为难之处，也就在此……”

夏天翔以为“蔷薇使者”是怪自己不应得陇望蜀，要想二美兼收，遂嗫嚅问道：“你是不是怪我……”

“蔷薇使者”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苦笑几声说道：“人好好色，理之常情，何况仲孙飞琼与霍秀芸均对你颇好，只要她们能够互相谅解，便一齐嫁你，有何不可？”

夏天翔接口问道：“你既不怪我得陇望蜀，想入非非，却又满口称难，是不是情爱分属两人，蔷薇愿力便难实现？”

“蔷薇使者”说道：“我若不尊重我的蔷薇愿力，这件事便毫无困难；但我若尊重我的蔷薇愿力，这件事便难到极点。”

夏天翔越听越糊涂，茫茫然问道：“对于圣洁无边的蔷薇愿力，自然应该尊重……”

“蔷薇使者”接口说道：“我知道你生性强傲，对任何事均不会反悔，故而为难已极，想不出怎样处置，才能三全其美。”

夏天翔蹙眉问道：“什么叫三全其美？”

“蔷薇使者”长叹一声，苦笑答道：“这件事中掺杂了莫大错误，你最爱的是仲孙飞琼，其次爱的是霍秀芸，但当初你在九疑山麓所见，心生爱好，为她远去蔷薇坟，求取蔷薇愿力的玄衣少女，却不是仲孙飞琼与霍秀芸二人中之一。”

夏天翔一听，果然深锁双眉问道：“你难道业已查出那骑青马、穿玄衣、独斩‘祁连四鬼’的少女是哪一个？”

“蔷薇使者”叹道：“我就因查出，才觉为难，她不是霍秀芸，更不是仲孙飞琼，而是生得与霍秀芸极其相像，倒反昆仑，投入祁连，被我称为‘玉有刺’的鹿玉如姑娘。”

夏天翔摇头说道：“不对，不对！”

这回轮到“蔷薇使者”讶然问道：“为何不对？”

夏天翔答道：“我曾经亲口问过鹿玉如，她加以否认，说是从未到过九疑山。”

“蔷薇使者”向夏天翔笑道：“她当时是因恐泄漏背叛知非子的机

密，才故意否认掩饰。”

夏天翔听“蔷薇使者”认定是鹿玉如，不禁蹙眉问道：“鹿玉如哪里来的青色龙驹？”

“蔷薇使者”笑着答道：“怎么没有？她骑的就是‘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千里菊花青。”

夏天翔听出蹊跷，扬眉问道：“鹿玉如既与祁连勾结，并骑了‘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千里菊花青，却又怎会狠心辣手地独斩‘祁连四鬼’？”

“蔷薇使者”笑道：“你问得颇为有理，幸亏我早将底细查明，不然真被你问住。”

夏天翔一看天色，约莫三更，知道尉迟巧调息行功，正入妙境，暂时不会惊醒，遂放心静听“蔷薇使者”叙述究竟。

“蔷薇使者”说道：“鹿玉如当时只认识两位黄衣长发老人中的一位，尚未与祁连勾结，那匹千里菊花青也是黄衣老人向‘九首飞鹏’戚大招借来，给鹿玉如代步，去往九疑山参谒另一位与她关系密切的黄衣老人，谁知巧遇‘祁连四鬼’，‘四鬼’因见她骑了本派掌门人的罕世龙驹，心疑责问，一言不合，动起手来，鹿玉如昆仑刺连展绝招之下，‘祁连四鬼’便化作九疑四鬼。”

夏天翔听得如梦方醒，心头不禁好觉为难，暗想自己爱的是仲孙飞琼及霍秀芸，偏偏当初却又为了鹿玉如远赴岷山祈求蔷薇愿力，如今弄成这等局势，叫自己怎生面面兼顾？

“蔷薇使者”听他默然无声，不由失笑说道：“你这胆大调皮的精灵小鬼，如今大概为难了吧？”

夏天翔对于这位“蔷薇使者”是既觉感激，又觉敬服，红着一张俊脸，以央告的口气说道：“这件事儿弄得如此复杂，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

“蔷薇使者”笑道：“我当时答应赋与你的蔷薇愿力，是对鹿玉如而言，则我的责任，只是设法把你及鹿玉如撮合成一双花好月圆的江湖侠侣。”

夏天翔惶然说道：“仲孙飞琼与霍秀芸又怎么办？”

“蔷薇使者”失笑说道：“谁叫你在未曾弄清对象以前，便风流倜傥，到处留情？她们两人之事，不在我蔷薇愿力的范围以内，应该由你自行了断。”

夏天翔越听越急，再复央求说道：“老人家，我知道你神通广大，愿力无边，帮帮我的忙好么？”

“蔷薇使者”笑道：“我的蔷薇愿力一经赋予，便不能撤销。”

夏天翔苦着脸儿说道：“我又不曾要你撤销，只想请你把这蔷薇愿力扩大一点。”

“蔷薇使者”哦了一声，大笑说道：“你这小鬼真是人小心不小，居然要想一箭三雕。”

夏天翔满脸飞红，赧然不语。

“蔷薇使者”笑道：“这种扩大了蔷薇愿力，简直可以改叫齐人愿力。”

夏天翔窘然说道：“老人家，这并非我贪得无厌，事到如今……”

话犹未了，“蔷薇使者”忽然笑道：“你纵上右边峭壁的怪石看看，

大概你的心上人儿至少来了两位。”

夏天翔闻言，真气微提，一式“俊鹤穿云”，斜飞四丈，纵上峭壁间一块突石的顶端，只见自绛雪洞方向，电掣云飘一般，远远驰来两条窈窕人影。

夏天翔回头向山洞中的“蔷薇使者”问道：“老人家，来人难道是霍秀芸与仲孙飞琼？”

山洞中寂然如死，毫无回音，仿佛那位来去无踪、神出鬼没的“蔷薇使者”，乘着夏天翔纵身的刹那间，业已隐形消失。

夏天翔剑眉深蹙，一头钻进洞内，见这山洞只有丈许深浅，毫无人踪，“蔷薇使者”果已飘然隐去。

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长叹一声，纵身出洞，但却险些与自峰脚转出的两条窈窕身影撞个正着。

这两条窈窕身影，一个正是夏天翔、尉迟巧均为她悬忧不浅、如今却安然归来的霍秀芸，另一个则是夏天翔为她远赴岷山蔷薇坟祈求蔷薇愿力，却在昆仑山下挨了她一枚“天荆毒刺”的鹿玉如。

这两位面貌几乎有七八分相若的绝代红妆，如今好像极为交契，神情亲热异常，霍秀芸并向夏天翔娇笑说道：“翔哥哥，你有一位仲孙姊姊，我也认了一位玉姊姊。”

夏天翔闻言，向鹿玉如看了一眼，觉得此女在姿色方面虽不逊于仲孙飞琼及霍秀芸，但想起她那心狠手辣的情形，却不由警惕殊深地微退半步。

鹿玉如猜透夏天翔的心意，含笑说道：“当日我为报母仇，不得不掩饰秘密，如今知非子既死，顾虑已无，只要你好好爱护我这秀芸小妹，我就不会再用‘天荆毒刺’打你了。”

夏天翔见鹿玉如分明与霍秀芸年龄相若，说起话来，却如此老气横秋，不由失笑问道，“你这样子倒蛮像一副作姊姊的派头，但你比我芸妹能大多少？”

鹿玉如秀眉一挑，得意地说道：“我虽然只比她大了五天，却已确定了我作姊姊的资格。”

夏天翔直到如今，尚不十分相信“蔷薇使者”所说之话，遂向鹿玉如问道：“你既说知非子已死，顾虑尽除，我却想问你一个问题，要你据实回答。”

鹿玉如一双明眸之内闪射神光，微笑说道：“我如今心地坦然，已无不可告人之事，你尽管发问好了。”

夏天翔问道：“你到底是否骑过一匹青色龙驹到过九疑山？并用一柄又像吴钩剑、又像跨虎篮的奇形兵刃，独斩‘祁连四鬼’。”

问完之后，两道炯炯目光，便即凝注在鹿玉如的娇靥之上，等待答复。

鹿玉如点头答道：“我骑着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的千里菊花青到过九疑山，并曾施展昆仑刺，独斩‘祁连四鬼’。”

这一连串肯定的答复，证实了“蔷薇使者”所说分毫不差，也把这位夏天翔听得目瞪口呆，六神无主，不知怎样是好。

鹿玉如见他这副神情，不禁失笑问道：“你为何这等神情？难道你与被我杀死的‘祁连四鬼’竟是至交好友？”

霍秀芸想起夏天翔曾在峨嵋金顶向自己问过同样的问题，遂也诧然问道：“翔哥哥，我记得你在峨嵋金顶也向我问过这几句话，难道你如此追寻，真是想替‘祁连四鬼’报仇雪恨？”

夏天翔气得蹙眉苦笑说道：“你们真是糊涂，我与‘祁连四鬼’有甚关系，怎会想替他们报仇雪恨？”

鹿玉如失笑说道：“你自己才有点莫名其妙，反怪我们糊涂，简直岂有此理。我把秀芸小妹送到此处，也该回转绛雪洞了，江湖有缘，行再相见。”

话完，双足轻点，便即往后飘身，但右手大袖凌空一扬，却自袖中飞出一线寒光，直向夏天翔胸前射到。

夏天翔以为又是“天荆毒刺”，骇然左飘三尺，只听“叮”的一声，火星微溅，那线寒光竟自钉入山壁之内。

鹿玉如落身四五丈外，娇笑说道：“夏天翔不要害怕，我因上次平白无故地打了你一枚‘天荆毒刺’，心中略觉歉然，才送你一件不俗之物，作为报答。”

话音了处，连复几个腾身，便已隐入沉沉夜色之中。

夏天翔目注这位骄蛮爽辣的鹿玉如姑娘的背影，不禁摇头苦笑，缓步走到壁边，起下深钉入石的那件东西一看，原来是根男人所用的发簪，但非金非玉，非骨非石，不知何物所制。

霍秀芸向夏天翔娇笑说道：“翔哥哥，这位玉姊姊对我好得很呢。”

夏天翔把那根发簪随手揣在怀内，一面与霍秀芸缓步走向尉迟巧静坐之处，一面含笑说道：“芸妹，你在绛雪洞中作客三日，可有什么凶险之事？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为何一定要留你呢？”

霍秀芸摇头笑道：“我不知道他们为何留我，但这三日之内不但毫无凶险，并吃了不少灵药异果，学了三个诡异绝伦、威力极强的高明剑法。”

夏天翔惊奇问道：“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既对你这样好法，你应该知道他们的姓名来历了吧？”

霍秀芸摇头答道：“我不知道，我既没问，他们也从未提过。”

夏天翔知道霍秀芸天真烂漫，毫无心机，遂又含笑问道：“你总该看见绛雪洞中有几具寒冰塑像？”

霍秀芸点头说道：“共有三具，‘白衣昆仑’萧愴、‘天涯酒侠’慕无忧，还有那位昆仑掌门知非子。”

夏天翔奇道：“当日我暗探绛雪洞，曾看见‘风尘狂客’厉清狂所化的寒冰塑像，如今却到哪里去了？”

霍秀芸笑道：“翔哥哥，你弄错了，绛雪洞中的‘风尘狂客’厉清狂是具蜡像，不是寒冰塑像。”

夏天翔越发讶然问道：“他们弄具‘风尘狂客’的蜡像放在绛雪洞则甚？”

霍秀芸摇头笑道：“我不知道，但却看见鹿玉如每天清晨必然先向‘风尘狂客’的蜡像下跪，恭恭敬敬地磕上四个头儿，然后站起身来，再对蜡像神情狞厉、咬牙切齿地低声咒诅。”

夏天翔听到此处，业已断定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所亟欲相见之人必是“风尘狂客”厉清狂，但却猜不出他们之间究竟有何恩怨？

这时，“三手鲁班”尉迟巧坐功已毕，刚自定中醒转，微一睁目，却见夏天翔与霍秀芸并肩缓步走来，遂含笑叫道：“霍姑娘，你怎的在绛雪洞中耽搁这么久？差点儿把你翔哥哥急坏了呢！”

霍秀芸闻言，脉脉含情地看了夏天翔一眼，含笑不语。

夏天翔心头盘算，目前自己第一要务，便是立即去到巫山朝云峰“巫山仙子”花如雪之处，找寻仲孙飞琼解释误会，否则时日越久，便越将大费心力。

但欲向仲孙飞琼解释误会，便必须与霍秀芸分开，不能再在一起，霍秀芸天真无邪，婉变可人，自己怎样措词，才可使她欣然独返峨嵋，而免得与那一位尚未和好，已先引起这一位的伤心妒恨。

尉迟巧见夏天翔忽然剑眉深锁，低首沉吟，不由讶然问道：“夏老弟怎的面有忧容，莫非霍姑娘在绛雪洞中，有甚拂心之事？”

夏天翔目光略注霍秀芸，失笑说道：“她的人缘太好，住在绛雪洞中三日，不但受了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殷勤款待，与鹿玉如结成好友，并吃了不少灵药异果，学了三招神妙剑法，连高兴都来不及，怎会有甚拂心之事？”

尉迟巧笑道：“夏老弟你方才那等神情，分明心中有事。”

夏天翔随口答道：“我是在想我们今后行止，应该怎样走法。”

尉迟巧点头笑道：“对，对，对，我们身上所负的责任不轻，要通知罗浮、少林、武当三派，以及其他有头有脸的武林人物……”

语音至此略顿，目注夏天翔笑道：“老弟尊师北溟皇甫神婆，最好也要通禀一声，倘若皇甫神婆明年二月十六能够命驾祁连，定可灭却群魔不少威势。”

夏天翔被尉迟巧触动灵机，遂向他微施眼色，含笑说道：“我们要跑的路实在太多，为了争取时间，似乎必须分头进行，才来得及。”

尉迟巧平素花样最多，是位玲珑剔透的人物，见夏天翔向自己微施眼色，便已猜透他是要单独去找仲孙飞琼，遂会意点头笑道：“夏老弟说得不错，这通告天下武林人物之事，确实必须分头进行，我已经想好了怎样走法。”

夏天翔从尉迟巧神秘的笑容之中，看出这位精灵鬼似的的老前辈，业已猜透自己的心思，必有适当安排，遂含笑问道：“老前辈有何高见？”

尉迟巧怪眼微翻，冲着夏天翔龇牙一笑说道：“我与霍姑娘先返峨嵋，看看她师傅点苍之行有何所见，并将祁连一切禀报玄玄仙姥。倘若能与赛老怪物及‘凌波玉女’柴无垢等相逢，便同往东南，通知罗浮、少林两派，暨沿路武林人物。”

夏天翔见尉迟巧果已识透自己的心意，不由感激不尽地微笑问道：“我呢？”

尉迟巧笑道：“我们人多，责任较重，你只单身一人，仅负责通知武当派及你师傅皇甫神婆，其余便可权宜行事。”

夏天翔方自含笑点头，霍秀芸却已笑道：“尉迟老前辈，你这计划能不能略加改动？”

尉迟巧笑道：“霍姑娘要想怎样改法？”

霍秀芸妙目之中蕴含无限深情，看着夏天翔笑道：“老前辈单独去往峨嵋，告诉我师傅，我则和我翔哥哥一路。”

这几句话，听得夏天翔既觉无限温馨，又觉大伤脑筋，不由目注霍秀芸，蹙眉苦笑。

尉迟巧见状，忙为夏天翔解围，笑道：“霍姑娘，你翔哥哥的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脾气太怪，你让他一人单独见他师傅，委婉禀明与你结成兄妹之事，才不会挨骂。”

霍秀芸噘着嘴儿说道：“我师傅准我认他作哥哥，他师傅却为什么不许认我作他妹妹？”

尉迟巧委实觉得霍秀芸天真得太以可爱，遂含笑说道：“要不然‘北溟神婆’皇甫翠怎会被武林中公认为第一难缠人物。”

这句话措词甚妙，霍秀芸听得眼角微红，向夏天翔泪光盈盈地凄然说道：“翔哥哥，这样说来我们一定要分别的了。”

夏天翔见霍秀芸这副凄婉神情，心中不由暗觉蚀骨销魂，但因绝无带着她同上巫山朝云峰去寻仲孙飞琼之理，遂只得含笑说道：“些许小别，芸妹何必如此伤怀？我们至迟明年二月十六即可重聚，甚或彼此事了，先期相遇，也说不定呢？”

霍秀芸闻言，凄然微笑，神情娇美绝伦，看得那位风流倜傥的小侠夏天翔，剑眉双蹙，心中好不怜爱。

尉迟巧见状，“哈哈”笑道：“欲合先离，不离不合。霍姑娘，让你翔哥哥赶紧转回北溟参谒皇甫神婆，请她出手对付那两个难缠难惹的黑衣长发老人，或可挽回一场武林浩劫。我们也该赶返峨眉，向你师傅报告一切。”

霍秀芸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向夏天翔含泪挥手，随着“三手鲁班”尉迟巧，凄然而去。

夏天翔静待尉迟巧、霍秀芸会远以后，方自剑眉双蹙，仰天长叹，自言自语道：“我爱上了仲孙飞琼，霍秀芸爱上了我，二女之间，已觉难为，偏偏当日在岷山蔷薇坟前，又曾为鹿玉如祈求得蔷薇愿力。这种矛盾错综的儿女情丝，真足以缠死英雄，困死豪杰！我真想去找那位当代神医赛韩康老前辈，向他请教请教痴人梦怎样醒法？不了情怎样断法？相思病怎样治法的了……”

自语至此，忽又摇头说道：“不对，不对，赛韩康老前辈不会治相思病，当初他便为了这三项命题，输给仲孙姊姊一匹千里龙驹。天下能治此病之人，大概只有‘蔷薇使者’。”

想到“蔷薇使者”，夏天翔又不禁废然叹道：“但这位老人家虽然神通广大，愿力无边，踪迹却如闲云野鹤，无法捉摸。除非他来找我，若想找他，只怕踏遍天涯，走遍海角……”

话犹未了，眼前白光一闪，有张柬帖，自一座小崖头上飘然飞落。

夏天翔伸手接得柬帖略微注目，看见末尾署名赫然竟是“蔷薇使者”四字，遂赶紧一面猛提真气，以“海鹤钻云”身法转化“神龙御风”，窜上小崖崖顶，一面大声叫道：“‘蔷薇使者’老前辈别走，请容夏天翔参谒请教。”

但等他赶到崖顶，那位神出鬼没的“蔷薇使者”早已踪迹杳然，目中所见，只是青山如屏，白云如带。

夏天翔顿足摇头，皱眉长叹，无可如何地展开手中柬帖看时，只见柬上所书是四句似诗非诗、似偈非偈之语。

“欲成比目何辞死？修到鸳鸯不羨仙，一箭三雕成定局，须凭愿力克千艰。”

夏天翔看完，不禁连连苦笑，暗想这位“蔷薇使者”逼着自己一箭三雕，却又不肯明白详加指教，岂非要把自己弄得弓折弦断不可？

但柬中“愿力”二字，却对夏天翔启示甚大，钢牙微咬，决定先奔巫山找寻仲孙飞琼解释误会，其他一切暂时不顾，留待将来再说。

他心意既定，自然恨不得肋生双翼，立时飞到仲孙姊妹身旁，一诉衷曲。

餐风宿露，旦夕飞驰，等他赶到巫山朝云峰脚，也不过七月初旬光景。

夏天翔独立峰脚，仰望峰头的缥缈云烟，暗想仲孙姊妹在彼此见面之下，定然不会使自己过份难堪，多多陪些小心，当可重修旧好。但异兽大黄及灵猿小白却太以难缠，自己在祁连已然吃过一次苦头，必须对它们特别提高警觉。

夏天翔既对小白大黄颇有戒意，遂先把师门“乾天气功”提聚防身，然后才举步登峰，但出乎意料，一路之上居然毫无所扰。

直等他走到“巫山仙子”花如雪所居的朝云宫前，方见有两名美貌婢女在宫门侍立。

夏天翔微抱双拳，含笑说道：“烦劳通禀，北溟门下夏天翔求见‘巫山仙子’。”

那两名婢女闻言，立即分人入内通报，片刻以后，朝云宫宫门大开，花如雪满面春风地与那位曾在终南死谷赠过自己两滴千年芝液的一钵神僧，双双含笑迎出。

夏天翔忽见一钵神僧竟在此间，不由暗想足见只要精诚所至，真金坚石，无所不开，这位隐居东海的方外高人，经自己传语以后，果被花如雪的深情感动，来此践约，与她结成神仙伴侣。

一钵神僧手中仍然托着那只中种千年紫芝的紫色玉钵，见夏天翔目注自己，神色愕然，不由失笑道，“夏老弟惊讶之故，是否以为我这和尚怎的不守清规，入赘巫山，嫁起老婆来了？”

这“入赘巫山，嫁起老婆来了”二语，说得风趣异常，花如雪不禁玉颊微红，白了一钵神僧一眼。

夏天翔心中也自颇觉好笑，但脸上却庄容答道：“大师与花仙子参透凡俗束缚，结成神仙眷属，这段佳话，足以传誉千秋，令夏天翔钦羨无已。”

花如雪微笑说道：“我们得偿夙愿，结成道侣一事，还是因你帮了大忙，快请入朝云宫中，让我略尽地主之谊。”

花如雪话完，与一钵神僧双双侧身让客，夏天翔知道不必过份谦逊，也就恭身为礼，含笑走进。

入内以后，方看出这所朝云宫虹梁鸳瓦，画栋雕栏，建造得爽畅宜人，清雅绝俗。

当中殿堂之中，更是毫无富贵俗气，除了四壁琴画之外，只陈设着一张禅榻，榻上并列两席蒲团，以及榻前三四件来客所坐的椅凳而已。

花如雪含笑请夏天翔就坐，并向侍婢说道，“你们去采几只新熟的丹榴，再用积年梅雪泡壶龙牙香茗待客。”

夏天翔根本就未把花如雪这些话儿听在耳中，却因不曾发现仲孙飞琼及小白大黄的丝毫踪迹，有些暗暗着急。

花如雪吩咐侍婢以后，转面向夏天翔笑道：“夏老弟重到巫山，指名相访，不知有何要事？”

夏天翔俊脸一红，嗫嚅说道：“我……我是来……来找我仲孙飞琼姊姊。”

花如雪哦了一声，微笑说道：“仲孙飞琼师妹确曾在此小作勾留，可惜老弟来得太晚，她带着她的小白大黄，去已三日。”夏天翔急得站起身形，蹙眉问道：“花仙子……”

花如雪看他一眼，摇手笑道：“仲孙飞琼是我师妹，你既叫她姊姊，怎不叫我姊姊？”

夏天翔以一种央求的口吻，改口叫道：“花姊姊，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仲孙飞琼姊姊到哪里去了？”

花如雪正欲答话，忽见侍婢捧着一只玉盘，盘中盛着六瓣新熟的丹榴，走进殿来，遂向夏天翔含笑道：“夏兄弟，你且尝尝此间特产异果丹榴的味道如何？”

夏天翔见那丹榴表皮赤红，榴实雪白，粒粒光鲜饱满，明知滋味极好，却摇头苦笑说道：“花姊姊，你若不告诉我仲孙姊姊的下落去向，便是火枣交梨当前，我也吞食不下。”

花如雪闻言，嫣然一笑，侧脸向一钵神僧道：“夏兄弟对我飞琼师妹，就像当年我对你一样痴情。”

一钵神僧笑道：“你就是爱弄狡狴，有甚话儿，还不赶快向夏老弟指点指点。”

花如雪看了夏天翔一眼，抿嘴笑道：“但他不吃我款待他的东西，我有点不大高兴。”

夏天翔闻言，慌忙说道：“花姊姊，你说，你说！我吃，我吃！”

这几句话儿，听得花如雪与一钵神僧相顾粲然，同声一笑。

夏天翔本已脸红，再加上他们双双一笑，简直觉得耳根发热，只得拈起一瓣丹榴，剥了几颗榴实，借以解嘲地入口咀嚼。

这榴实甘美芳香已极，不但可口，并另有一股清冷之气充沛脏腑，益人神思，夏天翔接连吃了两瓣，方对花如雪苦笑说道：“花姊姊，我已吃了丹榴，如今你该高兴了吧？”

花如雪含笑说道：“我飞琼师妹向来最爱邀游天下名山大川，她那匹青风骥及大黄小白，又均是千里脚程，离此之时，并未说明去处，你恐怕不好找呢。”

夏天翔闻言，耳中“轰”的一声，顿时脸色惨变，手内一瓣榴皮也坠落在地。

花如雪见他急得这般样儿，不禁失笑说道：“夏兄弟，你不要着急，我飞琼师妹人去物存，她留了两样东西给你。”

夏天翔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也不想仲孙飞琼怎会未卜先知地算准自己找来巫山？只急得颤声问道：“花姊姊，她……留给我什……什么东西？”

花如雪自身边取出一叠“红云蛛丝网”及一片“紫玉蔷薇”，向夏天翔含笑问道：“夏兄弟，这两样东西，是不是你因打赌落败，输给我

飞琼师妹的？”

夏天翔感觉兆头不妙，黯然点头，花如雪又复说道：“飞琼师妹因你胆大气傲，到处惹祸，请我仍把这面‘红云蛛丝网’送你防身，并因‘紫玉蔷薇’是‘蔷薇使者’之物，怕你日后见他不好交待，也一并还你。”

夏天翔凄然一叹问道：“我仲孙姊姊这样作法，是不是不愿意再见我了？”

花如雪点头说道：“我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她，飞琼师妹确实有过意懒心灰，从此隐居世外、不入红尘之语。”

夏天翔一阵心酸，目中润湿，但忽然看见那面“红云蛛丝网”，不由灵机一动，强忍英雄珠泪不令下流，抬头向“巫山仙子”花如雪说道：“花姊姊，我由这面‘红云蛛丝网’上，想起你昔日在这朝云峰下的巫峡江边，还输给我一项赌约，未曾兑现。”

一钵神僧见夏天翔急得目中泪光盈盈的这副神情，不由意似不忍地伸手在花如雪背后轻轻点了一下。

花如雪瞟了一钵神僧一眼，向夏天翔含笑点头道：“我记得那项赌约是我应该尽全力帮你一次大忙。”

夏天翔苦笑说道：“如今我就请花姊姊把这项诺言予以兑现好么？”

花如雪想了一想说道：“你要我帮忙，原无不可，但我只能说两句偈语，由你自行参详，并请你在听完以后，必须立时离去。”

夏天翔正在伤心已极、万般无奈之际，听得有偈话可参，自然连连点头，目注花如雪，满面企盼的神色。

花如雪微笑吟道：“欲成比目何辞死？修到鸳鸯不羡仙。”吟完以后，便与一钵神僧起立送客。

夏天翔想不到“巫山仙子”这所谓偈语，竟与“蔷薇使者”的柬帖相同，只得一面口中反复低诵“欲成比目何辞死？修到鸳鸯不羡仙”，一面起身走向朝云宫外。

花如雪与一钵神僧送到朝云宫门便不再送，双双向夏天翔作别回身，并把宫门紧紧阖死。

夏天翔此时脑中一片空白，根本未曾对各种疑问作任何思考推敲，只是亡魂失魄地走到绝崖崖边，俯视滚滚东流的长江逝水，口中自言自语说道：“仲孙姊姊呀，你不应该听了小白的片面之词，便如此绝情，连个分辩解释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说到此处，又是一阵心酸，强忍已久的英雄珠泪，滚滚而落，把胸前青衫湿成一片。

夏天翔独立苍茫，伤心片刻，夏天翔不禁又把那“欲成比目何辞死？修到鸳鸯不羡仙”两句偈语，念了几遍。

念到第五遍时，夏天翔忽然轩眉狂笑说道：“‘欲成比目何辞死’这句话儿，似乎应该改上一字，改成‘不成比目何辞死’，只要无常一到，岂不万事皆休，不再有丝毫痛苦烦恼？”

夏天翔想到“死”字，不禁心胸一开，仰望天际白云，口中喃喃说道：“仲孙姊姊呀，夏天翔对你委实一片真诚，如今既因误会，所愿难谐，这红尘浊世，又复有何可恋？不如跃身江流，自求解脱，免得旦夕啃嚼那无法得偿的相思苦味。”

喃喃说罢，蓦地引吭长啸，啸声裂石穿云，隐含怨愤，好似把无从倾诉的满腹情愁，全自呼啸声之中排泄而出。

啸声收歇以后，夏天翔提气顿足，跃身凌空，便欲自这朝云峰顶，坠崖自尽。

他身躯刚刚离崖纵出，一声清宏无比的“阿弥陀佛”业已响起当空，更有一蓬红云，自上向下，照准夏天翔迎头洒落。

夏天翔坠下方六七尺许，身躯便被“红云蛛丝网”所化的那蓬红云网住。

一钵神僧与花如雪双双出现崖边，一钵神僧手提“红云蛛丝网”，往上援救夏天翔，花如雪则目注崖壁间一株古松，含笑叫道：“爱讲闲话的小鬼精灵，你看清没有？我这夏兄弟对你主人，可是毫无虚假的真情实意？”

古松间一声欢啸，灵猿小白自虬枝密叶之内现出身形，宛如银丸飞坠，直下千寻，刹那以后，便自无踪无影。

这时夏天翔自“红云蛛丝网”中钻出，见状不禁向“巫山仙子”愕然问道：“花姊姊，你们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

花如雪忍俊不禁地夫笑说道：“夏兄弟，你平素聪明得可爱，如今却傻得可爱，怪不得我那眼高于顶、目空一切的飞琼师妹，会对你一见钟情、坠入绮障。”

夏天翔越发愕然问道：“一见钟情？我仲孙姊姊不是已对我绝情了么？”

一钵神僧含笑说道：“夏老弟请回朝云宫，听你花姊姊详述一切。”

夏天翔确实被情丝绮障缠绕得灵智全昏，入宫就坐以后，便一迭声地向花如雪追问其中究竟。

花如雪向他神秘一笑问道：“夏兄弟，说老实话，是不是还有一位姓霍的姑娘和你非常要好？”

夏天翔脸上一红，恨声说道：“小白这只怪猴子，太爱搬弄是非，那位霍秀芸姑娘天真无邪，童心未泯……”

花如雪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接口笑道：“你说霍秀芸是天真无邪、童心未泯，但你仲孙姊姊对霍秀芸的批评却是天生玉质、我见犹怜。”

这“天生玉质、我见犹怜”八字，又听得夏天翔愁皱双眉，花如雪见他那副窘急的神情，不忍再复逗他，遂含笑说道：“你仲孙姊姊说是像霍秀芸那样的女孩子，不但你会爱她，连你仲孙姊姊也对她非常喜爱。何况两人之中，你又是与霍秀芸结识较早……”

夏天翔知道仲孙飞琼此语，是指自己与霍秀芸在大别山相偕寻宝而言，不由剑眉微蹙，正待分辩，花如雪又复笑道：“故而灵猿小白与异兽大黄虽然代它主人吃醋，但我飞琼师妹却对你与霍秀芸亲热之事毫不在意，只是想觅机试试你对她的一番情意是否真诚。”

夏天翔双目之中神光流动，急急接口说道：“夏天翔对我仲孙姊姊的一片赤忱，可誓天日。”

花如雪摇手笑道：“用不着，用不着，你方才在危崖绝顶的踊身一跃，岂不比什么空口说白话的指天誓日强胜多多？小白那只怪猴子亲眼目睹，驰报我飞琼师妹以后，你们这鼎足而三的欢喜冤家，大概从此便可无愁无虑地‘修到鸳鸯不羡仙’了。”

夏天翔听到此处，方告宽心，同时也对花如雪适才所说的“欲成比目何辞死，修到鸳鸯不羡仙”两句偈语的含意恍然大悟，遂唇边笑绽，眉上愁开，向花如雪叫道：“花姊姊，如今你该可以告诉我，我仲孙姊姊现在何处了吧？”

花如雪笑道：“我刚才没有骗你，飞琼师妹如今正奉她爹爹之命，仗着异种龙驹青风骥的千里脚程，海角天涯地寻找一人，岂非去无定所？”

夏天翔闻言，刚刚微现笑容的脸上，不由又复布满一片离愁。

花如雪笑道：“夏兄弟，你怎的这等痴情，目前虽然找不着飞琼师妹，但至迟等到明年二月十六震天派开派之际，岂不定然相逢？到时我与我和尚情人，也要凑凑热闹去呢！”

说完，偏头看看一钵神僧，流波一笑。

夏天翔问道：“花姊姊，你居然也要到祁连山绛雪岩去凑热闹么？”

花如雪手指一钵神僧，嫣然笑道：“当初我为了我和尚情人镇日相思，神魂颠倒，作事未免有点倒行逆施，竟使‘武当七子’中的离尘子及少林派的‘铁掌银梭’骆九祥双双因窘迫羞愧，跃入江流，同归劫数……”

一钵神僧听到此处，合掌当胸，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苦笑说道：“我为了替你消除这桩孽累，每日清晨黄昏，都要去到江边，为离尘子及‘铁掌银梭’骆九祥诵念几遍往生经文。”

花如雪瞟了一钵神僧一眼，失笑说道：“你们佛家讲究因果，这桩孽累的恶果是我所为，但恶因却是你所肇。因为倘若不是你当初违约不来，我又怎会发神经似的，对每年五月十五、十六、十七三日行过巫峡江边的来往舟船，无谓取闹？”

一钵神僧听得面含苦笑，合掌低眉，不住勤宣佛号。

夏天翔见他们彼此戏谑，正觉有趣之际，花如雪又向他微笑说道：“故而我对武当、少林两派，始终心怀歉疚，震天派开派之际，武林剧斗难免，我遂立意与我和尚情人，双双赶去，在少林、武当有人遇险、生命危殆之时，出手抢救，聊为补报，稍赎罪愆。”

夏天翔听花如雪提到武当派，不由想起自己身上还有重大责任，既然仲孙飞琼目前踪迹难寻，便当赶紧前往武当山，暂转回北溟，向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与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禀报黄山大会停开，祁连、点苍两派合并为震天派，定于二月十六邀约举世英豪，观光开派大典，及黄衣长发老人出现之事。

想到此处，夏天翔遂向一钵神僧及花如雪辞行，花如雪等含笑相送，彼此互订约会后，并将仲孙飞琼给夏天翔的那瓣“紫玉蔷薇”、“红云蛛丝网”，交与夏天翔带在身边，以备不时取用。

夏天翔离却巫山，买舟东下，出得西陵以后，在宜昌登岸，便即仍沿昔年旧路，北上武当。

他一面赶路，一面不禁感慨丛生，因为这段路途与去年所走完全相同，但“天涯酒侠”慕无忧却已化异物，变作祁连山绛雪洞中的第二号寒冰塑像，而化名宫楠的老渔人南宫浩也未再遇。

自己则自经“天涯酒侠”慕无忧指点霍秀芸、鹿玉如、仲孙飞琼等三位玄衣侠女以后，便跌入令人迷惘的情网之中。如今仲孙飞琼及霍

秀芸方面，虽已愿应不多，但自己远赴岷山、为她祈求蔷薇愿力之人，却是昆仑叛徒，与黄衣长发老人、祁连群凶等狼狈为奸、坑漕一气的鹿玉如。倘若将鹿玉如置诸度外，似乎无以对屡屡帮了自己大忙的“蔷薇使者”交待；倘若企图实现此项蔷薇愿力，则仲孙飞琼与霍秀芸定将以为自己是个多贪不专的好色狂徒，势必闹得醋海翻澜，情天遭恨。

夏天翔越想越烦，始终想不出一条三全其美之策，直等他迷迷惘惘地走到武当山天柱峰脚，方被一声极为清宏的无量佛号，惊散了儿女情愁，恢复了英雄豪气。

这声无量佛号，是发自一位手执拂尘的老年道人口中。

夏天翔一抱双拳，含笑问道：“道长法号怎样称呼？”

老年道人笑道：“贫道一尘，小施主上姓高名？是偶游武当，还是特来三元观中有事？”

夏天翔听这老年道人法号一尘，知是“武当七子”之首，遂重施一礼，恭身笑道：“原来道长竟是‘武当七子’中的一尘前辈，在下夏天翔，家师北溟皇甫神婆，此番系有事特来晋謁武当掌教。”

一尘子听夏天翔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弟子，并有要事求謁本派掌教弘法真人，遂点头笑道，“夏老弟请随我登峰，本派掌教弘法真人正在三元观内。”

夏天翔一面恭身笑诺，随同一尘子举步登峰，一面却暗自思索，若能乘机把“巫山仙子”花如雪与武当之间的一段嫌隙予以化解，岂不是好？

二人进得三元观，看见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以后，弘法真人让客就座，含笑问道：“尊师皇甫神婆可好？夏老弟奉命来此，有何见教？”

夏天翔欠身答道：“家师托福粗安，但夏天翔并非家师所差，却是奉了‘天外情魔’仲孙前辈之命，特来参謁掌教真人，有事陈述。”

弘法真人听夏天翔竟是“天外情魔”仲孙圣所差，不由微感意外，蹙眉问道：“仲孙圣与我武当一派尚有微嫌，他却命老弟前来则甚？”

夏天翔遂把祁连、点苍两派狼狈为奸，滥用“天荆毒刺”，企图嫁祸昆仑，引起武林纷争，削弱各派实力，以遂其雄长武林的野心。如今因阴谋败露，索性合并另组震天派，并有两位来历不明、武功极高的黄衣长发老人在幕后撑腰，拒绝参与黄山大会，改于明年二月十六邀约举世群雄至祁连山绛雪岩，观光震天派开派盛典，就便了断一切恩怨，暨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白衣昆仑”萧惕等业已惨遭劫数各情，向弘法真人细叙一遍，但把侦破其中黑幕之功，却完全推到“天外情魔”仲孙圣、仲孙飞琼父女身上。

弘法真人与其他武当群雄，听得如梦方醒，一尘子念了声无量佛道：“我离尘师弟曾经间接被仲孙圣义女而兼弟子的‘巫山仙子’花如雪逼得羞窘投江自尽，想不到这位‘天外情魔’还对武当派如此关照？”

夏天翔趁机说道：“晚辈此次路过巫山，便见花仙子对此事愧悔异常，与其新结道侣一钵神僧，每日晨昏均在江边为离尘道长及‘铁掌银梭’骆九祥诵念往生经文。花仙子与一钵神僧并表示，今后凡属武当、少林之事，他们若有所知，必当尽力为助。”

弘法真人静静听完，向一尘子微笑说道：“照夏老弟这样说法，离尘师弟的这段过节，似乎就此不必提了？”

一尘子又复念了声无量佛道：“只要花如雪当初是无心之恶，事后又如此愧悔，自然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彼此如今又复敌忾同仇，这桩过节，就此不提也罢，但夏老弟适才所说的在幕后为祁连、点苍群凶撑腰，武功极高，连‘九首飞鹏’戚大招、铁冠道长均甘心愿听其号令的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是何来历？掌教真人猜得出么？”

弘法真人闻言，不禁手执香茗，蹙眉深思，夏天翔则暗恨自己近来灵智屡为情障所迷，“巫山仙子”花如雪与一钵神僧分明深悉此事，自己当时怎的不向他们询问究竟。

如今既将详情告武当掌教，自己便应赶紧返回北溟，稟知恩师，然后才好流转江湖，期与仲孙飞琼、霍秀芸等早日相会。

夏天翔一想起自己这两位红粉知己，便又情思满怀，遂起身向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告退。

弘法真人笑道：“夏老弟行色匆匆，是否还要赶去通知少林、罗浮各派？”

夏天翔摇头答道：“罗浮、少林各派，已另外有人前往通知，夏天翔则系奉仲孙老前辈之命，亟欲赶回北溟，稟报家师，请她老人家届时参与盛会，俾能克制那两位不知姓名来历的黄衣长发老人。”

弘法真人点头笑道：“皇甫神婆的声威绝艺，确足镇压群魔，夏老弟虽然奔波劳苦，但却造福武林，功德不小。”

一面说话，一面起身送客，夏天翔下了天柱峰，正待转向东北，取道河南、山东，赶返北溟，谁知尚未走出武当，又逢怪事。

他走到一处两侧高峰的峡谷之中，突然一阵强烈山风，拂衣作响，并听得有隐约歌声随风送来，唱的是：“欲成比目何辞死？修到鸳鸯不羡仙……”

这两句话，既见于“蔷薇使者”的留柬之中，又闻于花如雪口内，对夏天翔简直太以熟悉，闻声之下，慌忙循音追踪，想察看系由何人所发。

绕过一角山崖，听出歌声是发自峭壁上离地十来丈高的一个洞穴之中，但壁间一削如砥，毫无可资落足借劲之处，夏天翔因自知功力最多拔空五丈，见状不免暗暗称奇，惊疑这作歌之人是怎样进入那洞穴？

就在他惊疑不解之际，洞中人的歌声，业已变成了：“……一箭三雕成定局，须凭愿力克千艰。”

这两句歌声入耳，夏天翔对于洞内人身份立即恍然大悟，眉开眼笑地仰头高声叫道：“‘蔷薇使者’老前辈，你仿佛时刻均在我身畔，却为何总是这般神秘，不肯和我见面？”

洞穴中传出“蔷薇使者”温和的语音，带笑说道：“我为了维持我蔷薇愿力的灵验尊严，无时无刻不在为你大动脑筋。但据我最近观察，你的一颗心儿，却似乎整个儿放在仲孙飞琼及霍秀芸身上，根本不大尊重我的蔷薇愿力。”

夏天翔苦笑说道：“老人家，我不是不尊重你的蔷薇愿力，只是茫然不知所措而已。”

“蔷薇使者”笑道：“我要实现我的蔷薇愿力，当然会给你指导。”

夏天翔闻言笑道：“老人家的指导最好能明白一点，免得我老是谈禅参偈般的大猜谜语。”

“蔷薇使者”笑道：“我这次的指导，极为简单明了，就是要你立即掉头再回西北，由川入甘，在甘肃、新疆之间，随意游览。”

夏天翔蹙眉说道：“我如今正要赶回北溟，参谒师傅……”“蔷薇使者”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笑道：“你赶回北溟则甚？你师傅如今又不在北溟神山。”

夏天翔讶然问道：“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我师傅如今不在北溟神山？”

“蔷薇使者”喟然一叹说道：“前些时我恭送第一蔷薇使者与第二蔷薇使者功行完满、羽化西归之际，你师傅便在当场，我们并曾长谈竟日。”

夏天翔又惊又喜地问道：“我师傅对我偷偷溜下北溟神山，游侠江湖一事，说些什么？她老人家可有责怪之意？”

“蔷薇使者”失笑说道：“皇甫神婆倒没有什么重大责怪之语，只骂你是个天资极好，但性傲贪玩的小淘气鬼，要我便中代她管教管教。”

夏天翔听师傅对自己偷下北溟神山之事，未加责怪，不禁心内一宽，又向“蔷薇使者”问道：“照老人家这等说法，你与我师傅早已相识？”

“蔷薇使者”笑道：“岂但相识？我们足有三四十年交情，昔日并是打成的朋友，我们比过好几次剑呢。”

夏天翔问道：“你们哪个得胜？”

“蔷薇使者”笑道：“谁也没胜，我们打到第四次时，彼此惺惺相惜，遂停止比斗，结成武林道义之交。”

夏天翔忽似想起甚事，向“蔷薇使者”含笑问道：“老人家，我还闯了一次大祸，我师傅不应该对我不加责怪。”

“蔷薇使者”哦了一声问道：“你闯了什么大祸？”

夏天翔道：“我临下北溟神山之时，曾经偷了我师傅一颗威震乾坤、足以摧山撼岳的‘乾天霹雳’。”

“蔷薇使者”闻言，不禁一阵“哈哈”大笑。

这阵大笑，笑得夏天翔满腹疑云，愕然问道：“老人家，你好端端发笑则甚？”

“蔷薇使者”笑道：“不是你提起，我倒忘了你师傅叫我转告你的一句话儿。”

夏天翔听出“蔷薇使者”话中有话，蹙眉问道：“我师傅请老人家转告我什么话儿？”

“蔷薇使者”笑道：“你师傅叫你把那颗毫无作用的‘乾天霹雳’赶快丢掉，免得有所仗恃，万一遇上强敌之际，使用不灵，反会平白送了一条小命。”

夏天翔恍然问道：“难道我所偷得的那颗‘乾天霹雳’不是真货？”

“蔷薇使者”笑道：“这等容易肇成巨灾浩劫的至宝奇珍，你师傅怎会让你偷走，用以闯祸？你如今藏在身边的只是一颗比寻常石块稍重的北溟玄石而已。”

夏天翔闻言，自身边取出那颗曾助自己屡脱危机的“乾天霹雳”，托在掌上反复观看，神色犹似惑然未信？

“蔷薇使者”笑道：“你如不信，且向我这藏身崖壁，掷来试试。”

夏天翔方待如言扬手，但剑眉微挑，眼珠一转，暗想这样做法，未

免太以鲁莽，万一“乾天霹雳”有灵，岂不要把这位“蔷薇使者”老前辈生生断送？

他因有此顾虑，故而略为转身，把掌中“乾天霹雳”向三丈来外的另一片参天峭壁掷去。

眼看“乾天霹雳”将与峭壁相触，夏天翔犹自提心吊胆，生恐地裂天崩的酿成巨祸之际，只听“砰”然一声，那颗号称足能震岳撼山的“乾天霹雳”，便即顺着峭壁滚落深渊，毫未爆炸，果如“蔷薇使者”所言，只是一颗比寻常石块略重的北溟玄石。

“蔷薇使者”哈哈笑道：“夏老弟不要懊丧，你大概倚仗这块石头，业已吓唬住不少力所难敌的武林高手吧？”

夏天翔脸上一红，向“蔷薇使者”藏身的小洞叫道：“老人家，我师傅虽不在北溟神山，我却仍要找她，不然她老人家怎能如期前往祁连山绛雪岩，参与震天派的开派盛典？”

“蔷薇使者”笑道：“你放心照我所说的，经川入甘，在甘新之间，尽情游览，我包你师傅到时准往祁连山绛雪岩赴会。”

夏天翔苦笑说道：“万一我师傅得讯稍迟，未能赶到，那两位武功绝世的黄衣长发老人，无人制压，酿成浩劫，岂不……”

“蔷薇使者”接口笑道：“夏老弟放心，你师傅方面由我负责通知，万一有所延误，到时我来对付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便了。”

夏天翔听“蔷薇使者”如此说法，自然放心，遂向那崖壁小洞仰头问道：“老人家，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的姓名来历？”

“蔷薇使者”笑道：“他们的姓名来历我虽深知，但却不必说明，还是由你自行设法探听，比较有趣。”

夏天翔见“蔷薇使者”不肯对自己说明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的身份姓名，方自双眉一蹙，“蔷薇使者”又复笑道：“我已对你指点完毕，有事先走，你只管照我所说多加努力，包可一箭三雕，月圆花好。”

话完，歌声随起，唱的仍是“欲成比目何辞死？修到鸳鸯不羡仙，一箭三雕成定局，须凭愿力克千艰”，但歌声越听越远，唱到一箭三雕之际，已若云空游丝，虚无缥缈，仿佛这位神奇莫测的“蔷薇使者”，竟自深深钻入了山腹之中。

夏天翔起初虽颇惊愕，但略一思索，也就想通，知道那小洞必然另有出口，只不知通往何处而已。

“蔷薇使者”既走，夏天翔自然只好遵照指示，折回四川，但他不再经行三峡，改由武当西行，但到了岚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中饮用酒饭之际，却遇上了意想不到的奇异人物。

这家村店，背峰面溪，绿水青山，景颇不俗，黄鸡白酒，味亦香醇，夏天翔擎杯倚窗正在纵目闲眺，突听背后有人重重一顿酒杯，喟然长叹。

夏天翔愕然回身，循声望去，见东面柱后，还坐着一位黄衫酒客，但那件黄衫，却看来颇觉眼熟。

心中正在思索，那黄衫酒客一面招呼店家添酒，一面又是凄然一叹，好似有甚重大感触。

夏天翔在这黄衫酒客偏头招呼店家添酒之际，看见他颊上长满虬髯，不由大吃一惊，暗想这不就是曾在宜昌酒楼相遇的“风尘狂客”厉清狂么？

因为夏天翔与“三手鲁班”尉迟巧均推测祁连山绛雪洞中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所渴盼一见之人，便是这“风尘狂客”。夏天翔遂不禁暗喜“天外情魔”仲孙圣及仲孙飞琼正海角天涯地到处寻他，谁料却在这荒村野店之中，被自己无心巧遇。

略整衣裳，起身走过，深深一揖笑道：“夏天翔想不到竟在此处又遇厉老前辈。”

“风尘狂客”厉清狂可能饮酒过量，业已有点醉眼昏斜，对夏天翔端详了好大一会，方自笑道：“你是在宜昌酒楼与我相遇，并往荆门绝顶替慕无忧解围的夏老弟么？我记得我还送过你一柄扇儿呢！”

夏天翔见他说话之间神色醺然，故意试探地接口说道：“江湖多变，世事无常，老前辈赐赠夏天翔的湘妃竹折扇，如今落在昆仑派手中，至于那位‘天涯酒侠’慕无忧，则已化做屈死黄泉的冤魂怨鬼。”

这几句话儿果然生效，听得那位“风尘狂客”酒意突消大半，凝视夏天翔说道：“夏老弟，你此话从何而起，且请坐下细讲。”

夏天翔道谢就座，便将自己两探祁连等所见所闻，向厉清狂详细叙述一遍。

厉清狂静静听完，目瞪口呆地自语说道：“怪不得，怪不得……”

这两句怪不得，听得夏天翔心中倒着实有些怪将起来，目注“风尘狂客”讶然问道：“厉老前辈你这怪不得之语，却是何意？”

厉清狂半似答复夏天翔，半似仍在自语，喃喃说道：“怪不得‘昆仑逸士’向飘然带领两三名昆仑弟子，欲对鹿玉如图谋不利。”

夏天翔眉头一皱，向厉清狂问道：“厉老前辈，祁连山绛雪洞中，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要找之人，是不是你？”

厉清狂目光凝注云天，面色深沉，好似心中正在回忆什么当年旧事，随口答道：“是我，是我……”

夏天翔又复问道：“厉老前辈，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既然找的是你，则你们之间结仇的原因，能否见告？”

厉清狂这次却不答夏天翔的问话，只是斟了一杯白酒，擎在手中，向夏天翔说道：“夏老弟，你我两次均在酒楼相遇，足见酒缘不浅，能不能陪我再复畅饮百杯，以浇胸中块垒？”

白酒性烈，后劲尤猛，夏天翔此时经猎猎山风一吹，也有两三分酒意，闻言竟与厉清狂相互干了十杯，微笑说道：“厉老前辈既欲以酒浇愁，夏天翔敢不奉陪？但青莲居士曾云‘举杯浇愁愁更愁’，此……”

厉清狂双眉一轩，又复与夏天翔干了三杯，狂笑说道：“青莲居士李白便是位大大的酒鬼，也是大大的愁人，他自然说得对愁人心思。但只要一杯在手，便令愁上加愁，又有何妨？最多不过‘酒入愁肠，化作伤心泪’而已。”

说到此处，这位“风尘狂客”厉清狂，竟抑制不住心头的奔放情感，流下了两行英雄珠泪。

若在平时，夏天翔见厉清狂这般模样，定必诧然相问，但如今却因他自己也有六七分酒意，人在酒后易吐真情，遂接口说道：“厉老前辈，我们彼此境遇不同，心情各异，你把欧阳修这句名词之中，改了两个字儿，我却要把它改正还原，才觉恰当，真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呢！”

厉清狂饮完自己杯中之酒，又行斟满，并替夏天翔也斟了一杯，也斜着两只醉眼说道：“夏老弟，你是相思泪，我是伤心泪，眼泪虽然有别，却同属一对愁人。来来来，愁人遇上愁人，别无他策，只有借酒浇愁，我再敬你五杯。”

五杯香醇大入喉，夏天翔酒意已到九分，想起高华婉丽的仲孙飞琼，想起天真无邪的霍秀芸，想起刁钻骄蛮、最令自己头疼的鹿玉如，不由得愁怀深结，悲从中来，青衫胸前洒满了相思珠泪。

夏天翔一哭，厉清狂却“哈哈”大笑起来，手指夏天翔胸前泪迹问道：“夏老弟，你哭了，为什么哭？常言道得好：‘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你不应该像我这般满腹牢骚，年纪轻轻的，却有什么伤心恨事？……”

语音略顿，忽又咳了一声，继续说道：“我今天大概真是多喝了几杯，已有酒意，才会这般糊涂。你刚刚不是已然说过与我所流的眼泪不同，我流的是伤心泪，你流的是相思泪？”

说到此处，又与夏天翔互相干了一杯，仔细端详夏天翔几眼，带着满面泪痕，大笑说道：“夏老弟，像你这般英俊挺拔、潇洒风流的少年人物，自然难免衣香鬓影，到处留情，惹下一身的相思绮债。”

夏天翔重重一顿酒杯，放声吟道：“易流唯热血，难遣是相思……”

吟声袅袅之中，厉清狂摇手笑道：“不对，不对，伤心泪难收，相思病好治。夏老弟，你若信服我厉清狂，何妨把心中想念，而有艰难阻隔，不得如愿的那位人儿，说将出来，厉清狂决意暂忍伤心痛泪，助君了却相思。”

夏天翔此时已有十分酒意，目注厉清狂笑道：“厉老前辈，你不要信口胡吹，便连主管蔷薇愿力的‘蔷薇使者’，也未必能有如此手段。”

厉清狂双眼一瞪说道：“‘蔷薇使者’虽然立誓愿为天下有情人撮成眷属，但他是旁敲侧击地缓缓而来，我却用的是单刀直入的霸王请客手段。天下事往往不能缓进，必须强求，尤其是对付女人，大刀阔斧地直捣黄龙，决对比婆婆妈妈，缠绵悱恻，来得有效，夏老弟赶快直说，你所想的那位姑娘是谁？”

在夏天翔心中，份量最重的，自然要数仲孙飞琼，其次是霍秀芸，但这两位侠女，均已对他钟情，不会有所反复。故而夏天翔酒醉之下，脱口而出的，竟是“鹿玉如”三字。

“风尘狂客”厉清狂毕竟海量，加上内功火候又极精纯，酒虽饮得较多，但醉意方面，却要比夏天翔少了一二成，听见“鹿玉如”三字以后，不禁大吃一惊，双眉紧蹙地向夏天翔问道：“夏老弟，你说你想的是鹿玉如么？”

夏天翔此时舌头业已有些变大，结结巴巴地点头答道：“怎……怎么不……不是？我……我曾……曾经为……为了鹿玉如，远……上岷……岷山蔷薇坟前，向……向‘蔷薇使者’，祈……祈求蔷薇愿……力。”

厉清狂静静听完，向夏天翔死盯几眼，两只醉眼之中，神光奔射，“哈哈”笑道：“好，好，好。这倒是一举两得，奇巧无伦的天作之合，了我的伤心事，偿你的相思债。”

夏天翔醉态十足之中，仍听出厉清狂话内有话，遂摇了摇头略驱酒

意，发话问道：“厉……厉老前辈，偿我的相……相思债，与……与了你的伤心事，有什么关……关系？”

厉清狂那件黄衫胸前，如今业已酒渍泪痕，模糊一片，以手中竹箸，击桌吟道：“世间最大伤心事，可怜无法对人言……”

吟声未了即收，虎目一张，带着满眼泪光向夏天翔“哈哈”笑道：“夏老弟，相思债也好，伤心事也好，暂时且莫去理它，还是李白说得对，万事不如杯在手，莫使金樽空对月。又道是将进酒，杯莫停。来来，我们再干十杯！”

这十杯入口以后，夏天翔酒力难支，不由玉山颓倒，伏桌而睡。

醉后酣眠，舒畅已极，直等他酒意消、睡兴足的一觉醒来，才猛然大吃一惊，因为置身之处不是那家村店，竟在一座山洞之中。

夏天翔宿醉初醒，犹有余醺，脑中昏沉沉的，根本记不得醉后之言及醉中之事，只仿佛曾与“风尘狂客”厉清狂相互饮酒，却不知怎会到了此处。

他想了好久，依旧莫明其妙，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遂打了一个呵欠，翻身坐起。

夏天翔刚刚坐起，突然听得洞外有人语之声，依稀可闻“大家协力同心，擒杀叛徒，为掌门人报仇雪恨”等语。

夏天翔闻言暗想，这发话之人难道是昆仑一派？所谓的掌门人，是指知非子，叛徒是指鹿玉如么？

疑诧之下，遂屏息蹑足，掩往洞口一看，只见这洞口极为狭隘，并垂拂着不少藤蔓，却不知那位“风尘狂客”厉清狂是怎样把自己弄进洞内？

洞外是山道之侧的一片平坡，坡前站着四人，其中三人是在终南见过的赵钰、潘莎以及在昆仑宫前见过的云野鹤，另一人虽属陌生，但由于此人年龄较长，赵钰、潘莎、云野鹤等又对他尊敬异常，夏天翔遂猜出定是知非子的二师弟“昆仑逸士”向飘然了。

“昆仑逸士”向飘然向云野鹤问道：“云野鹤，你确实知道鹿玉如贱婢今夜要从此路过么？”

云野鹤恭身答道：“启禀向师叔，弟子无意巧遇鹿师妹……”话犹未了，向飘然便沉声说道：“什么鹿师妹？昆仑派中不承认有她这种弑师逆上的弟子！”

云野鹤改口说道：“弟子巧遇鹿玉如与祁连派的‘白头罗刹’鲍三姑在大巴山西口分路，鲍三姑往陕，鹿玉如赴鄂，今夜必然路过此处。”

向飘然闻言，双眉一剔，杀气满面，向赵钰、潘莎、云野鹤三人问道：“你们身边带有多少‘天荆毒刺’？”

赵钰答道：“云师兄七枚，潘师妹十枚，弟子身边现有八枚，共是二十五枚‘天荆毒刺’。”

向飘然点头说道：“我身边尚有十枚，三十五枚之数，应该足以够用。”

潘莎闻言，柳眉微蹙，问道：“向师叔要用‘天荆毒刺’对付鹿师……玉如么？”

向飘然狞笑答道：“这贱婢手段不弱，你们事先约好暗号，在万一无法生擒之际，便以‘满天花雨’的手法，齐发二十五枚‘天荆毒刺’，

哪怕杀她不死？”

伏身洞内的夏天翔听得眉头一蹙，暗想这位“昆仑逸士”心肠居然如此狠毒？

云野鹤静听向飘然话完，讶声问道：“向师叔，你自己不出手么？”

向飘然又复狞笑几声答道：“你们以三对一，应有余裕，我隐身半崖暗处，等到必要之时，再行出手不迟。”

赵钰嘴皮微动，正欲说话，突然听得西面山道之上，业已远远传来马蹄之声。

向飘然偏头一望初上林梢的东天皓月，向赵钰、潘莎、云野鹤三人说道：“这马蹄声可能就是鹿玉如贱婢，我在暗中掠阵，你们小心应付！”

话完，衣袖一拂，身形腾处，便自隐入崖壁上三五丈高之处的苍松虬蔓之内。

第十八章 是缘是孽

这时那马蹄声似乎略慢，约莫一盏热茶的工夫过后，方见鹿玉如转过峰角，一面眺览大巴山夜景，一面按辔徐行，坐下所骑竟然是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的那匹千里菊花青，香肩上披着一件玄色披风，与玉雪肌肤黑白相映，越发显得容光绝世。

夏天翔亲眼目睹鹿玉如穿玄衣、驰青马的场面，才深信自己在九疑山麓所见、心生爱好、特意远赴岷山蔷薇坟、为她祈求蔷薇愿力的，的确是此女。

夏天翔疑云既解，自对鹿玉如又复添了几分好感，正自暗赞人是美人，马是龙驹之际，赵钰、潘莎、云野鹤三人已由崖旁闪出，一字排开，阻住鹿玉如的去路。

鹿玉如忽见三位师兄师妹联袂阻路，急忙一勒丝缰，飘身下地，抱拳含笑说道：“云师兄、赵师兄及潘师妹，别来可好？”

云野鹤及赵钰一向与这位小师妹感情颇好，如今见她礼貌谦恭，毫无敌意，不由相顾蹙眉，由云野鹤发话问道：“鹿师妹，你尚以昆仑门下自居，把我们称做师兄师妹么？”

鹿玉如何等玲珑剔透，秀眉微挑，笑吟吟地说道：“云师兄说哪里话来？我只与知非子及‘白衣昆仑’萧惕有仇，你们仍是我所敬重交好的师兄师妹。”

这三人之中，只有潘莎平素对鹿玉如过份得宠微含妒意，闻言冷笑一声道：“鹿玉如，你倒反昆仑与祁连勾结，害死掌门师尊及萧师叔，太以违悖武林规戒，神人共愤，其罪当诛。你好意思仍叫我们师兄师妹，我们却以有你这样一位师妹为耻！”

鹿玉如那等骄暴的性情，闻言居然并不动怒，只是啾了一声，目注潘莎，面含微笑说道：“潘师妹，你我平日交情不错，今天怎的把我骂得如此苦法？”

潘莎冷冷又道：“弑师犯上，罪大恶极，并不是骂你几句，便可了事。”

鹿玉如仍旧不动神色地笑道：“我方才不是业已声明与知非子及萧惕结有深仇，才加报复的么？”

赵钰在一旁接口问道：“鹿师妹，你本是人家的弃婴，掌门师尊在鹿洞中将你救回，指鹿为姓，传授绝技，教养成人，可说对你恩比天高，养比海深，这‘结仇’二字，却从何而起？”

鹿玉如笑道：“你们对我成见已深，我便说出结仇的原因，亦难邀信。改日我找位证人同上昆仑，把一切内情公开宣布便了。”

话完，转身走向千里菊花青，似欲上马驰去。

潘莎急声叫道：“你不能走！昆仑弟子要替掌门师尊及萧师叔报仇雪恨！”

一面发话，一面右掌推处，“神龙探爪”，急袭鹿玉如后心，发掌虽快，却无掌风，用的竟是凝劲不吐、吐必伤人的“小天星掌力”。

眼看潘莎的指尖已将沾及鹿玉如后背，“小天星内力”待吐之际，鹿玉如黑衣微颤，轻妙无伦地左飘三步，回过身来，目注潘莎，娇笑说道：“潘师妹，我念在往昔交情，让你一掌。”

潘莎玉颊微红，双掌连挥，又是一招“蝴蝶双飞”，攻出漫天掌影。鹿玉如眉头微蹙，小蛮靴顿处，反以一招“唐虞推位”，向潘莎胸前轻轻拍到。

潘莎心知鹿玉如艺出己上，正自暗嗔赵钰、云野鹤怎的还不联手齐攻之际，忽见鹿玉如已然进手，遂赶紧一式“推云逐月”，封闭来势。

夏天翔看得分明，知道这招“唐虞推位”威力凌厉，变化无方，决非“推云逐月”可以拆解，不由暗叹潘莎恐怕难逃一死，最少也要身带重伤。

思犹未了，果然鹿玉如身法一变，那只纤纤玉掌，业已贴在潘莎胸前的七坎死穴之上。

潘莎长叹一声，瞑目待死，云野鹤、赵钰则惶急异常，双双奋身猛扑，意图加以抢救。

鹿玉如左手衣袖略挥，拂出一股强劲罡风，挡退云、赵二人，“咯咯”娇笑说道：“云师兄及赵师兄放心，我不会伤及潘师妹分毫，这只等于平日同门间过掌切磋一般，要潘师妹领会领会，以后对方若用‘唐虞推位’进手，须以‘伏羲画卦’拆解，或以‘盘古开天’逆袭代守，抢占先机，千万不可再用这招‘推云逐月’，否则自身安危还在其次，昆仑威望便将打折扣了。”

话完，收掌飘身，面含微笑，俏生生卓立三丈以外。

潘莎被鹿玉如教训讽讪得无地自容，双颊飞红，目光一注云野鹤、赵钰，暗打招呼，准备一同以“满天花雨”手法，洒出二十五枚“天荆毒刺”。

就在此时，突听有人叫道：“赵钰兄，你在终南山借看的那把扇儿，应该还我了吧？”

赵钰闻声惊顾，只见在一藤蔓垂拂的狭隘洞穴之中，有位神采翩翩的青衫少年缓步走出。

原来夏天翔见鹿玉如略展身手，尖酸已极地挖苦了潘莎一顿以后，生恐对方恼羞成怒，施展杀手。或是那位身藏十枚“天荆毒刺”的“昆仑逸士”向飘然居高临下，突加暗算，鹿玉如懵然无觉，必将遭厄，故而借着向赵钰发话讨取那柄湘妃竹折扇，现身走出。

赵钰见是夏天翔，只得把那柄湘妃竹折扇取出，双手递过，含笑说道：“夏兄尊扇奉还，我们改日再叙，因为昆仑一派要在此清理门户。”

江湖规戒之中，凡属清理门户之事，决不容外人在场。夏天翔明知赵钰的话意是婉劝自己离去，但却接过扇儿，微笑说道：“夏天翔今日在此巧与赵兄相逢，除了索扇之外，并想替鹿玉如姑娘适才所说之话，作一见证。”

赵钰微愕问道：“夏兄欲为何事作证？”

夏天翔笑道：“鹿玉如姑娘与贵派掌门知非子及‘白衣昆仑’萧惕结价之事，我因适逢其会，知道得很清楚。”

鹿玉如一双妙目凝注夏天翔，点头笑道：“对，对，对，知非子丧命之日，他就在此。”

赵钰、潘莎、云野鹤三人闻言微愕，正待向夏天翔询问经过之际，突然听得“丝丝”破空微响，自向飘然藏身的崖壁间，飞下一蓬“天荆毒刺”所化的紫黑光网，把夏天翔、鹿玉如的身形一齐罩住。

鹿玉如真未想到，除了赵钰、潘莎、云野鹤以外，还有一位向飘然隐身在侧，对自己突加暗算，何况那蓬“天荆毒刺”为数之多，真倒弄得闪避不及，立处危境！

但夏天翔却是有备而来，又复始终都对“昆仑逸士”向飘然藏身之处特别留神，故而那蓬“天荆毒刺”才到临头，“红云蛛丝网”便化成一片红云，蓦然飞起，将“天荆毒刺”一齐网住。

夏天翔一收一抖，从“红云蛛丝网”中落下九枚“天荆毒刺”，然后抬头对着崖壁间含笑说道：“向飘然前辈，你何必出手如此歹毒？且请现身，容夏天翔一述在祁连山绛雪洞口，目睹贵派掌门知非子去世的经过。”

语音才了，“昆仑逸士”向飘然已自崖壁间斜飞而落，目光冷瞥夏天翔、鹿玉如，不发一话。

夏天翔微抱双拳，向向飘然含笑问道：“夏天翔请教一事，江湖中千仇万恨以内，以何种仇恨当先？”

向飘然尚未及答，云野鹤便已接口说道：“庙堂之上，君仇最重；江湖之中，则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夏天翔点头笑道：“鹿姑娘所以视知非子及‘白衣昆仑’萧惕如死敌之故，便是为报母仇。而且知非子是因羞愧自尽身亡，‘白衣昆仑’萧惕也并非死在鹿姑娘手内。”

向飘然指着鹿玉如讶然问道：“她母亲是谁？怎会与我掌门师兄结仇？”

夏天翔笑道：“鹿姑娘的母亲，便是昆仑派上代掌门遗命接掌昆仑门户的女侠陆琳。知非子为了谋夺掌门名位，秘遣‘白衣昆仑’萧惕，在阿尔金山绝顶，将陆女侠推坠万丈幽谷。”

向飘然摇头冷笑道：“你这些话儿怎知是不是故意替鹿玉如开脱的捏造之词？有何为证呢？”

夏天翔答道：“我在祁连山绛雪洞口，亲见知非子招承此事，并羞愤自尽而死。”

向飘然仍不肯信，晒然说道：“你所说之话，难道能算金科玉律，使人非信不可？”

夏天翔双眉一挑，大笑说道：“夏天翔虽然人微言轻，不足凭信，但当时一同目睹之人，还有雪山派的‘雪山冰奴’冷白石、‘峨眉四秀’中的霍秀芸以及‘三手鲁班’尉迟巧等，向前辈不妨寻找他们，一一相问，对证对证夏天翔所说可是虚话？”

向飘然看夏天翔说出这多证人，知道不是虚言，只得恨恨看了鹿玉如一眼，默然不语。

鹿玉如自从夏天翔出现以后，一直保持沉默，但如今却突然发话叫道：“向飘然。”

“昆仑逸士”向飘然被她叫得一愕，向鹿玉如讶然问道：“你叫我向飘然？”

鹿玉如用手一指云野鹤、赵钰、潘莎，冷冷说道：“我肯叫他们师兄师妹，却不肯叫你师叔。”

向飘然脸色铁青地问道：“为什么？”

鹿玉如应声笑道：“因为他们胸怀坦白，不失江湖人物本色。”

向飘然脸上神色越发难看，怒声问道：“难道我倒有失江湖人物本色？”

鹿玉如冷笑一声，不予答理，反问向飘然道：“知非子之死，虽系自尽，但到底其咎在谁呢？”

向飘然周身一颤，似乎气愤异常地戟指鹿玉如，厉声说道：“我掌门师兄之死，其咎当然在你。”

鹿玉如樱唇微撇，又复问道：“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曾经接到一封密函，函内除了细述知非子行踪以外，并说明他‘云龙掌力’左手稍弱，右眼也曾患病，视觉模糊，如对其进攻，以全力攻击左方为宜。祁连派根据此函，才设法埋伏能手，自左方乱发‘天荆毒刺’生擒知非子。”

向飘然业已气得全身乱抖，颤声问道：“你……你……你向我叙述这……这些话儿则……甚？”

鹿玉如目光一扫赵钰、潘莎、云野鹤等三人，摇头冷笑说道：“昆仑派这一代中，专出谋夺掌门名！响当头，一齐目注那位号称“昆仑逸士”的向飘然师叔，惊诧欲绝。

向飘然则怒视鹿玉如，咬牙说道：“你不要含血喷人，妄肆挑拨。”

鹿玉如冷冷说道：“那封密函的字迹分明是你所写，难道我还认它不出？”

向飘然目射凶光，眉腾杀气，厉声叫道：“你若拿得出证据，向飘然从此埋名隐姓，永绝江湖。否则我非把你连同这夏小狗，碎尸万段不可！”

鹿玉如一声冷笑，伸手入怀，取出一张信笺，递向赵钰、潘莎及云野鹤等。

向飘然一见这张信笺，不由面色惨变，蓦然一式“潜龙升天”，斜拔数丈，转化“神龙渡海”，纵向一片密林之中，遁迹不见。

赵钰、潘莎、云野鹤等，见柬上字迹果是向飘然所书，加上他这羞愧一走，事实更属显然，遂不禁相顾默然，摇头苦笑。

鹿玉如也感慨不禁地长叹一声，说道：“赵师兄、潘师姊及云师兄不必难过，向飘然羞愧一走，昆仑派中老辈人物全数凋零。三位师兄师姊好好召集同门，慎选掌门人，闭关苦练功力，莫涉江湖恩怨，十年二十年后，昆仑一派定可更新气象。小妹则本身恩怨纠缠，尚不知何时了，我们就此分别了吧。”

赵钰、潘莎、云野鹤等，如今对鹿玉如已无故意，不禁各自互道珍重，在一种惜别伤离的情绪之中，黯然而去。

鹿玉如目送这三位昆仑门下去远以后，俯身拾起地上散落的九枚“大荆毒刺”，向夏天翔笑道：“你怎会凑巧跑来，帮了我一次大忙？”

话音方了，目光一注手中的“天荆毒刺”，愕然说道：“向飘然好不狠毒！他大概因为我身有‘天荆毒刺’的解药，故而在这毒刺之上，又复加了其他毒物。”

夏天翔听她这样说，果见那“天荆毒刺”紫黑色的刺身之上，又加了一层暗绿的光芒，不由摇头说道：“这位‘昆仑逸士’向飘然委实歹毒，他分明立意要把你置于死地。”

鹿玉如秋波一转，看着夏天翔，含笑说道：“你怎会独自一人？我

那霍秀芸小妹呢？”

夏天翔觉得鹿玉如温言笑语之下，亦颇柔媚可人，遂应声答道：“芸妹回转峨嵋，把震天派订定明年二月十六为开派之期，邀请举世武林人物参与盛典一事，禀报她师傅玄玄仙姥知晓，并传告罗浮、少林等派去了。”

鹿玉如哦了一声，又复目注夏天翔问道：“我有一件事儿，始终存疑心中，要想问你一问。”

夏天翔问道：“什么事儿？是与我有关的么？”

鹿玉如点头笑道：“自然与你有关，你为何一再查问我是否骑过青马，到过九疑山，及杀过‘祁连四鬼’呢？”

夏天翔脸上飞红，嗫嚅难答，只好岔开话头，手指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的那匹千里菊花青说道：“你当日骑的，是不是这匹马儿？”

鹿玉如点头笑道：“戚大招把这匹千里菊花青视同性命，向不借人，但对我却属例外。当日我骑它路经九疑山麓，便因此马，引起‘祁连四鬼’误会，拦道喝问，口出秽言，才一齐死在我的昆仑刺下。”

夏天翔蹙眉问道：“你展眼间连杀四人，心中是否有些不忍？”

鹿玉如摇头笑道：“那‘祁连四鬼’平素邪淫残暴，不是好人，这种东西要多杀几个，江湖中才安静得了。”

夏天翔见她分明与戚大招等坑漕一气，但如今语意之内，却又对祁连群凶不满，不由莫明其妙，好生疑诧。

就在此时，那匹通灵龙驹千里菊花青，突然声音悲厉地仰首长嘶，并走到鹿玉如身旁，举起前蹄，向她轻轻扒拨。

夏天翔失声赞道：“这匹龙驹，也颇通灵，它像是有什么话儿，要对你说。”

鹿玉如点头笑道：“它真是一匹通灵异种、千里龙驹，你要不要骑上一骑，试试脚力？”

夏天翔摇头苦笑说道：“不要，不要，我在黄山巧遇‘九首飞鹏’戚大招时曾经骑过，结果被它摔下来两次，跌得不轻。”

鹿玉如听得掩口笑道：“你不要怕，我先向它打个招呼，它就不会摔你了。”

夏天翔闻言，蓦然想起自己曾向仲孙飞琼学过几句兽语，如今正好一试是否灵验，遂对鹿玉如含笑说道：“先打招呼之事，我自己会来。”

鹿玉如意似不信地盯他几眼，笑道：“你真多才多艺，居然还懂兽语？”

夏天翔讪讪笑道：“你且慢夸奖，我只学会两句，是否灵验，还靠不住呢。”

说完，手抚千里菊花青长鬃，向它耳边颇为诚恳地低声说道：“哈叽里摩，摩叽里哈，哈叽摩摩古龙。”

说也奇怪，那匹千里菊花青，本在瞪着两只马眼，怒视夏天翔，但听了他这几句话儿以后，眼中敌意忽收，换了一种和蔼亲善的神色。

鹿玉如惊奇无已，娇笑说道：“你这几句话儿真灵，它已经对你好啦！”

夏天翔更是满腹得意，手拉丝缰，轻轻跃上马背。

千里菊花青果未丝毫倔强，但马头一抬，又向鹿玉如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嘶。

夏天翔知道宝马通灵，千里菊花青两度长嘶，嘶声凄厉，决非无故。正欲与鹿玉如就此事相互推敲参详，但目光注处，忽见鹿玉如面色惨白，手抚右肩，业已摇摇欲倒。

这种突然发生、毫无声息的奇异变故，不由使夏天翔大吃一惊，慌忙下马，向鹿玉如问道：“鹿……鹿姑娘，你……你怎么啦？”

鹿玉如银牙紧咬，右掌一翻，自右肩头上，起下一枚紫黑中微带暗绿的加毒“天荆毒刺”，蹙眉说道：“我，我中了向飘然的暗……暗算毒手。”

夏天翔这才想起自己隐身洞内之际，曾听“昆仑逸士”向飘然身有十枚“天荆毒刺”，先前用“红云蛛丝网”御敌收在网中的只有九枚，原来向飘然并未远去，藏在暗处，留了一枚加毒“天荆毒刺”，对鹿玉如突下毒手。

千里菊花青大概早已发现敌踪，才两度长嘶示警，可叹自己与鹿玉如均过份疏神大意，致有此失。

夏天翔思犹未了，三数丈外的小林之中，业已腾起“昆仑逸士”向飘然宽袍博袖的矫捷身影，带着得意凶狂的笑声，驰登高崖，电疾而逝。

夏天翔虽颇痛恨此人卑鄙无耻，但因鹿玉如身中“天荆毒刺”，急待救援，遂顾不得追击向飘然，眉梢深笼忧色，向那正自取药服食的鹿玉如问道：“鹿姑娘，你服药以后，感觉怎样？是否……”

鹿玉如抬手微掠云鬓，凄然微笑说道：“我大概还可以再活两个时辰。”

夏天翔失惊说道：“怎的这等严重？”

鹿玉如苦笑答道：“向飘然是昆仑一派中的用毒专家，他又蓄意要把我置于死地，故在‘天荆毒刺’之上所加的剧毒，定然厉害无比。除了你在祁连山绛雪洞所见的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大概无人能解。”

夏天翔看了那匹千里菊花青一眼，瞿然说道：“这匹千里菊花青是罕世龙驹，脚程绝快，我骑它送你到祁连山绛雪洞去好么？”

鹿玉如好似业已支持不住，缓缓卧倒在石上，摇头说道：“这样安安静静的，或许可以活上两个时辰，倘若在马背奔驰，则连一个时辰也难活。再说祁连山绛雪洞离此千里迢迢，这匹马儿的脚程不论如何快法，也无法在我未死之前赶到。”

夏天翔天生情种，眼见自己曾为她远赴岷山蔷薇坟、祈求蔷薇愿力的这位绝代佳人，即将奄奄待毙，不由急得满面通红，搓手说道：“那……那……那便怎么办呢？”

鹿玉如虽然身中毒刺，性命在呼吸之间，神情反比夏天翔镇静得多，叹了一口气，幽幽说道：“你若肯帮我的忙，便找个洁净的山洞，抱我进去，让我死得比较安静舒服一点。”

夏天翔想起自己适才藏身的山洞颇为洁净隐秘，遂把鹿玉如轻轻抱起，极为小心地进入洞内。

鹿玉如星眸闪动，一扫四周，似乎对这所山洞颇为满意，气息微弱地向夏天翔低声笑道：“你这人还算不错，居然替我找到了一个颇为洁净安宁的埋骨之处。”

夏天翔听她这样说法，心中好不凄然！目注鹿玉如，眼眶红润，柔声问道：“鹿姑娘，不要这样想法，你虽身中剧毒，或有解救之策，也未可知。”

说到此处，忽然眉头深皱，急急问道：“鹿姑娘，你所中‘天荆毒刺’之处，是在右肩，可曾将通心血脉闭死？”

鹿玉如道：“我若不封闭通心血脉，早已身入重泉，魂游地府。”

夏天翔眉梢微现喜色说道：“既然如此，则到了万不得已之时，拼着舍去一臂，性命总可保住。”

鹿玉如知道夏天翔是劝自己断臂求生，不由螭首微摇，凄然一笑道：“女子生性爱美，除了本来丑陋，无法可想之外，谁不以绝代容光自负？有道是：‘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倘若少了一条手臂，便令我活上八千岁，八万岁，又复何趣？”

夏天翔见她这般执拗，不禁愁锁双眉，深自思索可有其他解毒妙策？

想来想去，想不出丝毫可为鹿玉如解毒续命之法，遂自急得在洞中负手徘徊，连连顿足。

鹿玉如看着夏天翔，讶然问道：“当初在昆仑山下，我曾用‘天荆毒刺’对你暗下毒手，你怎么不记仇恨，反倒如此关心我呢？”

夏天翔无可奈何之下，遂向鹿玉如问道：“鹿姑娘，你要不要听段故事？”

鹿玉如点头笑道：“我生存在人世的时间业已不多，听段故事也好。但我对武林间的剑影刀光，腥风血雨，已感厌倦，请你把这段故事说得美丽缠绵一点。”

话音刚了，突然呻吟一声，娇呼说道：“哎呀，我身上怎的这等冷法？”

一面说话，一面业已冷得禁受不住，不但娇躯急颤，连满口贝齿均在捉对厮拼。

夏天翔见状好生不忍，知道是毒力使然，遂席地而坐，解开自己所着的青衫，把鹿玉如的娇躯抱在怀中，默运神功，以本身纯阳真火，化成温和热力，为她驱寒取暖。

约莫一盏茶时过后，鹿玉如抖颤稍止，目注夏天翔，以一种极为感激的神色，凄然笑道：“你对我这样好法，我愿意和我霍秀芸小妹一样，叫你翔哥哥了。”

夏天翔本就对鹿玉如有些爱好，何况在她这样气息奄奄的遗留之际，自然不肯令她加深任何刺激、伤心，故而闻言之下，连连含笑点头，并把鹿玉如的娇躯抱得更紧一点。

鹿玉如在夏天翔的怀抱之中，好似感觉异常安慰，慢慢阖上双目，有点倦然欲睡的光景。

但双目才阖，忽又微睁，看着夏天翔，自娇靥之上浮起一丝天真的笑意，缓缓说道：“翔哥哥，你要讲给我听的故事呢？再若不说，我可能便听不见了。”

夏天翔起初因鹿玉如手下极辣，对她未免有些又爱又怕，但如今见她这副天真无邪的婉变神情，与霍秀芸简直毫无二致，不由爱意滋添，好生怜惜，把自己在九疑山麓对她一见钟情，苦于不知姓名来历，无法互通款曲，遂远赴岷山蔷薇坟，求取蔷薇愿力之事，细说一遍。

鹿玉如听得睁着两只大眼，凝注夏天翔，凄然笑道：“翔哥哥，你真会安慰人，但这段故事编得虽颇美丽缠绵，却有点令人难信。”

夏天翔此时因对鹿玉如所中的剧毒无法解除，眼看她片刻之间，既将香消玉殒，自然心中又怜又爱，听她不信自己所言，不由急得满面通红，剑眉紧蹙。

鹿玉如见他这般神色，婉然笑道：“翔哥哥，不要急，我相信你这段美丽的蔷薇故事好了。”

“蔷薇故事”四字提醒了夏天翔，遂自身边取出那瓣新近才由“巫山仙子”花如雪交还的“紫玉蔷薇”，递在鹿玉如手中，含笑说道：“玉妹请看，这紫玉蔷薇花瓣，便是那位主管蔷薇愿力的‘蔷薇使者’赠我之物。”

鹿玉如玩弄着那瓣“紫玉蔷薇”，忽然极为婉变地向夏天翔微笑说道：“翔哥哥，这紫玉温润得多么令人可爱，你转送给我好么？”

夏天翔眼看玉人无救，心情凄惘已极，哪里还忍拒绝鹿玉如所要求？伸手微抚她如云的秀发，点头说道：“当然可以送你，但玉妹所中的剧毒是否确已无法解救？你自己怎么一点也不担忧呢？”

鹿玉如见夏天翔肯把那瓣“紫玉蔷薇”送给自己，立刻持向唇边，不住亲吻，仿佛高兴已极。

但听见夏天翔继续往下一问，鹿玉如脸上的神情又由高兴已极，转变为凄凉不堪，星眸微阖，自睫毛中涌出两行泪珠，幽幽说道：“翔哥哥，我生来孤苦，所行所遇，又复奇异绝顶，矛盾不堪，根本无甚主趣，怕死则甚？”

说到此处，泪眼微开，用那两道足以令人心醉神迷、魂销骨蚀的幽怨目光，凝注夏天翔，低声说道：“翔哥哥，我别无所恨，只恨为什么迟至今天，才和你互相要好。如今我遍体舒畅，正是剧毒将发前的必有征兆……”

夏天翔怜惜无已地急急问道：“玉妹，你能不能凝聚玄功，暂抗毒力，也许我能想出救你之法？”

鹿玉如含泪摇头，凄然一笑说道：“我自从中毒以后，功力已难凝聚，根本不知体内剧毒将在何时发作？或许马上就死，也许还能延缓上个把时辰。翔哥哥，你抱得我紧点，让我好好享受这有生以来初次尝到的甜蜜温馨，在你怀抱中含笑死去。”

夏天翔一向多情，如今听怀抱中的鹿玉如说得这等凄楚可怜，不由依言一紧双臂，低头在她玉颊上亲了一亲，并也垂落几滴怜爱伤心之泪。

这几滴眼泪，恰好滴在鹿玉如香腮之上，鹿玉如感动得含泪说道：“翔哥哥，你对我真好，可惜我生来命薄，无福享受。我死以后，你把对我的这份感情，一齐加到我那霍秀芸小妹身上，好好爱她便了。”

夏天翔讶然问道：“玉妹你和芸妹不过初次见面，怎的便如此要好？”

鹿玉如笑道：“我们是一双姊妹。”

夏天翔点头笑道：“你们长得真像是一双姊妹，确实应该撮土为香，一盟在地。”

鹿玉如笑道：“我们不是结盟姊妹，而是亲生妹妹。”

这两句话儿听得夏天翔大吃一惊，蹙眉问道：“你们是亲……生

姊……妹？”

鹿玉如向他怀中偎得紧了一点，低声笑道：“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姊妹，但这桩秘密霍秀芸尚不知晓。”

夏天翔委实大感意外，目注鹿玉如问道：“你母亲不是被知非子派遣‘白衣昆仑’萧惕在阿尔金山绝顶推下万丈幽壑的昆仑女侠陆琳么？”

鹿玉如脸上浮现一种异样的神情说道：“陆琳是我母亲的本名，但她老人家另改姓名，已有数十年之久。”

夏天翔哦了一声说道：“果然吉人自有天相，伯母于阿尔金山绝顶被‘白衣昆仑’萧惕推坠万丈幽壑，竟未……”

话犹未了，鹿玉如冷笑着说道：“我母亲被萧惕推坠幽壑，虽未丧命，却也从此另有遇合，由昆仑女侠变为一代魔女。”

“一代魔女”四字，又听得夏天翔紧蹙双眉，不住思忖。

鹿玉如见他这般思索的神情，不由失声笑道：“我母亲你已见过，她老人家神功绝世，昔年威震江湖，名头极大，难道你如此聪明，竟猜不出她是谁么？”

夏天翔听说自己业已见过鹿玉如之母，不禁触动灵机，想起绛雪洞中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武功既高，语音又极怪异，遂哦了一声，问道：“你母亲是不是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中靠左的一位？”

鹿玉如笑道：“你果然聪明，猜得一点不错，靠左坐的黄衣长发老人，是我母亲，靠右的那位，则是霍秀芸小妹的生身之母。”

夏天翔听说两位黄衣长发老人均是女子所扮，越发恍然大悟说道：“我猜出来了，你的母亲是‘九天魔女’董双双，霍秀芸的母亲是‘绛雪仙人’凌妙妙。”

鹿玉如笑道：“你恰好说反，我母亲是‘绛雪仙人’凌妙妙，霍秀芸小妹的母亲，才是‘九天魔女’董双双。”

夏天翔骊珠既得，逐渐推敲，想起在荆门绝顶“天涯酒侠”慕无忧曾说“风尘狂客”厉清狂不愿与霍秀芸见面，以及自己此次在村店与厉清狂巧遇，听得他的那些酒后牢骚之语，互一对证，又向鹿玉如问道：“这样说来，玉妹与芸妹之父，是‘风尘狂客’厉清狂老前辈了？”

鹿玉如秀眉一蹙，手抚胸头，喘了一口长气答道：“我爹爹正是‘风尘狂客’厉清狂，但其中恩怨经过，说来话长……”

夏天翔见鹿玉如神情有些不对，突然记起身边带有“商山隐叟”赛韩康特制的灵丹，遂全数喂她服下，异常关心地低声蹙眉问道：“玉妹，你神色有点不对，心中感觉怎样？”

鹿玉如星眸紧阖，喘息了好大半天，才徐徐开目笑道：“我方才心中确实难过异常，想是剧毒将要发作，但服了这两粒灵丹以后，却好得多了。”

夏天翔苦笑道：“这仲灵丹是当代神医赛韩康所炼，其中含有一滴千年芝液，灵效极好，可惜我身边只剩两粒……”

鹿玉如听夏天翔把仅存的两粒灵丹全数喂给自己服用，不由异常感激，手持那瓣“紫玉蔷薇”，就着香唇，不住亲吻，并向夏天翔笑道：“翔哥哥，我吃了灵丹以后，舒服很多，让我把我父亲母亲之间的这段恩怨，慢慢讲给你听。”

夏天翔见鹿玉如娇媚已极，不由好生怜惜地含笑说道：“玉妹身中

剧毒，说话伤神，且留待将来再讲也好。”

鹿玉如摇头说道：“我深知‘昆仑逸士’向飘然阴险异常，‘天荆毒刺’上所加的剧毒，定非这两粒灵丹可以解救，若不趁我死前说出，这段秘密你就听不见了。”

夏天翔拗她不过，只得紧紧抱住鹿玉如，听她低声叙述。

鹿玉如道：“在阿尔金山绝顶之下的万丈绝壑之中，住着一位不为世晓的魔教奇人，名叫‘无相魔师’公羊毅。”

夏天翔接口说道：“我听人说过这位‘无相魔师’公羊毅，武功之高，举世无敌，但却已在数十年前坐化了。”

鹿玉如道：“我母亲被‘白衣昆仑’萧惕出其不意地推坠幽壑之时，恰巧为‘无相魔师’公羊毅所救，公羊毅爱我母亲根骨灵秀，遂喂她吃了一粒魔教‘迷魂圣药’，使我母亲忘却本来，然后收为弟子，改名凌妙妙，与另一位名叫董双双的少女，一同学习公羊毅的一身武学。”

夏天翔哦了一声说道：“怪不得你母亲当年纵横武林，威震八荒之时，未曾寻找知非子及萧惕报仇，原来她老人家业已服了魔教的‘迷魂圣药’，忘却本来面目。”

说到此处，忽又诧道：“但如今怎又突然想起？难道那‘迷魂圣药’经过相当时日后，便自失效了么？”

鹿玉如笑道：“翔哥哥，你怎么这样性急？听我慢慢说将下去，自然明白。”

夏天翔脸上微红，笑了一笑，静听鹿玉如往下说道：“我母亲与董双双艺成出道，威震江湖，但与我爹爹‘风尘狂客’厉清狂相遇之后，居然彼此惺惺相惜，一见钟情。”

夏天翔笑道：“他们武功名望均极相配，应该是一段美满良缘，怎会变成冤家，反颜相向？”

鹿玉如微叹一声说道：“我爹爹虽然爱我两位母亲，但却颇矜持一代大侠的身份，嫌我两位母亲出身魔教，不肯屈就。我两位母亲痴情无奈之下，才暗地施展无形无相的‘秘魔七情烟’，迷惑我爹爹心神，终于在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之中，二女同嫁一夫，成了百年好合。”

夏天翔听得讶然问道：“既成夫妻，怎又结仇？莫非其中有人挑拨？”

鹿玉如点头说道：“你猜得对，这挑拨之人你也熟识，就是那位‘天涯酒侠’慕无忧。”

夏天翔惊道：“原来慕老前辈在绛雪洞中变作寒冰塑像一事，也有前因，他为何要从中挑拨？”

鹿玉如叹道：“慕无忧误听江湖流言，认为我两位母亲出身魔教，不甚清白，遂屡屡暗地向我爹爹规劝，劝他勿为情丝所缠，甘心与无耻魔女同流合污，把一代大侠之名付诸流水。”

夏天翔问道：“你爹爹难道就听信慕无忧无凭无证的几句空言不成？”

鹿玉如叹道：“我爹爹本来不信，但禁不住慕无忧一再进言，遂将信将疑，旁敲侧击地向我两位母亲设辞探询。”

夏天翔道：“既是无中生有的江湖流言，却怕人盘问则甚？”

鹿玉如蹙眉说道：“这些流言的主要事实虽属捕风捉影，但有些琐

碎枝节却又确有其事。我爹爹不便从正面探询，所问的便是这些琐碎枝节，我两位母亲因胸无愧作，据实而答，遂使我爹爹相信慕无忧所言不虚，渐渐对我两位母亲起了鄙视厌恶之念。”

夏天翔听得叹息不禁地问道：“难道三位老人家便就此反目不成？”

鹿玉如幽幽一叹说道：“我爹爹虽然逐渐变心，但因我两位母亲均已怀孕，只得暂时忍耐，直等我与我霍秀芸小妹双双降生，慕无忧遂再度进言，劝我爹爹速挥慧剑，尽斩情丝，免得亲生骨肉也自幼熏陶，变成魔女。”

夏天翔叹道：“这位慕老前辈未免有点热情过度，常言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却……”

话犹未了，鹿玉如业已恨恨说道：“慕无忧一再相劝之下，我爹爹终于听信其言，在我与我霍秀芸小妹刚刚满月之时，对我两位母亲下了狠心毒手。”

夏天翔讶然问道：“下了什么狠心毒手？”

鹿玉如摇头叹道：“我爹爹乘我两位母亲完全不备之际，点散了她们所练的内家真气，抱着我与霍秀芸小妹，离开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而去！”

夏天翔听出疑问，目注鹿玉如问道：“你爹爹既然把你们抱走，便该自行抚养传技才是。为何将你与霍秀芸一个抛在峨嵋，一个抛在昆仑山下？”

鹿玉如偎在夏天翔怀中叹道：“翔哥哥有所不知，我爹爹刚离高黎贡山凝翠谷，那位‘无相魔师’公羊毅便到了莫愁石室，见状勃然震怒，声言必将海角天涯地追杀我爹爹，并把我与霍秀芸小妹一并杀掉。”

夏天翔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问道：“原来厉老前辈抛弃你与霍秀芸之故，是为了应付那位名满天下、无人能敌的‘无相魔师’公羊毅。”

鹿玉如点头说道：“我爹爹既获此讯，因自付功力火候难与‘无相魔师’公羊毅硬碰，必须处处隐迹逃避，并为了顾虑我与霍秀芸小妹的安全，遂将我姊妹二人悄悄设法送入峨嵋、昆仑门下。”

鹿玉如说到此处，玉颊微红，呼吸略微急促，好似所中的剧毒又将发作的光景。

夏天翔大吃一惊，急急问道：“玉妹，你感觉怎么样？”

鹿玉如星目微眨，摇头低声说道：“翔哥哥放心，我暂时还自无妨，不会在话未说完之前，突然死去的。”

夏天翔好生怜惜地柔声说道：“玉妹不要说话，你且养养神儿好吗？”

鹿玉如苦笑说道：“翔哥哥不要拦我，我一生孤苦，满腹辛酸，临死之前，应该让我把话儿说得痛快一点，否则我怎能甘心瞑目，含笑而逝？”

夏天翔听她说得好生凄楚，不由鼻端一酸，又自垂落几滴英雄珠泪。

鹿玉如见夏天翔凄然垂泪，反倒伸手抚摩着他的面颊，向洞壁东角噉嘴笑道：“翔哥哥不要哭，有你这几滴眼泪，鹿玉如虽死何憾？洞壁东角顶上，向下倒生的那朵花儿多么美丽，你摘来给我好吗？”

夏天翔注目一看，果见洞壁顶端有朵向下倒生、形如野菊的五色奇花，遂轻轻放下鹿玉如，纵身摘取，递在鹿玉如的手内。

鹿玉如持花赏鉴之时，觉得此花极香，遂一面凑向鼻端闻嗅，一面对夏天翔说道：“自此以后，我爹爹便始终浪迹天涯，躲避‘无相魔师’公羊毅，谁知公羊毅不久坐化，将一册‘无相魔经’传给我两位母亲，而我两位母亲遂一位在祁连山绛雪洞，一位在九疑山千尺涧，根据‘无相魔经’，重练被我爹爹辣手点散的内家真气，并精研其他绝学。”

夏天翔见鹿玉如脸上颜色越来越红，正待再劝她不要多话伤神，鹿玉如又已往下说道：“直到最近，我母亲潜心苦修之下，不但武功尽复，连昔日所服的‘迷魂圣药’的魔力也告失效，恢复了一切记忆。因祁连派的‘白头罗刹’鲍三姑也在绛雪洞中坐关练功，遂与祁连派人物结交，准备寻找我爹爹、慕无忧及知非子、萧惕等人，报复积郁多年的新仇旧恨。”

夏天翔听到此处，方对这一段武林秘辛详知究竟，遂向怀抱中的鹿玉如含笑问道：“玉妹，你要说的话儿说完了么？”

鹿玉如笑道，“翔哥哥别急，我的话儿还有最后一段。”

她柔情脉脉、春意慵慵地看了夏天翔几眼，含笑说道：“我江湖行道，误入绛雪洞中，我母亲因我容貌生得与她一般无二，遂几经盘问，母女相认。并向‘九首飞鹏’戚大招借用那匹千里菊花青，命我骑往九疑山千尺涧，寻找我另一位母亲‘九天魔女’董双双，请她老人家命驾祁连，共商对知非子、萧惕报仇暨逼我爹爹出面，把昔日莫愁石室之事作一交待。”

鹿玉如说到此处，语音一顿，螭首微抬，以两道水汪汪的目光，凝注夏天翔说道：“翔哥哥，我的故事说到此处为止，以后种种，你多半身经，不必再复赘述了吧？”

夏天翔连连点头，因见鹿玉如脸上红得太以可爱，不由疑心她是剧毒将发之前的回光返照现象，遂异常关切地低头问道：“玉妹，我看你脸上神色不对，心中可有什么异样感觉？你爹爹大概就在近处，我抱你乘骑千里菊花青去找他好么？也许他功力精深，能够替你解除所中的剧毒。”

鹿玉如闻言讶然说道：“你怎知道我爹爹人在近处？”

夏天翔笑道：“我曾与他老人家相对痛饮，便连来此为你援手，也是由他指点的呢！”

鹿玉如想了一想，摇头说道：“我爹爹纵然人在近处，我也不愿见他。”

夏天翔诧异道：“这是什么理由？”

鹿玉如长叹一声，苦笑说道：“翔哥哥，你替我想想，两位老人家，一位是我生身之父，一位是我生身之母，叫我帮谁是好？”

夏天翔听她这样说法，也着实有点替鹿玉如为难，正在蹙眉思索之际，鹿玉如却把那朵形如野菊的五色奇花，持向夏天翔鼻端，笑道：“翔哥哥，你且嗅嗅看，这花香多么好闻？会不会是什么两仪灵气所钟的罕世圣药？”

夏天翔连嗅几嗅，果然觉得这朵形如野菊的五色奇花，香冽异常，花香入鼻以后，并能使人百脉齐舒、丹田奇暖。

遂向鹿玉如笑道：“玉妹说得不错，这朵五色野花确实有些奇异之处，你嗅了花香，是否觉得略微舒服？”

鹿玉如臻首连点，咬唇微笑，媚眼如丝，那副神情，简直娇慵荡逸之至，引得夏天翔居然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四唇相接，一亲芳泽。

谁知这朵形如野菊的五色奇花，并非两间灵气所钟，乃是两间淫气所钟，名叫“醉神花”，花蕊香气含有极为厉害的荡魄迷神之力。

夏天翔、鹿玉如双双深中花毒而不自知，再复这样脂口轻尝、丁香暗度，互一温存之下，哪里还能用理智克制情欲，以礼自持，清清白白？

刹那之间，小洞春浓，巫山云满。

一阵荒唐过后，醉神花的邪恶魔力渐渐消除，夏天翔灵智一复，不禁愧疚欲死，全身汗下。

而鹿玉如因身受重伤剧毒，再经过这一番男贪女爱，雨暴风狂，业已魂游墟墓，奄奄一息。

夏天翔面对如此局面，连羞愧自责都来不及，赶紧匆匆结束，钻出洞外，飞驰于前后左右的数里周围，希望能够寻得意料中人在近处的“风尘狂客”厉清狂，或可挽回鹿玉如一条生命，略微赎罪。

但空自奔驰好久，哪里寻得着“风尘狂客”的丝毫踪迹？

夏天翔万般无奈地回到洞口，简直无颜进洞再见鹿玉如，真想在崖石之上一头碰死，以消心中羞愧。

但他由这死字之上，居然想出了一丝生机。

因为由死字，联想到对自己影响颇大的“欲成比目何辞死？修到鸳鸯不羨仙”两句诗来，再由两句诗上，夏天翔更复联想到那位神通广大、愿力无边的“蔷薇使者”。

想到“蔷薇使者”，夏天翔不禁觉得希望无穷，精神一震，遂赶紧纵登一个较高之处，凝足真气，施展内家传音及远功力，大叫了三声“蔷薇使者”。

那位“蔷薇使者”，每在夏天翔为情所迷之际，便出现指点，但这次却似失灵。夏天翔空自提气高叫半天，所得到的，只是远峰近壑间一片“嗡嗡”回响。

夏天翔失望之下，死意又萌，刚想跃下所立的高崖，以求解脱，但目光所及，不由又使他大吃一惊。

原来那匹在洞口徘徊休息的千里菊花青，如今业已踪影毫无，不知去向。

夏天翔深悉这种通灵宝马，无故决不轻离主人，见状情知有变，只好满面羞愧，硬着头皮钻进洞内。

一进山洞，夏天翔不禁目瞪口呆！原来那位香魂缥缈、奄奄一息的鹿玉如竟告失踪，“紫玉蔷薇”也已带走，醉神花则被揉得稀碎，散落地上。最令人触目惊疑，莫名其妙的，却是洞壁上被人用极强指力，龙飞凤舞地镌出四个大字：“是缘？是孽？”

夏天翔面对目前的情景，不禁又惊又疑，又忧又喜。

惊的是在这刹那之间，竟会有人将鹿玉如救走？

疑的是来人是谁？鹿玉如昏迷不省，气息奄奄，那匹倔强异常的千里菊花青，怎会听陌生人物驱策？

忧的是自己被那朵五色奇花的怪异香味迷神乱性，以致做出这等荒唐事儿，不但觉得愧对仲孙飞琼及霍秀芸，并也对那鹿玉如极为歉疚。

喜的则是照眼前迹象及那“是缘是孽”四字看来，鹿玉如的女儿清

白虽被自己玷污，但性命却告保全，不曾玉殒香消，魂归离恨。

就在夏天翔心中惊疑忧喜、百感交集之际，突然听得有人低声喊叫自己的名字。

第十九章 功力转注

这声音在隐约朦胧之中，又仿佛极为熟悉。夏天翔心头一惊，剑眉双蹙地转身便往洞口走去，但他还未走到洞口，第二声“夏天翔”又复响起，这次听得比较清晰，语音并非由洞外传来，仿佛就是由洞中发出。

这洞是个死洞，四顾无人，却有人声发出，夏天翔不禁身上一寒，有点疑神疑鬼。

第三声“夏天翔”又起，这次却使夏天翔听得明明白白，语音是从洞后石壁透壁而出。

夏天翔满腹惊疑地走到壁前，方自注目观察之际，又听得隐约的人声说道：“这石壁是扇绝大的活动石门，你靠右用力一推，便可推动。”

夏天翔将信将疑地走到石壁右边，微凝师门绝学“乾天气功”用力一推，那看来仿佛是整块山石的偌大石壁，果然应手推动，石壁一转，眼前一亮，夏天翔业已进入了另一间石室之内。

这间石室并不太大，方圆只有丈许，但壁上油灯明亮，打扫得极为洁净。

室中毫无陈设，只有一席厚厚的蒲团，蒲团上盘膝坐着一位面目慈祥的陌生灰衣老僧，正在目注夏天翔微微含笑。

夏天翔虽然傲骨天生，但一见这灰衣老僧的神情气宇，便知是位绝世奇人，不由长揖施礼，含笑道：“武林末学夏天翔，参见大师，并请问大师法号上下怎样称呼？”

灰衣老僧反向夏天翔微笑问道：“夏老弟，你是急糊涂了？还是乐糊涂了？当真不认识我了么？”

适才语音是透壁而过，夏天翔虽然略觉耳熟，却有些模糊不清，如今对面闻声，不禁惊得退后半步，目注灰衣老僧，愕然问道：“你……你……你是‘蔷薇使者’？”

“蔷薇使者”点头笑道：“你刚才不是还在洞外提足真气，大叫我么？”

夏天翔剑眉双蹙，目光凝视这位尚属与自己初次见面的“蔷薇使者”，好似颇为抱怨地问道：“老人家既然藏在此处，却为什么不早点出来？”

“蔷薇使者”笑道：“我若出现得太早，你的相思债怎样偿法？我的蔷薇愿力，又怎样验法？”

夏天翔俊脸通红地哦了一声说道：“我还以为是‘风尘狂客’厉清狂老前辈把我送到此处，原来竟是老人家一手安排！”

“蔷薇使者”微笑说道：“厉清狂纵然脸皮再厚，他做爹爹的，总不好意思替女儿硬拉皮条。何况愁人易醉，厉清狂心事重重，借酒浇愁，也醉得与你一般不知人事，只有让我这毕生专做红娘的花和尚来为你们撮合蔷薇缘，了却相思债了。”

夏天翔闻言，羞喜交集地向“蔷薇使者”问道：“老人家难道不怕鹿玉如所中的剧毒突然发作，以致玉殒香消，不及抢救？”

“蔷薇使者”笑道：“你把我送你的那瓣能解万毒的‘紫玉蔷薇’转送给鹿玉如，她并凑在口鼻之间，闻吻了半天，哪里还怕什么所中的剧毒？”

夏天翔闻言才知那瓣“紫玉蔷薇”竟有克毒灵效，但“蔷薇使者”如此说法，分明适才那幕荒唐透顶的旖旎风光，均已被他目睹，不由越发把张俊脸羞红得宛如紫茄子般，嗫嚅问道：“老……老人家，鹿玉如是自……自己走的么？”

“蔷薇使者”摇头答道：“鹿玉如是被祁连派的‘白头罗刹’鲍三姑瞥见洞口的千里菊花青，起疑入洞，将她救走。”

夏天翔方一点头，“蔷薇使者”又复向他说道：“夏老弟，那鹿玉如受她母亲遗传，性格之中，含有少许魔性，平时是位颇为通达事理的红妆侠女，但魔性偶发之际，却不能以常情论断。何况女孩儿家多半心高气傲，极好颤面，你与她的这段风流韵事，不幸为‘白头罗刹’鲍三姑撞破，鹿玉如恼羞成怒，可能转爱为仇，是缘？是孽？目前尚难推测，老弟日后与她相遇之时，还须特别小心防范呢！”

夏天翔苦笑说道：“老人家，你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撮合方式，未免把我害得太苦。仲孙飞琼及霍秀芸二女，倘若知道这件荒唐事儿，却叫我置身何地？”

“蔷薇使者”目注夏天翔笑道：“前因早定，水到渠成，老弟福缘深厚，不必多虑。”

说到此处，双眉微轩，目中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向夏天翔含笑问道：“夏老弟，你颇聪明，可猜得出我今日怎肯以本来面目与你相见？”

夏天翔微一思索，茫然摇头，“蔷薇使者”笑道：“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面。”

夏天翔恍然顿悟问道：“难道老人家也与另两位‘蔷薇使者’一般，功行圆满，即将坐化了么？”

“蔷薇使者”点头笑道：“今日是我坐化之时，这间石室是我坐化之地。”

夏天翔屡获“蔷薇使者”相助，闻言心中一酸，凄然含泪说道：“老人家与我初次见面，便将永诀，令夏天翔情何以堪？”“蔷薇使者”笑道：“夏老弟果是性情中人，但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蜕化皮囊，西归极乐，正是我佛门中的上乘功果，老弟应该为我高兴，不必如此着想。”

夏天翔脸上依旧充满惜别伤离的神色，向“蔷薇使者”问道：“老人家示寂之前，能否以姓名赐告？”

“蔷薇使者”笑道：“老弟用心想想，或许猜得出来？”

夏天翔蓦然想起“三手鲁班”尉迟巧对自己所说的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三男二女。暗忖那两位黄衣长发老人既是所谓二女的“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则这“蔷薇使者”，也许便是所谓三男的“多情书生”吴万秋及“无情剑客”莫春阳、“忤情居士”徐香圃其中之一？

想到此处，遂向“蔷薇使者”试探道：“老人家是不是‘多情书生’吴万秋、‘无情剑客’莫春阳、‘忤情居士’徐香圃等三位之一？”

“蔷薇使者”失笑说道：“夏老弟这一猜委实猜得太妙，‘多情书生’吴万秋是第一蔷薇使者、‘无情剑客’莫春阳是第二蔷薇使者，我这第三蔷薇使者，正是‘忤情居士’徐香圃。”

夏天翔见自己竟把三位蔷薇使者的姓名，一齐猜出，不由愕然问道：“你们三位是功力均自超凡入圣的生平死敌，怎会志同道合，一齐变作

蔷薇使者？”

“蔷薇使者”反向夏天翔问道：“夏老弟，你知不知道我与‘多情书生’吴万秋、‘无情剑客’莫春阳，为何成了生平死敌？”

夏天翔因听“三手鲁班”尉迟巧谈过这段往事，故而应声答道：“你们三位是因外号冲突。”

“蔷薇使者”摇头一笑说道：“江湖中不知底细之人，以为我们是因外号冲突成仇，其实我们三人由五岳绝顶斗到峨嵋金顶，舍死忘生地狠斗六次之多，只是为了争风吃醋。”夏天翔听得大出意外，讶然问道：“为了争风吃醋？”

“蔷薇使者”点头笑道：“昔日的当事诸人，只有我一人仅存，我自然应该在即将坐化之前，把这段故事讲给你听，免得永远成为世间隐秘。”

夏天翔万想不到三位蔷薇使者昔日竟因争风吃醋，彼此狠拼，知道其中情节，必饶趣味，遂静心倾听这位即将永别人寰的蔷薇使者，叙述当年旧事。

“蔷薇使者”说道：“我与‘多情书生’吴万秋、‘无情剑客’莫春阳相互争风吃醋之因，就是为了三人同爱一位绝代佳人‘蔷薇女侠’。”

夏天翔叫道：“我师傅二十年前的要好至友，后来突然失去踪迹的‘蔷薇女侠’魏紫琳？”

“蔷薇使者”点头说道：“就是你师傅的好友魏紫琳，我们三人为了她，在五岳绝顶连斗五次，胜负难分，最后一次，约在峨嵋金顶决斗，声明不见生死，不许停手，三人中只许留下一人与‘蔷薇女侠’魏紫琳得谐心愿。”

夏天翔问道：“这场殊死恶斗，你们怎的一位不死，反而志同道合地做起蔷薇使者来了呢？”

“蔷薇使者”叹道：“我们在峨嵋金顶连斗三日，彼此均已身负重伤，但仍苦苦竭力支撑，期望获得最后胜利之际，‘蔷薇女侠’魏紫琳突然赶来，说明她对我们三人同样相爱，难分轩轻，苦于无法分身，只好拼舍一命，了结情缘，并为我们弭息争斗。匆匆话了，留下一朵‘紫玉蔷薇’，为念，便即纵身跳落金顶，香消玉殒，尸骨无存。我与吴万秋、莫春阳自然惊悼莫名，大受感动，遂在魏紫琳所居的岷山金玉谷底，造了一座蔷薇坟，坟中埋了半朵紫玉蔷薇，另外半朵，则各分一瓣，立誓每人轮流守坟三年，担果实，让别人安然享受。故而我们都一致竭尽所能，帮助到蔷薇坟前祈求蔷薇愿力之人，花好月圆，终成眷属。”

夏天翔听得住不住叹息，并颇为敬佩他说道：“那位‘蔷薇女侠’魏紫琳舍己全人的伟大精神，暨三位老人家推己及人的崇高意志，委实令人钦佩。”

“蔷薇使者”笑道：“我的姓名来历，以及怎样担任这蔷薇使者的经过，业已说完，如今应该谈到我唤你来此的正题了。”

夏天翔失惊说道：“还有什么正题？”

“蔷薇使者”向他含笑说道：“夏老弟，你认为当世群魔中，以何人最为厉害？”

夏天翔想了一想答道：“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白头罗刹’鲍三姑都是一流好手，至于再厉害的，

便要数那化装成黄衣长发老人的‘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了。”

“蔷薇使者”摇头答道：“你说得不对，那‘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虽然极为厉害，但到底与‘风尘狂客，厉清狂有夫妻之情，只要厉清狂甘心低头认错，她们或许能够敛手收帆，夫妇三人一同归隐。”

夏天翔听出“蔷薇使者”语中之意，悚然问道：“听老人家语中之意，莫非还有什么更为厉害的魔头出世？”

“蔷薇使者”点头说道：“祁连、点苍两派合并组织震天派后，‘九首飞鹏’戚大招与铁冠道长互相商议后，觉得仅凭‘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两人在幕后支撑，对抗举世群雄，力量仍嫌薄弱。遂用尽心思，又复请出三位足有三四十年未曾出世的难缠人物，担任震天派最高护法。”

夏天翔蹙眉问道：“这三位已有三四十年未曾出世的难缠人物是谁？”

“蔷薇使者”问道：“你有没有听你师傅说过‘白骨三魔’？”

夏天翔摇头答道：“我从来不曾听说过‘白骨三魔’四字，还请老人家明白见告。”

“蔷薇使者”说道：“所谓‘白骨三魔’，就是大巴山天魔壑的‘白骨天君’，娄山恶魂峡的‘白骨羽士’，以及哀牢山朱竹谷的‘白骨仙子’。”

夏天翔问道：“这‘白骨天君’、‘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三魔的武功造诣如何？”

“蔷薇使者”说道：“这‘白骨三魔’，昔年几与‘无相魔师’公羊毅齐名，武功造诣自然到了炉火纯青、飞花却敌、摘叶伤人的地步。”

夏天翔颇为天真地问道：“老人家，据你看来，我师傅的功力与‘白骨三魔’，谁高谁下？”

“蔷薇使者”笑道：“我把双方实力已作缜密统计，你师傅可以抵敌‘白骨三魔’中最厉害的‘白骨天君’，‘天外情魔’仲孙圣可以抵敌‘白骨羽士’，武当、罗浮、少林、峨嵋、雪山等派人物，可以抵敌震天派群凶及‘白骨三魔’门下弟子，‘风尘狂客’厉清狂则与‘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对消，只剩下一位极为难缠的‘白骨仙子’无人抵敌。”

夏天翔闻言，目光方自略注“蔷薇使者”，“蔷薇使者”又笑道：“本来我可以勉为其难，但因我尘缘已满，少时便将坐化，故而特地把你唤来……”

“蔷薇使者”话犹未了，夏天翔便即听出端倪，惊讶绝伦地惑然叫道：“老人家，你难道要叫我这年轻技浅的未学后辈，负责抵敌那‘白骨三魔’中的‘白骨仙子’？”

“蔷薇使者”笑道：“你猜得虽未全对，大致也差不多了。我不但要你抵敌‘白骨三魔’，还要你与你师傅对换，让皇甫神婆去克制‘白骨仙子’，而由你夏天翔负责抵敌最厉害的‘白骨天君’。”

夏天翔哦了一声，笑道：“我明白了，老人家是采用田忌与齐王赛马之策，以我下驷，敌人上驷，但夏天翔岂不成了牺牲品么？”

“蔷薇使者”摇头笑道：“这不是田忌与齐王赛马之策，因为那‘白骨天君’，倚恃神功，目高于顶，骄狂自大已极，我要让你去把他僵激得无颜出手，羞愧遁世。群侠方面少此劲敌，当可稳操胜算，大歼群魔了。”

夏天翔问道：“老人家打算要我怎样僵激那位‘白骨天君’？”

“蔷薇使者”笑道：“像你这样年龄辈份之人，只要能当众接得住‘白骨天君’三招，他便无颜再复称雄，必将惭愧而退。”

夏天翔点头笑道：“老人家如此说法，我就在震天派开派大典的盛会之上，设法僵激‘白骨天君’出手，凝聚功力接他三招。”

“蔷薇使者”见夏天翔那等丝毫不知厉害的神情，不禁失笑说道：“夏老弟，你真是初生犊儿不畏猛虎。以你目前的武功成就，慢说三招，根本还禁不住‘白骨天君’的半力一击。”

夏天翔听“蔷薇使者”竟说自己禁不住“白骨天君”的半力一击，方自剑眉微剔，俊目闪光，意欲表示不服之际，“蔷薇使者”又复笑道：“夏老弟不要不服，武功修为火候，无法勉强，你试想当日你在点苍山步虚道观挨了铁冠道长一记‘铁袖神功’，便几乎丧命，何况‘白骨天君’更比那位点苍掌门高明得多呢？”

夏天翔听得脸上一红，蹙眉问道：“既然如此，老人家怎的又要我接那‘白骨天君’三招？”

“蔷薇使者”笑道：“我本来要到明晨才撒手西归，如今决定提早几个时辰坐化，把毕生功力转注给你，另外再传你‘蔷薇三式’，大概你就逃得过‘白骨天君’的三招之外了。”

夏天翔因是“北溟神婆”的弟子，平日耳听目濡，武学知识颇丰，深晓这种功力转注极为难能，转注人费了十成精力，被转注人却至多只能接受五成，而转注人并将元气齐竭，生命难保。

换句话说，就是“蔷薇使者”若不将功力转注自己，可以活到明晨，倘一转注，则立将圆寂化去。

这种损人利己之事夏天翔自不肯为，方叫了一声“老人家”，“蔷薇使者”便猜透他的心事，笑道：“夏老弟不必为我担心，你且想想，我反正尘缘已满，便多活几个时辰，又有何意思？不如把功力转注，成全你在当世年轻一辈的人物之中秀迈群伦，出人头地。”

“蔷薇使者”虽然解释得极有道理，夏天翔却仍频频摇头，不肯接受这种飞来的缘福。

“蔷薇使者”劝说好久，见夏天翔执意不允，不由佯装发怒说道：“夏老弟，你再若不乖乖听话，我便要霸王硬上弓了。”

夏天翔苦笑说道：“这种功力转注之事，也能霸王硬上弓么？”

“蔷薇使者”笑道：“我意已决，你若再不肯听话，我只好下手将你点倒，强行将功力转注。但这样一来彼此不能合作，成效便必大打折扣，本来你乖乖接受，可获五成，倘逼得我霸王硬上弓时，却连三成都得不到了，这又何苦？”

夏天翔万般无奈，只得点头说道：“老人家对我如此深恩，夏天翔无法相报，我只有立誓继承老人家志向，毕生尽力帮助天下的有情男女，花好月圆，皆成眷属。”

“蔷薇使者”颇为安慰地点头道：“你这几句话儿，听得我非常高兴。来来来，时间已经不多，在我把毕生功力转注给你以前，尚须先教

你‘蔷薇三式’。”

夏天翔深知功力一经转注，“蔷薇使者”便将撒手西归，故而必须先练“蔷薇三式”，遂赶紧一摄心神，恭听教导。

“蔷薇使者”笑道：“这‘蔷薇三式’是我闲中自创，妙用无穷，第一式叫‘汉女啼妆’、第二式叫‘文君濯锦’、第三式则叫‘蔷薇飞’。”

夏天翔兼资文武，博览群书，知“汉女啼妆”、“文君濯锦”，俱是与蔷薇有关的典故，“蔷薇飞”之名，更是新颖绝伦。再加上蔷薇使者、蔷薇愿力、蔷薇坟等等，分明这位“恹情居士”徐香圃后半生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纪念那位在峨嵋金顶殉情自尽的“蔷薇女侠”。

“蔷薇使者”继续说道：“第一式‘汉女啼妆’，是专门用来化解对方各种凌厉攻势；第二式‘文君濯锦’，是专门发动强力反击；第三式‘蔷薇飞’，则是在万般险恶，危机一发之下，脱身保命之用。”

说完，自蒲团上站起身形，把这“蔷薇三式”，仔细演练给夏天翔观看。

夏天翔天生异禀，绝顶聪明，一看之下，便知“蔷薇使者”意欲传授自己的“蔷薇三式”，委实神妙已极，旷古绝今。遂一面默记胸中，一面含笑说道：“老人家，我已经猜出老人家要我怎样利用这‘蔷薇三式’，去气走那‘白骨三魔，中最厉害的‘白骨天君’。”

“蔷薇使者”看他一眼，微笑说道：“我知道你有些鬼聪明，但此事关系整个正邪兴衰，武林祸福，着实非同小可。你还是把你打算怎样斗那‘白骨天君’，说来给我听听，比较妥当。”

夏天翔对于“蔷薇使者”这等周详顾虑，敬佩无已，含笑说道，“我激怒‘白骨天君’，以接他三招作为彼此赌注以后，这位自尊自大、以为举世无敌的白骨老魔，必然轻视我年轻技浅，骄狂过甚，第一招最多只用六成功力。”

“蔷薇使者”点头笑道：“有理，那目空一切的老魔头第一招上当不会超过七成功力。”

夏天翔接道：“‘蔷薇三式’中第一式‘汉女啼妆’，专门化解对方各种凌厉攻势，何况我又获得老前辈的功力转注，就算‘白骨天君’用了七成真力，料亦无妨。”

“蔷薇使者”说道：“话虽如此，但你接受我功力转注以后，却必须设法多多磨练，每经一次剧烈战斗，便会增加一些功力，否则到时仍觉可虑。”

夏天翔剑眉双轩，得意笑道：“老人家要我寻人打架，我最高兴，等我恭送老人家西归以后，立刻专找点苍、祁连群凶的麻烦，由如今开始，一直打到明年的二月十六。”

“蔷薇使者”被他这副神情引得兀自失笑，夏天翔又复说道：“那‘白骨天君’第一招被我用‘汉女啼妆’化解以后，定然大吃一惊，第二招功力必加，可能用到八成，或是九成真力左右。”

“蔷薇使者”微一点头，似是默认夏天翔判断正确。

夏天翔继续笑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施展专门发动强力反击的‘文君濯锦’，竭尽老人家的转注功力及十二成的师门绝学‘乾天气功’，可能再度把那骄狂老魔的攻势阻遏，吓他一跳。”

“蔷薇使者”点头说道：“武功之道，一进百进，你得我功力转注

以后，原有‘乾天气功’的威力，亦必大增，竭尽所能施为，应该抵得过‘白骨天君’八九成威力的攻势。但那白骨老魔两招无功，惊羞怒恨之下，第三招必然天惊石破、鬼泣神嚎地全力猛击。”

夏天翔接口笑道：“老魔头功力深厚，我则只凭侥幸缘遇，火候悬殊过甚，怎能轻撻他全力扑击的凶锋？故而我只有施展‘蔷薇三式’之中那式能在万般险恶、危机一发中脱身保命的“蔷薇飞’了。”

“蔷薇使者”闻言，脸上现出安慰的微笑，说道：“明年二月十六的震天派开派大会之上，老弟若真能够照你适才所说施为，则必可气走‘白骨天君’，扫荡群魔，使莽莽武林，清平一二十年光景。如今时刻无多，我们且把这‘蔷薇三式’，好好切磋熟练一下。”

话完，便由“蔷薇使者”亲自喂招，让夏天翔尽量熟练那“蔷薇三式”，并发挥其中妙用。

夏天翔资质本好，加上福至心灵，只花了个把时辰，便把这精微绝伦、妙用无方的“蔷薇三式”，参详透彻。

“蔷薇使者”异常安慰地舒了一口长气，端坐蒲团，并命夏天翔与自己面对面盘膝坐好，微笑道：“你既然已把‘蔷薇三式’记熟，我便开始转注功力，你只听你周身骨节响到三百六十五下，即告功成，我们也该天上人间，互相永诀的了。”

夏天翔此时对这位号称第三蔷薇使者的“忤情居士”徐香圃，敬爱得宛若严师慈父一般，闻言不禁双目一红，泫然欲泣。

“蔷薇使者”笑道：“夏老弟不要难过，我方才业已说过，蜕化皮囊，西归极乐，是佛门弟子的上乘功果，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

夏天翔脸上充满一片对“蔷薇使者”恋恋不舍的凄然神情，长叹答道：“老人家话虽不错，但天上人间嗟永诀，从今凡佛了因缘，夏天翔受恩深厚，哪得不悲怀难遣？”

“蔷薇使者”听得也自微现伤感之容，但立即恢复了蔼然微笑，目注夏天翔缓缓说道：“夏老弟，快莫如此着相，你不要忘了你仲孙姊姊的那几句话儿：‘当聚则聚，当散则散，不落言诠，不坠情障’……”

夏天翔闻言警觉，佛道中人将成正果、蜕化皮囊之前，最忌有人以七情六欲引动禅道之心，自己莫要只顾惜别伤离，却使“蔷薇使者”误了上乘功果。

警念既动，立即收摄心神，不再发话，肃然端坐。

“蔷薇使者”见状，摇头微笑说道：“夏老弟毕竟年轻，你这样矜持，仍是着相，最易勾惹魔念，乘虚而入。尽管越自然越好，我数十年禅修之功，还不致败坏在你几句出于至诚的惜别伤离的言语之下。”

说到此处，语音微顿，仔细端详了夏天翔几眼，又复笑道：“我一开始转注功力以后，便不再发言，夏老弟还有什么话儿要问我么？”

夏天翔想了一想说道：“老人家神通广大，好像事事均能前知，你知不知道我那仲孙飞琼姊姊现在何处？”

“蔷薇使者”笑道：“我虽具禅修，却无小乘神通，哪里来的前知慧觉？但仲孙飞琼既是奉她爹爹之命寻找“风尘狂客”厉清狂的踪迹，则料来总在云南高黎贡山凝翠谷的左近。”

夏天翔方一点头，“蔷薇使者”又道：“我如今开始为你转注功力，老弟对于体外一切，均宜不加理会，只要宁神内视，调气行功，物我两

忘便是。”

夏天翔恭谨受教，“蔷薇使者”一伸右掌，按住夏天翔天灵，继续说道：“老弟骨节响到三百六十五响，便告功成，我也就此坐化，你用力推动左壁，即可出室，但出室以后务请向那石壁正中劈空击上一掌。”

话音刚落，夏天翔便觉“蔷薇使者”掌心之中有一股温和的热力，由自己天灵百会穴中，缓缓透进。

遂赶紧宁神内视，调气行功，以本身真气，引导那股温和的热力，周游九宫雷府、十二重楼及百骸四肢、奇经八脉。

第一遍功行做罢，毫无异状，但第二遍功行刚开始，夏天翔便觉“蔷薇使者”掌心那股温和的热力变得奇热如焚，烫得自己好不难过，全身骨节也觉得又胀又酸，并“格格巴巴”的响将起来。

夏天翔深知利害，赶紧静守天君，物我两忘，把身体上所感觉到的奇热、奇胀、奇酸，一齐置诸度外。

说也奇怪，夏天翔全身骨节“格格巴巴”的响到三百六十五下之时，身上所感觉的奇热、奇胀、奇酸，竟自一齐消失，而换成一片无比舒适。

夏天翔并不即刻起身，索性再做了一遍功行，越发感觉天君泰然，灵明极朗，方自缓缓睁开双目。

双眼才睁，夏天翔不禁心头一酸，自英雄虎目之中，凄然垂落两行珠泪。

原来那位号称第三蔷薇使者的“忤情居士”徐香圃，鼻间果已玉筋双垂，宝相庄严地奄然坐化。

夏天翔虽然伤心垂泪，但却恐“蔷薇使者”神游未远，不敢失声惊动，遂只好向这位对自己恩同天高地厚的老人家，默默凝视半天，轻轻起身，推动左壁，依旧回到外间石洞。

既已出室，夏天翔自然遵照“蔷薇使者”的指示，扬起右掌，向那片石壁中央，以八分功劲，劈空一击。

石壁上应手陷落一只深几近寸的掌印，并隐隐发出一阵隆隆微响。

夏天翔再复走到近前，用力一推石壁，已然纹丝不动，知道秘室已闭，那位“蔷薇使者”从此永绝尘寰，西归极乐。

再看看壁上那只掌印，知道自己缘遇太奇，就这半日光阴，竟等于增加了二三十年的苦学功力。

惊喜悲伤交集之下，夏天翔不禁诚中形外，感激无已地向着那片石壁，倒身再拜。

拜毕起身，想起自从与“风尘狂客”厉清狂村店对饮，借酒浇愁，颓然醉倒以后的一切经历，简直宛如梦境，先是被醉神花所迷，与鹿玉如有女爱男贪的荒唐之举，然后又有“蔷薇使者”倾吐来历，传授“蔷薇三式”，及转注功力的那番罕世奇遇。

如今最忧心的，便是尚未与仲孙飞琼及霍秀芸缔订白首之盟，却先与鹿玉如发生了合体之爱，自古红颜无不善妒，恐怕要想得到仲孙姊姊暨芸妹妹的谅解，必须大费心力，绝非易事。

夏天翔一面发愁，一面钻出山洞，对着欲曙未曙的夜空深深吸了一口长气，暂撇情思，又把新学会的“蔷薇三式”，仔细演练几遍。

一直等这“汉女啼妆”、“文君濯锦”、“蔷薇飞”等蔷薇三式演练得纯熟无比，夏天翔方离却大巴山，根据“蔷薇使者”的判断，走向

云南，意欲去往“风尘狂客”厉清狂的高黎贡山凝翠谷旧居左近，寻找自己心中最渴想的仲孙飞琼姊姊。

谁知才入云南省境不久，便遇意外岔事。

夏天翔心急赶路，夤夜山行，在天刚黄昏之际，突然发现前面十来丈外的峰脚间有一条小小的白影，电疾闪动。

这条白影既极矮小，又极矫捷，委实绝像仲孙飞琼所豢的那只惯会替主人吃醋的灵猿小白。

夏天翔大喜之下，微提真气，高声叫道：“小白别走，我在这里！”

那条小小白影闻声之下，连头都不回，仍往峰头援上。

夏天翔以为小白仍在对自己生气，不由剑眉一剔，暗想自己以前跑不过小白，如今幸有奇遇，功力大增，何不跟这怪猴子比比脚力，若能把它制服，也免得以后老和自己捣乱。

心意既定，立即提气飞身，尾随那条小小白影追去。

白影见有人迫，益发宛如星丸跳掷，电掣云飘地一直往南奔去。

夏天翔因看清白影确是一只白猿，遂忽略了方向问题，也自全力急赶。

他虽获奇遇，功力大增，但因时日太浅，尚未能完全发挥，故而足下快速的程度只与白猿仿佛，始终保持了起初的十来丈远近。

自黄昏开始一直追到凌晨，其中快快慢慢，也不知翻越了多少山峰，到了什么所在？

眼前是处左右高峰夹参的幽险山谷，那头白猿进了谷口，突然止步不行，回头狞视夏天翔，双爪虚抱，仿佛作势欲扑。

白猿这一停步回身，怒目相向，夏天翔才看出它不是仲孙飞琼所豢的灵猿小白。

原来这只白猿的大小形状，确与小白极为相似，只有一双眼睛的颜色不同，灵猿小白是朱红如火，这只白猿则是其黑如漆。

夏天翔看出对方不是灵猿小白以后，不禁哑然失笑，暗忖自己难道真个为情所迷？想念仲孙飞琼姊姊想念得神魂颠倒，竟在未曾细辨之下，便这等盲目狂追，如今经过一夜飞驰，也不知到了什么所在？

那白猿怒视夏天翔有顷，蓦然厉啸一声，双爪举处，飞身电扑，神速无比地直向夏天翔面门抓到。

夏天翔见它身手异常敏捷，不由突发奇想，有意效法仲孙飞琼姊姊，收服一只灵猿，加以豢养。

既有这种心意，夏天翔遂不肯还手，只以灵妙的身法腾挪闪展，不使白猿抓中。

那白猿虽亦生具异禀，但被夏天翔一夜狂追，已颇劳累，在连扑十余次未能扑中之下，也就微显疲惫，站立喘息，蓄势不动。

夏天翔忽又想起仲孙飞琼姊姊传授自己的几句兽语，遂以诚恳的目光凝注白猿，并以诚恳的语音柔声说道，“哈叽里摩，摩叽里哈，哈叽摩摩古龙。”

一面柔声发话，一面缓缓向那白猿走去。

白猿想不到夏天翔突然换了这么一副神情对付自己，不禁把一双漆黑的大眼连眨几眨，神情显得有些迷惑。

夏天翔见状，以为自己所说的兽语见效，遂颇得意地一伸右手，要

想抚摸白猿，表示亲热。

白猿见他越走越近，本已深怀戒意，夏天翔再一伸手，越发以为要对自己不利，惊啼起处，利爪双伸，直向夏天翔当胸抓去。

夏天翔自我陶醉，志得意满之下，突遇危机，纵然身法再快，也有点不及闪避。

在万般窘迫之际，夏天翔突然想起“蔷薇使者”所授的“蔷薇三式”中那式能在危机一发之中脱身保命的“蔷薇飞”来，赶紧浊气一吐，清气一提，足下一旋一飘，飞出五丈。

白猿因屡击不中，此时对于夏天翔业已略感怯惧，遂乘着对方飘身后退，白影一翻，转过崖角，又向谷深之处跑去。

夏天翔虽因这只白猿不是仲孙飞琼所豢的灵猿小白，不必再复苦追，但既已至此，也就索性前行，看看这片幽险的山谷，究竟是什么所在？

一面缓步前行，一面暗自思索仲孙姊姊所授的兽语为何突然失效？若非自己新学会了一式“蔷薇飞”，岂不要被那只白猿抓得皮开肉烂？

想来想去，忽然想通其中微妙，不由脸上一热，暗骂自己真个聪明一世，懵懂一时，那“哈叽里摩，摩叽里哈，哈叽摩摩古龙”三句兽语，乃是对马而言，自己却张冠李戴地用以向猴子说话，岂非自作多情，定讨无趣？

道理想通，人也转过崖角。

夏天翔突觉眼前一亮，只见谷势突开，景色灵秀异常，远处亭台楼阁，飞瀑流泉，近处瑶草琪花，苍苔碧藓，交织成一幅迷人的图画。

在这幅迷人的图画之中，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山谷之内，凡属有竹之处，竹色一律朱红，与寻常绿竹的密翠浮天，完全二致。

夏天翔尚是第一次见到朱竹，但心中仿佛觉得这“朱竹”二字，像是曾在何处听过？

目前景色如此灵秀，亭台楼阁又复建筑得如此金碧辉煌，主人定是佼佼不群的异人隐士。

夏天翔瞩目惊疑之间，忽然听得远远金钟三响，有位白衣少女自一所高达三层的楼台之中走出，身法极为轻捷，十来个起落，便到了夏天翔面前，略一打量，不形喜怒地发话问道：“来人何名？我家仙子传你到挹翠楼中问话。”

夏天翔冷眼旁观，只看出这白衣少女武功极好，却看不出她的来历宗派，遂抱拳微笑答道：“在下夏天翔，因追捕一只白猿至此，请问姑娘此处是何所在？你家仙子，又是何人？”

白衣少女转身引导夏天翔走向那座楼台，并接口说道：“这里是哀牢山，我家仙子姓名向不告人，你还是等见到她以后，自己去问吧！”

“哀牢山”三字，使夏天翔想起在大巴山古洞之内，“蔷薇使者”曾告自己，“白骨三魔”中的“白骨仙子”住在哀牢山朱竹谷，如今此地既是哀牢山，谷中又多罕见的朱竹，再加上白衣少女口中的“仙子”之称，分明自己误打误撞，撞上了“白骨三魔”之一。

夏天翔猜出自己误入哀牢山朱竹谷，遇上了“白骨三魔”中的“白骨仙子”，不但毫无怯意，反倒精神为之一振。

原来“蔷薇使者”为他转注功力以前，曾嘱必须多多磨练，每经一

次恶战，功力便加强几分，逐渐磨练，逐渐加强，将来方足一搏“白骨天君”的虎须，把那几乎无人能敌的盖世魔头气走。

如今既遇“白骨仙子”，岂非正是磨练功力的大好机缘？但夏天翔在异常高兴之下，却仍深怀警觉，决心保留“蔷薇三式”，不使“白骨仙子”知晓自己身怀这等罕世绝学。

思忖之下，已随白衣少女走入楼中，只见楼中陈设清雅，迎面垂落一片细细的竹帘，令人只能依稀看到帘后蒲团之上，盘膝坐着一位白衣人影。

引导夏天翔入楼的白衣少女，向帘后白衣人恭身禀道：“启禀仙子，来人名叫夏天翔，现已入楼，请仙子亲自问话。”

帘后白衣人以一种苍老清亮的语音问道：“夏天翔，你为什么把我心爱的白猿追得那等狼狈？”

夏天翔因已估定对方身份，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接口笑道：“这位仙子，请莫随意责人，夏天翔怎知那只白猿会是有主之物？”

帘后白衣人低哼一声，继续问道：“我这白猿不是凡种，脚程绝快，刚猛异常，你怎会追得上它，并不曾被它伤害？”

夏天翔笑道：“人是万物之灵，不应该不如禽兽，白猿天赋异禀，我却有绝世武功……”

语音未了，便听帘后白衣人冷笑一声说道：“当世中有谁敢称身负绝世武功，你是哪一派中弟子？”

夏天翔因那位号称第三蔷薇使者的“忤情居士”徐香圃在即将坐化以前，曾细为筹划明年二月十六震天派开派大会时，扫荡群魔之事，便预定由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对敌这“白骨仙子”，故而闻言之下，傲笑说道：“我师傅是当世武林的第一人物。”

帘后白衣人越发晒然不屑地摇头问道：“峨嵋、昆仑、武当、少林、罗浮、雪山、点苍、祁连等八大门派之中，谁敢这样狂做自诩？”

夏天翔故意气激对方，接口笑道：“什么狂傲自诩，我师傅神功绝世，名震八荒……”

帘后白衣人等不及夏天翔话完，便插口问道：“你师傅到底是谁？”

夏天翔肃立恭身，庄容答道：“‘北溟神婆’皇甫翠。”

帘后白衣人哦了一声，说道：“‘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名头确实不小，但自称当世第一，却仍嫌狂妄。”

夏天翔双眉一挑，怒声说道：“你是何人？倘若不服，我便斗你一斗。”

旁立的白衣少女闻言，低声叱道：“夏天翔，你不要不知天高地厚，妄自找死！”

夏天翔俊目一瞪，故意狂傲无比地说道：“什么不知天高地厚，我就不相信当世之中，还有武功高出我师傅之人。”

他存心想激怒帘后白衣人，但对方却只轻声一笑，向那白衣少女说了一句：“瑛儿，卷帘。”

白衣少女应声走到屋角，拉动丝绳，那片竹帘便即慢慢卷起。

蒲团上坐的是位白衣老妇，满头雪发，但脸色却红润得宛若婴儿，内行人一看便知身具极上乘的内功修炼。

白衣老妇目光微注夏天翔，晒然说道：“小娃儿……”

夏天翔不等对方话了，便自剑眉双挑，岸然说道：“你不要以为我年纪不大，见识遂浅，其实我足迹几遍宇内……”

白衣老妇淡淡一笑，说道：“好大的口气，你既自诩见识，可认识我么？”

夏天翔借机仔细打量白衣老妇几眼，越看越知对方果是罕世高手，遂故意想一想说道：“你是不是‘绛雪仙人’凌妙妙？”

白衣老妇倏然一惊，点头笑道：“你这娃儿猜得倒蛮上路，可惜我既不是‘绛雪仙人’凌妙妙，也不是与她齐名的‘九天魔女’董双双。”

夏天翔又复想了一想说道：“照你这等年纪及口气判断，必是一位有名的女魔。既然不是‘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可能是‘白骨三魔’中的‘白骨仙子’。”

白衣老妇万想不到自己隐迹多年，竟会被这年纪轻轻的夏天翔一口猜破来历，不由微笑说道：“我的来历既然被你识破，可知‘白骨三魔’的厉害么？”

夏天翔灵机一动，微笑说道：“关于你们‘白骨天君’、‘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白骨三魔的厉害，江湖中流传着八句歌谣。”

“白骨仙子”听起兴趣，目注夏天翔问道：“我不信我们三人隐迹数十年之久，竟仍未为武林人物淡忘，你且把这八句歌谣念来给我听听。”

夏天翔含笑点头，信口乱编地缓缓吟道：“二男一女，白骨三魔，威降虎豹，力斩蛟龙。奇才身具，万象胸罗……”

这前六句全是对“白骨三魔”的恭维夸赞之语，听得那“白骨仙子”脸上微泛笑容，夏天翔的吟声也倏然而止。

“白骨仙子”讶然问道：“你说歌谣共有八句，怎的只吟六句，就不念了？”

夏天翔笑道：“前六句好听，你听得颇为喜欢，但后两句却特别难听，故而不说也罢。”

“白骨仙子”笑道：“难听无妨，你尽管照实直说。”

夏天翔剑眉微蹙，一字一字念道：“谁……能……盖……越？……”

“白骨仙子”突然大笑道：“第八句你不必念了，我一猜便对。”

夏天翔目注“白骨仙子”问道：“你也会猜？”

“白骨仙子”笑道：“是不是‘北溟神婆’？”

夏天翔皱眉说道：“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你大概又以为我在自诩夸大？”

“白骨仙子”晒然一笑，夏天翔又复叫道：“你不要笑，我要斗你一斗，让你知道厉害。”

“白骨仙子”摇头说道：“我不跟你斗。”

夏天翔愤然问道：“你难道看不起我？”

“白骨仙子”向夏天翔目光微注，摇头笑道：“不是我看不起你，是一般武林人物看不起你。”

夏天翔如今却被对方弄得迷糊起来，愕然问道：“此话怎讲？”

“白骨仙子”笑道：“你且把那八句歌谣再念一遭。”

夏天翔应声念道：“二男一女，白骨三魔，威降虎豹，力斩蛟龙，奇才身具，万象胸罗，谁能盖越？北溟神婆。”

“白骨仙子”微笑说道：“是不是一般江湖人物看不起你？他们只说‘北溟神婆’皇甫翠可以盖越‘白骨三魔’，却未曾把你夏天翔三字附带提出。”

夏天翔闻言之下，无词可辩，方自气得一翻白眼，“白骨仙子”又复笑道：“但我虽不肯斗你，你却仍有机会显显身手。”

夏天翔精神一振，剑眉双扬，倾听“白骨仙子”往下继续说道：“‘北溟神婆’皇甫翠是你师傅，你师傅的份量大概与我差不多，你只好委屈委屈，与我徒儿一斗。”

夏天翔目光移注在引导自己来此的白衣少女身上，发话问道：“你莫非要我与这位姑娘较量较量？”

“白骨仙子”转面对那白衣少女说道：“瑛儿去把白骨桩布好，就在桩上领教这位举世第一奇人‘北溟神婆’皇甫翠的高足夏天翔，究竟有多高武学！”

白衣少女恭身领命，姗姗走出楼阁。

夏天翔正待举步相随，“白骨仙子”却一指左右两侧的较小蒲团，向夏天翔说道：“我徒儿谭瑛去布置白骨桩，尚需片刻光阴，你且先在这蒲团上静坐行功，恢复狂追白猿的疲劳以后，再复互相过手，才算是公道。”

夏天翔闻言，不禁向“白骨仙子”看了几眼。“白骨仙子”含笑问道：“你看我则甚？”

夏天翔笑道：“我觉得武功练到你们这等火候，虽是魔头，也有些魔头身份。”

“白骨仙子”哑然失笑，忽似想起甚事，向夏天翔问道：“你知不知道当世武林八大门派中，点苍、祁连两派合并另组震天派，并定于明年二月十六举行开派盛典，邀集天下群豪一齐参与之事？”

夏天翔点头说道：“我不但知道，到时还要去呢！”

“白骨仙子”问道：“你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会不会去？”夏天翔连连点头答道：“一定会去，你们可以在祁连山绛雪洞口好好斗上一斗。”

“白骨仙子”颇为高兴地笑道：“我倒找到了合适的对手，可惜那‘白骨羽士’及‘白骨天君’无人能敌，他们将要羨煞我呢！”

夏天翔笑道：“那‘白骨羽士’及‘白骨天君’都有对手。”

“白骨仙子”愕然凝目问道：“对手是谁？那些八大门派的掌门人等，可不够他们放手一击。”

夏天翔笑道：“他们两位的对手，我可以代为安排，一位是‘天外情魔’仲孙圣……”

白骨仙子点头说道：“我听说过这位‘天外情魔’，名气颇大，似乎与你师傅差不许多。另一位呢？”

夏天翔本待说出自己，但转念一想之下，竟借用了“蔷薇使者”的名号说道：“另一位是‘忤情居士’徐香圃前辈。”

“白骨仙子”闻言，大吃一惊问道：“风闻徐香圃化去已久，怎会仍在人世？”

夏天翔答道：“这位徐老前辈健旺已极，住在终南死谷附近，你为何咒他死呢？”

“白骨仙子”眉头一蹙，又复问道：“徐香圃既在在世，那与他齐名的‘多情书生’吴万秋、‘无情剑客’莫春阳呢？”

夏天翔应声答道：“他们两位却已撒手红尘，奄然物化。”

“白骨仙子”舒了一口长气说道：“我昔年曾与‘无情剑客’莫春阳互相立誓，永不相见。幸亏他已死去，否则这趟祁连山绛雪洞的热闹，我只好放弃了。”

夏天翔听对方如此说法，不由心中后悔，暗想自己适才怎不把吴万秋、莫春阳两位老前辈的名号一齐借用一下？倘若将这“白骨仙子”吓退，岂不省了师傅一番手脚？

想到此处，那位名叫谭瑛的白衣少女业已走进殿来，向“白骨仙子”恭身禀道：“启禀仙子，弟子已把白骨桩布置妥当。”

“白骨仙子”点头笑道：“瑛儿再去准备两具冰床，一炉烈火及七十二粒日月钢珠。”

谭瑛一面点头，一面诧然问道：“仙子要与何人较量玄功？”

“白骨仙子”指着夏天翔笑道：“我如今越看这娃儿越不简单，万一你在白骨桩上落败之时，我就与他坐坐冰床，玩玩火弹。”

谭瑛柳眉一挑，恭身问道：“仙子可许弟子施展‘白骨十三抓’？”

“白骨仙子”想了一想，微笑道：“‘白骨十三抓’虽然威势凌厉，但这娃儿既出大言，必有实学，应该无所怯惧，我准你施展便了。”

谭瑛冷冷瞥了夏天翔一眼，向“白骨仙子”恭身施礼，退出楼外。

“白骨仙子”又对夏天翔笑道：“夏天翔，你既替你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吹嘘颇甚，又复自命不凡，无妨去往白骨桩上，与我徒儿谭瑛较量较量。”

夏天翔想起“蔷薇使者”遗言之中，曾把“白骨三魔”的门下弟子也列为厉害对手，遂知谭瑛看来年岁不大，武功可能极强，自己又不欲施展“蔷薇三式”，必须特别小心应付才是。

想到此处，遂点头笑道：“夏天翔愿竭所能，领教领教谭姑娘‘白骨十三抓’的威力。”

“白骨仙子”含笑不语，自蒲团上缓缓站起身形，带领夏天翔向这挹翠楼后走去。

楼后居然有极细黄沙铺碾的一片平地，就在这沙地之上，插着八九七十二根白骨。

白骨粗如鸭卵，长约两尺，但大小不尽相同，似是人兽腿骨之类。插入沙中不到一寸，等于虚摆浮搁，若无绝顶轻功，慢说在这白骨桩上动手过招，便连行走一周，亦属不易。

更难的是其他梅花桩、金砖换掌、竹刀阵、罗汉束香桩等，步眼距离，桩身高低，均为一致，而这白骨桩却独不然，有的桩高几近三尺，有的只有一尺七八，距离又复远近参差，分明人一上桩，即将分神注意脚下，一身功力，至少要打七折。

“白骨仙子”见夏天翔剑眉微蹙，知道他已看出这白骨桩的厉害，遂含笑说道：“你既是名家弟子，应该看得出我这白骨桩不同流俗。”

夏天翔笑道：“这白骨桩两头皆圆，浅浅浮插沙中，受力程度似与罗汉束香桩相若。但高低参差，距离不一，对于步眼伸缩，限制却大。好在我还练过几天‘凌波步’，或可勉为其难，奉陪谭姑娘走上几招，

瞻仰瞻仰‘白骨十三抓’的威力。”

谭瑛一声冷笑，香肩微晃，白衣一飘，便自轻盈曼妙无比地到了白骨桩上。

夏天翔自从棺中奇遇，真力已增，再经号称第三蔷薇使者的“忤情居士”徐香圃苦心成全，甘愿提前圆寂，把数十年苦练的内家神功转注相赠，得益之大，岂同小可？如今一身功力，已足媲美各大掌门，加上有心炫弄，真气一提，身形凌空飘起，宛如绝世飞仙，凭虚蹑步般的也自落在白骨桩上。

这一手轻功之内所表现的灵妙身法及老到火候，果然大出“白骨仙子”意外，并使先上白骨桩的谭瑛姑娘心中加深警惕。

凡属桩上较功，在互相交手之前，双方均必先将整个桩位游走一遍，以体察脚下的受力程度及步位远近。

夏天翔人极聪明，行走之间，深觉脚下高低远近的极为难走，稍一疏神，便将蹉跌。暗忖在这种对方熟悉、自己生疏的奇形桩阵之上动手，未免过份吃亏，何不想个法儿，把吃亏的程度减去一些？

心念动处，竟在游走之间，暗运金刚大力身法，把那些较高的白骨桩踏得入沙略深，大致成了平均状态，但步眼远近不一，却无法加以改善。

谭瑛冷眼旁观，既颇佩服夏天翔心细，又颇恨他狡猾，并因深知对方身负神功，绝非易与，遂丝毫不敢怠慢，暗暗凝聚师傅“白骨仙子”所授的“白骨玄功”，贯注双手，准备迎斗强敌。

夏天翔把八九七十二根白骨桩全都试走一遍，身形回到中央，正待向谭瑛抱拳发话，请她出手进招，但目光注处，心中忽然一惊，暗忖这位姑娘本来肤色微红，如今怎的突在眨眼之间变成如此惨白，简直像具活死人的模样。

夏天翔正自惊疑凝目之际，谭瑛业已双伸纤手，遥向夏天翔当胸，凌空一抓。

这时双方相距约有三尺，夏天翔突觉全身一寒，心魂欲飞，才知所谓“白骨十三抓”，果具极大威力，赶紧宁神静气，运功相抗，脸上也目注谭瑛，满含一片高傲的微笑。

谭瑛所擅的“白骨十三抓”，分为有形、无形两种，第一招“双手抓魂”，属于无形方面，用了约莫九成功力。

她起初见夏天翔全身一颤，以为已将应手功成。谁知对方只不过虚吃一惊，立即换了满脸高傲的微笑，目注自己，隐含揶揄不屑的神色。

谭瑛双颊一红，“白骨十三抓”由无形转到有形，十指指尖齐吐劲急阴风，以一式“魑魅搏人”，向夏天翔猛扑而去。

夏天翔对这第二招不肯硬接，足下一旋，身躯一飘，施展师傅“北溟神婆”所授的防身脱难绝学“天龙转”，闪出三根白骨桩去。

他这“天龙转”身法，本极神妙，加上夏天翔在内功方面的突飞猛进，自然益发灵奇，谭瑛只觉眼前人影略晃，所发的“魑魅搏人”，便告击空，旁观的“白骨仙子”，也不禁暗为对方连连点首。

夏天翔第一招运用玄功定力硬抗，第二招施展绝世身法飘闪，第三招却属抢攻，足尖一沾白骨桩，立即塌肩回身，左手儒衫大袖向后倒挥，拂出一股潜力极强的无形劲气。

谭瑛第一招无效，第二招击空，女孩儿天性好胜，正纵身追扑夏天翔，意欲乘他立足未稳之际，施展“白骨十三抓”中最厉害的一招“阴魂夺命”，把夏天翔击下桩去，挽回颜面。

谁知身才纵起，劲犹未吐，一股强急绝伦的无形罡气，业已当头卷到。

谭瑛也是绝顶聪明人物，知道自己心急贪功，先机已失，若想硬抗罡风来势，慢说并无绝对把握，即令侥幸无恙，对方跟踪追击，自己必将受制。遂在眉头略蹙之下，施展“飞絮迎风”身法，散去所聚的功力，顺势腾空，好似御风飞行般飘出八尺。

夏天翔“哈哈”一笑，身形捷若飘风，抢进三根白骨桩，欲待向谭瑛继续猛攻之际，突听旁立的“白骨仙子”含笑叫道：“瑛儿住手，这娃儿果有几分实学，你不是他的对手，不必再打了。”

谭瑛闻言，悻悻然跃下白骨桩，向“白骨仙子”问道：“师傅这等说法是否公平？我并不觉得他比我强过多少！”

“白骨仙子”笑道：“你一招‘双手抓魂’，徒发无功，是不是足以证明对方内功深厚？第二招‘魑魅搏人’击空，是不是足以证明对方身法灵妙？第三招‘阴魂夺命’未及发出，便被对方拂袖罡风卷退八尺，是不是足以证明对方应变迅疾，真力极强？我由此三者加以公平论断，夏天翔的功力约莫高你两成，胜负之数，不战自明，何必还要打呢？”

“白骨仙子”的这番话儿立论公平，分析详尽，听得那位谭瑛姑娘飞红满面，愧然低头。

夏天翔心中也是惶愧异常，因为自知若非获得“蔷薇使者”的功力转注，哪里斗得过这位谭瑛姑娘？甚至那第一招无声无形的“双手抓魂”都未必禁受得住。

谭瑛羞惭无已地走向挹翠楼侧，指挥婢女抬来两块巨冰及一具熊熊火炉，并把七十二粒与铁莲子形状仿佛的日月钢珠，倾倒在烈火之中。

“白骨仙子”向夏天翔笑道：“这哀牢山朱竹谷内向无外人来此，我也久寂无聊，才借着这一炉烈火及两块玄冰，与你略作游戏。”

夏天翔知道自己面临极大难题，虽自含笑点头，但目光凝注烈火玄冰，心中却好生警惕。

“白骨仙子”笑道：“你不必担心，这类玄功修炼，端视火候深浅，丝毫勉强不得。你我年龄相差太远，辈份又复不同，故无须完全学我施为，能做得差不多，便已难能可贵的了。”

话完，便即盘膝坐在左面那块厚约两尺、长广各约三尺的方形玄冰之上。

夏天翔懂得这类玄功不但要能禁住冻髓严寒，并还要能够坐冰不化，才算合格，遂也在右面那块玄冰之上，盘膝坐定，凝聚本身纯阳真火，护住丹田，周游百穴。

“白骨仙子”遥向距离自己三四尺外的那具火炉之中，伸手虚空一抓，便有三粒烧成赤红的日月钢珠，自那熊熊烈火之中，飞投掌上。

夏天翔见状，正待如法施为，“白骨仙子”却向他摇头笑道：“你不必自炉内取珠，只在我手内接去便可。”

话完，便把那三粒业已微微冷却，成了暗红颜色的日月钢珠，向夏天翔凌空抛过。

夏天翔神功暗聚，凝掌成钢，接过那三粒日月钢珠，知道自己业已大占便宜，这位“白骨仙子”不肯倚仗功力，欺凌后辈，确实有点魔头身份。

因为在炉内烧成赤红的日月钢珠，先经过“白骨仙子”掌中再转到自己手上，热度已然大灭，只消把红砂掌力练到十二成以上之人，均可勉强应付。

“白骨仙子”左手向夏天翔抛过三粒暗红日月钢珠，右手虚空一抓，又是三粒烧成赤红的日月钢珠自熊熊烈火之中飞起。

夏天翔虽然大占便宜，但接到第六十粒日月钢珠之际，功力已感不济，掌心奇热如焚，疼痛颇剧。

他生性好强，咬紧牙关，勉强接完其余十二粒日月钢珠，向“白骨仙子”纵声笑道：“你果然不愧名列‘白骨三魔’，玄功高绝，够资格在明年二月十六的震天派开派大会之上，与我师傅作对手的了。”

“白骨仙子”微微一笑，飘身落地，只见她所坐的玄冰一片平坦，既未融化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凹凸之处。

夏天翔所坐的那块玄冰，当中微凹，显出一圈淡淡的坐痕。

“白骨仙子”向夏天翔点头笑道：“以你这等年龄，能在连接七十二粒火热日月钢珠以后，坐下玄冰只有这点淡痕，着实可谓后生可畏。”

夏天翔此时双手掌心业已感觉奇痛难当，暗自咬牙强忍，闻言笑了一笑，未曾答话。

“白骨仙子”笑道：“你休要过份强傲，我看你双掌恐已受伤不浅……”

夏天翔不等对方话完，便即装得若无其事地含笑告辞，并向“白骨仙子”说道：“明年二月十六的震天派开派大会，不但希望你准时到达，好与我师傅放手一斗，并请你把那只白猿带去。”“白骨仙子”诧然问道：“你要我带白猿前去则甚？莫非你想和它打架。”

夏天翔摇头笑道：“我有位姊姊养了一只白猿，亦极灵巧威猛，到时让它们两只猴子也复斗上一场，岂不有趣？”

“白骨仙子”含笑点头，目注夏天翔，探手怀中，取出一粒白色灵丹说道：“这种丹药对于疗治水火烫伤，特具灵效……”

夏天翔天生傲骨，怎甘接受对方赠药？朗笑一声，截断“白骨仙子”话头，摇手说道：“你看错了，七十二粒日月钢珠，还不致使我蒙受严重损害。”

话音了处，身形遂飘，绕过挹翠楼驰向朱竹谷外。

“白骨仙子”眼望夏天翔的背影，微微一叹，自语说道：“这年轻人太以好强，但他双掌掌心所中的火毒若一发作，便是铁打金刚也受不住呢！”

夏天翔内功精湛，耳力极锐，虽听见“白骨仙子”这几句话儿，却依旧电疾飞驰，不加理会。

但出得朱竹谷不远，到了另一条幽险异常的山涧之内，“白骨仙子”所警告之语便即应验。

夏天翔感觉双掌掌心热痛得已难忍受，赶紧嚼碎两粒灵丹，敷在掌心红肿部位。

敷药以后，剧痛更烈，夏天翔瞩目四外，见右面壁上有道细细的山

泉，遂飞身纵到泉水较大之处，伸出双掌听任泉水冲激。

那道山泉清冷异常，冲在红肿疼痛的掌心之上，委实凉侵肌肤，舒适已极。

夏天翔不是不知自己掌心的伤势，不宜用过份寒冷的山泉冲激，但因奇痛难忍之下，不得不略作权宜，先图个眼前舒适。

片刻以后，果然感觉到山泉清冷的程度渐减，而双掌掌心却肿起两寸来高，成了赤红颜色。

这时山泉冲在手上，不仅毫不舒适，反倒疼痛得宛如刀割一般，夏天翔遂只得缩手离泉，寻块平坦大石坐下，蹙眉无计。

双掌掌心原是要穴，所中的热毒容易攻心，夏天翔约莫又复强自撑持了顿饭光阴，终告不支，在石上颓然晕倒。

等他迷迷糊糊地神智渐复，却听得身旁似有两个女子口音，低低私语。

夏天翔还以为自己又复落在“白骨仙子”与谭瑛师徒的掌握之中，但微睁双目，一看之下，却不禁大吃一惊，剑眉深蹙。

原来身旁站的两个女子，虽属一老一少，却不是意料中的“白骨仙子”师徒，而是曾与自己因受醉神花媚力所迷，有过合体之缘的鹿玉如姑娘，与祁连派数一数二的高手“白头罗刹”鲍三姑。

夏天翔蓦然想起“蔷薇使者”说是鹿玉如受她母亲遗传影响，魔性犹存，加上与自己好合之事被鲍三姑撞破，因羞转怒，因怒成恨，极可能与自己反成仇敌，势须对她特别小心之语，不由暗叹自己才离虎口，又入蛇窝，双掌更复全受重伤，难以应战……

念犹未了，忽听鲍三姑向鹿玉如问道：“鹿姑娘，这是不是在大巴山秘洞之内对你凌辱之人？”

鹿玉如与鲍三姑是奉了“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之命，去往大巴山、娄山、哀牢山等地，联络“白骨天君”、“白骨羽士”、“白骨仙子”等白骨三魔，谁知突在这哀牢幽涧之内，巧遇夏天翔晕倒石上，芳心正自对他又怜又爱又恨之际，哪里禁得起“白头罗刹”如此意含挑拨的一问？遂秀眉双剔，点头答道：“正是此人。”

鲍三姑冷笑一声说道：“既然是这乘人于危、窃玉偷香的无耻小辈，我们可得好好想个法儿向他报复报复。”

夏天翔闻言，越发蹙眉惊心，索性装做昏迷未醒，静听鹿玉如怎样答话。

鹿玉如哼了一声，向鲍三姑说道：“老婆婆，我们自负身怀绝技，总不能杀一个毫无抵抗能力之人，你看这夏天翔除了昏迷不醒以外，双掌并红肿异常，如何能与我们相斗……”

鲍三姑目中凶光一转，谄笑道：“我先把他伤势治好，再慢慢地加以收拾，不就公平合理了么？”

鹿玉如问道：“他这伤势容易救么？”

鲍三姑说道：“这是火毒攻心，我们祁连派的九寒丹专治此病，灵验无比。”

夏天翔闻言不禁触动灵机，暗想祁连派的九寒丹既能治愈火毒攻心，则“雪山冰奴”冷白石所赠的冰魄神砂，自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怎未想起取出一试？

鹿玉如听鲍三姑这等说法，遂点头说道：“如此甚好，便请老婆婆施舍一粒九寒丹，把他治好，再让我下手报仇。”

“白头罗刹”鲍三姑冷笑一声，取出两粒九寒丹来，喂进夏天翔的口中。

鹿玉如秀眉微蹙，又复问道：“他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会痊愈？”

鲍三姑低下头去，向夏天翔掌心伤势微一注目，思索片刻说道：“他的伤势太重，可能需要两个时辰以上，才能肿消痛止，与人对敌。”

鹿玉如哼了一声，说道：“难道我们要在此处白白陪他两个时辰？”

夏天翔听这鹿玉如口气之中，果对自己毫无情义，不由心头微怒，故意一睁双目，看着鹿玉如问道：“玉妹，你真的还要和我动手打架么？”

夏天翔的这声“玉妹”，因系当着鲍三姑所叫，不但失去使鹿玉如意乱情迷的魔力，反而触犯了她的忌讳，引得鹿玉如眉梢深笼杀气，目光冷锐如刀，向夏天翔沉声叱道：“谁是你这种无耻之人的玉妹？今日冤家狭路，我定然要报大巴山中被你乘危逼辱之仇。”

这几句话，听得夏天翔怒满心头，悲愤无比，淡淡一笑说道：“你既然如此恨我，为何还不把我杀掉？”

鹿玉如面罩寒霜，冷冷说道：“鹿玉如不会像你那等乘人于危，我要等你掌上火伤痊愈，有了抵抗能力以后，才亲自下手把你杀死。”

夏天翔纵声狂笑道：“你还是现在杀我，毫不费力，否则我只要伤势一愈，你那点能为，便未必是我对手……”

鹿玉如截断夏天翔的话头，冷哼一声说道：“你休要自视太高，须知我母亲新近传了我师祖‘无相魔师’公羊毅威震乾坤的‘神魔四式’。”

夏天翔微笑说道：“方才听说我这伤势约需两个时辰方可痊愈，你们不必在此白白陪我，尽管前去办事，等两个时辰以后，再来向我赐教‘神魔四式’。”

鲍三姑道：“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支开，乘隙逃走？”

夏天翔怒目相向，“呸”的一声，不屑说道：“鲍三姑，你枉称祁连派数一数二的高手，却满肚子都是些邪恶卑鄙的念头，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鹿玉如妙目微转，“咯咯”一笑道：“你既然自诩为君子，我们不妨来个君子协定。”

夏天翔知道她花样极多，蹙眉问道：“什么君子协定？”

鹿玉如笑道：“我要画地为牢，试试你是否能够守诺自重？”

夏天翔失笑说道：“这个法儿倒颇新鲜，你尽管画定地域，指定时间，虽然四面空空，我却认为身外围有百仞高墙，摩天峭壁就是。”

鹿玉如向四外微一瞩目，取出自己所用的兵刃昆仑刺来，画了一个足有三四丈周围的大大圆圈，然后目注夏天翔，微笑问道：“这间牢房应该够大，也够舒适了吧？”

夏天翔俊目一翻，朗声问道：“你何时前来赴约？总不能判我一个终身监禁吧？”

鹿玉如螭首微抬，略看天时，想了一想答道：“因为这次约会是我们之间的生死之拼，你又新受重伤，我必须多留给你一些休息准备时间，才觉公允。”

夏天翔如今对这鹿玉如的性情变化，委实无法捉摸，只得冷笑一声，

剑眉微剔，说道：“你不必如此顾虑周详，便是现在动手，夏天翔照样奉陪，毫无惧色。”

鹿玉如晒然说道：“你可以不知天高地厚，妄逞刚强，我却不愿乘危下手，致贻讥诮。如今方交初鼓，我们准定黎明时分在此一战。”

夏天翔问道：“万一你若黎明不至，又便如何？”

鹿玉如笑道：“我若黎明不至，这画地为牢的效力便失，允许你越狱逃生，恢复自由就是。”

说到此处，侧顾鲍三姑，含笑说道：“老婆婆，我们走吧，等到黎明时分，再来杀他泄愤。”

“白头罗刹”鲍三姑狞笑一声说道：“鹿姑娘尽管放心，我保证这姓夏的小鬼一命难逃，准让你杀他解恨。”

鹿玉如听出鲍三姑话中有话，不由柳眉微蹙说道：“老婆婆，我虽想杀他，却要亲自动手，你不能帮我的忙呢！”

夏天翔剑眉双扬，接口狂笑说道：“你们就是四手齐攻，夏天翔也无所惧。”

鲍三姑突然声若夜枭，摄人心魂地一阵狞笑道：“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语音微顿，斜对鹿玉如笑道：“鹿姑娘，我看这小子煞气直冲华盖，飞灾奇祸，定在眼前，也许我们黎明来时，他已身膏蛇兽之吻了呢！”

鹿玉如面罩严霜，目注夏天翔冷笑说道：“我希望你至少把这条性命留到黎明。倘若果如这位鲍老婆婆对你诅咒之言，则将使鹿玉如饮恨终身，永成憾事。”

话完，便与“白头罗刹”鲍三姑双双飘身，向“白骨仙子”所居的朱竹谷中赶去。

第二十章 情孽纠缠

鹿玉如、鲍三姑走后，夏天翔独对苍茫夜色，不禁感慨丛生。

暗想自己自被醉神花香所迷，在巴山古洞之中作了那件荒唐事儿之后，心中对鹿玉如始终深觉歉疚，但如今她这一抹煞事实，恶言相向，反倒使心头愧疚稍消，舒畅一点。

黎明一战，自己如败，正好以一条性命抵消孽债。否则便手下留情，略补大巴山中的无心之错。

想到“无心之错”四字，夏天翔忽然遍身冷汗，暗叫一声大事不妙。

因为大巴山古洞之内那段旖旎风光的经过，只有自己与鹿玉如及“蔷薇使者”清楚，“白头罗刹”鲍三姑则是后来撞破。

如今能为自己作证的“蔷薇使者”业已坐化，对于鹿玉如与“白头罗刹”鲍三姑指责自己乘人危急、玷污清白一事，岂非百口莫辩，背上一个极大恶名，永难洗刷？

夏天翔想到此处，不禁忧心如焚，忽然耳边听得一丝似有似无的人声，缓缓说道：“夏天翔，你快死了。”

夏天翔举目四瞩，阒然无人，以为是自己心头的幻觉，遂长长叹息一声，废然自语道：“死了最好，死了算了。”

自语方毕，那丝虚无缥缈的人声又作，这次说的却是：“死了不好，死了不能算了。”

夏天翔心内一惊，暗想这两句话儿说得一点不错，真是“死了不好，死了不能算了”，因为自己倘若不死，也许还可设法弄清真相，洗刷声名。否则不但饮恨黄泉，连师门威望也将被自己丧失殆尽。

这时突从峰角旁走出一位五绺微须、神态超逸出尘、宛若苍松古月的青袍老者。

夏天翔见来人竟是“天外情魔”仲孙圣，不禁惊喜交集，起立恭身施礼说道：“北溟门下弟子夏天翔，参见仲孙老前辈。”

仲孙圣站在四五丈外，向夏天翔招手笑道：“夏老弟请过来，我和你好好谈谈。”

夏天翔走到鹿玉如画地为牢的界限边沿止步，恭身陪笑说道：“老前辈请恕夏天翔有方尊命，因为鹿玉如约我黎明在此一战，曾经画地为牢……”

仲孙圣对地上划痕看了一眼，微笑说道：“你倒真能重诺守信，把这四外虚空，看作了百仞高墙，摩天峭壁。”

夏天翔苦笑说道：“夏天翔虽不敢自诩操守，但武林人物一诺千金，似乎不能不以信义为重。”

仲孙圣笑道：“能守信义，当然最好，但我有一事要向老弟请教。”

夏天翔惶然恭身问道：“老前辈有何训示？尽管明言，怎敢当这请教二字？”

仲孙圣笑道：“老弟身居牢狱，四外重墙，适才怎能看出我是‘天外情魔’仲孙圣？”

夏天翔几乎被这位当代奇人问得张口结舌，微一寻思，方自红着一张俊脸，嗫嚅答道：“念中是实，目下原虚，只要大处不违，小处似可不必矫枉过正？”

仲孙圣点头赞道：“夏老弟这几句话儿，确是明心见性的人道之话。我愿你随时紧记‘大处不违，小处不必矫枉过正’，便足立身处世的了。”

说完，“哈哈”一笑，青袍大袖忽展，全身高拔六丈有余，宛若绝世飞仙，凌虚蹑步般，轻飘飘地落在夏天翔身右三尺。

夏天翔弄不懂这位仲孙圣老前辈为何突对自己大展轻功，不由愕然瞪目。

仲孙圣失笑说道：“夏老弟不必惊疑，我不是向你故炫武技，卖弄轻功，只因你身在牢中，要想彼此长谈，遂不得不越墙而入。”

夏天翔想不到这位“天外情魔”仲孙圣如此风趣，不由被他逗得忍俊不住，微微一笑。

仲孙圣目光凝注夏天翔眉心，正色说道：“夏老弟请伸左手，我为你一诊脉象。”

夏天翔茫然伸手，仲孙圣三指向他寸关尺上一搭，冥心诊脉有顷，忽然目射神光，冷笑说道：“怪不得‘白头罗刹’鲍三姑适才曾有‘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之语，若非我为了寻找‘风尘狂客’厉清狂的下落，浪迹西南，路过此间，老弟真将活不到五鼓天明，死得糊里糊涂。”

夏天翔因鹿玉如特意画地为牢，约自己在此等她，互作黎明之战。而仲孙圣却于诊完脉象以后，断定自己活不到五鼓天明，岂非令人费解？

仲孙圣向他含笑说道：“夏老弟，适才‘白头罗刹’鲍三姑喂你吃的九寒丹，是否不止一粒？”

夏天翔想了一想答道：“当时我虽神智初复，但朦朦胧胧之下，仿佛记得乃是吃了两粒。”

仲孙圣点头说道：“这就对了，老弟双掌所受的热毒，只消一粒九寒丹，业已祛解有余，鲍三姑喂你多服一粒之意，便足令你在五鼓天明以前，骨髓成冰，冷颤而死。”

夏天翔听得如梦方觉，身形微挫，正待发话，“天外情魔”仲孙圣又复说道：“但老弟只管放心，‘白头罗刹’虽然凶恶阴险，但她究竟不是能够发令追魂的阎罗天子。仲孙圣可以略效微劳，不仅使老弟体内寒毒全消，并且还因祸得福，今后可耐任何程度的奇寒酷热。”

夏天翔闻言，深深拜谢，仲孙圣遂摸出一粒火红灵丹，递与夏天翔，含笑说道：“老弟服下这粒丙灵丹后，我再略加助力，遂可龙虎得调，坎离相济，今后除了不畏酷热严寒以外，对于内家真气的刚柔互用方面，亦颇有益。”

夏天翔如言服下那粒丙灵丹，感觉宛如一团烈火，滚下咽喉，烫得心头好不难过。

心头炽热，四肢却突觉奇寒，片刻以后，夏天翔便无法禁受，口中发出呻吟之声，全身也不停颤抖。

仲孙圣见状，青袍飘处，竟围着夏天翔身外循环急走。

急走之间，大袖飞扬，运用隔空打穴的内家绝顶神功，点遍夏天翔周身上下的一百零八穴。

夏天翔起初在体内酷热奇寒交迫之下，并须忍受那一阵阵自体外袭来、使人全身生颤的锐劲罡气，委实觉得难过已极。只好强以内家定力，静守天君，把一切身受，竭力付诸忘我无相之境。

直等三十六处主穴，被仲孙圣点遍以后，遂告否极泰来，体内奇寒酷热，逐渐消融，体外的锐劲罡风仿佛也变得温和起来，拂在身上，好不舒畅。

一直到了四鼓有半，仲孙圣方微笑停手，向那神仪内莹，宝相外宣，已入内家静坐妙境的夏天翔道：“夏老弟，如今你该死了。”

这句话儿，含义极为深奥，听得夏天翔愕然睁目，惶惑不解。

“天外情魔”仲孙圣微一倾耳，又向夏天翔笑道：“夏老弟，我听得远远已有人来，可能是鹿玉如及‘白头罗刹’鲍三姑赶来赴约。老弟何不装做中了鲍三姑的邪恶毒计，被九寒丹毒死，倒看她们怎样处置？”

夏天翔听仲孙圣这种提议异常有趣，遂连连点头，仲孙圣一指他身后峭壁，低声笑道：“我就藏在那壁上大堆藤蔓之后保护老弟，故而老弟尽管放心，装死要装得逼真一点。”

夏天翔点头笑道：“我练过‘僵尸功’，略懂闭气之术……”

话方至此，蓦然听得疾行如飞的步履之声，来人似已即将由南面峰角转出。仲孙圣微向夏天翔一使眼色，青袍飘处，宛如野鹤孤飞，悄无声息地藏入藤蔓之后。

夏天翔也赶紧功行四肢，气息一闭，僵挺挺地诈做人已死去。

来人身形一现，果然正是那位喜怒无常、性情难测的鹿玉如，及白发飘萧、凶毒绝伦的“白头罗刹”鲍三姑。

这时已交五鼓，茫茫山野之中，充满一片黎明曙色。

鹿玉如瞥见夏天翔果守信诺，人卧崖边，遂在五六丈外便即高声叫道：“夏天翔，你的胆量不小，竟与‘白骨仙子’互斗玄功，自然难免吃苦。来来来，如今时交五鼓，天已黎明，你且施展你的北溟绝学，斗斗我的‘神魔四式’。”

夏天翔听在耳中，宛若未闻，依旧全身僵直，一动不动。

鹿玉如见夏天翔不理自己，柳眉剔处，一式“风送浮云”，横飞四丈有余，到了自己画地为牢的局限以内。

但身形落地之后，却因夏天翔那副睡相太以难看，不禁偏头向身边的鲍三姑蹙眉问道：“他这直挺挺的样儿有多难看？莫非男人们全是这般睡相？”

鲍三姑因系自己所下的毒手，自然心头雪亮，狞笑一声说道：“鹿姑娘，我方才已经说过，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这小子全身僵直，恐怕业已一命呜呼，不是在睡觉吧！”

鹿玉如不知“白头罗刹”暗下毒手之事，闻言自然不信，急快飘身纵过，细一观察，果见夏天翔气息早无，全身僵直，不由情发乎中地心头奇酸，“嚤啱”一声，垂落两行珠泪。

夏天翔心中暗想，你这翻脸无情的鬼丫头，居然也会伤心落泪？

“白头罗刹”鲍三姑见状，知道夏天翔果已身死，遂得意异常，发生一阵厉声狞笑。

鹿玉如含泪纵回，愕然问道：“老婆婆，你这样狂笑则甚？”

鲍三姑眉梢微扬，怪笑说道：“这是我的一件得意杰作。”

鹿玉如全身一震，目注鲍三姑问道：“难道他是死在你的手下？”

鲍三姑得意笑道：“夏天翔双掌掌心所受的火毒，只消服食一粒九寒丹即可痊愈，我却乘机喂了他两粒之多，使他活不到五鼓天明，便告

心头冰冷、全身僵直而死。”

夏天翔如今正用内家龟息之法，暗暗换气，闻言不禁遍体生寒，心忖若非巧遇“天外情魔”，自己的一条小命，岂不糊里糊涂地断送在这白头妖妇之手？

鹿玉如这才知道“白头罗刹”先前所说“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的含意，银牙暗咬，玉手疾扬，“拍”的一声脆响起处，鲍三姑手抚左颊，无限惊奇的，被鹿玉如打得踉踉跄跄，退出五步。

鹿玉如急怒之下的这一记耳光，是凝足真力施为，“白头罗刹”鲍三姑若非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雪冻僵尸”奇功，必将被她打得满脸开花，脑浆迸裂。

夏天翔瞥眼偷窥之下，觉得“天外情魔”仲孙圣所导的这幕活剧委实精彩。

鲍三姑气得满头白发齐飘，怒视鹿玉如，厉声问道：“鹿……鹿姑娘，你这……这算何意？”

鹿玉如伤心更甚，泪如泉落，泣不成声，反向鲍三姑问道：“你……你……为什么要……要把他害……死？”

鲍三姑见鹿玉如对夏天翔好似颇有深情，不由讶然问道：“他不是曾在大巴山古洞乘你中了‘昆仑逸士’向飘然的剧毒，无力相拒之际，把你的清白玷污了么？我杀他便是为你报仇，有何不对？”

鹿玉如呸了一声说道：“你这真叫完全曲解事实，我中了‘昆仑逸士’向飘然的剧毒，便是夏天翔所救，后来两人误中一朵形如野菊五色奇花的馥郁异香，才双双神志昏迷，无法自制，哪里是他乘人于危，污我清白？”

夏天翔听见这番话儿由鹿玉如口中说出，不禁心头一块大石落地，暗喜自己身上所背的恶浊名誉，总算洗刷干净。

但喜念方兴，立即转为愁思满腹，因为突然想到藏在峭壁藤蔓堆中的“天外情魔”仲孙圣，正是自己第一位心上人儿仲孙飞琼的爹爹，这件荒唐事儿被他听见，传到仲孙姊姊耳中，岂不又要醋海翻澜，情天生障？

“白头罗刹”鲍三姑听鹿玉如这等说法，遂知道自己暗下毒手之事，果然略嫌鲁莽，心中微觉歉然，又复问道：“你既然不恨这夏天翔，方才却又为何画地为牢，约他互作黎明之战？”

鹿玉如泪落如雨，悲声答道：“我因觉得我爹参与我母亲性情均极高傲，不易和好，身为人女，既不便助母逆父，更不便助父逆母，思来想去，生趣毫无，才想借这黎明一战，死在总算曾经与我一度相爱的夏天翔手中，以求解除痛苦。”

鲍三姑叹息一声说道：“我哪里知道鹿姑娘心中这些曲折？下手未免略嫌鲁莽。但如今大错已铸，夏天翔骨髓成冰，返魂乏术……”

鹿玉如举袖略拭满颊泪痕，双眉一剔，脸色如冰，截断鲍三姑的话头，冷然说道：“好个大错已铸，返魂乏术！老婆婆身为祁连派最强的高手，总该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鲍三姑听得悚然一惊，大感意外地问道：“鹿姑娘此话何意？难道你竟要我替这夏天翔小鬼偿命？”

鹿玉如目射仇火精芒，点头说道：“你说得不错，我要以你的一条

命儿，加上我的一条命儿，抵他一命。”

话音方毕，玉手立扬，七枚“天荆毒刺”，化作一蓬紫黑光华，向鲍三姑飞袭而出。

鲍三姑双袖齐扬，在身前布起一片无形气网，把鹿玉如所发的七枚“天荆毒刺”完全震飞，并高声叫道：“鹿姑娘，你如今盛怒之下，不可理喻，我老婆子暂且告别，等到祁连山绛雪洞中，再向你陪礼谢罪便了。”

话完以后，身形立腾，鹿玉如怒声叫道：“鲍三姑，你若不把命留下，休要想走。”

一式“龙游沧海”，飞纵出六丈多远，便自追踪“白头罗刹”鲍三姑扑去。

但鲍三姑功力深于“九首飞鹏”戚大招，号称祁连派中第一高手，这一展开脚程，鹿玉如哪里追赶得上？

这时夏天翔因僵卧太久，有些不耐，遂压低声音，叫了一声：“仲孙前辈……”

五字甫出，鹿玉如业已因追赶“白头罗刹”鲍三姑不上，而废然回转。

夏天翔只好赶紧闭口吞声，依旧装死。

鹿玉如走到夏天翔身旁，悲声叫道：“翔哥哥，鹿玉如无心铸错，赎罪无方，我只有到黄泉路上，再与你互相爱好，订约来生的了。”

一面说话，一面珠泪滚滚，抽出自己的昆仑刺来，便往咽喉刺去。

夏天翔因已知道鹿玉如对自己深情未变，听她的语意，竟欲自尽，不由急得一睁双目，几乎跃然而起。

鹿玉如此时死心已决，万念俱灰，正自紧闭星目，以昆仑刺点向咽喉，却哪里注意到地上僵卧诈死的夏天翔，业已对自己瞪着两只大眼？

昆仑刺将及咽喉而未及咽喉的一发千钧之际，身旁微风一拂，右肘略麻，昆仑刺竟被别人劈手夺去。

鹿玉如骇然睁目，只见身前站着一位气宇高华、宛如苍松古月的青袍老者。

夏天翔见“天外情魔”仲孙圣业已出手，遂带着一头冷汗，重又阖上双目。

鹿玉如觉得自己曾经见过这青袍老者，想了一想，恍然大悟问道：“老人家可是‘天外情魔’仲孙前辈？”

仲孙圣因自己与鹿玉如之父“风尘狂客”厉清狂乃多年好友，遂点头笑道：“贤侄女真好眼力，祁连山绛雪洞前匆匆一面，你便认得我了么？”

鹿玉如看了“天外情魔”仲孙圣手中的昆仑刺一眼，心头一酸，又复凄然泪落。

仲孙圣笑道：“贤侄女何必如此伤心？我是‘天外情魔’，倘若为了男女之情，我却有极高魔力，可以帮你一个大忙。”

鹿玉如以为夏天翔早已死去，自然万念皆灰，闻言毫不起劲地随口问道：“仲孙前辈，你有多大魔力？”

仲孙圣因成竹在胸，遂故意夸大地微笑吟道：“千里离人思便见，九泉眷属死还生。”

这句“九泉眷属死还生”，听得鹿玉如精神一振，手指僵卧地上的夏天翔，向仲孙圣问道：“仲孙前辈，你若真有返魂九幽之能，便请救他一命，鹿玉如终身感德。”

仲孙圣忽然忍俊不禁地仰天大笑。

鹿玉如满怀疑惑，急急问道：“仲孙前辈，你为何发笑？”

仲孙圣指着夏天翔那一头冷汗，失笑说道：“贤侄女，你见过死人会出汗么？”

鹿玉如情思恍惚，当局者迷，但如今被“天外情魔”仲孙圣这一提醒，不由目注夏天翔那满头汗珠，惑然问道：“他……他……他难道逃过‘白头罗刹’的毒手，未曾死么？”

仲孙圣故意略为改变事实，微笑说道：“夏天翔中了‘白头罗刹’鲍三姑的九寒丹剧毒，正在冷得全身乱颤、性命呼吸之际，恰巧被我路过发现，略费心力，替他祛毒驱寒，大概再有盏茶时分，便可霍然痊愈了。”

夏天翔因鹿玉如为了自己业已急得意欲殉情自尽，正想不再装腔，起身对她略加安慰，但既经仲孙圣这样一说，遂只好重复闭气不动，静待仲孙圣发话呼唤，才装作由朦胧之中醒来，俾免功亏一篑，把这出戏儿唱得牛头不对马嘴。

鹿玉如听得夏天翔居然未死，悲痛之心一去，羞涩之念遂来，娇躯微转，香肩晃处，宛如一朵玄云，飘出四丈。

仲孙圣含笑叫道：“鹿姑娘怎的如此行色匆匆，何不等夏天翔醒来再走？”

鹿玉如足下不停，接连三个飘身，便已到了二十丈外，微提内家真气，向仲孙圣发话答道：“多谢老人家生死人而肉白骨之恩，但鹿玉如业已不愿再与夏天翔见面，加上我爹娘之间令人难处的恩怨纠缠，越发使我五内如焚，徬徨无措，今后定将黄卷参经，青灯学佛，寻一处名山幽境，度此余生了。”

话完，身形又飘，便即越过山环，隐迹不见。

“天外情魔”仲孙圣目注鹿玉如去处，微兴感触地喟然吟道：“天下原多惆怅事，世间难测女儿心……”

吟声尚在缥缈缭绕，那僵卧地上的夏天翔，业已心急不耐，运用“传音入密”的功力，向仲孙圣耳边问道：“老人家，我已经死得太久，如今可以还魂了么？”

仲孙圣失笑说道：“鹿玉如踪迹已杳，你当然可以起来，但在这一番背后言语之中，总可以听出我这位身世奇特、处境可怜的贤侄女对你的一片真情了吧？”

夏天翔舒了一口长气，挺身跃起，红着一张俊脸，向仲孙圣问道：“老人家，鹿玉如临去之言，好似为我伤心，要想出家遁世？”

仲孙圣摇头答道：“她虽然曾经表示此去要寻座名山古刹，黄卷参经，青灯学佛的度此余生，但却不是为你。”

夏天翔愕然问道：“她为的是谁？”

仲孙圣看他一眼，缓缓说道：“她为的是她母亲‘绛雪仙人’凌妙妙与她爹爹‘风尘狂客’厉清狂。”

夏天翔这才想起鹿玉如如果有因她爹娘的恩怨纠缠，使她五内如焚，

徬徨无措之话。

仲孙圣又复说道：“她爹娘直到目前尚是几乎誓不两立的生死冤家，鹿玉如既不能帮着母亲杀父亲，也不能帮着父亲杀母亲，更无力从中相劝，自然只有企图眼不见、心不烦地出家逃世的了。”

夏天翔发自肺腑地摇头一叹，口中喃喃说道：“茫茫宇宙，渺渺尘寰，古刹如云，名山似海……”

仲孙圣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笑道：“老弟不必担忧什么‘茫茫宇宙，渺渺尘寰，古刹如云，名山似海’，等将来我命琼儿带着小白大黄暨青风骥，陪你搜尽海宇，还怕找她不着？”

这几句话儿，听得夏天翔心花怒放，尤其是那“将来”二字，含意无穷，顿令他精神一振，眉梢愁解。

仲孙圣看在眼里，感在心头，暗想“情”之一字，委实魔力无边，一缕柔丝，不知可以缠死多少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夏天翔忽向仲孙圣问道：“老人家怎会突然到这哀牢山内？”

仲孙圣笑道：“还不是找那鹿玉如姑娘的爹爹‘风尘狂客’厉清狂，找到以后，我非把这老不识羞的东西大骂一顿，告诉他由于他的一身孽债，却把他女儿害得好苦。”

夏天翔笑道：“那位厉老前辈，不但踪迹不在云南，并已知晓‘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寻他清算旧帐之事。”

仲孙圣问道：“厉清狂现在何处？你与他见面了吗？”

夏天翔遂将自己在大巴山附近村店之中巧遇“风尘狂客”厉清狂的经过，向仲孙圣细述一遍，但说到与鹿玉如古洞好合的那段旖旎风光之际，却避重就轻地含混了事。

仲孙圣何等人物，自然一听便即猜透其中蹊跷，但却绝不深究地微笑说道：“我还以为厉清狂人在云南，谁知他已去了四川，倒令我与你仲孙姊姊跑了不少冤枉大路。”

一听“仲孙姊姊”四字，夏天翔便不禁情发乎中地向仲孙圣腩颜问道：“请问老人家，我仲孙姊姊现在何处？”

仲孙圣笑道：“我方才向鹿玉如替我这‘天外情魔’的魔力吹嘘了两句话儿，你可记得？”

夏天翔想了一想说道：“是不是‘千里离人思便见，九泉眷属死还生’？”

仲孙圣点头说道：“方才鹿玉如要我为她施展‘九泉眷属死还生’的魔力，你如今大概却换成企图‘千里离人思便见’了。”

夏天翔俊脸一红，胆量一壮，率然答道：“不瞒老人家说，我确实极为想念我仲孙姊姊。”

仲孙圣笑道：“她如今大概尚在高黎贡山左近苦苦觅寻‘风尘狂客’厉清狂的踪迹。”

夏天翔既然听得仲孙飞琼人在高黎贡山，便向仲孙圣笑道：“老人家，我如今便想去高黎贡山，看看我仲孙姊姊。”

仲孙圣笑道：“人贵率直，你既想她，便尽管前去找她。不过最好不必专谈儿女之私，也该办些江湖正事。”

仲孙圣虽是含笑发话，但这几句话儿软中带硬，份量不轻，只听得夏天翔汗如雨下，垂头恭身问道：“老人家有何差遣？夏天翔万死不辞。”

仲孙圣叹息一声，正色说道：“二月十六的震天派开派大会，群英毕集，虎跃龙腾之下，自然总是强存弱死，正胜邪消。但却绝不能容许‘风尘狂客’厉清狂与‘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三人互相交手。”

夏天翔两道剑眉方自一蹙，仲孙圣又复说道：“因为他们夫妻之间裂痕已深，万不能丝毫加重，否则无论谁胜谁败，均将成为一种极为凄惨的局面。”

仲孙圣说到此处，目注夏天翔沉声说道：“故而处理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三人恩怨纠缠的无上妙策，便是设法弭祸无形，使他们弃嫌修好。而我所要去作的江湖正事，亦即此举。”

夏天翔心惊任重，但又不愿及不敢推辞，只好向仲孙圣含笑问道：“老人家认为夏天翔能胜其任么？”

仲孙圣笑道：“我知道这是一桩极大的难题，几乎比与‘白骨三魔’互斗玄功，还要难上百倍。但因你是唯一理想人选，所以只好要你勉为其难。”

夏天翔受宠若惊，茫然问道：“夏天翔德薄能鲜，才疏学浅，怎会成了理想人选？”

仲孙圣失笑说道：“若谈到较功比技，对垒争雄方面，自然重在软硬轻功、真气内力及兵刃掌法之属的修为火候。但谈到弭劫消灾、释仇解恨方面，却重在关系深浅及一片真情。你既与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的两个女儿鹿玉如、霍秀芸均有深厚因缘，自然是理想人选。”

夏天翔听完这番话后，知道仲孙圣与自己担负的责任太大，不觉有点忧形于色。

仲孙圣看出他的心事，微笑道：“夏老弟不要畏难，凡属古往今来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无不皆是力克千难，才能名垂万古。”

夏天翔摇头答道：“老人家这回却猜错了，夏天翔决非畏难，只是担忧兹事体大，万一略有陨越，即将使厉老前辈等人……”

仲孙圣接口点头笑道：“老弟只要能够如此戒慎恐惧，则何往不利？何事不成？你若嫌孤掌难鸣，便与你仲孙姊姊共同计议安排便是。”

夏天翔见仲孙圣命自己与仲孙飞琼共同计议此事，不由心中高兴，向仲孙圣含笑恭身说道：“老人家既有此重大使命，夏天翔便即告辞，赶往高黎贡山，寻我仲孙姊姊妥为计议。”

仲孙圣深知夏天翔亟于与爱女见面，彼此一解相思，遂点头笑道：“你早点赶去也好，我也要走趟娄山恶魂峡，暗中摸摸‘白骨羽士’的功力底细，以作准备，免得辜负‘蔷薇使者’之意，在震天派开派大会之上有所失闪，丢人贻笑。”

夏天翔想起朱竹谷内所吃的苦头，对仲孙圣苦笑说道：“那‘白骨三魔’中的‘白骨仙子’已极不凡，‘白骨羽士’可能更为厉害，老人家先在暗中摸摸他的底细也好。”

话完，便向仲孙圣恭身告别。

仲孙圣看他几眼，微笑问道：“夏老弟，你好容易才遇见我这‘天外情魔’，想不想学一点情中妙诀？”

夏天翔大喜求教，仲孙圣正色道：“世间不少经常入耳的老生常谈，往往就是渴欲相求的真传妙诀。‘情’之一字，何独不然？我把它分作

对国家之情，对父母之情，对朋友之情，对男女之情，以及对江湖事物之情等五项，向老弟略贡所得。”

夏天翔心神一肃，恭谨受教。

仲孙圣缓缓说道：“对国家之情，妙诀是忠。对父母之情，妙诀是孝。对朋友之情，妙诀是信。对男女之情，妙诀是诚。对江湖事物之情，则比较复杂，妙诀是在昭然大义之外，还要加上仁、恕二字。”

夏天翔何等聪明？一听便知“天外情魔”仲孙圣语重心长，对自己垂教极深，遂紧记心头，连声称是。

仲孙圣传完情中妙诀之后，向夏天翔微笑说道：“夏老弟，你往高黎贡山，我往娄山恶魂峡，此次一别，大概要等明年二月十六的震天派开派大会之上，才能相见了。”

话完，青袍微飘，便往东北缓步走去。

夏天翔恭送“天外情魔”仲孙圣去后，想起自己从狂追白猿，误入哀牢山朱竹谷以后，居然连遇奇险，若非机缘凑巧，绝处逢生，怎能逃得过那火毒攻心及奇寒冻髓等两次性命交关的飞灾大厄？

由此可见武功之道，不能徒靠幸进，最主要的还是专心研练，刻苦修为，以及“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之语，丝毫不错，对于这鬼蜮江湖的任何事物，均须小心提防，以免再遭“白头罗刹”鲍三姑那种笑里藏刀的阴恶毒手。

第二十一章 同归正果

夏天翔感慨之下，信步西行，一路不仅注意仲孙飞琼及小白、大黄、青风骥等一人三兽的踪迹，并把“蔷薇使者”临终相传的“汉女啼妆”、“文君濯锦”、“蔷薇飞”等蔷薇三式，时时演练，以期精熟备用。

但到了高黎贡山，穷搜不少危峰绝涧，却毫未发现仲孙飞琼等人兽的踪迹，夏天翔不禁好生惆怅，暗想莫非仲孙姊姊久寻“风尘狂客”厉清狂不得，业已率小白、大黄及青风骥等离此他往？

夏天翔心中虽然如此想法，但因对仲孙飞琼相思太甚，哪肯就此甘休，遂往深幽险邃、人迹不到之处，穷奇而探。

这日走到一大片密林之前，夏天翔跃登高处，展目一看，见这片密林一望无际，估计起来，足有数十里周围，深知林内不仅奇毒蛇虫极多，可能还有什么比蛇兽更为厉害、使人难以提防的瘴疠之气？

夏天翔既已看出林内凶险难行，正待转头他往，但目光瞥处，忽然发现林外落叶稀盖的泥土之上，印有几只马蹄痕迹。

绝岭深山，固多野马，但野马既无掌铁，也与青风骥那等罕世龙驹的蹄印大不相同，故而夏天翔看见这几只蹄痕以后，心中不由怦然一震，暗想自己苦寻未获的仲孙姊姊，莫非在此林内？

他本想施展内家“传音入密”功力向林中提气高呼，但转念一想，荒山大泽每多异人，倘被自己惊动，又将多生是非，何如干脆入林一探？以自己这身功力，也不会惧怕什么蛇虫瘴疠，并可就便开开眼界，欣赏欣赏这种前古森林中的奇异景物。

主意既定，便即缓步入林，准备给它来个穿林而过。

行约里许，夏天翔觉得林内景物毫不足观，目中所见，无非败叶枯枝，奇蛇异兽；耳中所闻，无非狼啼虎啸，鹤唳风声。

但又行数丈，却使夏天翔大吃一惊，因为林内的积叶折枝之间，赫然卧着六七具极整齐的骷髅白骨。

夏天翔起初以为这六七具白骨是被蛇兽所噬的入林探险之人，但心念微转，便知道自己这种猜测完全错误。

因为倘被蛇兽所噬，尸骨决不会如此整齐，照目前情形判断，这林中必有特殊怪异之事。

夏天翔胆量本大，加上最近连有奇遇，功力大增，自然更为好事。发现林中藏有怪异以后，不仅毫不怯惧，反而引起他的好奇心，继续向前探去。

前面是株三四人合抱不来的千年古树，但枝光叶落，似已枯死，只剩下雄伟的树干，巍立未倒而已。

夏天翔走到树下，突然觉得一阵头晕，胸中也颇为难过，似欲呕吐？

他入世渐深，见识渐广，胆量虽大，却对于林内一切，早有戒心。

故在方一感觉头晕作呕之际，便自身边所带当代神医赛韩康赠送的多种丹药之中，选出一粒解毒祛瘴的灵丹含在口内。

果然灵丹才一进口，清香散处，精神顿爽，夏天翔遂越发以为林中有一种无形瘴毒正在发作。

谁知刚一转过那株大树，夏天翔不禁愕然驻足，又被眼前景物吃了一惊。

原来转过大树，林木较稀，现出一片方圆数丈的蓬蓬乱草。

就在乱草丛中，蹲着一只全身墨黑、大如水牛的罕见猛虎。

这黑虎距离枯树约莫三丈有余，目光凝注夏天翔，凶芒电射，好不慑人！令人深切感觉出虎视眈眈一语，是何滋味。

夏天翔一身绝艺，胆识过人，对这只庞大的黑虎只感惊奇，不感怯惧，并发现虎目精芒之中，好似含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异样光彩。

就在夏天翔突见黑虎，略感惊奇之际，忽然听得头上古树的枯枝秃干之间，发出一阵沙沙微响。

夏天翔闻声之下，恍然大悟，把自己突觉头晕作呕一事暨黑虎目中的异样精芒发生联想，判断古树上必有身具奇毒的怪异蛇虫之属。

疑念既起，戒意立生，施展“移形换影”轻功，微一闪身，斜飞三丈，到了另一株枝密叶茂的大树之上。

那只黑虎虽见夏天翔飘身飞纵，却毫不为动，一对虎目中的炯炯精光，依然凝注在那株业已枯死的千年古树之上。

夏天翔越发知道自己所料不差，遂选择了一根较粗的横枝坐下，向那株千年古树凝神望去。

只见那千年古树主干之上，离地两丈三四之处，有一径尺圆洞，正自洞中一拱一拱的，拱出一条奇形怪物。

这怪物似蛇非蛇，长约一丈二三，躯体前圆后扁，腹下在左右分生着两排粗短的怪足，全身色呈酱紫，难看已极。

最奇特的是身躯粗几盈尺，但一颗三角怪头，却只有人拳大小，头部器官极为简单，除了当中一只精芒闪闪的竖眼以外，便是一张血盆巨口，钩牙森列，红信吞吐，看去令人不寒而栗。

夏天翔江湖流转，见闻虽多，却从来未曾听说过这种似蛇非蛇、似蜈蚣非蜈蚣的奇形怪物。

照这怪物的外型看来，定然身具奇毒，厉害无比，黑虎显非敌手，但那只黑虎偏偏虎踞发威，一身钢毛，根根直立，毫无怯惧之意。

夏天翔心中颇觉高兴，暗想能够目睹这场黑虎与怪物相斗的精彩好战，倒也难得。

怪物的十六只粗短的怪足，居然颇具吸力，一步一步的缘木下树以后，昂起那颗三角怪头，又似骄傲，又似得意地，向黑虎闪动独目精芒，发出两声摄人心魂的“呱呱”怪叫。

黑虎戒意颇深地退后两步，虎头微摆，喉中也自发出一阵低沉的虎啸，作势欲扑。

怪物见这黑虎竟对自己发威，不由暴怒，蛇形长颈一伸，张开利齿森森的血盆巨口，疾若飘风地猛往黑虎啣去，并在距离黑虎六七尺处，先行喷出一股紫黑的毒气。

谁知黑虎身法灵活已极，怪物毒气才喷，便已横跃丈许，避开来势，并伸出一只钢钩似的虎爪，反向怪物的颈间要害抓去。

怪物虽然骄傲自恃，但也看出来敌不凡，十六只粗短的怪足齐一用力，后半截如带的扁身，突然灵活已极地横空掉转，“呼”的一声，照准黑虎拦头狂扫。

黑虎似乎对于这怪物的一切伎俩皆颇为熟悉，适才一抓，竟是虚招，钢爪一递即收，身形窜出五丈远近。

这样一来，怪物凌空横扫的如带扁身，自然打空，只听砰然巨震过处，一阵“喀嚓”乱响，足有两三株参天古木，均被怪物的扁身扫折，声势慑人，威力无比。

夏天翔见状虽知黑虎通灵，但怪物既会喷毒，又复力大无穷，看来黑虎仍将必败，毫无取胜之道。

他虽然事不干己，但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之下，总觉得黑虎可爱，怪物可恶，暗自蹙眉寻思可有什么帮助黑虎划除这条凶恶怪物之策？

就在夏天翔暗自寻思之际，黑虎与那怪物业已相互缠斗到了数丈以外。

夏天翔看出黑虎似是存心把那怪物诱往远方，不由心中一动，暗想难道黑虎还有帮手？否则……

念犹未了，果自丛林之中，悄悄掩出一只黑色的小猿，前爪微扬，向怪物所居的树洞之内，掷进一团红色物件。

夏天翔方自暗笑黑虎果有帮手，怪物恐怕要吃大亏，眼前形势居然出人意料地完全逆转。

原来那似蛇非蛇、似蜈蚣非蜈蚣的奇形怪物，竟是机灵无比，表面虽被黑虎诱往远方，其实独目闪烁、流光四瞩，仍在注意着一切其他动静。

黑猿自林中现身，刚把那团红色物体掷进树洞，怪物业已宛若长虹电射般，自数丈外一窜而回，“呱呱”怪啼起处，如带的扁身微一舒卷，便把黑猿拦腰缠住。

黑虎见黑猿被缠，怒啸一声，猛扑而至。

怪物又是两声得意的怪啼，血盆大口张处，一团浓黑的毒雾，疾向黑虎迎头喷去。

夏天翔见情势如此危急，知道自己再不出手，那黑虎黑猿便可能双双都被怪物弄死。

但夏天翔人在树间，距离怪物与猿虎相斗之处，约有三丈开外，任凭他身法如何敏捷，也有点缓不济急。

夏天翔剑眉深蹙之下，忽然想起“雪山冰奴”冷白石赠送自己的冰魄神砂，遂赶紧把纯阳真气凝聚右掌，伸指到那猿皮小袋之中拈了三粒冰魄神砂，觑准怪物头上的凶睛巨口电疾打出。

这冰魄神砂又名“冰魄银光霰”，是大雪山玄冰原万年冰雪的精英所炼，威力极强，并恰好能够克制那奇形怪物。

只见三点寒光闪处，首先救了黑虎一难，打得怪物口中所喷的毒雾顿然消失，凶睛立闭，周身皮鳞也整个急颤起来，无法再复缠紧黑猿，被黑猿矫捷无伦地一跃而出，飞纵丈外。

夏天翔虽喜冰魄神砂奏效，但深恐怪物凶恶难制，遂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复弹出两粒。

这两粒冰魄神砂，打中那似蛇非蛇、似蜈蚣非蜈蚣的怪物以后，只见怪物周身皮鳞又是一阵急颤，便自渐渐僵直不动。

黑猿一声欢啸，跃到怪物身前，利爪一伸，竟把怪物三角怪头正中的那只独眼，挖到爪内。

黑虎则纵到夏天翔所坐的树下，瞪着两只虎目，抬头凝注夏天翔，连声低啸。

夏天翔想不到“雪山冰奴”冷白石所赠的冰魄神砂竟有如此灵效，正自心中高兴，把那猿皮小袋以及所余的七粒冰魄神砂，极为珍惜地揣回怀中，忽见黑虎目注自己，不住鸣啸，不由有点猜测不透这只通灵黑虎的鸣啸用意。

黑虎鸣啸了好大一会，见夏天翔不加理睬，遂回头向那正在挖取怪物眼珠的黑猿啸了一声。

黑猿闻啸赶过，向夏天翔举爪连招，并纵身坐上虎背。夏天翔会意笑道：“你莫非要我骑这黑虎走么？”

黑猿居然能懂人言，连连点头，举爪指着黑虎，似催夏天翔骑上虎背。

夏天翔一来胆大好奇，二来看出这一虎一猿，对自己绝无恶意，遂微笑点头，自树上飘落虎背。

黑虎等夏天翔骑好以后，低啸一声，便自向着森林西南，缓缓跑去，黑猿则紧随夏天翔身侧，随同举步。

夏天翔骑在虎背之上，觉得舒适异常，竟似比上次在黄山初次试骑“九首飞鹏”戚大招那匹千里菊花青时还要平稳。虎行由缓而快，渐渐加速，约莫半个时辰以后，便自驰出森林，到了一处幽谷之内。

夏天翔才到谷口，便觉悚然一惊，因为谷口左右两侧，各用长春山藤悬吊着一样东西，太以令人诧异。

左面谷口，悬吊着的竟是异兽大黄。

右面谷口，悬吊着的则是灵猿小白。

夏天翔正待惊问，但虎行如飞，未曾稍停，已从大黄小白身旁一掠而过，进入谷内。

大黄小白既被吊在谷口，则仲孙飞琼与青风骥是否业已陷身谷内？

这种疑念在夏天翔心头一起即灭，因为身已进谷，一切问题等见了谷主人以后自然明白，用不着再复加猜测。

又经两个转折，黑虎忽然停步，夏天翔知到地头，翻身下骑，举目看时，只见当地景物极为清幽，最奇的是有株婆娑宝树，树高足有十丈以上，顶端结有一个硕大的鸟巢。

黑虎黑猿走到婆娑树下，向树顶硕大的鸟巢，双双跪倒。夏天翔见状，不由心中诧异道：“难道这幽谷主人竟住在鸟巢之内么？……”

念犹未毕，婆娑树顶的鸟巢之中，忽然传下一阵宛若婴儿的语音说道：“你们既然替我请来客人，便请上树一谈便了。”

夏天翔闻言之下，不必等黑虎黑猿向自己示意，一式“黄鹄摩霄”，腾空五丈，然后双掌端平，齐胸下压，连施两次“长箭穿云”身法，便自到达树顶鸟巢之上。

鸟巢中坐的竟是一位身材矮小、面色红润的白衣僧人，这白衣僧人看来最多只有三十来岁模样。

白衣僧人目光略注夏天翔，微一伸手，似是命他坐下，但神情仿佛倨傲冷峻已极。

夏天翔连经忧患折磨，气质业已微有改变，遂遵照白衣僧人的意思，在这颇为宽大的鸟巢之中，盘膝而坐。

白衣僧人等夏天翔坐好，重又向他打量几眼，神色略为温和，笑了一笑，自语说道：“我这听经谷中，八十余年，向绝外客，不想近日却

如此热闹，又有人来，又有兽到。”

夏天翔被这黄衣僧人所说的“八十余年，向绝外客”之语，吃了一惊，随之忽然想起一桩江湖传闻，遂向黄衣僧人神态恭谨地含笑问道：“大师莫非便是近百年前，以一根‘天禽五色羽毛’打遍武林，未逢敌手，突然得道归隐的‘天羽上人’么？”

黄衣僧人想不到夏天翔竟一口猜出自己的名号，不禁讶然问道：“这位老弟的姓名怎样称呼？是何人门下？江湖见识委实渊博，能够一口道出老僧来历，颇为难得。”

夏天翔见自己居然误打误撞地一猜便中，不由越发对于这位算来足有一百二三十岁的空门奇僧天羽上人肃然起敬，恭身答道：“在下江湖未学夏天翔，家师‘北溟神婆’皇甫翠。”

那位身着黄衣的天羽上人喃喃说道：“‘北溟神婆’皇甫翠？……”

夏天翔因师傅的名头威震当世，这天羽上人说话的神情，竟似从未闻，起初自然颇觉不悦。但转念一想，对方适才业已说过，这听经谷内，八十余年，向绝外客，则又难怪不知师傅名号。

念犹来毕，天羽上人业已含笑说道：“老僧自入此谷，转眼百年，对于世事多疏，老弟不要怪我倨傲无礼。”

夏天翔陪笑说道：“大师说哪里话来？夏天翔边荒浪迹，何幸由于神虎灵猿接引，得见大师这等有道高僧……”

“有道高僧”四字刚刚出口，那天羽上人便自一阵“呵呵”大笑。

夏天翔被他笑得莫明其妙起来，讶然问道：“大师为何发笑？夏天翔说错话了么？”

天羽上人“呵呵”笑道：“我是在笑老弟怎会把‘有道高僧’四字加到我这佛门败类身上？”

夏天翔茫然膛目，天羽上人又复问道：“老弟可知我为何在这听经谷内一住百年？”

夏天翔答道：“若据江湖传言，大师乃是悟彻人生，得道归隐。”

天羽上人笑道：“哪里是什么得道归隐？只是遇见了厉害对头而已。”

夏天翔闻言讶道：“大师昔年仗恃一根‘天禽五色羽毛’打遍江湖，未逢敌手，怎会有甚厉害对头？”

天羽上人目光微注西南，含笑说道：“我与我这对头，江湖偶遇，互矜所能，恶斗遂起，每年一次，斗到如今，整整百年，胜负尚未分出……”

夏天翔听出天羽上人语意，失惊问道：“大师这位对头，莫非也住在高黎贡山之内？”

天羽上人点头笑道：“他叫‘三绝真人’，就住在此谷左近的天愁涧内。我们互相约定，除非彼此分出胜负，否则不但不准出世，连谁先解脱皮囊，都算是向对方服输认败之举。”

夏天翔正自听得有趣，天羽上人微叹说道：“出家人如此放不下嗔念名心，岂非可笑？故而我不敢当夏老弟‘有道高僧’之称，而自认是佛门败类。”

说到此处，树下黑猿忽然连声低啸。

天羽上人好似懂得兽语，倾耳聆听片刻，向夏天翔单掌当胸一打问

讯，含笑说道：“我这闲中调教解闷的一虎一猿，适才在林中遇险，多承夏老弟出手相救，贫僧理应谢过。”

夏天翔听天羽上人提到虎猿，也想起被人悬吊谷口的小白大黄，遂赶紧欠身还礼，陪笑说道：“夏天翔进谷之时，曾见谷口悬吊着……”

天羽上人接口笑道：“那两只东西不知何人所豢，竟颇通灵。不知搜索何物，跑到我太古巢中啰嗦，遂被我擒住，吊在谷口，意欲略杀头气，将其驯服……”

夏天翔听到此处，一抱双拳，插口笑道：“这两只通灵异兽，是夏天翔至友所豢，大师可否推情见恕呢？……”

天羽上人闻言，哦了一声，目光凝注夏天翔，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神情，发话问道：“夏老弟这位至友可是骑着一匹罕世龙驹？……”

夏天翔正因未见仲孙飞琼下落，有些心中着急，遂不等天羽上人话完，便自点头说道：“正是，正是，夏天翔远来高黎贡山，便是寻她，请问大师，此人如今安在？”

天羽上人笑道：“我在下手擒捉那一黄一白两只通灵异兽之际，曾听得天愁涧内发出龙马长嘶，可能夏老弟那位友好误闯天愁涧，落在那比我古怪难缠得多的三绝真人手中！”

夏天翔一听便知自己的仲孙姊姊与小黄小白，在高黎贡山之中分头探搜“风尘狂客”厉清狂的踪迹，以致人陷天愁涧，兽落听经谷。

天羽上人既说三绝真人比他还要古怪难缠，夏天翔自然益发深为仲孙飞琼担忧，立即起立告辞，并叩询天愁涧的方向走法。

天羽上人先对树下发啸，示意黑猿去放下小白大黄，然后向夏天翔摆手笑道：“夏老弟不要心急，我先替你查问一下。”

说完，目注西南高峰，发出一声悠长清啸。

天羽上人的啸声发出约莫盏茶时分，西南峰后，便起了回啸之声。

天羽上人面色略整，以一种不高不低、极为平和的语音说道：“三绝道士，你那天愁涧中有客人么？”

话音刚落，对方回音即来，说的是：“有个资质极好的女娃儿，骑着一匹好马，闯进天愁涧，我正要设法处罚她呢！”

夏天翔估计天愁涧与这听经谷之间至少相距数里，天羽上人与三绝真人竟能如同对面叙谈般的随便答话，不由暗叹“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语，似乎不太适用于武林人物，因为这干前辈的功力火候，委实神乎其神，不可企及。

天羽上人“哈哈”一笑，又复说道：“老鼻子莫不识羞！你偌大一把年纪，怎好意思与年轻女娃一般见识？赶快把她放了，就说她有位好朋友，在我的太古巢中等着她呢！”

三绝真人清晰已极的话音远远传来，却是一阵怪笑说道：“这女娃儿的相貌资质太以惹人怜爱，我本想罚她在三天之内，学会我所教她一种武功……”

夏天翔听得心中一喜，暗想若用学习武功作为处罚，则罚得越重越好。自己大可暂时听任仲孙姊妹在天愁涧内获得三绝真人的一些绝世真传，然后再与她设法见面。

心中正在高兴，三绝真人的话音又复传来，继续说道：“但如今既晓得她与你这老秃驴有些关联，却变了主意，不仅不传武功，并罚她作

上百日苦工，然后赶出天愁涧去。”

夏天翔闻言，不禁由喜转忧，愁聚双眉，目注天羽上人，只见这位嗔念未消、名心未淡的世外高僧，在脸色微沉之下，又复面对西南，缓缓说道：“老牛鼻子，休要夸口，如今的年轻人多半倔强透顶，心高气傲，你想罚那女娃儿替你作上百日苦工，我却料她未必听你的话呢。”

三绝真人一阵怪笑说道：“老秃驴猜得不错，这女娃儿果极高傲倔强，但她有一匹颇为心爱的神骏龙驹现在我手，尚不乖乖听话，我便将那匹龙马的腿儿砍断一条。”

夏天翔全身一颤，暗想这三绝真人果比天羽上人古怪难缠，他 557 既想出这种恶毒手段，则仲孙姊姊必然受制，丝毫无法反抗。

天羽上人忽似想起甚事，眉梢连动，欣然色喜说道：“老牛鼻子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我倒想出一个法儿，或许可使我们之间的那桩心愿早日了却。”

三绝真人似对天羽上人之语极感兴趣，应声叫道：“快说快说。”

天羽上人问道：“我与你自洞庭湖相遇，黄鹤楼交手开始，一共斗了几次？”

三绝真人叫道：“每年相斗一次，到如今整整百年，我们已经斗了九十九次。”

天羽上人笑道：“过去的九十九次恶斗，分不出丝毫胜负输赢，今年未曾开始的一场，你有没有绝对把握？”

三绝真人冷笑答道：“你我的功力均已到巅峰，谁也无法再进，故而谁也不敢说是能有绝对把握。”

天羽上人笑道：“彼此既无绝对把握，则这场心愿，拖到何时方了？我们不如用条身外化身之计，一分上下。”

三绝真人问道：“什么叫做‘身外化身之计’？”

天羽上人答道：“我这里闯来一位年轻小友，名叫夏天翔，你那里也闯去一位年轻女娃儿，叫……”

三绝真人接口说道：“她叫仲孙飞琼。”

天羽上人目光略注夏天翔，一阵“呵呵”大笑说道：“我们何不便由这夏老弟及仲孙姑娘，代替我们会上一阵？”

三绝真人默然片刻，缓缓说道：“这个办法确实不错，但其中细则……”

天羽上人不等三绝真人话完，便即“呵呵”笑道：“我们各以十日光阴，悉心教导夏老弟及仲孙姑娘，然后率领他们到你天愁涧与我听经谷之间的玉簪峰头赴约。”

三绝真人冷哼一声说道：“他们纵然年轻颖悟，资禀特异，但区区十日光阴，如何能够领略我们的百年所得？”

天羽上人笑道：“我看他们已具极好根基，必然触类旁通，一点就透。故而领略决无问题，问题是在火候难纯，使用起来，无法尽展精微，发挥全力。但我对这种意想得到的困难，也已想出了补救之法。”

三绝真人怪笑说道：“老秃驴花样不少，你且说出你所想的补救之法给我听听。”

天羽上人笑道：“我这补救之法，只有八个字儿，是‘半文半武，摘要专精’。”

三绝真人应声说道：“这八个字儿，似乎应该加以解释一下？”

天羽上人微一调气，继续说道：“我们把生平所得，尽量传授夏老弟及仲孙姑娘，再各凭智慧功力，各传他们三招绝学，便可互相一较上下，了却你我的百年大愿。”

三绝真人听完，暂未答话，似在考虑天羽上人的这种办法，是否公平合理。

夏天翔则暗自心头狂喜，知道遇上这等性情怪异已极的武林异人，自己与仲孙姊姊必然奇缘匪浅，得益不少。

片刻过后，三绝真人冷峭的语音又复缓缓传来，说道：“这各传三招，使他们相互一较上下的办法，只可以说是择要专精，你应该再解释半文半武。”

天羽上人笑道：“半文是质疑问难，半武是过手交锋。质疑问难是由你我主考，我考仲孙飞琼，你考夏天翔，均以三题为限。过手交锋则由他们互争上下，比斗三招。”

三绝真人怪声笑道：“老秃驴所想的这个办法确实不错。关于质疑问难的半文方面，他们只要记住我们所传的各种武功妙诀，过手交锋的半武方面，也只要专心研习三招，尽力施为即可。”天羽上人笑道：“如此作法，夏老弟与仲孙姑娘也不致白为我们尽力，而均大有所获。”

三绝真人怪声笑道：“当然，当然，他们获得我们所传的三招绝学，目前已足傲视江湖，异日参详起其余那些武功妙诀来时，更是受用不尽。”

天羽上人笑道：“你既同意此举，我们便即一言为定。”

三绝真人答道：“今天不算，由明天开始，十日之后的午正时分，我们率领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在玉簪峰顶的龙蟠石上一会。”

语音了后，双方均自寂然无声，天羽上人垂帘静坐，似欲入定。

夏天翔知道，天羽上人与三绝真人提气对话已久，再高的功力，也必感觉疲劳，需要运功调元，以资恢复。

遂也悄然静坐，不敢惊动天羽上人，只在树顶鸟巢之中，流目欣赏听经谷中的一切景色。

这时异兽大黄及灵猿小白，已被黑虎黑猿释放，恢复自由，但均乖乖侍立在娑娑宝树之下，仿佛对天羽上人敬畏已极。

顿饭光阴过后，天羽上人徐徐开目，看着夏天翔微笑说道：“夏老弟，我方才与三绝真人所谈的一切，你应该都已听见，不知可有异议？”

夏天翔恭身答道：“大师如此垂爱栽培，夏天翔敢不一尽绵薄？”

天羽上人笑道：“老弟既然同意，我们便排定课程，前五日我与你详谈毕生参究所得的武功妙旨，后五日则传你‘度世三招’。”

夏天翔知道这场奇遇，委实罕世难逢，遂丝毫不敢懈怠，把天羽上人所传的各种武功妙谛，牢牢紧记在心。

五日光阴，展眼即过，天羽上人把自己所传夏天翔的各种妙诀，反复细加盘问，见他对答如流，娴熟已极，不禁慰然笑道：“我果然老眼无花，夏老弟如此悟神听……”

夏天翔截断天羽上人话头笑道：“大师且慢高兴，我那位仲孙飞琼姊姊，比我聪明得多，五天后的那场半文半武之战，恐怕不易胜呢！”

天羽上人脸上仍然充满一片安慰神色，笑道：“老弟尽管安心学习，

放胆施为，这次半文半武之战，纵然仍像以前九十九次那般平分秋色，难论上下，但我与三绝真人的心中憾事，也可解去一半。”

夏天翔听得方自茫然，天羽上人又复说道：“因为武林中人除了名心难淡以外，还有一件极重要的心愿，便是一身所学，能有得意传人。老弟与仲孙飞琼姑娘，目前虽仅学了我与三绝真人独创精研的三招绝学，但他日功行一到火候，对于我们口述的一些内家真决，必能次第领悟，秀出群伦，为武林大放异彩。”

夏天翔因连日所得，均极精微得几乎闻所未闻，不由感激不尽地向天羽上人再拜称谢。

天羽上人摇手笑道：“老弟不必如此多礼，你幸获真传，固应谢我，但我毕生心血得有传人，俾免与身同歿，不也应该谢谢你么？”

夏天翔听了这等妙论，正自有点忍俊不禁，天羽上人又复微笑说道：“老弟既已记熟我所说各语，则我们便以这后五日光阴，研究‘度世三招’。”

夏天翔笑道：“这‘度世三招’的名儿，好生奇特。”

天羽上人失笑说道：“‘度世三招’有甚奇特？奇特的还在后面呢！”

夏天翔暗想那位号称第三蔷薇使者的“忤情居士”徐香圃，传了自己“汉女啼妆”、“文君濯锦”、“蔷薇飞”等蔷薇三式，如今这位天羽上人，又要传授自己“度世三招”，将来还要仗以会斗“白骨三魔”，再加上仲孙飞琼、霍秀芸、鹿玉如等三位红颜知己，竟然事事逢三，好像这个三字，对自己太有缘份。

天羽上人笑道：“夏老弟想些什么？”

夏天翔答道：“我是在想大师传我‘度世三招’，不知那位三绝真人要传我仲孙飞琼姊姊什么招式？”

天羽上人笑道：“三绝真人比我更为好胜，他所传授你仲孙飞琼姊姊的招式，定然凌厉狠辣无俦。我若也传你这等招式，则你们二人拼斗起来，可能两败俱伤，彼此遗憾。故而我才想传授你完全符合佛门妙谛的‘度世三招’，不求胜人，但保不败，任凭对方功力再高，招式再狠，也伤不了你。”

夏天翔大喜说道：“这样最好。”

天羽上人笑道：“老弟不应高兴，你仲孙姊姊学得了三绝真人威力极强的三招绝学，可能从此称雄武林？你学了我‘度世三招’，却仅足遇难自保呢！”

夏天翔点头笑道：“俗语说得好：‘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行侠江湖，闯荡风尘，周旋于险恶无比的鬼蜮之间，任凭武功再强，心思再密，也难免有蹉跌之虞，学上几招防身绝学，委实胜于一切。”

天羽上人听得悚然一惊，口中把“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二语，喃喃念了几遍，脸上现出一种湛然神光，目注夏天翔，微笑说道：“夏老弟，你这几句无心之语，中含莫大禅机，我修持百年，勘不破、跳不出的嗔念名关，几乎被你一言扫尽！”

夏天翔笑道：“莲虽清净，实出于泥，菩提乃由烦恼转，佛法不离世间觉。大师既然偶参妙悟，万障自清，得成正觉之期，当不远了。”

天羽上人讶然问道：“你居然对于佛理禅机蛮有研究！”

夏天翔逊谢笑道：“人人心头皆有佛在，鸟啼花落俱是禅机。大师本具慧觉，才触妙谛，夏天翔一介童子，入世未深，哪里懂得什么高深佛理？”

天羽上人长叹一声说道：“惟其入世未深，才得灵明不蔽，攫人世间，触处生魔，龌龊红尘，有何可恋？我在这万物逆旅之中，勾留一百余年，委实应该返诸真如，还我自在了去了。”

天羽上人一面喃喃自语，一面徐徐闭目，脸上也充满一片神光，仿佛真要坐化的光景。

夏天翔知道这类修持已到炉火纯青的世外高人，只要心头一净，随时皆可功行圆满，坐化生西，遂赶紧含笑叫道：“灵台虽除名利念，尘世犹存未了因。大师纵然了彻真如，似也应该等待五天以后再走？”

天羽上人闻言，精神一振，睁目笑道：“天上云飘，人间萍聚，兰因絮果，总属前缘。想不到夏老弟竟是对我关系极重的一位证道驱魔的接引使者。”

说到此处，语音微顿，目光朗然一闪，又向夏天翔含笑说道：“我如今要传授老弟的‘度世三招’之中，第一招名叫‘救苦救难’……”

夏天翔接口笑道：“有趣，有趣，这是白衣咒中的语句，第一招既是‘救苦救难’，第二招莫非叫做‘大慈大悲’？”

天羽上人点头笑道：“夏老弟果然聪明绝世，能够触类旁通。你再猜猜第三招叫做什么？”

夏天翔摇头笑道：“第二招‘大慈大悲’，因与第一招‘救苦救难’，互相对称，我才好猜，第三招就摸不着头了。”

天羽上人笑道：“第三招名叫‘普度众生’，来来来，我们且到树下，待我把这‘度世三招’，仔细传授老弟。”

话完，身形微起，便向太古巢外飘空而坠。

夏天翔跟踪纵落，但身形刚刚着地，便被灵猴小白及异兽大黄，一边一个拉着衣袖，欲向听经谷外走去。

夏天翔见小白大黄对自己的神情举动，已由敌对转为友善，便知自己在巫山朝云峰为情跳崖之举，果由小白转告仲孙飞琼，而仲孙姊姊也对自己宽恕谅解。

如今它们神情惶急地把自己拉向谷外，其用意必是想去援救身陷天愁涧内的仲孙飞琼，遂向小白大黄摆手含笑说道：“小白、大黄，你们不要着急，且让你主人在天愁涧中多住几天，可以获得三绝真人的不少秘传，好处多得很呢！”

小白大黄均是善解人言的通灵异兽，听完夏天翔话后，也就愁颜尽解，随着天羽上人所豢的黑虎黑猿，走向谷深之处。

天羽上人目注小白大黄的矫捷身影，微笑说道：“这两个东西如此通灵，倒也难得。”

夏天翔笑道：“我那仲孙姊姊生具奇能，善服百兽，她所骑的那匹马儿还要好呢！”

天羽上人闻言，脸上微现喜色说道：“仲孙飞琼既有善服百兽之能，则我心愿了却，证果生西以后，这随我听经多年的黑虎黑猿，便可另获主人，不致流落蛮山，与凡禽俗兽为伍了。”

夏天翔听得心中一喜，暗想五日以前，自己骑虎来这听经谷时，黑

虎跑得又稳又快，倘若此后便将这只黑虎作为坐骑，岂不比仲孙姊姊的青风骥及“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千里菊花青更为威风有趣？可惜虎是猛兽，仅能在深山僻野用以代步，不能在城市村镇经常骑行，有些美中不足而已。

他正想得高兴，天羽上人业已轻拍夏天翔肩头说道：“夏老弟且朗慧觉，莫作遐思，我们要练习‘度世三招’了。”

夏天翔脸上一红，赶紧摄心静虑，注意观看天羽上人把那“度世三招”缓缓施为，不厌周详地传授自己。

等天羽上人把这三招绝学演练完毕，夏天翔业已看出果然妙用无方，威力还在号称第三蔷薇使者的“忤情居士”徐香圃所授的“蔷薇三式”之上。

遂一面细心学习，一面暗想：“‘忤情居士’徐香圃在江湖中尚有人知，这位天羽上人则在听经谷内潜修已达百年，武林人物无不认为他早已坐化。自己既然因缘巧合，得承传授绝学，必须善自隐晦，决不轻易施为，以待明年二月十六的震天派开派大会之上，一举惊人，气走‘白骨三魔’，扫荡群邪，为武林中整顿出一片清平世界。”

潜心一志之下，再加上聪明透顶，进度自然惊人，不消一日光阴，便把这复杂无比、妙用无伦的“度世三招”，完全记熟。

天羽上人见他这等颖悟，自然也极高兴，遂利用剩余的四天时间，亲身为他喂招，施展出各门各派的狠辣绝学，不断进攻，俾便夏天翔用“度世三招”一一拆解，以增进实际临场对敌经验，方期万无一失。

喂招三日，夏天翔不但对“度世三招”业已用得熟极如流，并由于应付了无数猛烈狠辣的攻势，触类旁通，获益亦不在少。

天羽上人到了第五日上，目注夏天翔，摇手笑道：“够了，够了，以老弟学习‘度世三招’这四日的进境，足可应付明天玉簪峰顶龙蟠石上之战。但我却有点疑问……”

夏天翔笑道：“大师有何疑问？”

天羽上人笑道：“老弟悟性之佳，可说出自天赋，武功之好，可说得自明师，但内力之厚，却使我感觉迷惑，似乎不应该是你这等年龄所有。”

夏天翔见天羽上人问到此事，便把“蔷薇使者”对自己蓄意成全，将毕生功力转注馈赠的那段经过，细述一遍。

天羽上人静静听完，微笑说道：“老弟奇遇真多，我索性凑凑热闹，再送你一点东西。”

话完，微一长身，平步蹶虚般纵上太古巢，取下一长三短四根五色鸟羽。

夏天翔见天羽上人取来这一长三短四根五色鸟羽，不禁微吃一惊，暗想莫非这就是一百年前，武林中那些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望之丧胆惊魂的“天禽五色羽毛”？

天羽上人用那根长约二尺四五的较长鸟羽，向一株粗巨的树干轻轻一划，便即划出一道半尺深痕，仿佛比任何刀剑更为锋利。

夏天翔忍不住含笑问道：“请问大师，这四根鸟羽是否即是大师昔年威震江湖的降魔神物‘天禽五色羽毛’？”

天羽上人点头微笑，脸上浮现一种回思往昔的神色，缓缓说道：“这

正是我昔年降魔行道的兵刃暗器，除了坚逾精钢，寻常刀剑一触即毁之外，老弟仅在时逾百年，颜色羽质丝毫未变一事之上，也可看出决非凡物的了。”

夏天翔心中一阵狂跳，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已会有如此福缘，在学得“度世三招”以后，又获得这等罕世宝物。

天羽上人先将那根较长的“天禽五色羽毛”递与夏天翔，含笑说道：“这根较长的‘天禽五色羽毛’，是作为兵刃之用，关于招术方面，因一时不及传授，我另赠你一册‘天禽七巧手法’，暇时照此自修，便可娴熟。”

夏天翔知道这位天羽上人只要明日一战，了却心愿以后，尘缘即满，故也不加谦辞，称谢接过。

天羽上人再取过那三根约长六寸的较短五色鸟羽，向夏天翔微笑说道：“这三根较短的‘天禽五色羽毛’是作为暗器之用，无坚不摧，专破各种内家气功，我如今便教你一手‘三才合一彩羽翻飞手法’。”

话音刚了，手中三根“天禽五色羽毛”，便即凌空飞起，仿佛被风吹得毫无规则地满天乱飘，但彩色翩翩、炫人眼目之下，突然往中一聚，轻轻挂在一株古树的一片枯叶之上。

夏天翔眼力极高，看出这种手法可以随心所欲施为，对方根本无从防御，遂喜出望外地请教其中妙诀。

天羽上人传完这种“三才合一彩羽翻飞手法”，并等夏天翔练得纯熟以后，一日光阴，便已过去。

第二日尚未午初时分，天羽上人便与夏天翔带着黑虎、黑猿、小白、大黄，去到玉簪峰顶的龙蟠石上，等待三绝真人及仲孙飞琼赴约。

这块龙蟠石是足有两丈二三方圆的一块平坦大石，但石上却有一圈淡痕，宛若龙蟠，并隐隐看出鳞甲迹印。

天羽上人遥望长空，突然叹息一声说道：“我与三绝真人相持百年的这段因缘，少时便可了却，但还有一人……”

话犹未了，峰下的天愁涧中业已传上一声傲然清啸。

夏天翔听出天羽上人话中有话，遂讶然问道：“难道大师除了与三绝真人的一会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心愿？”

天羽上人摇头笑道：“我倒别无心愿，但另有一人，意欲斗我甚久，只苦于寻不着我隐居之所而已。今日我若心安愿了，坐化升西，对他却是一桩莫大遗憾。”

夏天翔听得颇感兴趣问道：“这人是谁？”

天羽上人答道：“这人与我彼此闻名，但山水风尘，萍飘浪逐，尚未有缘相见，他复姓夏侯，单名一个巽字……”

话方至此，龙蟠石上人影双飘，现出一位秋水为神，美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叶如眉，修短适中，秣纤合度，绝代风华，神仙体态的仲孙飞琼，以及一位瘦小枯干、看来毫不出奇的中年道士。

夏天翔知道那中年道士便是与天羽上人恶斗百年、难分胜负的三绝真人，不由好自心惊，暗想玉簪峰峭拔百丈，怎的这三绝真人适才还在天愁涧中发啸，如今便已到了龙蟠石上？

灵猿小白及异兽大黄见主人安然无恙，双双一声欢啸，纵过身去，偎着仲孙飞琼，亲热不已。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目光一触，便知仲孙姊姊已对自己芥蒂全消，遂喜心翻倒，笑逐颜开，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仲孙姊姊。”仲孙飞琼忽然面色一整，向夏天翔摇手说道：“武林儿女，讲究不轻然诺，我们既获奇遇，答应代两位老前辈效劳，既应先办正事，后叙私情，别来种种，少时再谈，目前就当彼此陌不相识便了。”

三绝真人一阵得意已极的“呵呵”大笑，目注天羽上人，发话问道：“我看中的这个女娃，无论在心性资禀及武功根基方面，是否均属罕世美质？”

天羽上人仔细打量仲孙飞琼几眼，点头笑道，“这位仲孙飞琼姑娘，确属瑶池仙品，但我看中的夏天翔老弟，同样也是一朵武林异卉，阆苑奇葩，并不比她差呢！”

仲孙飞琼与夏天翔，听三绝真人及天羽上人这两位老前辈，连在口舌之上均是针锋相对，丝毫不肯吃亏，不由忍俊不禁，相顾失笑。

三绝真人双眼一瞪，傲然说道：“他们会差不许多？少时动手过招，你便知道这女娃儿要比那男娃儿强得多了。”

天羽上人笑道：“你传了仲孙姑娘什么惊天动地的绝学？”

三绝真人得意答道：“我因她天性太以颖悟，遂把我成名绝艺‘无相勾魂龙飞三绝’教给她了。”

天羽上人哦了一声，目注仲孙飞琼，缓缓说道：“仲孙姑娘，你的福缘太好，学会了他那‘无相勾魂龙飞三绝’，足抵寻常武学二十年修为。”

仲孙飞琼神态谦和地恭身笑道：“晚辈驽钝无能，全是三绝真人的成全之德。”

三绝真人眉梢微轩，仍自得意笑道：“我传了这女娃儿‘无相勾魂龙飞三绝’，你却传了那男娃儿什么招术？”

天羽上人“哈哈”大笑说道：“你又何必问呢？我们年年相见，斗了九十九年，谁还猜不出谁的脾气？在这最后一战之上，自然是择精而传，倾囊而赠。”

三绝真人听得眉头一蹙，盯了夏天翔几眼，讶然问道：“你学会了老和尚的‘度世三招’？”

夏天翔恭身笑道：“晚辈在大师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之下，对这‘度世三招’已能勉强运用。”

天羽上人忽然向三绝真人笑道：“我们虽然精研各种武学，但半生心血仍在这‘无相勾魂龙飞三绝’及‘度世三招’。如今既已均有传人，就算这第一百次化身交战的结果，仍然难论上下，秋色平分，也该彼此释嗔静矜，心安理得了吧？”

三绝真人看了仲孙飞琼及夏天翔一眼，点头说道：“这要看他们了，他们如能不负所期，施展得令人满意，则我们自然心平气和，撒手红尘，亦无所憾。”

天羽上人笑道：“既然如此，我们不必再往后迁延，这场足够传为武林佳话的百年大会，便开始比赛了吧！”

三绝真人点头笑道：“早点开始也好，我们所约定的比赛方法，是半文半武，文限三题，武限三招，如今不防先文后武。”

说到此处，侧顾仲孙飞琼，微笑说道：“仲孙姑娘，你先过去，让

老和尚考你三题。”

仲孙飞琼恭身领命，姗姗走过，向天羽上人施礼笑道：“晚辈仲孙飞琼，敬领大师教益。”

天羽上人向三绝真人摇手笑道：“慢来，慢来，你为何不先考问夏天翔老弟？却要我先考问仲孙飞琼姑娘？”

三绝真人眉头微蹙说道：“这点先后之序，难道还非要谦让不可？”

天羽上人笑道：“不是谦让，是要公平，我如果要请你先考问夏老弟，定然你也不肯。”

三绝真人想了一想，目光微扫四外，伸手拾起地上一片枯叶，指看离身七尺远的一块大石说道：“这样好了，我用这片枯叶击石，你来猜个碎石单双数儿，猜对了由你先问，猜不对由我先问。”

天羽上人点头笑道：“这个法儿不但公平，并颇有趣。”

三绝真人说道：“既然公平有趣，你且说出究竟是猜单？还是猜双？我好发叶击石。”

天羽上人微笑不答，也自伸手在地上拾起一片枯叶，用指甲在叶上划了一个字儿，藏入僧袍大袖之中。

三绝真人见状不解，诧异问道：“你又在弄些什么玄虚？”

天羽上人笑道：“以你我所练内家功力的造诣，飞叶击石之后，应该可以控制碎石数目。我先说出猜单猜双，你倘存心谦让，岂非准是我占便宜？”

三绝真人这才知道天羽上人取叶划字，藏入袖中之意，遂哂然笑道：“你是要我先行飞叶击石，然后才公布所猜碎石的单双数字？”

天羽上人点头笑道：“这样做，谁也不能存心取巧，比较公平一点。”

三绝真人眉头微剔，以右手食、拇、中三指，拈起那片枯叶，轻轻一弹，飘然飞出。

“枯叶击石”是内家绝顶神功，当世之中，即如夏天翔之师“北溟神婆”皇甫翠，或仲孙飞琼之父“天外情魔”仲孙圣等出类拔萃的一流高手，也只不过能勉强施为，故而引得仲孙飞琼及夏天翔双双凝目注视。

却见那片枯叶，在空中冉冉而飞，既未挟有劲疾罡风，也未发出破空裂啸，只是轻飘飘地粘向那块大石之上。

夏天翔及仲孙飞琼见石并未碎，正自惊疑，天羽上人却已目注三绝真人，“哈哈”笑道：“我猜错了，你先考问夏老弟吧！”

夏天翔向天羽上人讶然问道：“大师怎知你已猜错了呢？”

天羽上人自僧袍大袖之内取出那张枯叶，指看叶上所划的单字，微笑说道：“我猜的是个单数，他却把这大石击成十四小块，自然是我输了。”

夏天翔回头一看，见上粘枯叶的那块大石依然完整如故，不由暗想慢说这块大石未碎，即令真被枯叶击裂，也不见得刚好碎裂成十四小块？

心中既然不信，遂走到那方大石之前，伸手轻轻一推，大石果已为内家神功击酥，触手便即纷纷碎裂了。

仲孙飞琼也不信天羽上人能够那等观察入微，但默默一数地上碎石，却果然不多不少正是一十四块。

这样一来，仲孙飞琼与夏天翔不禁又是敬佩，又是好笑。敬佩的是

前辈神功，委实妙参造化，不可企及。

好笑的则是天羽上人与三绝真人业已约定由自己等代为比赛，结果却仍嗔念难消，暗中较劲，一个施展了罕见罕闻的神功，一个表现了观察入微和绝世眼力。

仲孙飞琼忍俊不禁，目注这两位百岁以上的绝代奇人，微微一笑。

这一笑，却把位三绝真人笑得脸上微红，向天羽上人惭然叹道：“老和尚，我们均已活了一百多年，但这点淡不了的名心，消不了的嗔念，究竟到何时才消？何时才淡？”

天羽上人双睛微阖，缓缓吟道：“念到消时消，心至淡时淡……”

三绝真人扬声喝道：“老和尚莫打禅机，莫作偈语，大概等这两个娃儿应付完半文半武的比赛之时，我们便将淡尽名心，消除嗔念，各净灵台，全归真觉。”

天羽上人微睁双目，射出一种柔和无比的炯炯神光，注定三绝真人，含笑点头说道：“老道士今日在灵性方面进步不少。你既已知道我们即可全归真觉，各净灵台，怎的还不快向夏天翔老弟发问？”

三绝真人大笑说道：“好好好，我这就发问，且等了断这段因缘以后，便可你证你的菩提果，我归我的兜率天。”

天羽上人目光一扫夏天翔、仲孙飞琼，微笑说道：“夏老弟与仲孙姑娘，我们这段遇合，委实奇妙无比，少时因缘一了，我证菩提果，他归兜率天，你们也可完成你们的三生愿了。”

夏天翔听得心中一喜，仲孙飞琼听得脸上一红，连灵猿小白与异兽大黄也听得互相欢跃，发出几声“”怪笑。

三绝真人微一招手，把夏天翔叫至身前，含笑问道：“夏老弟，我方才枯叶击石之举，要把大石击碎成多少块数，才算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夏天翔应声答道：“若论碎石数目，真人适才所为，业已可谓登峰造极。但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超凡入圣的境界之时，却是一叶着石，两皆成粉。”

三绝真人点头笑道：“你说得不错，但当世之中，可有任何人能达到你所说的炉火纯青、超凡入圣的境界？”

夏天翔摇头笑道：“芸芸诸子，无一超凡，即令由天羽上人施为，最多也不过能将这块大石，如同真人一般将其击裂成十四之数。”

这几句话儿，答对得恰到好处，天羽上人及仲孙飞琼，不禁为之暗暗点头。

三绝真人目注天羽上人微笑说道：“这娃儿倒蛮会说话，给我留了面子。倘若由你施为，不是一叶着石，两皆成粉，便是裂成十四碎块以上。”

天羽上人摇头笑道：“你这老牛鼻子，怎的突然懂得客气起来？莫非与仲孙姑娘相处十日，被她高华温柔的气质感化了么？我们遁迹高黎贡山，苦斗九十九次，次次旗鼓相当，足见功力方面确实难分上下。你既不能炉火纯青，我又何能超凡入圣？适才我一口猜出你把大石击碎十四小块，便系根据我自己所能推测，否则我又不是诸葛重生，管辂再世，怎会在夏天翔老弟加以外力，使大石明显碎裂之前，判断得那等准确？”

三绝真人闻言，脸上浮现一丝微笑，又向夏天翔和声问道：“夏天

翔，你在老和尚听经谷内的太古巢中，与他共处十日，获得一些什么高明指教？”

夏天翔恭身答道：“除了‘度世三招’以外，并蒙天羽上人指点了不少内家真诀，但因过份玄奥，夏天翔目前功力尚难即行研练，且等他日够了火候，再……”

三绝真人接口笑道：“那些内家真诀，你目前虽难研练，但我若口头发问，你能答得出么？”

夏天翔剑眉微扬，朗然答道：“夏天翔但尽所知奉答，真人尽管见问。”

三绝真人微笑问道：“在武林中遇上了真正棋逢对手的强敌，相互拼斗之间，最忌何事？”

夏天翔毫不犹豫地应声答道：“最忌的便是一个‘骄’字，两人火候相若，功力相同，谁若起了骄心，谁就会因骄而疏，因疏而败。”

三绝真人手指天羽上人向夏天翔笑道：“我与老和尚，是不是都犯了这个‘骄’字之戒？”

夏天翔摇头笑道：“两位老人家何等火候？何等功力？怎会轻犯此戒。你们是表骄里不骄，面骄心不骄，百年以来，表面谁也不服强敌，但实则全都极端谨慎戒惧，心湖不波、澄如止水。”

天羽上人向三绝真人“呵呵”笑道：“我们百年以来的心头隐秘，想不到却被夏老弟一语道破。”

三绝真人微微一笑，又对夏天翔问道：“我最后一个问题，便是问你怎样做到你所说的‘心湖不波，澄如止水’八字？”

夏天翔笑道：“这种哲理，大以高深，夏天翔哪里解说得透？但佛家有云：‘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大概若能做到名利全空、贪嗔不碍，也就差不多了。”

三绝真人失笑说道：“好个名利全空，贪嗔不碍，古往今来的豪杰英雄，帝王将相，能做到这八个字的，却有几人！”

天羽上人笑道：“老牛鼻子莫要感叹，我们今天心愿一了，岂不便即万缘无碍？”

三绝真人“呵呵”笑道：“好好好，老和尚如今该你盘问仲孙飞琼，问完以后，我们也好早了万缘。”

天羽上人伸手一指三绝真人纵声大笑说道：“老牛鼻子道行虽高，毕竟有点真如未净，我们今日既将解脱万缘，何必还向仲孙飞琼姑娘盘来问去？赶快由仲孙姑娘施展你所传的‘无相勾魂龙飞三绝’与夏天翔老弟所学的‘度世三招’……”

天羽上人言犹未了，语声便被三绝真人的“哈哈”大笑打断。天羽上人讶然问道：“我说错了什么话儿处？引得你如此大笑。”

三绝真人笑道：“我笑你是明于责人，昧于责己。”

天羽上人越发诧异道：“此话从何而来？”

三绝真人笑道：“你方才不是说我们今日既将解脱万缘，便不必再向仲孙飞琼姑娘盘来问去么？”

天羽上人点头说道：“这话有何不对？”

三绝真人又是一阵纵声大笑说道：“既然不必再向仲孙飞琼姑娘盘来问去，却又为何要她施展‘无相勾魂龙飞三绝’与夏天翔老弟所学的

‘度世三招’较量？自己名心未淡，嗔念未消，反怪我真如未净，岂不是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么？”

天羽上人闻言，又惊又喜说道：“照你这等说话，竟连仲孙姑娘与夏老弟之间的三招比斗，也可免去了么？”

三绝真人笑道：“真如一朗，万念俱清，为何不能免掉？反正他们学会这‘无相勾魂龙飞三绝’及‘度世三招’，行侠江湖，业已受用不尽的了。”

天羽上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向三绝真人双伸拇指，含笑说道：“高明，高明，我今天承认你确实比我高明。”

三绝真人摇头笑道：“承认高明不行，夏老弟与仲孙姑娘之间的三招比斗可免，但我们却须亲身来作一次究竟是谁高明的最后比斗。”

天羽上人眉头一皱，目注三绝真人问道：“你方才已说真如一朗，万念俱清，怎的又动这种争胜嗔念呢？”

三绝真人笑道：“这场比斗，与你我以往的九十九场比斗，迥不相同。”

天羽上人哂然笑道：“有甚不同？除了那些玄功内力，以及释道两家的真诀禅机、辩疑质难以外，还有什么可比？”

三绝真人笑道：“以往九十九次，是我们各尽全力，难分胜负。这最后一次，则是纵分胜负亦不自知了。”

天羽上人目光一转，蹙眉说道：“什么比赛会分出胜负而不自知？”

三绝真人笑道：“你难道忘记了我所说的这是最后一次？”

天羽上人恍然顿悟，大笑说道：“原来你是要与我比赛谁先了却万缘，得证真觉。”

三绝真人笑道：“不必讲得那么好听，干脆点说，我们就是要比赛谁先死得无牵无挂，干干净净。”

天羽上人点头赞道：“亏你想得出来，这项最后比赛，确实别开生面，有趣已极。”

三绝真人笑道：“你且慢夸赞，我还想为这项比赛增加一点趣味。”

天羽上人抚掌笑道：“妙极，妙极，我倒要看你把这趣味怎样加法？”

三绝真人目光一扫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微笑说道：“夏老弟与仲孙姑娘，我与天羽老和尚这最后一场比赛的胜负，因为本身无法得知，却要奉烦你们代为裁判。”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虽觉三绝真人及天羽上人的这场比赛太以异想天开，但事既至此，也只好对看一眼，恭身领命。

三绝真人又复笑道：“比赛既有胜负，便应有人下注一赌输赢。如今我与老和尚权作赌具，由你们分别下注，赌点输赢，岂非可以增加不少情趣？”

仲孙飞琼知道无法相拦，遂含笑说道：“仲孙飞琼与夏天翔，愿遵从真人及天羽大师的一切所命。”

天羽上人笑道：“既然如此，你们便各选一人，碰碰运气便了。谁赌我赢？”

夏天翔扬眉笑道：“夏天翔蒙受大师传技赠宝的深恩，我愿意打赌大师得胜。”

仲孙飞琼笑道：“你赌大师得胜，我赌真人占先，但对于这等罕世

比赛，所下的赌注应该不能太俗。”

三绝真人笑道：“仲孙姑娘，你与夏天翔老弟的赌注，我已经替你想好。”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含笑说道：“真人所想的赌注，一定极为高雅有趣。”

三绝真人目光一注夏天翔，向仲孙飞琼笑道：“我看你与夏天翔老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终身伴侣。但夫妇之间，若想始终和好，不起勃溪，则必须彼此相敬如宾，以及有一方能对另一方绝对服从。故而我替你们所想的赌注，就是赌这‘绝对服从’四字。”

仲孙飞琼虽极豪爽豁达，但闻言之下，也不禁颊泛红云，低头不语。

夏天翔却喜心翻倒，应声笑道：“妙极，妙极，只要真人获胜，我便对我仲孙姊姊，绝对服从，终身不……”

“终身不二”的“二”字刚到唇边，夏天翔忽地发觉不便说出，因为自己除了仲孙飞琼以外，尚有鹿玉如、霍秀芸一双姊妹，不容辜负，只好把那得意已极的语音，窘然中断。

天羽上人及三绝真人见夏天翔一语未了，脸上神色便由高兴转为窘迫，由窘迫转为尴尬异常，不禁双双对望一眼，均觉莫明其妙。

仲孙飞琼则是心头雪亮，狠狠瞪了夏天翔一眼，转身向三绝真人及天羽上人恭身问道：“两位老人家的这场罕世比赛，何时开始？”

天羽上人笑道：“你若无其他牵挂，我们不妨立即开始。”

三绝真人含笑点头，向仲孙飞琼说道：“有烦姑娘发一号令，我与老和尚便即开始比赛。”

仲孙飞琼恭身肃立，正色说道：“心中有道只常道，念到心空佛也无。两位老人家为了一点嗔念名心耽延正果几近百年，如今还不早澄心湖，速证真觉。”

天羽上人与三绝真人听完仲孙飞琼这几句当头棒喝以后，果然立即宁神澄虑，垂目静坐。

仲孙飞琼与夏天翔久别重逢，彼此均待一叙离情，但又恐惊扰了这两位正澄虑万念的绝代奇人，遂只得双双极为恭谨地侍立在三绝真人及天羽上人身前，仅凭四目交投，倾诉心中情意。

天羽上人与三绝真人则均是满面含笑，神仪内莹，宝相外宣，使夏天翔及仲孙飞琼一齐看出，这两位绝代奇人一旦放下名心嗔念，即已勘透尘网，战胜万魔，但等鼻间玉筋一垂，便证真觉。

谁知就在这夏天翔及仲孙飞琼静静侍立，恭待天羽上人、三绝真人功行圆满之时，突有一声长啸，自西北方乱山丛中，划空传至。

仲孙飞琼因这声长啸来处虽远，但听在耳内，仍如凤啾龙吟，清刚无比，知道其中杂有“乾天罡气”，必然又是一位绝代奇人所发。

心中一惊，闪目注视天羽上人及三绝真人，却见他们依然满面湛湛神光，并未为这突如其来的长啸惊动。

夏天翔剑眉微展，目注仲孙飞琼，向天羽上人及三绝真人双翘拇指，示意对他们的坚强定力，极为钦佩。

仲孙飞琼则深恐那种啸声，倘若不断传来，必对面前两位已到最后关头、极忌魔扰的前辈奇人，大有妨害。

谁知担心了好大一会，那奇异的啸声居然竟未再发，远山近壑之间，

恢复了一片沉沉静寂。

仲孙飞琼这才略为宽心，目光再度凝注三绝真人及天羽上人，只见他们鼻间均已微现玉筋，知道即将同时化去。

夏天翔见状，心中暗想这两位绝代奇人，不但以前每年一次的九十九次恶斗狠拼，均告秋色平分，连这最后一次别开生面的比赛，竟也难分胜负。

就在此时，那一直静静随侍天羽上人身侧的黑虎黑猿，因跟随天羽上人听经日久，均极通灵，也看出主人即将坐化，双双目中含泪，自然而然地发出一声恋恋不舍的低声悲啸。

说也奇怪，先前那声裂石穿云的清刚长啸未能惊扰天羽上人丝毫，如今黑虎黑猿所发的这声低低悲啸，却听得天羽上人眉头略动，鼻间刚刚出现的一点玉筋，竟倏然又缩了回去。

夏天翔方自大吃一惊，天羽上人全身一震，脸上神色突然又转安详，鼻间玉筋双垂，就此示寂。

这位绝代奇人，虽仗着坚强定力，战胜最后魔扰得证真觉。但却因适才听了猿虎悲啸，眉头略动，玉筋微缩之故，终较一念未动的三绝真人落后半步。

夏天翔又悲又喜地目注仲孙飞琼说道：“仲孙姊姊，我的东道输了，自今以后，定当永侍妆台，服从姊姊一切所命。”

仲孙飞琼知道夏天翔绝顶聪明，竟借着这东道赌赛的机会，明显地吐露情思，向自己表达了求凰之意。

芳心中正自微嗔微慰，半喜半羞，想不出应该怎样答话之际，夏天翔又复长叹一声道：“仲孙姊姊，人生万缘之中，最难看透的还是情关，并不是什么名心嗔念。你看天羽大师何等定力？只因黑虎黑猿随他日久，一闻悲啸，未免动情，才比三绝真人略微落后半步，但他警戒之速，断情之坚，仍是极为可佩的呢！”

仲孙飞琼见黑虎黑猿正自双双伏在天羽上人身畔，兽泪纵横，呜咽不已，遂向夏天翔蹙眉说道：“两位老前辈虽已双双坐化，齐归正觉，但却不能听任他们的法体暴露在这龙蟠石上，我们要想个什么法儿，妥为善后才好。”

夏天翔闻言，也自深感为难，因为这玉簪峰头，并无洞穴，难道要把三绝真人及天羽上人所遗法体，搬下高峰，或是采集枯枝，加以火化？

两人正自相顾无计，又是一声清刚长啸起自邻峰，震得四山皆应，威势无比。

仲孙飞琼讶道：“此人啸声之内，含有‘乾天罡气’，功力似乎不在三绝真人及天羽上人之下，怎的高黎贡山中竟藏有这多绝世高手？”

夏天翔剑眉微剔，摇头说道：“这人一再鬼啸，似乎存心捣乱，定然不是什么好人！”

语音方落，灵猿小白、异兽大黄以及黑虎黑猿，忽然一齐注目西北，怒啸发威，仿佛遇敌情状。

仲孙飞琼与夏天翔知道有异，赶紧双双澄心凝目，只见玉簪峰头，人影微飘，现出一位身材高大、神态威猛的黄衣老者。

第二十二章 五年之约

黄衣老者初登峰头，尚未发现天羽上人及三绝真人业已双双坐化，只是目光一注黑虎黑猿，向夏天翔发话问道：“这一虎一猿，是不是隐迹多年的天羽大师所养？”

夏天翔因对这黄衣老者早无好感，遂冷然反问道：“你认不认得天羽大师？”

黄衣老者摇头答道：“我久闻其名，未见其人，找他足足找了七八十年之久。”

夏天翔忽然想起天羽上人初上玉簪峰头时对自己所说之言，遂哦了一声，目光微注黄衣老人说道：“我知道了，你大概叫做夏侯巽吧？”

黄衣老人大吃一惊说道：“当世之中，居然尚有人知晓老夫姓名，真是奇事。”

夏天翔晒然说道：“一点都不稀奇，你找了天羽大师七八十年，天羽大师也等你七八十年，偏偏你却在这最后关头之上，来迟一步。”

“最后关头”四字，听得那位黄衣老者夏侯巽大吃一惊，目光微瞥在龙蟠石上玉筋双垂、对坐化去的天羽上人及三绝真人，颤声问道：“那和尚难道就是天羽大……大师？”

夏天翔点头答道：“天羽大师与三绝真人已自勘透红尘，同证真觉。”

夏侯巽一声悲哼，面色沉痛已极地向天羽上人法体之前，缓步走去。

趴伏在天羽上人法体两侧的黑虎黑猿，以为夏侯巽欲对天羽上人法体有何不利，遂怒吼一声双双扑出。

夏侯巽面色一沉，黄衣大袖左右微分，大片无形劲气，便即怒涛狂排地把黑虎黑猿震得惨叫一声，翻翻滚滚的跌出丈许，几乎坠落玉簪峰下。

仲孙飞琼与夏天翔身形微闪，双双抢到天羽上人及三绝真人法体之前，凝功防护。仲孙飞琼并含笑说道：“武林中有云：‘无常一到，百怨齐消。’天羽大师与三绝真人已证真觉，难道夏侯老人还有什么放不得……”

夏侯巽不等仲孙飞琼话完，便即摇头答道：“小娃儿们，莫弄错了，夏侯巽只因一步来迟，未能与天羽大师相见一面，心中愤郁难伸，要想好好看他几眼，大哭一场。”

说完，仔细盯了天羽上人的法体几眼，神情悲愤地高声叫道：“天羽大师，夏侯巽飘萍尘海，寻你足有八十余年，谁知始终缘慳一面，无法领教你那根‘天禽五色羽毛’，好容易今日才在这高黎贡山相逢，偏偏又告来迟一步，你已早证真觉。人世几回逢敌手？怅然徒自隔天人。夏侯巽平生心愿一旦成空，你叫我怎的不悲？怎的不恨？”

一番话了，果然珠泪如泉地大哭起来。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起初只是颇为惊奇，默然注视，但见这黄衣老人夏侯巽越哭越觉伤心，简直哭得有点草木含悲，风云变色，夏天翔遂忍不住笑着叫道：“夏侯老人不要哭了，我有办法使你安慰安慰呢！”

夏侯巽一面举袖拭泪，一面摇头说道：“除非天羽大师复活重生，与我斗上千招，否则还有何事能够对我安慰？”

话音甫落，竟又无限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

夏天翔见状，颇觉此者天真有趣，遂取出天羽上人所赠、用作兵刃的那根较长的“天禽五色羽毛”，向黄衣老人夏侯巽叫道：“别哭，别哭，你且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夏侯巽闪目一看，见夏天翔手中拿着一根长约二尺四五的五色鸟羽，不禁暂时收泪，讶然问道：“这是否就是天羽大师在一百年前仗以行道江湖，打遍武林未逢敌手的‘天禽五色羽毛’么？”夏天翔点头笑道：“你猜得一点不错。”

夏侯巽目注“天禽五色羽毛”，凄然一叹说道：“羽在人亡，依然遗恨，这根‘天禽五色羽毛’，只能使我开开眼界，却不能发生什么安慰作用！”

夏天翔笑道：“怎么不能发生安慰作用？我可以仗这‘天禽五色羽毛’，代表天羽大师和你一斗。”

夏侯巽闻言大喜问道：“你是天羽大师的衣钵传人？”

夏天翔摇头笑道：“不是，不是，我与天羽大师也仅浅浅十日之交，但蒙他见爱，送了我一长三短四根‘天禽五色羽毛’，并慨传‘天禽七巧’招术及‘三元合一彩羽翻飞’手法。”

夏侯巽双眉高挑，仿佛听得心头狂喜，但这种喜色，只是昙花一现，刹那之后，依然皱眉说道：“你与天羽大师仅仅十日之交，纵得秘传，火候也必太差，哪有资格一斗？”

夏天翔双目精芒电射，不服叫道：“夏侯老人，你不要瞧不起我，我可以先表演两手给你看看。”

夏侯巽摇手说道：“慢来，慢来，你且慢表演，先告诉我这名叫三绝真人的老道是甚等样人？怎会与天羽大师在此一同坐化。”

仲孙飞琼含笑开言，把天羽上人与三绝真人苦斗百年未分胜负，及这玉簪峰头最后一会的情形，向黄衣老人夏侯巽细述一遍。

夏侯巽边听边自不住点头，听完以后，先是一阵拊掌大笑，再复顿足浩叹说道：“妙事，妙事，只可惜这等足以传誉武林、留为佳话的妙事，我夏侯巽却无缘参与。”

说到此处，目注夏天翔又道：“你要表演‘天禽五色羽毛’手法之事，暂缓施为，我要先送天羽大师及三绝真人一笔重礼。”

夏天翔闻言，不禁与仲孙飞琼交换一瞥诧异眼色，心中暗忖：倒看你这怪老头儿要送业已坐化的天羽上人及三绝真人一笔什么重礼？

夏侯巽话完以后，负手峰头，略一徘徊，选了一处面对飞瀑流泉、足以尽揽千峰翠色的风景绝佳所在盘膝坐下，并闭目入定。

夏天翔看得好不惊奇，凑向仲孙飞琼耳边，低声说道：“仲孙姊姊，你看这怪老头儿搞什么名堂？他口称欲送重礼，却在此处盘膝静坐，闭目入定，难道他也想与天羽大师及三绝真人一同化去？”

仲孙飞琼看了那位盘膝静坐，业已宝相外宣，渐入内家妙境的夏侯巽一眼，柳眉微蹙，悄声说道：“这位夏侯老人，不但性情极为怪异，无法捉摸，武功方面看来也颇高不可测。你方才要想斗他之语，只怕难免自讨苦吃。”

夏天翔剑眉微轩说道：“我一来看这老头儿哭得可怜，二来因深知天羽大师也颇愿与夏侯老人一斗，所以立意代他完成这仅余的一桩未了心愿。”

仲孙飞琼听夏天翔这等说法，自然默默无言，目光微转之下，却见适才被夏侯巽施展内家劲气，拂袖震跌的黑虎黑猿，依然跪伏在天羽上人法体两侧，虎泪猿泪，相对直滴。

心头一动，手指黑虎黑猿，向夏天翔含笑问道：“天羽大师是否把这业已通灵的一虎一猿也都送给你了？尤其那头黑虎，看来着实可爱。”

夏天翔点头笑道：“天羽大师有过这种话儿，仲孙姊姊，你知不知道我便是骑在那只黑虎背上，被它驮到听经谷中，参谒天羽大师的呢！”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又复目注黑虎黑猿，夏天翔遂把森林遇怪，自己与黑猿黑虎合力除蛇之事，对仲孙飞琼略为叙述，说完又复笑道：“仲孙姊姊，今后我若以这黑虎作为坐骑，不但极为有趣，并且还可与你那青风骥比赛脚程，看看究竟是谁跑得快呢？”

仲孙飞琼笑了一笑，尚未答言，那位黄衣老人夏侯巽，却已长吁一声，神情突然显得颇为疲惫地振衣而起。

夏天翔含笑问道：“夏侯老人，难道你这样入定静坐片刻，便是对三绝真人及天羽大师送了一笔重礼吗？”

夏侯巽未答所问，反向仲孙飞琼问道：“你们两个年轻娃儿，叫做什么名字？”

仲孙飞琼答道：“他叫夏天翔，我叫仲孙飞琼。”

夏侯巽大笑说道：“你们且仔细看看，我这份礼儿送得重是不重？”

夏天翔、仲孙飞琼闻言双双瞩目，但觉这峰头一切毫无异象可寻，看不出夏侯老人究竟送了三绝真人与天羽上人什么重礼？

夏侯巽见他们看不出来，又是一阵震天狂笑起处，大袖双飘，居然就在当地，翩翩而舞。

对方这一起舞之下，夏天翔与仲孙飞琼方看出随着夏侯巽黄衫大袖飘处，有一片一片的极细石粉，脱地而起。

但这些石粉，并不随风飘扬，只是好似颇有粘性似的，逐渐增高，粘在地面，形成一圈石环形状。

石环渐高，夏侯巽的身形渐低，终于这位夏侯老人的整个身形，完全没入地下。

这时，夏天翔及仲孙飞琼，对于夏侯巽的所为用意，业已微有觉察，但犹未十分拿稳，仍自双双静观究竟。

又过片刻，夏侯巽停止不舞，黄衫一飘，跃出那周围丈许的石环之外。

当地则被他弄成一个深约八尺、方圆丈许的绝大石坑，四围坑壁，宛如刀削斧凿般整齐已极。

仲孙飞琼恍然顿悟，叹服无已，含笑赞道：“夏侯老人，原来你是以‘金刚禅坐’神功毁损石质，再施展‘流云拂袖，造成这个石穴，莫非是为三绝真人及天羽大师的法体营建埋骨之所？”

夏侯巽好似真力用竭，微闭双睛，略一调息以后，方自“呵呵”笑道：“女娃儿家，毕竟比较聪明，你如今是否认为我这份礼物送得不太轻么？”

夏天翔正为三绝真人及天羽大师法体的善后之事担忧，见状不由心头狂喜，恭身含笑说道：“夏侯老人，建坟埋骨，功德无量，夏天翔万分钦服。”

夏侯巽笑道：“我弄了这大一所石穴，颇觉神疲，你们可将三绝真人及天羽大师所遗法体，搬至石穴内。”

夏天翔与仲孙飞琼如言施为，恭恭敬敬地把两位方外奇人的法体搬入石穴，谁知那黑虎黑猿竟也随同跳入石穴，仍然依恋不舍地匍匐在天羽大师身侧。

仲孙飞琼见状，向夏天翔摇头叹道：“你的虎儿恐怕骑不成了，看它们这等神情，定系眷念故主，欲随天羽大师同归极乐。”

夏天翔急得一蹙双眉，方待向坑中呼唤黑虎黑猿，但两声凄厉悲鸣起处，猿虎业已各扬利爪，互击天灵，死在天羽大师脚下。

夏侯巽也看得微微摇头，黄衫大袖凌空双拂，把坑外那环石粉，重又拂入坑内。

仲孙飞琼及夏天翔因不忍见那黑虎黑猿的殉主惨死之状，遂也帮助夏侯巽，把坑外石粉纷纷拂下。

三人合力，自然迅速异常，转瞬之间，一座石坟已自平地拱起。

仲孙飞琼秀眉微蹙说道：“坟外石粉，若不适时有点细雨浇淋，使之凝固，恐怕不免要被山风吹得飘扬四散。”

夏侯巽抬眼四瞩，蓦然一声长啸，黄衫飘处，宛如一只绝大黄鹏，冲天飞起。

原来这玉簪峰的近峰顶处，有条不太大也不太小的山泉，喷雪跳珠般直坠千寻，散作一天水雾。

夏侯巽纵到泉畔，神功默运，双掌一抓一扬，山泉竟被抓得改变原来的水路，照准天羽上人、三绝真人及黑虎黑猿埋骨在内的新建石坟，凌空洒下。

仲孙飞琼见一片濛濛水雾，凌空飞降，不由对这夏侯老人的绝艺神功颇为钦服，但也为夏天翔要代表天羽上人与他一斗之事，深怀忧虑。

夏天翔却毫不为意，片刻以后，仰头目注飞登峰巅的夏侯巽叫道：“够了，够了，这一阵凌空飞雨，业已把坟外石粉，润湿得恰到好处。”

夏侯巽闻言，神功真气一收，漫天水雾，便即倏然齐止。

夏天翔静等对方飘然下落，身坠面前，方微微含笑说道：“如今，你是不是要看我表演新学会的‘天禽五色羽毛’手法？”

夏侯巽点头答道：“我正想看看你在区区十日以内便自诩学得纯熟的‘天禽七巧’招术及‘三元合一彩羽翻飞’的暗器手法。”

夏天翔微笑道：“抱歉，抱歉，关于‘天禽七巧’招术，我只蒙天羽大师传了秘籍图解，尚未开始习练。故而目前可以表演给你看的，仅有仓卒急就的‘三元合一彩羽翻飞’手法。”

夏侯巽似乎颇觉失望，闻言之后，脸上神色微变，沉吟片刻，无可奈何地点头说道：“你就先把‘三元合一彩羽翻飞’手法演来给我看看。”

夏天翔将天羽上人送给自己那三根长约六寸的五色鸟羽，取在手中，指着三四丈外一株古树，向夏侯巽微笑说道：“夏侯老人，请你在那株古树的树身之上指定一点。”

夏侯巽随手摘下自己黄衫之上的一枚布钮向前掷出，便听“夺”的一声，深陷树内。

夏天翔本有极好根底，故对天羽上人所传“度世三招”及“三元合一彩羽翻飞”手法均能触类旁通，进境极速。如今当着夏侯巽及仲孙飞

琼，益发精神抖擞，故意卖弄，三根“天禽五色羽毛”，竟均未向前直打，暗自默运回旋错劲，以阴把反手，往后掷出。

彩羽才一出手，立如三枚急箭，由斜转直，笔直上升，约莫升到三丈左右，倏然四散，漫天翻飞，使人看得眼花缭乱，美观已极。

但就在这令人神摇目眩之时，三根鸟羽蓦地由分而合，化成一道彩虹，快得宛如电掣星飞，不偏不倚地一齐打中那枚深深嵌在古树干上的黄色衣钮。

仲孙飞琼春风满面地瞥了夏天翔一眼，夏侯巽也点头赞道：“好漂亮的‘三元合一彩羽翻飞’手法，能在这短短期间有此成就，委实难得。”

夏天翔双眉一展，正待答话，突见钉在树身上的三根“天禽五色羽毛”，自动凌空飞起，投入夏侯巽的黄衫大袖之内。

这种情形出人意料，夏天翔不禁愕然问道：“夏侯老人，你怎么把我这三根‘天禽五色羽毛’抢得去了？”

夏侯巽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凄怆已极，目注夏天翔，缓缓说道：“你虽然学得天羽大师一点手法，但功力火候太以浅薄，根本无法代表他与我抗衡，我八十年心愿一旦成虚，精神涣散之下，似乎也快活不成了！”

说到此处，自袖中摸出那三根“天禽五色羽毛”看了几眼，凄然说道：“我因慕此物之名，浪迹九州四海，五岳三山，经八十年之久才得一见，故而把它收起，作为我的陪葬之物。”

夏天翔听得剑眉深蹙，想了一想说道：“你方才认为我在这短短的期间便能学得天羽大师的一些神妙手法，颇不容易。”

夏侯巽点头说道：“实在难能可贵。”

夏天翔目射神光，扬眉问道：“那你何不给我一段时间，让我精研天羽大师所传‘天禽七巧’秘籍，到时与你痛痛快快地斗上一斗，也免得你八十年心愿成虚，失望死去。”

夏侯巽听得欣然色喜，目注夏天翔问道：“那‘天禽七巧’秘籍，精奥非常，你自忖需要多少时间方能研习到纯熟的地步？”

夏天翔垂头思索片刻，朗然答道：“夏侯老人，对于你这等绝世高手，我不敢过份自诩聪明，五年如何？”

夏侯巽高兴非常地点头含笑说道：“五年以后的九九重阳，我们在东岳泰山的南天门见。”

话音方了，双眉一蹙，脸上神色又由高兴转为悲凉，摇头长叹说道：“不公平，不公平，你这娃儿天资颖悟，花上五年光阴，或许能把‘天禽七巧’秘籍研习到相当火候。但无论如何，决仍不是我夏侯巽百年功力的对手。这种不公平的约会，定它何益？我还是也效法天羽大师及三绝真人，勘透红尘，解脱了一生吧！”

说完，右掌微扬，便欲自震天灵，愤然失望而死。

仲孙飞琼的心地良善已极，委实不忍见这些人间惨剧接踵发生，遂赶紧恭身笑道：“夏侯老人，不必如此，仲孙飞琼倒有一妙策，可使老人心愿完成，与天羽大师公平一斗。”

夏侯巽闻言，手指那座经过山泉喷洒，此刻已在逐渐凝固的石坟，向仲孙飞琼讶然问道：“天羽大师坐化升西，所遗法体也已埋葬在这石坟之下，你难道能够生白骨以血肉，起魂魄于九泉？否则怎能使天羽大

师与我公平一斗，完成夏侯巽八十年来的心愿？”

仲孙飞琼嫣然一笑答道：“仲孙飞琼虽无生白骨以血肉，起魂魄于九泉之能，但确有法儿，可使夏侯老人完成心愿。”

夏侯巽猜不透仲孙飞琼语中含意，不由心急如焚，催促道：“快说，快说，你这葫芦之中究竟卖的是什么妙药？”

仲孙飞琼含笑问道：“夏侯老人，你认为由夏天翔代表天羽大师与你比斗一事，不公平之点何在？”

夏侯巽应声答道：“他与我年龄悬殊，辈份悬殊，武学悬殊，火候悬殊，简直找不出一公平之处。”

仲孙飞琼又复问道：“倘若把这些悬殊之处一齐去掉，不就公平了么？”

夏侯巽摇头叹道：“太难，太难，这些悬殊都是天然生成，决非人力能去。”

仲孙飞琼嫣然笑道：“容易，容易，这些悬殊，只要我一句话儿，便可统统除去。”

夏侯巽惑然瞠目，仲孙飞琼秀眉微挑，继续笑道：“这些悬殊不平的症结所在，就是‘代表’二字，你也同样找位代表，不就公平了么。”

夏侯巽目光凝注仲孙飞琼问道：“仲孙姑娘，你能不能解释得明白一点？”

仲孙飞琼一指石坟，含笑说道：“这方法并非由我新创，坟中的三绝真人与天羽大师业已用过一次了。”

夏侯巽仍未十分明白，夏天翔却已会意笑道：“我仲孙姊姊是要你也去找位与我年龄相若、资质相同之人，使他在五年之内，获传你一身绝学……”

话犹未了，夏侯巽恍然拊掌大笑说道：“妙极，妙极，五年以后的九九重阳，由你研通‘天禽七巧’秘籍代表天羽大师，由我所传之人代表我夏侯巽，在东岳泰山南天门前彼此一会，果然极为公平，足能了却我八十年来的大愿。”

仲孙飞琼笑道：“夏侯老人既然赞同我这个法儿，你便应该去寻觅与夏天翔年龄相若、资质相同的代表人选。”

夏侯巽忽然目注仲孙飞琼大笑说道：“常言说得好：眼前即有佛，何必到灵山？’我就选仲孙姑娘作我的代表好了。”

仲孙飞琼万想不到竟替自己惹上这大麻烦，慌忙向夏侯巽摇手笑道：“不行，不行，我不能作为夏侯老人的代表。”

夏侯巽狂笑道：“我夏侯巽向来定意难回，不行也得行，你这女娃娃如此聪明，难道不知道随我五年，可以获得多大好处么？”

话音方了，黄衫大袖随拂，根本不容仲孙飞琼分说，便拂了她晕穴。

灵猿小白、异兽大黄见主人被制，厉吼起处，利爪双伸，一左一右，向黄衫老人夏侯巽飞身猛扑。

夏侯巽“哈哈”大笑，右手弹指发力，左手凌空拂袖，一声锐啸，一片罡风，小白大黄又复双双栽倒，均被闭了穴道。

夏天翔明知自己功力比起这性情怪异的黄衣老人夏侯巽来差得太远，但眼见仲孙飞琼及小白大黄齐被制倒，情急之下，也就不顾一切，向夏侯巽攻出一招蔷薇使者所授“蔷薇三式”中威力最强的“文君濯锦”。

夏侯巽何等目力？夏天翔才一出手，便被他看透这招“文君濯锦”，不但变化莫测，神妙无方，连所挟劲气狂飚，也强烈得远出自己的想像之上。

眉头蹙处，不肯还手，微一飘身，闪出五丈。

夏天翔怎肯干休？追踪扑到，夏侯巽摇手笑道：“慢来，慢来，我不和你打，你方才所用的招术，是不是天羽大师传授？”

夏天翔摇头说道：“这一招不是天羽大师所传，你既不和我打，可是不要我仲孙飞琼姊姊作你的代表了么？”

夏侯巽听说那神妙招术竟非天羽大师所传，不由诧然盯了夏天翔两眼，面色沉重地摇头说道：“不行，我非把她带走，传授绝技，作我的代表不可。因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倘若我把她放过，万一另外寻不着与你资质仿佛之人，五年后的泰山南天门前，岂不定将伤心埋恨？”

夏天翔情急之下，忽生一计，目光微瞥昏卧地上的仲孙飞琼，笑了一笑，淡然说道：“你若以我仲孙姊姊作你的代表，则五年后九九重阳的南天门前一战，又有些不公平了。”

夏侯巽双目一瞪，愕然问道：“不公平之处何在？”

夏天翔此时业已胸有成竹，神色缓和地微笑说道：“你若要求公平，则有两点理由，不能以我仲孙姊姊作为代表。”

夏侯巽问道：“什么理由？你若说得情通理顺，我就不要她做我的代表。”

夏天翔笑道：“第一点理由是我仲孙姊姊业已获得与天羽大师功力相若的三绝真人的不少真传，倘若再加上你五年教导，成就自然比我要高，也就等于你与三绝真人联手欺负天羽大师，是否有点不太公允？”

夏侯巽咦了一声，点头说道：“这一点倒是值得考虑。”

夏天翔笑道：“第一点理由业已值得考虑，第二点理由就越发充足，因为我与仲孙姊姊情如手足，她既不忍伤我，我也不忍伤她，试想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令互相勉强过招，又怎能真真实实地考验出你与天羽大师究竟谁高谁下？”

夏侯巽静静听完，顿足长叹说道：“有理，有理，你讲得的确有理。我只好放弃仲孙飞琼，另外海角天涯地寻觅良材美质。”

夏天翔笑道：“夏侯老人，你尽管放心，我为求绝对公平，再给你一段寻人的时间。”

夏侯巽点头说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你大概是要暂缓研习‘天禽七巧’秘籍，不愿占取早练的便宜。”

夏天翔笑道：“你猜得对，我在明年二月十七开始研习‘天禽七巧’秘籍，也就是要你在明年二月十六以前，寻好良材美质的代表人选。”

夏侯巽连连点头大笑说道：“好好好，这样确甚公平，想不到你这小鬼，倒和我真有点针锋相对。三根‘天禽五色羽毛’我且带走，等五年后九九重阳的南天门上，再原物交还你吧！”

话音了后，黄衣一飘，身形便在这玉簪峰头遽然消失。

夏天翔转身走向昏卧地上的仲孙飞琼及灵猿小白、异兽大黄，正待下手替他们解开穴道之际，突又听得有人叫道：“且慢动手，这穴道不能按照一般解法。”

夏天翔回头一看，见是黄衣老人夏侯巽又复回转，目注自己，微笑

说道：“我所用的独门闭穴手法，与一般解法大不相同，你必须向他们天灵百汇穴上重拍一掌，才会苏醒。”

话完，再度飘身，宛如一朵黄云，直坠玉簪峰下。

夏天翔听得将信将疑，因天灵百汇乃是人身有数死穴之一，哪敢造次施救，筹思片刻，选择了异兽大黄作为试验，默运五成真力，向大黄天灵百汇穴上击了一掌。

说也奇怪，在通常情形之下，大黄天灵挨了这重一拳，不死也必震昏，但如今却在昏迷之中，倏然苏醒。

夏天翔摇头暗叹武功一道，委实无奇不有，纵穷尽毕生之力，参研所得，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在大黄身上试出灵验，夏天翔这才放心，继续向仲孙飞琼及灵猿小白的百汇穴间，各击一掌。

仲孙飞琼醒来，坐起身形，展目四瞩，见黄衣老人夏侯巽业已不在，遂向夏天翔问道：“那不讲理的老魔头呢？你怎样把他打发走的？”

夏天翔事后回思，也不禁摇头苦笑，遂将适才急中得计，编造理由，遣走那位好胜无比的夏侯老人的经过，向仲孙飞琼细述一遍。

仲孙飞琼听完，向夏天翔含笑问道：“你怎会知道我在高黎贡山？并穿越那么难走的黑森林，找到大羽大师所住的听经谷内？”

夏天翔说道：“我在哀牢山中遇见了仲孙老伯。”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说道：“你遇见我爹爹了？他老人家可曾找着‘风尘狂客’厉老前辈？”

夏天翔摇头笑道：“仲孙老伯未曾找着‘风尘狂客’厉老前辈，但我倒碰着他了。”

仲孙飞琼越发惊奇地问道：“我到处找他都找不着，你却与他怎样遇到？”

夏天翔笑道：“我到大巴山左近的一个村店之中饮酒，厉老前辈恰好也在座，我们遂一同饮得酩酊大醉。”

仲孙飞琼讶然问道：“你究竟跑了多少地方？怎的一会大巴山，一会哀牢山，如今却又到了高黎贡山？”

夏天翔涎着脸儿笑道：“我这样千里奔驰，还不是为了寻找姊姊，好向姊姊陪礼谢罪。”

仲孙飞琼柳眉双蹙，似嗔非嗔地目光微睨夏天翔，说道：“你又不曾得罪我，寻我陪礼谢罪则甚？倒是小白、大黄均曾对你不敬，我应该代它们向你深深致歉才对。”

这几句话儿说得比较生分，夏天翔不禁苦笑说道：“仲孙姊姊，你知不知道我为了姊姊对我绝情一走，曾经伤心得在巫山朝云峰头投崖自尽？”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你那幕精彩表演，已经由小白告诉我了。”

夏天翔蹙眉说道：“仲孙姊姊，你怎的还是不肯相谅？我对姊姊一切均出至诚，决非虚伪表演。”

仲孙飞琼摆手笑道：“往事不必多提，我如今不是依旧与你……”

夏天翔听出仲孙飞琼的语意，不由心花怒放，展眉狂喜。

仲孙飞琼看着他那副痴呆呆傻笑的神情，忍俊不禁地失笑问道：“你与我在祁连一别以后，都在作些什么？”

夏天翔因自己在大巴山与鹿玉如发生的那桩风流韵事，无法启齿，遂设法转圜地微笑说道：“那些零星琐事，等我慢慢再告诉姊姊，因为仲孙老伯交付了一桩重要任务，要我与姊姊设法完成。”

仲孙飞琼果被夏天翔轻轻掩饰而转移注意力，往下问道：“我爹爹交付了什么重要任务？”

夏天翔笑道：“仲孙老伯要我们设法使‘风尘狂客’厉清狂、‘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等夫妇三人弃嫌修好。”

仲孙飞琼听得秀眉微蹙说道：“这倒不仅是桩重要任务，也是一件莫大难题。”

夏天翔含笑问道：“难在何处？”

仲孙飞琼说道：“‘风尘狂客’厉清狂高傲绝顶，‘绛雪仙人’凌妙妙与‘九天魔女’董双双怪僻无伦，若要他们来场龙争虎斗的生死之争，倒是不难，难就难在这‘弃嫌修好’四字。”

夏天翔微笑说道：“若不弃嫌修好，怎能止戾修祥？我的看法却与姊姊略有不同，认为这件事儿不太难办。”

仲孙飞琼闻言笑道：“请讲，请讲，仲孙飞琼洗耳恭听，愿闻高论。”

夏天翔笑吟吟他说道：“常言说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样深。’厉清狂厉老前辈与凌妙妙、董双双等，昔年不但是一床三好的恩爱夫妻，并且还生下鹿玉如、霍秀芸二女，足见情感本深，只因误会生嫌，致为仇火所蔽而已。我们若能设法启发这三位前辈的往昔恩爱，或许能使他们旧情复炽，旧梦重温，自动自发地再修旧好？”

仲孙飞琼听得住不住点头，微笑说道：“论倒确是一番高论，但这要想启发这三位绝代奇人的往昔情爱，恐怕不是容易的呢？”

夏天翔笑道：“我千里西来，苦寻姊姊不着之际，对此问题曾作考虑，但不知想得是否合用……”

仲孙飞琼秀眉微挑，含笑接口说道：“请讲，请讲，我这里再度恭聆高论。”

夏天翔笑道：“我认为最容易启发夫妻之间往昔恩爱的所在，便是他们的定情之处。”

仲孙飞琼咦了一声，惊赞道：“你这种见解着实精辟，沟流红叶，路值蓝桥，灯火生平，杯盘笑语，那种初倾情愫、相敬如宾的情趣，果足令人悬想毕生的呢！”

夏天翔看了仲孙飞琼一眼，得意笑道：“故而我想倘若能将厉清狂、凌妙妙、董双双等三位老前辈，设法引到这高黎贡山凝翠谷中的莫愁石室之中，最好再有鹿玉如及霍秀芸在侧，则他们夫妻父女，团聚一室，往昔情爱，重茁心头，大概便可百戾齐消，千祥毕集的了？”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你这种想法极合人情，值得一试。”

夏天翔见仲孙飞琼完全同意自己所说，不禁眉飞色舞地笑道：“仲孙姊姊，你既同意这种办法，我们就应该先去找寻厉老前辈，寻得以后，由我把他诳到莫愁石室，你则再去邀请‘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至于鹿玉如及霍秀芸，能够遇上最好，万一她们不在眼前，也就顾不得了。”

仲孙飞琼笑道：“你知道‘风尘狂客’厉清狂厉老前辈如今踪迹何在？”

夏天翔答道：“这倒并不难猜，因为我已把凌妙妙、董双双所化身的黄衣老人，要找他一了当年旧债之语，告诉了厉老前辈，则他极可能正在祁连山绛雪岩左近徘徊，慎重考虑如何应付这两位当年旧侣之策呢！”

仲孙飞琼问道：“你这样说，是否要与我一同走趟祁连？”

夏天翔剑眉双扬，反向仲孙飞琼问道：“仲孙妹妹，如今你学会了‘无相勾魂龙飞三绝’，我学会了‘蔷薇三式’及‘度世三招’，难道还怕祁连群凶？此行倘若遇上‘九首飞鹏’戚大招或‘白头罗刹’鲍三姑等，我定要请他们尝尝我新练的手法。”

仲孙飞琼摇头笑道：“谁说我怕祁连群凶？……”

话方至此，忽然目注夏天翔问道：“我知道‘度世三招’是天羽大师传授给你的，但‘蔷薇三式’又是哪里学来的？”

夏天翔知道自己把话说漏，只好笑道：“‘蔷薇三式’是‘蔷薇使者，临终所授。”

这“临终”二字，把仲孙飞琼听得大吃一惊，急急问道：“怎么会是临终所授？难道‘蔷薇使者’竟……”

夏天翔神色凄怆，接口点头说道：“‘蔷薇使者’是位有道高僧，也就是数十年前名震乾坤的‘忏情居士’徐香圃。但这位老人家业已坐化，在坐化之前，把毕生功力转注给我，并传了极其精微的“蔷薇三式’。”

仲孙飞琼又是感叹又是好奇地目注夏天翔，问道：“既有这等重大之事，你怎么还不把详尽情形，对我细说？”

夏天翔笑道：“仲孙妹妹，你先去把青风骥找来，我们一面飞驰，一面叙述，不是好么？”

仲孙飞琼闻言点头，向峰下天愁涧中发出一声清啸。

啸声甫落，青风骥骄嘶的声息，便自天愁涧中腾起。

仲孙飞琼向灵猿小白、异兽大黄说道：“小白、大黄，你们且下涧去，把青风骥带到玉簪峰脚与我相会。”

灵猿小白忽把右爪一伸，爪中托着一团黑忽忽之物，向仲孙飞琼低叫几声，然后才与异兽大黄双双闪电流星般直下天愁涧。

夏天翔讶然问道：“仲孙妹妹，小白爪中托的是件什么东西？”

仲孙飞琼笑道：“小白说是天羽大师所豢的那只黑猿在殉主之前送给它的，是一枚用处颇大的毒蛇丹元。”

夏天翔闻言顿悟，知道定是自己在森林中利用“雪山冰奴”冷白石所赠的冰魄银光霰击毙的那条似蛇非蛇、似蜈蚣非蜈蚣的无名怪物的那只竖目。

两人驰下玉簪峰，小白、大黄，及那匹异种龙驹青风骥，已在峰下相待，仲孙飞琼遂与夏天翔一骑双乘，北奔祁连而去。

夏天翔这些日来，对仲孙飞琼相思欲绝，如今一骑双乘，玉人在抱，自然禁不住着意温存、轻怜蜜爱，仲孙飞琼旖情已久，自然暗暗享受，任他温存，就在这一段旖旎行程之中，夏天翔于仲孙妹妹耳边低低尽诉离情及别来经过，但仍然保留了那段见不得人的荒唐事儿，不好意思说出。

龙驹健足，缩地有方，数日以后，便已到了雪地冰天的祁连山内。

既到祁连，仲孙飞琼遂命小白、大黄分头寻觅“风尘狂客”厉清狂，

青风骥也随其任意游行，自己则与夏天翔眺览烟岚，挽手漫步。走到一座峰腰，夏天翔目光微闪，瞥见峰脚走过一位青面虬髯的老者，不禁剑眉双轩，暗提真气，高声吟道：“重帟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轻狂。”

仲孙飞琼静静听他吟毕，含笑问道：“你怎么突然高吟玉溪生李商隐的这首无题七律，并加上‘传音入密’的功力则甚？”

夏天翔笑道：“峰下有我一位旧识经过，故而特意惊动于他，使他上峰找我。至于加上‘传音入密’功力之故，则因‘风尘狂客’厉老前辈最爱吟诵这首李义山的无题七律，他若人在附近，听见吟声，必会自动寻来，岂不省得我们乱找了么？”

仲孙飞琼听得失笑说道：“你的花样真多，峰下旧识是谁？听他上峰的身法声息，功力不俗，好像已将到达了呢。”

夏天翔低声笑道：“好姊姊，请你暂且回避一下，这人对我关系太大，让我耍耍猴子，表演一场好戏给你看。”

仲孙飞琼虽然心中微诧，但仍含笑点头，身形闪处，藏入一块嵯峨巨石之后。

夏天翔装作若无其事，青衫飘拂，负手独立崖边，眺览远峰秀色，口中吟声又起，吟的仍是义山名诗：“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吟声方了，背后响起一阵厉声狂笑，有个粗暴苍老的口音说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正恨无处找你，谁知却在此相逢？真所谓蓬山咫尺，不是冤家不聚头吧？”

夏天翔缓缓回身，目光略注这青面虬髯、相貌极为怖人的高大老者，哦了一声，微笑说道：“原来是祁连派中的‘铁面鬼王’佟巨佟朋友。”

“铁面鬼王”佟巨冷冷说道：“夏天翔，祁连、点苍合组震天派的开派大典，是定在明春二月十六，你如今来此则甚？”

夏天翔扬眉笑道：“常言说得好：‘风月无古今，林泉孰主宾？’这座祁连山又不是你们祁连派所独有，夏天翔爱来则来，爱去则去，佟朋友管得着么？”

佟巨冷笑一声说道：“你来去祁连，我倒不会管你，只想问你一句，你那面‘红云蛛丝网’可曾带在身边？”

夏天翔应声笑道：“那面‘红云蛛丝网’是我的防身至宝，自然寸步不离。”

佟巨闻言“哈哈”一笑，但旋又厉声问道：“夏天翔，你可记得伏牛山中的赌约？”

夏天翔笑道：“那样有趣的赌约，夏天翔怎会忘记？我们不是互相赌大腿么？”

佟巨点头说道：“你记得就好，一年将届，佟某的两条大腿完好无恙，你那面‘红云蛛丝网’应该输给我了吧？”

夏天翔笑道：“我仿佛记得我们订约之日，是去年十月初八。”

佟巨想了一想说道：“你记得不错，去年十月初八，我们正好在伏牛山中发现鹏尸古洞。”

夏天翔微笑说道：“既是十月初八，如今一年之期犹未届满，不但我的‘红云蛛丝网’未必准输，或许还要去往众妙堂中，向你们祁连派的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索取那匹千里菊花青呢？”

佟巨双眼一翻，仰天狂笑说道：“难道在这数日之间，我的一条大腿竟会凭空断却？”

夏天翔接口笑道：“这要看我想不想赢取这场东道！”

“铁面鬼王”佟巨讶然问道：“此话怎讲？”

夏天翔神色自如地微笑答道：“因为我若想赢，如今便把你的腿儿砍断一条，岂不符了当初伏牛山的赌约？”

佟巨听得怒满胸膛，厉吼一声，内家真力聚到八成，照准夏天翔当胸凌空推出一掌。

夏天翔存心考验自己自经“蔷薇使者”功行转注以后，在真气内力方面的进境如何？遂既不施展“蔷薇三式”也不施展“度世三招”，只以极平凡的一式“拒虎当门”，足下站定子午，右掌微挥，接架来势。

一个是倚老卖老，轻视对方，只以八成功力出手，一个是存心考验近来进境，从从容容地挥掌接架，掌风劲气凌空合处，遂告一触即分，难论胜负。

佟巨因对方随意挥掌，便将自己的攻势消解，神态显得太以从容，不禁微噫一声，心中略生戒意。

夏天翔试出自己在内力方面已有长足进步，遂越发定心，向佟巨摆手笑道：“慢来，慢来，我先与你商议商议。”

佟巨正在暗凝功劲，准备再度进击，闻言浓眉倒剔，厉声喝道：“从此互相过手，各凭艺业，胜者为强，还要商议什么？”

夏天翔笑道：“像千里菊花青那等异种龙驹，谁不爱好？但要想赢得这场赌约，又必须在十月初八之前砍断你一条大腿，这种血淋淋的胜利，我有点不想要了……”

佟巨冷冷说道：“你这种想法还不容易，赶紧甘心认输，把‘红云蛛丝网’给我好了！”

夏天翔摇头笑道：“我既不愿赢得血腥，也不愿输得别扭，才想与你商议商议，把这场赌约取消好么？”

佟巨虽已试出夏天翔一身艺业进步惊人，但仍深信他决非自己对手，加上觊觎“红云蛛丝网”妙用无方，贪心大炽，怎肯就此干休？遂冷着那张青黢黢的鬼脸，厉声狂笑说道：“武林人物最重信守，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便想抵赖，也不是这等赖法……”

夏天翔见这“铁面鬼王”过份不知进退，剑眉微挑，目内神光电射，接口微笑道：“佟朋友如此执拗，我们是必须在手底下见分晓的了？”

佟巨骄狂无比地大笑说道：“武林人物欲分胜负，似乎只此一途。”

601

夏天翔摇头一叹，说道：“常言道得好：‘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慢说夏天翔愧无佛力，我纵心存忠厚，一片慈悲，也度不了你这执迷不悟的无缘……”

佟巨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已勃然变色，左掌“鬼王拨扇”，右掌“五指抓魂”，同时发出两种不同招式，及刚柔互异的两种劲力，齐向夏天翔电疾袭到。

这种打法确实诡辣异常，极难应付。

但夏天翔有意以对方试验自己新得的绝学，遂稳若泰山，纹风不动，直等佟巨所发的刚柔两种劲力将及身而未及身的刹那之间，才蓦然施展“蔷薇三式”中的“蔷薇飞”，肩头轻轻一晃，便自灵妙神奇无匹地飞出三丈。

佟巨十拿九稳的一击成空，心中方自大骇，谁知夏天翔在三丈以外，脚尖点地即回，一招“蔷薇三式”中最具攻击威力的“文君濯锦”，飘飘掌影，虎虎劲风，带着他高做爽朗的狂笑之声，一齐排空涌到。

夏天翔第一次施展这招“文君濯锦”之际，连黄衣老人夏侯巽都大吃一惊，不肯硬接，其威力之强，变化之妙，可想而知。如今更是存心在自己仲孙姊姊眼前炫耀，用足了十二成劲力，却教这位在祁连派中名排第三的佟巨，如何招架得住？

佟巨看不透敌人的招术，勉强用了一式“推月排云”，双掌全力封拒来势。

“蔷薇使者”所转注赠与夏天翔的内力真气，何等威猛？所传的“蔷薇三式”，何等神奇？双方掌影一交，闷哼惨嚎起处，佟巨的庞大身躯，硬被震得凌空飞出八尺。

夏天翔跟踪追到，轻轻妙妙的一招“笑指天南”，便点了“铁面鬼王”的晕穴，使他颓然晕倒。

佟巨一倒，夏天翔剑眉双展，回身对着仲孙飞琼所藏身的嵯峨怪石，含笑叫道：“仲孙姊姊，你看我这‘蔷薇三式’是否极为神妙？加上天羽上人所授的‘度世三招’，我颇有雄心与‘白骨三魔’在震天派开派大会之上放手一战呢！”

他这几句得意的笑语说完，石后却寂然无声，听不见仲孙飞琼的丝毫回话。

夏天翔诧然飞身，纵过一看，只见石后空空，衣香细细，伊人不知何处？

他正在惊疑万状，猜不透仲孙飞琼究系又因甚事儿对自己负气而去，抑或遇上凶危之际，忽然白影一闪，灵猿小白手持一张绝大树叶，纵上峰腰。

夏天翔见树叶上书有字迹，急忙接过一看，果是仲孙飞琼所书，写的是：“字奉翔弟，姊巧遇‘风尘狂客’厉老前辈，并已与其同往高黎贡山，大黄带走，特留小白伴弟，希即设法邀约‘绛雪仙人’及‘九天魔女’，齐赴凝翠谷莫愁石室一会。”

夏天翔看完仲孙飞琼的留书，因语气颇为亲切，不由心头安慰异常，自地上抓起“铁面鬼王”佟巨，与灵猿小白双双施展身法，驰向“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所居的绛雪洞。

原来仲孙飞琼藏身石后，正听夏天翔高吟那首“来是空言去绝踪……”的义山七律之际，突然又复听得远远传来几声低微的兽啸。

这几声低微的兽啸，别人听在耳内无甚惊奇，但仲孙飞琼却听得秀眉深蹙。

因为这兽啸不仅是自己所豢的异兽大黄所发，啸声中更含有极度的愤怒，像是遇上了什么深仇大敌。

仲孙飞琼本是分派大黄小白往各处探寻“风尘狂客”厉清狂的踪迹，

闻声之下，认为定系遇上祁连派人物，发生恶斗，必须立即赶去接应。

夏天翔既然有事，自己不必使他分神，最好悄悄而去，善自应付，万一对手过强，独力难支之际，再行互相呼应。

仲孙飞琼主意既定，遂悄悄自石后溜走，夏天翔则因一心逗弄“铁面鬼王”佟巨，致未发觉。

仲孙飞琼越过一座峰头，远远望见一片平岩之间，有两条黄影上下追逐，身法有如电掣云飘，极为灵巧。

后面一条黄影正是大黄，前面一条黄影因距离过远，难辨面目，但却看出此人并无恶意，只是倚仗比大黄更为灵巧迅疾的绝世身法，对大黄尽情戏弄。

仲孙飞琼一面心中暗忖，一面前驰，等她看出另外那条黄影是位满面虬髯的黄衫怪客之际，不禁心中一动，高声喝道：“大黄不可无礼，这位便是我命你到处找寻的‘风尘狂客’厉老前辈。”

大黄见主人到来，出声喝止，只得不再追扑，但仍瞪着大眼，狞视“风尘狂客”厉清狂，口中不住厉声低啸。

厉清狂微一打量仲孙飞琼，含笑问道：“这只黄猴子好凶，它是你养的么？嘴里叽叽咕咕地叫些什么？”

仲孙飞琼看了大黄一眼，微笑道：“它说老前辈前些时候自它爪中抢走一朵我命它送去救人的朱红雪莲，害得它几乎受到我的重责。”

这几句话儿，听得那位游戏江湖、清狂绝世的“风尘狂客”不禁脸上微红，盯了大黄几眼，恍然大悟地点头说道：“不错，不错，我确曾作过这样一件荒唐事儿，难怪它今日一见之下，就向我拼命追扑而来。”

说到此处，转对仲孙飞琼微笑问道：“姑娘风神绝世，来历定然不凡，你怎会一口叫出我的名号？”

仲孙飞琼恭身笑道：“晚辈仲孙飞琼，家父与老前辈及北溟的皇甫神婆，齐名当世。”

厉清狂闻言，脸上不禁又是一红，自以解嘲地纵声大笑道：“原来是仲孙贤侄女，想不到你还有这等善养百兽的降龙伏虎之力？”

语音微顿，换了一副颇为歉疚及颇为关切的神情，目注仲孙飞琼又复问道：“贤侄女适才曾说那朵朱红雪莲是送去救人之用，但不知所救何人？是否因我中途夺走误了大事？此莲被我用去半朵，尚剩半朵在囊，敬以奉还。”

一面发问，一面便自伸手入怀，欲待摸取那所剩的半朵朱红雪莲还给仲孙飞琼。

仲孙飞琼摇手笑道：“老前辈不必如此，那半朵朱红雪莲便奉赠老前辈，由你用以济世活人，也是一样。”

厉清狂见仲孙飞琼词色诚恳，也不再谦让，含笑说道：“听贤侄女言中之意，那等待朱红雪莲救命之人定有转机，未遭劫数。”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此人老前辈并不陌生，就是你曾经赏识的夏天翔。”

厉清狂恍然大悟，哦了一声，笑道：“原来是这机灵小鬼。”

仲孙飞琼笑道：“夏天翔被点苍掌门铁冠道长施展铁袖罡风，拂伤脏腑，本非朱红雪莲不救，我才为他远上大雪山玄冰原，求取这种罕世灵药。等大黄空手归来，报告朱红雪莲中途被劫，赛韩康、尉迟巧及柴

无垢等，以为夏天翔必遭惨死，劫数难逃，谁知他竟另有绝世机缘，身在棺中，反获奇遇呢！”

厉清狂讶然问道：“夏天翔既已身在棺中，怎会还有什么绝世奇遇？”

仲孙飞琼遂将洱海东岸荒废禅寺中那段经过，对厉清狂细述一遍。

厉清狂听完这段传奇性的叙述以后，“哈哈”狂笑道：“这样说来，事情便越发奇妙，仲孙贤侄女请猜我那半朵朱红雪莲是用在谁的身上？”

仲孙飞琼摇头笑道：“此事茫无头绪，飞琼不便猜测，还请老前辈明白见示。”

厉清狂笑道：“我在高黎贡山凝翠谷内，利用那半朵朱红雪莲，使‘龙飞剑客’司徒畏恢复了一身功力。”

仲孙飞琼闻言，不由颇代“凌波玉女”柴无垢欣喜，细问所以，厉清狂遂也将往事详加叙述。

仲孙飞琼听他提起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不禁灵机一动，故作不知地向厉清狂问道：“老前辈，那莫愁石室是处什么所在？怎的我适才听得有人要往那里重温旧梦？”

厉清狂神色一震，急急问道：“贤侄女何时听说？此人是谁？”

仲孙飞琼笑道：“我是在昨日清晨，听得祁连派中的‘阴司笑判’吴荣所说。他说祁连派两位黄衣护法，即将联袂同赴高黎贡山凝翠谷中的莫愁石室一温旧梦。”

这段谎话编得毫无痕迹，厉清狂信以为真，感慨无穷，口中喃喃吟道：“重帟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仲孙飞琼任凭这位“风尘狂客”黯然伤神，低回往事，也不加以劝解询问，只是悠然自得地纵目眺览岚光山色。

人类的心意，大略相同，像厉清狂这等怀有伤心恨事之人，倘若向他苦苦追问，必然秘而不宣，但根本不去理他，他往往却又觉得抑郁难宣，会自动觅机倾吐。

厉清狂如今便是这等情形，低吟一住，便向仲孙飞琼问道：“贤侄女，你爹爹难道未曾对你说过我的当年隐事？”

仲孙飞琼微笑摇头，厉清狂长叹一声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我此时急于赶赴高黎贡山凝翠谷的莫愁石室，以致无暇对贤侄女深谈……”

仲孙飞琼接口笑道：“飞琼反正无甚要事，便奉陪老前辈同赴云南如何？”

厉清狂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贤侄女随我同去也好，不但途中可听我详述当年旧事，到了莫愁石室与那两位祁连派黄衣护法见面以后，不论彼此是和是战？暨厉清狂是生是死？均将从此永绝江湖，届时也许还要奉托贤侄女，代我了却几桩未了心愿。”

仲孙飞琼闻言含笑点头，暗凝功力，发出一声低低长啸。

厉清狂看她一眼，微笑说道：“贤侄女果然家学渊源，功力极好，但你这凝气传声，却是向谁招呼？”

仲孙飞琼笑道：“我是在传呼我另外所豢的一头白猿及一匹青马。”

语音方落，蹄声已起，片刻过后，青风骥神骏无伦地首先赶到。

厉清狂失声赞道：“好一匹兰筋竹耳的龙种神驹……”

言犹未了，白影电飘，灵猿小白也已循声寻到。

仲孙飞琼摘了一张绝大树叶，以指甲划字，为夏天翔留书，并用兽语向灵猿小白仔细叮咛一番，遂率领异兽大黄，乘骑青风骥，陪同“风尘狂客”厉清狂，赶奔滇西而去。

这时，夏天翔已与灵猿小白，把点了晕穴的“铁面鬼王”佟巨弄到绛雪洞口。

夏天翔先命小白将佟巨拖入一堆巨石丛中，双双藏好，然后面对绛雪洞口，微凝真气，高声叫道：“凌妙妙、董双双两位前辈与祁连掌门可在洞内，请出一会。”

盍茶时分过后，洞中走出四人，夏天翔均都认得，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点苍派掌门铁冠道长以及“紫焰天多尊”雷化、“阴司笑判”吴荣。

戚大招见来人竟是夏天翔，不由大吃一惊，愕然问道：“夏天翔，你不是死在哀牢山内了？怎的阴魂不散，又来此处？”

夏天翔做然卓立，纵声大笑道：)虽是江湖多鬼蛾，苍天毕竟有威灵。‘白头罗刹’鲍三姑的那两颗九寒丹，难道便害得死我？

吴荣阴森森地问道：“如今才只十月初七，距离二月十六的约会之期尚有四个月出头，你却来此则甚？”

夏天翔狂笑答道：“我十月初七到来才好，倘若十月初九再来，不是违约背信了么？”

戚大招恍然顿悟，“哈哈”笑道：“原来你是来赴十月初八的伏牛山赌约，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能如此守信？也算难得。且把‘红云蛛丝网’交出，戚大招饶你安然离去便了。”

夏天翔剑眉微蹙，忍笑问道：“那面‘红云蛛丝网’，是我防身至宝，给你则甚？”

戚大招笑道：“‘红云蛛丝网’是双方所赌之物，你赌输了，难道还想赖么？”

夏天翔趁势钉他一句说道：“既是双方所立赌约，你的赌物而今安在？”

戚大招一声长啸，啸完笑道：“我的赌物是我心爱的龙驹千里菊花青，少时便到。”

夏天翔笑道：“请问戚掌门人，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所赌的期限，及怎样赌法？”

这时，绛雪洞中又复出现三人，正是“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及“白头罗刹”鲍三姑，但这三人全以为夏天翔已死，如今见他仍在人间，故均以极度诧异的目光，向他上下打量。

戚大招狂笑道：“我怎会记不得？我们是以‘阴司笑判’吴荣、‘铁面鬼王’佟巨的大腿作赌，他们若在今年十月初八以前保持大腿不断，你便把‘红云蛛丝网’给我，若在今年十月初八以前大腿被人所断，我便把千里菊花青给你……”

说到此处，忽然想起今日才十月初七，不由心中一动，回顾吴荣问道：“吴四弟，你三师兄是否现在众妙堂内？”

“阴司笑判”吴荣神情阴冷无比地笑了一笑说道：“掌门人望它，

佟三师兄不但人在众妙堂内，便他那身功力，三个夏天翔也非其敌。”

戚大招微一点头，目注夏天翔说道：“如今已是十月初七夜间，少时一交子正，赌期便满，我吴四弟已被人暗算，断去一腿，但佟三弟却双腿无恙，你的‘红云蛛丝网’应该输给我了。”

说至此处，一声高昂的马嘶，那匹千里菊花青业已自行驰到。

夏天翔委实对于这匹龙种神驹爱好已极，心想自己若能赢得此马，与仲孙姊姊的青风骥并辔江湖，岂非人生极乐？

眉飞色舞之下，遂向戚大招问道：“戚掌门人，你怎样证明佟巨的双腿未断？”

戚大招向身边的雷化笑道：“有烦雷天尊骑着千里菊花青去往众妙堂，把我佟三弟接来给这夏天翔小鬼看看。”

“紫焰天尊”雷化含笑点头，方自走向千里菊花青，夏天翔蓦然仰天“哈哈”一笑，藏在石后的灵猿小白，便猛兽神力，把佟巨庞大的身躯，凌空掷出。

夏天翔轻伸猿臂，接在手中，向雷化狂笑道：“雷朋友不必再跑众妙堂，这不是祁连派中有名的高手‘铁面鬼王’么？”

“九首飞鹏”戚大招、“白头罗刹”鲍三姑、“阴司笑判”吴荣及铁冠道长、“紫焰天尊”雷化等人，见佟巨居然落在夏天翔手中，不由均自相顾失惊。

只有“绛雪仙人”凌妙妙、“九天魔女”董双双依旧冷冰冰的，漠然无动于中，喜怒不形于色。

夏天翔目注戚大招，双眉一挑，傲然发话道：“戚掌门人，如今时方十月初七，你三师弟‘铁面鬼王’佟巨业已落在我的手中我若断他一条腿儿，以赢取伏牛山赌约，骑走你的千里菊花青，是不是易如反掌？”

“九首飞鹏”戚大招面色铁青，无法答话。

夏天翔一双俊目之中精芒电射，环扫群魔，朗声长笑说道：“但为了赢取一桩赌约，却血淋淋地砍断人家一条大腿，夏天翔不忍为之，也不屑为之。我且把‘铁面鬼王’佟巨毫发无伤地奉还戚掌门人，当着‘绛雪仙人’、‘九天魔女’两位前辈，你若认则便将千里菊花青交我骑走，否则便算我输，夏天翔甘心将‘红蛛丝网’双手奉上。”

话完，果将佟巨毫发无伤地向戚大招凌空抛去。

夏天翔这件事儿作得既颇光明磊落，仁至义尽；几句话完，更是说得尖酸挖苦，语利于刀。弄得那位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鹏”戚大招满面通红，不知应该如何答对？

（请续看第三部）

